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八十八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儒林年譜

第三十八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目錄

尹健餘先生年譜

清・尹嘉銓 編撰
清・呂 熾 訂正
刁忠民 校點
李文澤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幾輔叢書本

《尹健餘先生年譜》三卷、附録一卷，清尹嘉銓編撰，吕熾訂正。《畿輔叢書》本。

尹會一（一六九一—一七四八），字元孚，號健餘，博野人。雍正二年進士，官至吏部右侍郎。乾隆十三年卒，享年五十八。會一歷官多著政績，又少聞顔元、孫奇逢諸儒學先生之教，中年志益篤，養益粹，儒先義藴無所不貫，而一以朱熹爲宗。五十七歲時復謁方苞而請業焉，可謂學而不倦者矣。嘗著《續北學編》、《續洛學編》，又欲著《道南編》，未成而卒。今所存者，有《讀書筆記》、《撫豫條教》、《四鑑録》、《吕語集粹》、《健餘劄記》、奏議、尺牘、文集等。

本譜爲會一門人吕熾所編，而其草稿則由會一之子嘉銓擬就，故熾自序云：「吾師少宰博陵公既卒之明年，公子嘉銓以公年譜草稿屬熾編校。」其後又曾請方望溪審閲，有所改定。苞與嘉銓書有云：「賢尊年譜，汎覽一過，付兒興，授以指意使删截，大體不失。乃命孫輩別録一稿，老生再閲一過，又截去字句冗設者，可以信今傳後矣。」可見是譜出於衆人之力，復經名家審定，故敘事詳明，文字簡潔，事功與學術並重，且多述及師友講論，可資研治學術史者參考。

尹健餘先生年譜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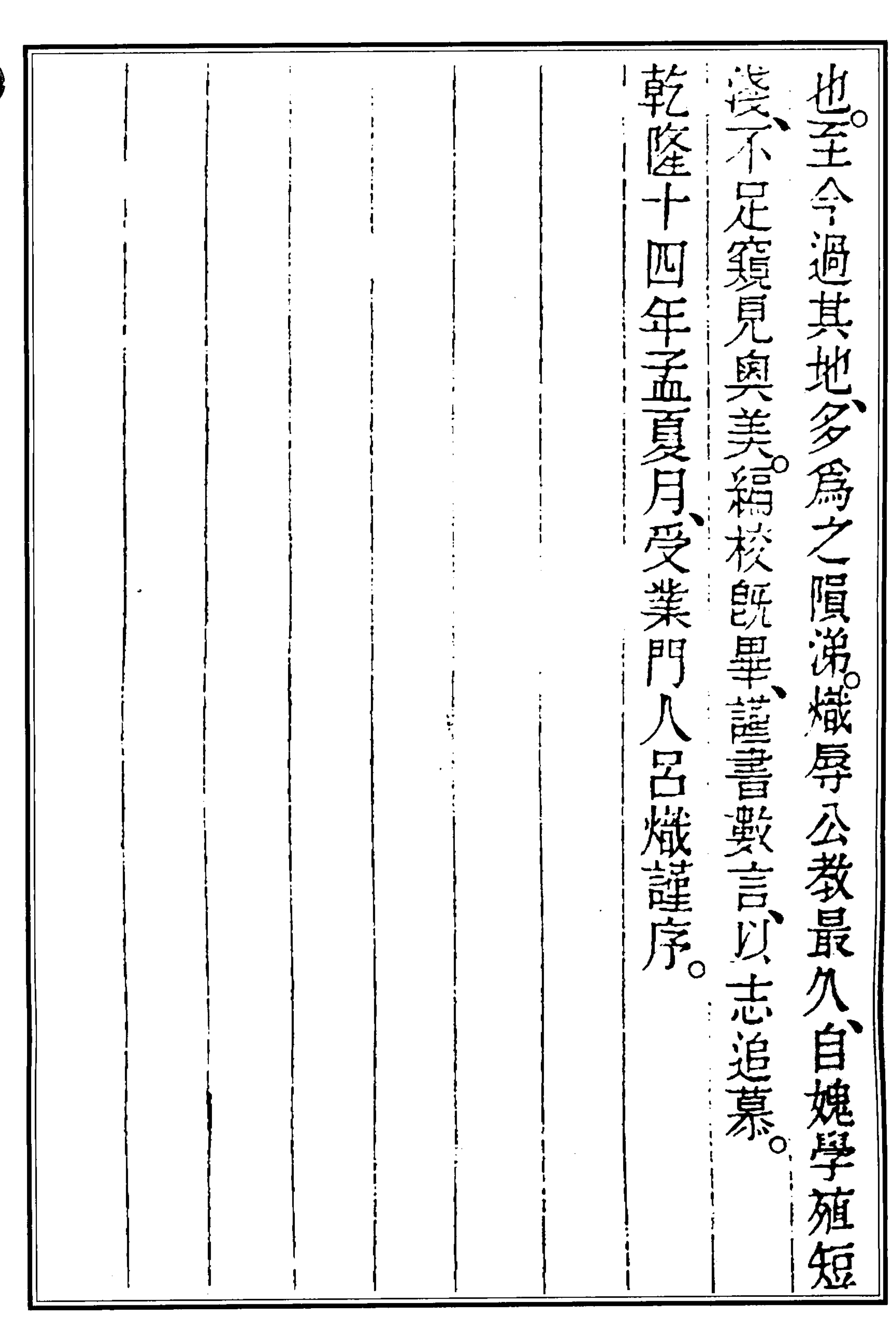
吾師少宰博陵公既卒之明年、公子嘉銓以公年譜草藁屬熾編校。熾讀之、喟然而歎、恍然如見公之生平。夫自古名臣碩儒、立德立功、炳耀史册者多矣、然稱循吏者學問不必醕、列儒林者勳業不必著。惟公既兼有衆美、而其孝思尤至。蓀太夫人天下賢母也、公受

兩朝特達之知、服官二十餘年、由曹司屢典大郡、歷巡撫、入爲九卿、所居民樂、所去民思、治行爲天下第一、凡所以

宣

上德意、勤求民隱者、無不推本於慈訓。荆襄揚豫並建賢

缺页



也。至今過其地，多爲之隕涕。熾辱公教最久，自媿學殖短淺，不足窺見奥美。編校既畢，謹書數言，以志追慕。

乾隆十四年孟夏月，受業門人呂熾謹序。

望溪先生與嘉銓書

賢尊年譜、汎覽一過、付兒輿、授以指意使刪截、大體不失。乃命孫輩別錄一稿、老生再閱一過、又截去字句冗設者、可以信今傳後矣。大概此本所刪、原本中更無應補、如論學語當入語類、不宜多入譜也。賢尊孝德純全、居官多善政而無過行。雖未嘗特治一經、以精神日力爲官事所奪耳。前年過我、告以功令不得與神士見、曰、某計之熟矣、萬一有彈奏、則某明奏願罷官、從先生學禮。此種心胸、非今人中所有。賢若能以老生所閱定儀禮注疏並所學析疑抄本編爲一書、擇賢尊所訂喪祭之禮纂入、與安溪、高安、

張爾岐、李耜卿之說並存、乃繼志述事之大者。愚自入夏、氣息奄奄、念惟賢性質篤厚、可讀古聖賢書、老生未竟之業將有望焉。

乾隆十四年四月十七日期望溪筆。

尹健餘先生傳

顧棟高

先生姓尹氏，諱會一，字元孚，號健餘。先世山西洪洞人，後遷保定之博野，凡十二傳而迄先生。先生之父諱公弼，以先生貴，三世俱贈河南巡撫。先生生三歲而贈公卒，五歲，太夫人授以論語諸書。太夫人姓李氏，有婦德，貞節撫孤，海内皆稱賢母云。先生登雍正甲辰進士，歷吏部考功員外郎，出守襄陽五年，移刺揚州二年，擢兩淮鹽運使。

今上即位，使督理兩淮鹽政，加僉都御史。踰年，超遷河南巡撫。三年，入補副都御史。陳情歸養，侍養五年而太夫人卒。乾隆十一年二月，先生服未闋，而

天子卽授爲工部侍郎。是年十月免喪、始之任。旋提督江蘇學政。十三年夏、陟少宰、以勞瘁卒、年五十有八。前後居官凡二十年、大都廉以禔身、勤以供職、寬以接下。所歷運使、監政、皆世人所視爲善地、而先生洗手奉公、秩賜半盡於官中、爲軍民救災卹貧之用、餘則以周宗族鄉黨。博野設義倉三、由父黨、母黨以及大母鄉黨、篤近舉遠、皆出於誠心質行而爲之。在襄陽時、漢水暴溢、老龍堤傾、先生出帑修治、至今爲民賴。明年旱蝗四起、先生命建八蜡廟於城南、是年蝗不入境。又明年、荆州都統將兵萬人征西、過漢江、飭造浮橋。縣令嚴索民舟、舟人妻子皆號哭。先生勸令以

舟渡軍、都統許諾、民慶更生。在揚州、濬兩城之市河、通舟楫以爲民利。揚俗奢侈、衣服飲食多不節、先生示之以儉、揚俗大變。其理鹽政也、竈戶多賣餘鹽、故私販不可禁止。先生請出官錢買貯、配商引以行、私販頓息。河南開封四十七州縣大水、先生規畫十六事、爲民籌居食之計甚備、所全活無算。在御史臺甫及半載、懇懇款款、言人之所不敢言、即

上所施行者亦駁正、往往霽容嘉納。方有意大用、而先生念太夫人老病、遽乞假歸矣。最後視江蘇學政、申明小學之教。無錫有宿儒高紫超纂註小學、先生校訂行之、一時風

動。方少宗伯苞以老家居、先生屏車騎、徒步造其廬、操几杖、北面執弟子禮。南匯有隱君子曰是鏡、講學於舜山、先生枉駕過訪、歸郎草疏薦之。其好賢禮士多此類。先生爲學、刊落浮華、直明本性。性至孝、自始仕至河南巡撫、皆奉母以行。其所設施、悉稟太夫人之教。

天子亦知之、賜以詩章匾對、士大夫傳爲美談。先生在家有續北學編、在河南有續洛學編、在江蘇方著道南編、未成而先生卒矣。余與先生同登庚子賢書、後放廢三十年、使節屢臨、未嘗通謁。乾隆壬申、郡人士將祀先生於道南祠、請余作傳、謹據狀敘之如右。

尹健餘先生年譜卷上

畿輔叢書

受業門人呂熾編

望溪先生閱定

公諱會一，字元孚，直隸保定府博野縣人。

康熙三十年辛未春三月初五日辛卯，生於東章村。東章村在縣治西北十五里，先世自山西洪洞縣遷居於此。九傳至會祖諱先知，邑庠生，隱德聞於鄉。祖諱澤升，邑庠生。父諱公弼，字宏陛，業儒。母李太夫人，誕公有異徵。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公三歲。

夏六月癸酉朔、丁父憂。

宏陛府君卒年二十有七、將祔葬祖塋、族人隘之、宅東有田、太夫人以孤孩便祭掃、遂營葬、是爲東章新阡。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公五歲。

太夫人口授論語。

公讀書儼若成人、不與羣兒嬉戲。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公九歲。

入小學。

太夫人授四書卒業、次及詩經。時外祖李太翁就養

於東章、遂受學。

康熙四十年辛巳、公十有一歲。

始學文。

王錫純糾村隣同延清苑貢生王藜曙先生爲師、學徒甚衆、分班講授、太夫人命請業。初以年少附蒙童聽講、穎悟絕倫、未幾使與成人之列。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公十有三歲。

應童子試。

邑令杜侯拔前茅、優禮之。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公十有六歲。



入府庠。

督學梅月川先生取入保定府學第五名。是年縣府俱考前列、太守侯官林惕若先生決爲國士。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公十有七歲。

始婚。

夫人蘇氏、東山處士諱昂之子也。公初應童子試舉止端凝、處士見之、嘆爲非常人、許字。是歲婚禮成、佐公食貧忠養、公得專意進取、無内顧憂。洎顯達、不改布素。雍正十三年、封夫人。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公十有八歲。

始作詩。

公聞人詠唐詩輒成誦，且能辨其眞贋。作詩日多，後删存三卷。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公十有九歲。

夏四月，業師王蔡曙先生卒。

自初疾侍湯藥以及殯葬，俱親爲經紀。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公二十歲。

與刁紹武、王雲卿、劉令衡聯社爲文。

紹武名顯祖，祁州刁文孝先生之孫。雲卿名奎，清苑王蔡曙先生之子。令衡名克一，同邑人。與公道義相

磨厲，不以鄉曲毀譽爲重輕。杜荆山汝礪，故宿學也，亦降齒與公定交。自此入社者日益衆。

康熙五十年辛卯，公二十有一歲。

夏四月癸亥，子嘉銓生。

冬十月，之張氏館。

張篤生居祁州南鄙，率衆延公授徒。公奉太夫人之館，以禮立教，弟子有長於公者，無不悦服。鄉人以疑事質公，片言決之。遇歉歲，見居民遠赴州邑領糧不便，公曰：今乃知朱子社倉法實爲經世良規。厥後立義倉於其地，命張奇瑛等董其事。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公二十有六歲。

歲試，補廩膳生。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公二十有七歲。

科試第一，督學吳文恪公延入使院。

文恪重公文品，延入學幕參校，凡四年。每歲暮歸省親，鄉人來謁，不敢干以私。

夏六月，長女生。

後適刁方伯孫國子生世瞦，乾隆五年早世。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公二十有八歲。

講習音韻。

文恪故好爲詩，公從遊，朝夕講論，究其蘊。

歲試第一。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公二十有九歲。

科試第一。

秋九月戊子，仲子永銓生，三歲而殤。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公三十歲。

中順天鄉試。

主考爲孝感屠艾山先生、海寧陳蓮宇先生，房考爲伏羌鞏子文先生、東武酈皓然先生。是年，吳文恪公題旌太夫人節孝。

賜金建坊、太夫人命俟他日。乾隆二年、開府河南，乃度地

建於博野縣學之左。

康熙六十年辛丑、公三十有一歲。

春正月、顔習齋先生入鄉賢祠，與祭。

公作祝文云：敦德從先、立言垂後、誠敬宅心、笑顰不

苟。有體有用、可大可久。明德薦馨、是爲不朽。李恕谷

先生以爲知言。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公三十有二歲。

督學海寧陳公延入使院。

雍正元年癸卯、公三十有三歲。

秋，會試中式。

是年榜發，報罷。

上命朱高安、張桐城二相國搜落卷，王巳山、張南城諸名輩多入選，公中第十八名，房考爲合河孫靜軒先生。

公文本薦卷也，既聞捷，

廷試已逾期。

冬十有一月己亥，季子啟銓生。

後十三年，補三品廕生。

雍正二年甲辰，公三十有四歲。

春二月，李恕谷先生過訪。

公酬以詩云、陋巷經過少、忽停長者車。雅懷兼贈問、和氣動吹噓。大道原無隱、求師信有餘。明朝當祭海、知是望洋初。時届上辛、將祭習齋先生於鄉也。

冬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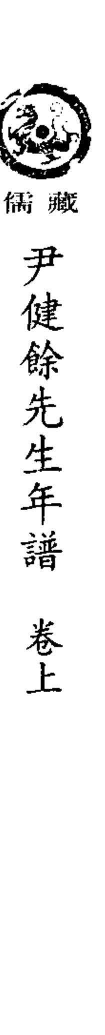
殿試二甲第二十九名、成進士、內用吏部考功司額外主事。

公對策剴切、恭紀詩有直言因

主聖、恕過見臣良之語。

雍正三年乙巳、公三十有五歲。

春二月、考取試差。



三月、奉太夫人入都就養。

秋八月、實授吏部考功司主事。

雍正四年丙午、公三十有六歲。

典試廣西。

取中蔣傑、龎嶼、曾鑾、呂熾等五十人、多粤西知名士。

雍正五年丁未、公三十有七歲。

春三月、補授吏部考功司員外郎。

會試分校易二房。

本科鄉試主考例不開列、公以典試粤西荷

特達之知、

命充同考官、得人最盛。楊錫紱、陳高翔、錢本誠、隋人鵬、劉元錫、謝廷琪、皆公所拔士也。

夏四月、補授襄陽府知府。

上以襄陽衝要、

簡公出守、蒙

賜御書墨刻、香珠、藏墨、貂皮、紫金錠。五月出都、奉太夫人之任。七月至襄陽、撫民以寬、接士以禮、七屬翕然嚮風。

冬十有一月、兼攝荆州府事。

撫藩聞公治襄有聲、委署荆州。時歲荒、石首尤甚、饑

民萬餘、聲言將劫倉穀、縣令惶恐出避。公減從行縣、饑民擁輿前。公曰、毋譁、吾以救汝也。以便宜發倉粟賑之。强悍爭先者、公命給之穀、而繫於石以懲衆、事遂定。後中丞知公倉卒濟變、亦不以擅動倉穀爲嫌。

雍正六年戊申、公三十有八歲。

春三月、再攝荆州府事。

荆州守受代、旋以事去、公未及歸、復檄攝篆。秋七月、乃回襄陽。

雍正七年己酉、公三十有九歲。

春修老龍堤。

襄陽臨漢水，護城有老龍堤，起萬山，迄長門，延袤十里，皆壘石爲之。戊申五月，江漲石傾，公出帑金修治，基深丈餘，闊逾八尺。按工給直，訖工而民不擾。

夏，如武昌。

安陸民有大蘭者，以年凶從其父母至光化，爲甯第勳傭工，緣事潛匿。其父母訟於縣，第勳畏罪，乃以他童託爲大蘭以塞責。縣令信之，治以誣告罪，遂越訴於制府，委漢陽太守與公同審。公廉得其情，而未獲左驗，懸賞五十金，得大蘭，事乃白。

秋九月，登峴山。

偕諸生詣鹿門、遂登峴山。慨然太息曰、羊杜可作、豈異人任君子之行、不與日月爭光則與草木同朽、歧路之間、必無豪傑、有志者愼勿惑於俗論而沒世也。

雍正八年庚戌、公四十歲。

春二月、署襄鄖道事。

建隆中草廬。

諸葛武侯草廬舊址、相傳明季爲藩王所壞。公旣詣祠瞻拜、登山相地、見有聳而深藏者、曰此必當年高臥處也、遂建草廬於其上、爲記誌之。公謂年至四十、始信開卷有益、以從前讀書只作文字看去故也。

秋七月，季女生。

後適静海勵少司寇公子翰林院庶吉士守謙。

雍正九年辛亥，公四十有一歲。

建推訓堂，置經史。

襄陽故有書院，公於政暇，親課諸生，購十三經、二十一史、文獻通考諸書，以文學劉滋生司其事，名曰推訓堂。推訓者，推太夫人之訓以及人也。

建魁樓。

襄陽號名郡，二十餘年七屬無鄉薦者，諸生咸謂南城舊有魁樓，自改祀於文昌閣下，氣象幽暗，人文困

以不振。公偕諸生尋故址，鳩工春暮，閱秋告成。其明年鄉試，遂有登賢書者。公守襄數載，不興無益之工。先是，建蜡廟於南關之陽，蝗不入境，襄民賴之。

夏，運陜兵米。

諸郡糧俱存貯襄陽，荆州米到襄，值陰雨未納，太守周某遽以留難揭報，公不與校。是時總督臨襄，目睹其事，知周言之躁也。未幾，周被參，以公署篆。周甚恐，公曲護之，乃大愧服。

秋七月，辦軍需。

荆州都統將兵西征，過漢江，飭備浮橋，與地方爲難。

公厚遺之、告以波浪猛壯、浮橋難立成、乃改命登舟至河南。竟以黷賄獲譴。邁制府曰、吾固知都統之不免也、安得人如襄守之從厚乎。

九月、三攝荊州府事。

荊州爲三楚重鎮、七省通衢、滿洲駐防軍糧餉取給於府庫、太守部署或未當、則貽大憲憂、故數易任、必倚公爲重。公遇事悉處以惇大、所至協和。

冬十有一月、辦軍需。

湖廣揀綠旗兵赴陝、邁制府親臨襄陽調度、見公部署井然、曰、人言襄陽守無肆應才、吾不信也。謂公曰、

楚俗健訟，吾累至襄，但聞頌聲，守何施而得此。是時鄂相國如都，亦云於途所見，惟襄陽實有太平景象。

雍正十年壬子，公四十有二歲。

春三月，調補揚州府知府。

先是九年十月，奉旨命湖廣總督邁柱於所屬知府中揀能吏調補揚州，邁制府舉公。既得請，以辦軍需留襄三月，新守至，乃起程。襄中紳士兵民焚香祖道，垂淚獻觴，相屬祀公善政，繪圖爲詩歌。公守襄五載，勸農桑，賑窮黎，敦本務實，民有赴愬者，隨事開導，藹然如家人父子，多感泣

而去。教士如師弟子，請業者不時進見，聞節孝即表其門。每念太夫人苦節，深知孤寒難於上達也。同城三營，按時接濟，卒伍胥戴德焉。

夏閏五月，至揚州。

揚俗浮華，公接以忠信，不設城府。有謂待人過誠，恐售欺者，公曰：某惟知以誠一居心。筮仕後，治大事小事，待君子小人，皆不敢有貳。蓋歷世情久，見人略涉權術，無不敗露者，益信誠之不可須臾舍也。

是月壬子，長孫翀宿生。嘉銓出。

後十六年，補博野縣庠生。

觀風課士。

觀風向成故事、公取士多儁才、擇其尤者附近月課、親爲講授、人皆嘆服。郭朝源洪棟等請健餘堂稿付梓。

禁爭賽。

俗好賽神、競建祠宇、以華侈相耀。公諭以廟雖各設、神則無二、嚴禁毋以侈靡耗財。

懲游惰。

維揚五方雜處、商賈懋遷、博塞盛行。江都民陳廷瑞造賭具、甘泉民吳文魁招集無賴、廉訪得實、嚴懲示

罘宵小始斂迹。

秋七月，祈晴。

自月朔至中旬雨不止，公步禱城隍廟，随霽。是時邵伯湖水漲，田禾幾没，甘泉令欲開芒稻河閘口，爲閘官王德洪所阻，公徑開土壩三丈。總河初以違例爲言，後知公愛民誠切，遂盡啟閘板以暢其流，禾乃無損。

監賑除弊。

夏秋之交，水注興化諸邑，公親勘得實，即請賑。泰州地保沈仲勳索餓民票錢，公重懲之，他邑聞風守法。

全活者四萬餘人。

冬、修李墅河橋。

李墅河在城東二十里、南接京江、北連芒稻、河東西闊二十餘丈。舊橋爲秋水所壞、公捐俸修葺、民無病涉。

十有二月、濬保障河。

總督尹大司馬請濬揚州兩城市河、通舟楫以爲民利、奏可。既告成、公詢於紳士、知城西保障河實爲引貫之源、襟帶蜀岡、繞法海寺以南通古渡、田疇資以灌溉、與隍池相表裏。公倡官屬捐貲、擴而疏之、迤邐

至平山堂下、樹桃柳於隄以衛疏土、揚民賴焉。

雍正十一年癸丑、公四十有三歲。

春二月、撥給普濟堂、同善堂地畝。

郡爲四達之區、窮民就食者衆。前守陳侍御建普濟堂於瓜洲、條規既立、食用不敷、公捐俸助之。又立同善堂於郡伯鎮、命紳士好義者主其事。以僧巫吉入官房產十之六給普濟堂、十之四給同善堂、經費乃充。

三月、獲欽犯、加級。

總督魏景州檄捕欽犯二名、或謂宜多選强幹往緝。

公曰、人多則事洩、且驚衆。密令主簿韓墉獨身往擒之、立解京師。奉

旨交部議敘、加一級。

夏五月、陞補兩淮都轉鹽運使。

治郡始屆期月、擢運使、仍攝府事。前司收課在三堂內、公移於大堂、收發俱責之庫官、郎運使俸亦官爲職掌、明登印册、雖經手胥吏亦知其出納無私。

秋七月、修禹王廟。

廟在江都縣治之西。

建徐甯門義渡。

徐甯門據鈔關上游，關開人競渡，或以船小覆。公置大船，兩岸砌石，官給舟人工食，過者便之，稱爲尹公渡。

冬十月，致祭吳文恪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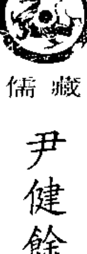
文恪歸櫬過揚，公迎祭於河干，以千金助其喪。

雍正十二年甲寅，公四十有四歲。

春正月，受小學於高東軒先生。

東軒先生名斌，巡視兩淮鹽政，重公行誼，以小學書授之，自是益篤志於正學。

沿海查賑。



公居官以范文正公爲法，每觀遺蹟，輒思見諸行事。查賑至范公隄，有詩道其慕用之誠。

廣置義塚。

揚州故有義塚，日久無隙地，公置義塚十所，給貧民葬埋。

雍正十三年乙卯，公四十有五歲。

建安定書院。

郡治東故有安定書院，爲土著所侵，日就傾頽。公言於院憲，集商士，清故址，正方位，修安定祠以祀先賢。立講堂學舍百二十間，集士子肄業，敦請巳山太史

王罕皆先生爲師，使嘉銓先受業焉。進諸生，授以小學。鋟張清恪近思錄集解，講明切究，教大行。

是年秋，嘉銓以壬子副榜中順天鄉試第十四名。鋭意舉業。公教之曰，須識得人生可法可傳，全不在此。古人以年少登科爲不幸，恐自是也。戒之慎之。

乾隆元年丙辰，公四十有六歲。

春正月，仲孫運湑生。嘉銓出。

三月，署理兩淮鹽政。

東軒先生補授總河，公奉旨署理鹽政印務，仍兼管運使事。

置營伍舉本。

督撫鎮標俱有生息銀兩、揚州城守及儀徵奇兵營無之。公以二營啓鹽運使院、發二千金、永爲舉本、資其之用。

冬十月、巡視鹽場。

舟次劉莊場、生員徐長用等遞呈求賑。公面宣

聖德、勸令化導鄉愚、俱各感悟。與節婦徐氏匾額并漢紀一端以旌之。

奏明收買餘鹽以裨商竈。

公以私販之多、皆由竈戸私賣餘鹽、奏請自今鹽有

餘則出官錢收買、存貯場內。俟捆運時、卽照原價給商配引、則竈戶得資其急、而餘鹽不致透漏、商力不及者又得接濟、裨益實多。由是私販頓息。

尹健餘先生年譜卷上終

尹健餘先生年譜卷中

受業門人吕熾編

望溪先生閲定

乾隆二年丁巳，公四十有七歲。

春二月，奉

旨陛見。

二月二十八日，自揚州起程，三月二十四日入覲，

命署廣東巡撫。公瀝陳母少苦節，今年七十有餘，實難遠

行，請留京効力。旋奉

上諭：昨曾降旨，著尹會一署理廣東巡撫。今尹會一以伊

母年逾七十、不能赴任就養爲辭、情甚懇切。著調署河
南巡撫。欽此。

夏四月、過里門。

初八日、至東章省墓、恭奉
誥命焚黄、贈遺里黨有差。

抵河南巡撫任。

二十一日抵任。時河南久旱、公沿途咨訪、籌畫撫恤
事宜。

告誡寮屬。

公初莅豫省、不欲遽行參劾、先下教誡官屬、約與更

始。道員劉某自陳前非、請改過、公許之。

五月、太夫人至自維揚。

公如都時、太夫人居揚署、至是抵汴。士民聞賢母德教、無不額手懽忭。見公事親盡禮、相勉爲孝。

六月、與士民約法六條。

端士習以重民望、嚴訟師以遏刁風、懲惡棍以靖地方、禁鬭毆以肅令甲、儆游惰以勤職業、戒輕生以全民命。詳列其弊、觀者悚動。

秋七月、

御賜執中成憲、日知薈說、樂善堂全集、得雪詩墨刻。

建營倉。

先是，河南撫標暨河北兩鎮有生息銀萬金，專賜出征兵丁，餘俱不與。歷年積息銀二萬餘兩，公請酌動息銀，買穀二萬石，分貯各營，一體接濟，營伍賴之。

議禁燒鍋。

合河孫尚書陳奏燒鍋之禁有害無益，

上諭河北五省督撫悉心籌畫，各抒所見陳奏。公議奏略云：行法宜因乎地，立禁先清其源。豫省燒酒明流，居多家常自造，與大開燒鍋興販射利者不同，不必嚴禁。惟直隸、山陝等省酒麴，類皆取資於豫，富商巨賈

收麥晒麴，有妨民食。請嗣後民間零星製麴自用者，免其查禁。其有廣收多晒、囤積販賣者，嚴行定例治罪。庶麥有餘而燒鍋亦可漸滅。疏入，准行，嗣定禁例，開坊晒麴過三百觔、販運過百觔以上，俱滿杖，鄉保徇隱予笞，經過地方官失察有罰。豫省肅然守法。

勘衛河。

來尚書保奏稱，河南衛水固濟漕運，亦灌民田，請詳察地勢，官民兩便。

上命趙侍郎殿最、安侍衛甯同公查勘。七月二十七日宿董家隄，中宵如有人呼者，公急起視之。甫出門而梁

折牆圮臥牀若然碎，聞者無不駭懼。主館吏惶恐請罪，公曰：屋適壞耳，汝何罪。神色怡然。至輝縣登蘇門，見濬河渠內有以水田徵糧而不得水利者，請減科改爲旱田，凡壹千八百畝有奇。

御賜

硃批諭旨十五函。

閏九月，回奏秋審事。

秋審時奉

詔：天氣亢旱，一線可原者，予以末減。公按律揆情，多所平反。科臣田懋劾公心地平和，未免過於寬縱，請交部

議處。

上命明白回奏。公據實以聞、部議銷級。公終守欽恤之意、未嘗以刻覈從事也。

太夫人存心樂善、公每事必告。或偶不當意、太夫人對案輟食、公長跪請罪、不敢起。身爲封疆大臣、子孫羅列、事親如嬰兒時、親友見之、無不歎服。

回奏盜案。

科臣慧中叅奏河南題報疎防甚多、實皆公涖任以前事、回奏免議。

冬十月、

御賜日講春秋解義。

陳農桑四事。

一、乘天時。蹶省百姓罔知節候、有時宜播種而未舉耜、時宜耘耔而始播種者。令地方官遍户曉諭、按時耕種。其逾時未耕未種者、即詢明緣由、工本不足、借以倉穀、秋後完納。一、盡人力。種地多則糞土不能厚壅而地力薄、工作不能遍及而人事疏。令地方官勸諭田主多招佃户、每佃所種不得過三十畝。至耘耔之法、去草務盡、培壅務厚。地少力專、田主自享其利、且分多種之田以給無田之人、則游民亦少。一、廣樹

藝。豫省地方每多鹹鹻沙地，小民因難墾種，大半荒棄，而村尾溝頭籬邊屋角隙地頗多。令地方官責成鄉保，廣爲傳諭，就所宜之木隨處種植。有能於一年之内勸民種桑五百株，梨棗雜樹一千株者，據實册報，分别獎賞。一、勤女工。棉花産自豫省，而商賈販於江南，則以豫省曠廢女工故也。蓋豫省雖知織布，而家有機杼者絶少。令地方官用無礙公項支造機杼，令民報名給領，俟一年後還項，并勸婦女各勤紡織，亦推廣蠶桑之道也。

實授河南巡撫。

公署任半載，正身率下，不以苛察爲能，屢被人言。至是奉

特旨實授。

十有一月，飭記功過以勵官方。

督撫於屬員，向有記功記過之條。公飭令按月登記，申送查核，即註明功過於詳驗文稟銜下，使各屬寓目警心。

十有二月，

御賜福字、湯鹿、野雞、鹿肉。

乾隆三年戊午，公四十有八歲。

春正月、立讀書課程。

中州文獻之邦、名儒輩出、家藏遺書。公每披覽、心切嚮往。因倣古人讀書法、立爲課程、日記所得。即不暇開卷、亦登於册、以備修省。

行規勸條約。

竇靜菴先生文集有勸善規過教條、以勗泌陽士子。公推而行之、刋布通省、分立社師、俾諸生知鄉先達典型、共敦志行。

是年公讀大學衍義、深以溺心詞藝爲戒、謂反身以體仁主敬爲本、方寸間有一時靜機、即有一時生機。

三月、奏請貤贈曾祖父母。

雍正十三年已授公階資政大夫、上封二代。至是欽

奉

恩詔、有歷職改任及加級改銜者、照其職銜給與封典。公

以曾祖開六府君好義砥行、未登仕籍、請以本身覽

妻室應得封典貤贈、蒙

恩俞允。曾大父、大父父俱贈河南巡撫、曾大母大母俱贈

夫人、母封太夫人。

題增韓文公、范文正公博士。

題疏略云、唐儒韓愈、宋儒范仲淹、學貫天人、詣兼體

用。攘佛斥老、闢異教以尊經。後樂先憂、引天下爲已任。推孟氏以原道統、源流溯列聖之傳。蕞張子以授中庸、理學啟關中之盛。均足扶持名教、維繫古今。今懷慶府之孟縣、河南府之洛陽縣、韓愈、范仲淹之墓在焉。昌黎嫡派猶存、參政旁枝蕃衍。應照周程張朱之例、添設博士、以昭曠典。部議准韓駁范。

夏四月、與黄玉圃先生論政。

玉圃先生名叔璥、時爲糧道、與兩司同見。公每執後進之禮。從容言及服官任事、方則易滯、圓則易流。故乘時赴功、方不如圓之敏幹。居安守正、圓不如方之

堅貞。非根柢素深、學識兼裕、中有主而應不窮者、孰能與於方圓之義。玉圃深然之。

五月、再申規勸之法、增刊條約。公旣依竇靜菴行規勸之法、見士民禮教多疏、無任邺之誼、復取藍田呂氏鄉約禮俗相交、患難相邺二則、增刊分布、俾諸生有所持循。

御賜丹錠。

奏請糴麥十萬石協濟直隸。直隸旱、民艱食、時有採買之議。公奏言、直豫界連、採買本易、但恐漁利之徒聞隣省專員採買、爭先囤積、

姦牙人等故意留難、委員急於購買、不得不增其價直、必致多費帑金。卽如上年督臣李衛委員至豫買米、雖經臣嚴禁、而市價未減。採辦需時、此明驗也。伏念直豫民人同爲
朝廷赤子、直豫帑項均屬
國家錢糧、與其直省齎銀來豫購辦維艱、何如豫省分縣買收、經理尚易。今接壤之河北三府屬、二麥秀實、卽可刈穫。臣一面札商督臣李衛、一面動支藩庫銀兩、分發各屬、在附近水次照依時價買麥十萬石、以便直省委員領運。至各縣麥石運赴水次脚價、卽照

運米赴陝之例報銷。如此則豫民無居奇之弊、直省免採買之煩、市價可平、民食自裕。又請分作兩次運解、則收兌管押、辦理從容、而輓輸尤速。奉

硃批、如此辦理甚好。欽此。

秋七月、家譜成。

公先世遷自山西、遭明季兵燹、族譜佚失、斷自所知、分別世系、詳具事實、以昭大夫世家之義。

議奏豫省酒麴、仍照前例禁止。

合河孫尚書極言禁麴未便、

上命直省督撫悉心妥議。公就豫省情形議奏、大略言、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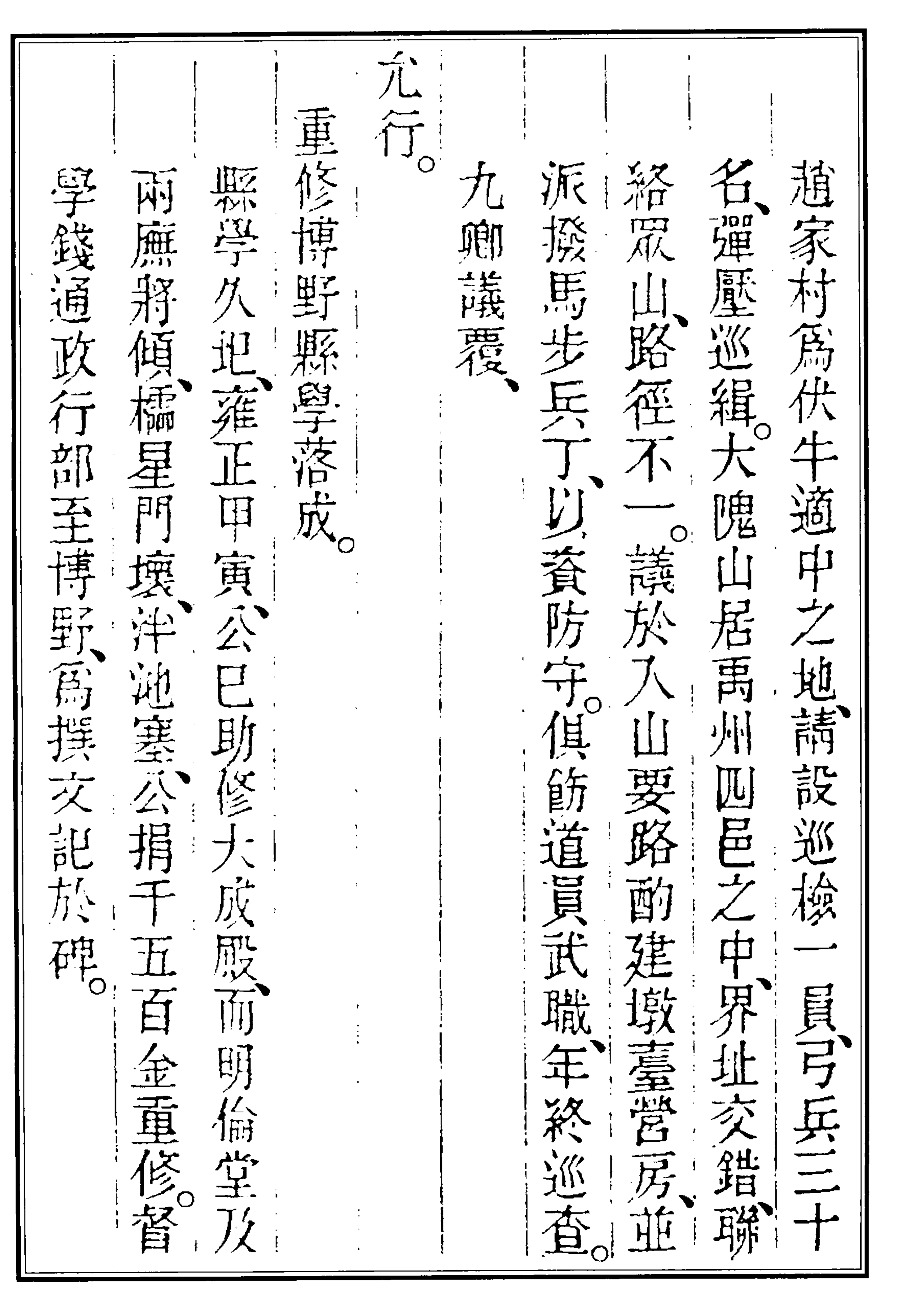
爲耗穀之物、麴乃造酒之原。禁止跴麴、實爲端本澄源之道、並無滋擾不便之處。戶口日繁、本地之麥通融於本地之人、尙未家家足食、何至無處售銷、霉變無用。現今豐收之歲、禁麴之時、猶然麥不覺多、若弛麴禁、通省所耗甯止數十萬石而已。以數十萬石之麴運之他省造酒、所費又奚啻數百萬石。與其以數十萬石之麴糜各省無限之財、何如留數十萬石之麥爲民間接濟之用。此其得失利害、有判然可決者。豫省禁麴之販運、非禁麥之販運。禁麴之囤積、非禁麥之囤積。事判兩途、無庸置議。總之、王道固本乎人

情、治體尤權其輕重。民食攸關、非同細故、法行以漸、業有明徵。當此禁麴已著成效、農民相習而安之時、正轉移風俗之大機、豈可徇一時之姑息、忘久大之良圖、甘以耗民生日用之需、陰以道天下奢靡放僻之漸、而無所底止哉。請仍照例禁止。大學士九卿議覆、應如所請。奉

旨依議。

陝明伏牛大、隗兩山防守事宜。

伏牛山起自南陽府南召縣、跨越陝汝、南通三楚、西接秦中、廣運三百里、山林深密、最爲險要。而魯山縣



趙家村爲伏牛適中之地、請設巡檢一員、弓兵三十名、彈壓巡緝。大隗山居禹州四邑之中、界址交錯、聯絡衆山、路徑不一。議於入山要路酌建墩臺營房、並派撥馬步兵丁、以資防守。俱飭道員武職年終巡查。九卿議覆、允行。

重修博野縣學落成。

縣學久圮、雍正甲寅、公已助修大成殿、而明倫堂及兩廡將傾、欞星門壞、泮池塞、公捐千五百金重修。督學錢通政行部至博野、爲撰文記於碑。

續洛學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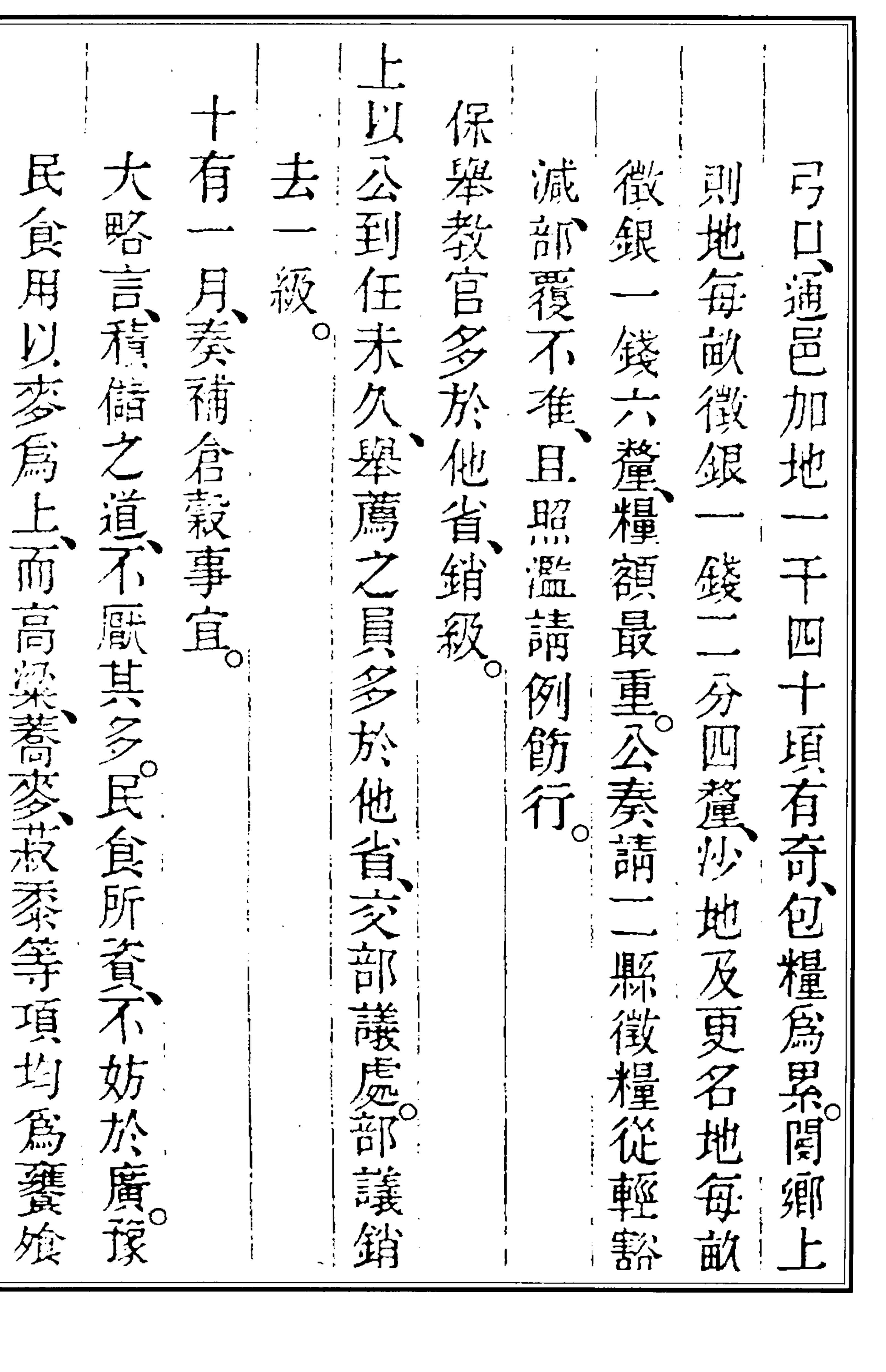
湯文正奉其師孫徵君之命，輯洛學編，及明而止。公讀其書，竊慕焉，乃奉二先生主祑於大梁書院。續祔五人：耿逸菴、張仲誠、張淸恪、竇靜菴、冉蟫菴，俱爲立傳，續輯洛學編後。

輯呂語集粹。

呂語，呂新吾先生呻吟語也。推勘天理人情，痛切警發，亦或過當。公集其粹者爲四卷。

冬十月，請減陳留閒鄉徵糧。

陳留濱黃河，地多坍荒。康熙十五年查丈地畝，減縮



弓口、通邑加地一千四十頃有奇、包糧爲累。閭鄉上則地每畝徵銀一錢二分四釐、沙地及更名地每畝徵銀一錢六釐、糧額最重。公奏請二縣徵糧從輕豁減部覆不准、且照濫請例飭行。

保舉教官多於他省、銷級。

上以公到任未久、舉薦之員多於他省、交部議處。部議銷去一級。

十有一月、奏補倉穀事宜。

大略言、積儲之道、不厭其多。民食所資、不妨於廣。豫民食用以麥爲上、而高粱、蕎麥、菽黍等項均爲饔飧

所需。穀價昂貴，飭地方官即將雜糧酌抵穀石糴貯，來春先儘此項接濟民食，以免陳朽。秋後易穀還倉，以廣儲蓄。河北彰衛懷三府夏秋被水，補種多係雜糧，百姓願以完官者，亦准照穀折收。

上以酌量情形，辦理甚佳，允行。

十有二月，覆奏封貯陳麴事。

上聞河南地方封貯陳麴甚多，商民從前所用之工本悉皆委棄，頗有怨言，傳

旨詢問。公覆奏略曰，足食所以養民，耗穀莫如踏麴。是以肆行踏販，民有治罪之條。失於稽察，官有處分之例。

此誠崇本抑末之道也。伏思立法當籌其利害、治體必權其重輕。害重利輕、固不可徇利而滋害。害輕利重、又不可因害而廢利。方今生齒日繁、地之出產有數、人之食用無窮。燒鍋造酒、非朝饔夕飧所必需、更不可任其糜費、而委美利於無用之地。即如今歲豫省汝光被災、直隸江南亦皆歉收、商販民糴、絡繹搬運、接濟直省之麥已有十萬石、江南採買之糧又有三萬餘石、而民情安靜、猶可支持者、實皆禁麴之所留餘、則爲利實鉅。至於從前陳麴、不過西商罔利、囤積之物、爲之設法疏銷、給以照票、任其運行、本省並

未有封貯麴塊之事。新麴既禁、陳麴之價自昂、則本利自在、亦必無委棄之理。皆利麥商貪心無饜、當其踹麴之時、原欲販運各方、及至定例止許售賣本省、遂藉口封貯、交相騰謗、希冀官吏不便查拿、法度因之中阻。古來興浮議以撓大政者、莫不皆然、則其攸關於治體者不小。臣雖明知此輩易有怨言、亦必恪守定例、誠恐越販之端一開、勢必以新作陳、暗地私踹、弊竇百出、則是有禁之名、無禁之實、顯以耗本省數十萬石之麥、陰以損各省數百萬石之糧、利害得失、輕重懸殊。此臣所以熟思審處、終不敢依違遷就、

徇數商自私之小計、而忘民生日用之本圖者也。

上發九卿詳議具奏。

奏明栽樹成數。

公嘗謂今日講養民之政、制田里難、教樹畜易。非命世才不能潤澤周禮之大略、出治當以樹畜爲救時急務。撫豫後、督屬吏舉行。至是以栽活樹木成數一百九十一萬有餘具奏、奉

上諭、農田爲生民之本、樹畜尤王政所先。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其二曰園圃毓草木、可以知所當務矣。朕御極以來、軫念民依、於勸農教稼之外、更令地方有司化

導民人時勤樹植，以收地利，以益民生。今覽尹會一所奏，是豫省一年之內已種樹一百餘萬之多。朕思中州接壤畿輔，爲南北往來之衝，並未聞有教民種植滋事煩擾之處，安見豫省之法不可倣行於他省耶？可將此傳諭各督撫，善體朕心，勉力爲之，以副朕望。欽此。

御賜喜雨詩墨刻。

御賜福字、湯鹿、野雞、鹿肉。

乾隆四年己未，公四十有九歲。

春正月，與開封紳士講學於明倫堂。

時行分社規勸之法，人心悅服，以封印無事，請公講

學於明倫堂，圜而聽者千人。

二月，查河。

過中牟萬勝鄉，與社學諸生講尋樂指要。

三月癸酉，三孫紹濇生，嘉銓出。

刻孝經、大學衍義、近思錄輯要、文獻通考紀要。

上發武英殿等處書目四十二種，

敕督撫酌刊。公以孝經四種爲士子所宜誦習，奏請刊布，

從之。

夏四月，刻明職。

明職，呂新吾書也。其書自巡撫至縣佐，俱有職業可

循，於弟子員之職尤詳。公謂其體用兼備，刊以徧示諸生。

御賜世宗憲皇帝御製文集。

五月，請增辦漕價直。河以南永城十九州縣折徵漕糧，每石八錢，赴河北採買兌運。乾隆三年，米豆價踴，公請增給二錢，在道庫歸公項内開銷。具題者再，格於部議。又具摺奏，極言折徵原爲官民除累，今小民得免輓輸之苦，而原價不敷，官累實增。身任地方，隱忍不言，下何以對僚

屬，上何以副
聖明。故不敢因部臣議駁而終於緘默。奉
旨該部議奏。
立撫標城守營倉。
營兵亘夜以採買米豆艱難之狀聞，公捐養廉二千
金交撫標及城守兵弁，從隣境豐收之處採買米豆，
永貯營倉，按時糶借。詳見河南碑記。
六月，題請湯文正從祀兩廡。
題疏畧言，工部尚書湯斌，忠孝性成，篤志聖學，以愼
獨爲宗，以體認天理爲要，以躬行心得爲歸。學優筮

仕、告養言旋、更復折節從師、潛心味道、造詣精深、涵養純粹、褎然稱中州巨儒。自少至老、身體力行、直造乎充實而有光輝、實爲理學名臣。仰請從祀兩廡、俾天下讀書學道之人愈堅希聖希賢之志。公於是時遍覽中州理學諸書、信道愈篤、而於湯文正私淑尤深、齋戒以告　孔廟、乃上疏。

開封大水、據實自劾。

六月中旬、大雨不止、開封城內水深數尺。公率府縣先行賑濟、據實
上聞、激切自劾。奏稱開封水災、實爲臣歷任十餘年所未

經見者。捫心自問、上無以贊
聖化、下無以綏黎民、內無以慰親心、外無以保僚庶、罪深
愆積、上干天和。請即罷斥、以應天變。
上不允。
諭旨、開封所屬縣邑有水溢之災、居民困苦、朕心深爲軫
念。著巡撫尹會一督率屬員、詳確查明、多方賑恤、毋使
一夫失所。若有應免錢糧及應行緩征之處、查明請旨。
或有續報被潦之州縣、亦一體辦理。欽此。

秋七月、續報各縣被水情形。

開歸彰懷陳許諸郡、先後詳報被水州縣五十有七、

俱以存公銀兩給賑。極貧一兩、次貧五錢、爲修葺居屋費。災民先賑一月口糧、壓傷者倍之。并借籽種、令種晚蕎、以冀有收。部覆聽如所請、奉

旨依議速行。

題請蠲緩截漕以甦民困。

大略言、水災甚重、漕項錢糧米豆應照地丁之例、按分數一體蠲免。其勘不成災地方、緩至次年麥熟後徵收起解。其未經被水州縣、應辦漕糧截留本省、以備賑糶之用。仰懇

聖恩格外矜恤。奉

旨、著照該撫所請行、該部知道。

八月、題報成災分數賑恤事宜。

初報救災事宜、屋壞者給以葺費、乏食者予以口糧、民各安業。公慮自冬至春、爲日甚長、窮黎餬口維艱、請加賑被水尤重者五月、其次四月、又其次三月。無業窮民流散鄰封者、飭沿途州縣資送回籍、一體給賑。其不願回籍者、卽令地方官隨地安插、動常平倉穀、大口每日一升、小口折半、俟來年二月耕作時止。俱准部覆。

允行。

命社生協辦賑務。

公初分社學時、同官雖心知其美、而惟恐難行。及河南水災、公於社學中選幹力者、使各監其鄉、胥吏爲姦、命即時舉報。以故賑法修舉、雖窮鄉邊壤無遺無濫、實賴諸生之力。

刊發賑恤事宜十六條。

立賑法十六條、倒屋貧民分别給資、乏食窮黎先賑一月、緩征以紓民力、減糶以平市價、貸倉粟以濟有無、給籽種以資播植、撥穀麥以備需、留漕米以加賑、廣種蔓菁以佐艱食、捐施藥餌以療時疫、勸富民以

助施濟、建棚舍以安流亡、免米稅以通商賈、委社生以勸賑務、給發照票以送回籍、興工代賑以資丁壯。刊發所屬、飭實力奉行、全活甚眾。民雖蕩析離居、未有流亡於他省者。

九月朔、郭善隣等陳救荒策、納之。

公詣廟行香回、有商邱舉人郭善隣、甯陵生員楚長運、宋士奇、商邱武生馮振邦、攔輿獻賑荒策、命進見。閱其策、皆公所已行者。觀四人皆有志之士、賜之書而遣之。

御賜柏梁詩、喜雨賦墨刻二帙。

刊發弭盜規條十則。

豫素多盜、公恐災祲後滋甚、立法十章、督有司遵行。

一、清編保甲。二、稽查歇店。三、安輯流丐。四、分莊坐捕。五、官役巡查。六、申嚴夜禁。七、遞設梆鑼。八、窩首匪窩。九、獲盜給賞。十、比捕緝盜。民皆安堵如常。

冬十月、

欽差雅侍郎至豫查賑。

十有一月、補授副都御史。

御史宮煥文劾公於乾隆二十一年回奏墩鋪營汛轉飭守望、今據雅爾圖所奏、墩臺坍損、亦不見有兵丁器

械。撫臣節制一省，非但能廉靜寡欲，便可一切無爲，
習爲懈弛，應另
簡員整飭。初十日得
旨，河南巡撫員缺，著兵部侍郎雅爾圖補授。
上諭，尹會一爲人忠厚謹慎，非有心悞公者可比，著來京
候旨另用。越七日，奉
旨補授副都御史，時猶未離豫。
十有二月，奉太夫人歸博野。
時至隆冬，公奏請送母回籍，赴京供職，蒙
恩俞允。公起行渡河，至新店，遇雅撫軍，具言都中正人皆

鄉慕公，稱爲大忠大孝大君子，其指摘者無幾。公謂非吾所及，差堪相信者，從不與人修怨耳。二十一日至博野，邑人懽迎於郊，太夫人大悅。詢知本年歉收，糶義倉穀，盡以給邑人。翌日展墓，奉乾隆二年封典焚黄。

乾隆五年庚申，公五十歲。

春正月，之副都御史任。

歲前，太夫人頗以俗傳七十三壽限之說爲疑，及春釋然。公乃北上，至京，詣圓明園奏請

聖安。以年例封印隨班，二十一日始至都察院到任。

御賜明史十二函。

三月，稽查覺羅學。

覺羅學添派京堂四員董率教習，吏部列名以請，

上命公與楊太常嗣璟分查東四旗。公曰，昔盧植請徵宗室賢才訓道爵用，以强幹弱枝。此舉認真，豈不足以行吾志耶。於是以時至學，多方啟廸，考課諸生。

夏四月，戒戲謔。

公少時善戲謔，後以爲戒。自入卿班，遇故交，舊習復萌，王書城以東銘規之。公喜聞過，悚然改悔，并志艮

友之益。

五月壬寅、四孫合涫生。啟銓出。

陳奏

綸音宜歸畫一、以昭信從。

大略言、奉

上諭、司員沙汰年老之人、張鍾又以年老補用司員。旬日

之間、綸綍互異、所關於政治者匪細。用人爲立政之

根本、王言即信從之歸極、有所異同、何以昭法守。請

嗣後令述

旨之大臣酌行頒發、儻有前後不符、較正畫一、以儆封駁

之遺意。奉
旨、此奏甚是、著內閣存記。王張鍾可否仍補員外之處、大學士會同該部驗明具奏。欽此。

閏六月、陳情終養。

太夫人素患火症、當暑疾作、徹夜不能寐。公聞、即具摺奏言、臣襁褓失怙、臣母苦節四十餘年、仰事俯育、備極艱辛。年已七十四歲、臥病在籍。臣自筮仕以來、歷任內外、母子相依、未嘗遠離。現今兩地睽違、不能親侍湯藥、實切風燭之懼。仰懇
聖恩、准臣回籍養親。得

旨俞允、即馳出部門、公卿來送者皆不及。

秋七月、歸博野。

太夫人見公至、悲喜交深、疾有瘳。公在視醫藥、疾遂平。公築健餘堂、奉太夫人、朝夕誦述經書故事以悦親心。暇時與生徒講學、學者稱爲健餘先生。

九月、甫樂布衣張白石來見。

白石名珂、遊於李恕谷先生之門、深於易、善醫術。公以禮致爲太夫人治病、兼與論學。

冬十有一月、立博陵社約。

公立社倣藍田吕氏鄉約、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

相交、患難相恤。有善則書於籍、有過違約、三犯不悛者絕之。約期每月一次齊集、不得過午、言權不得卜夜、食品以五簋爲常。親與紳士耆老型仁講讓序次行酒、鄉人益親附焉。

十有二月、朱近堂過訪。

近堂名續倬、山東人、以御史授兩淮運使、紆道求教、以公任兩淮允協輿論也。公告以脂膏之地、清介爲極情所難、子所難不在此、惟望寬而有制、俾商民兩便。頃者撫軍鹽政相持不下、皆私意爲之、宜作殷鑒。質疑於孫靜軒先生。

公嘗言，蓄疑爲富，聞道斯難。讀書有疑義一帙，問諸靜軒先生，先生質言以答。詳見講習錄。

尹健餘先生年譜卷中終

尹健餘先生年譜卷下

受業門人呂熾編

望溪先生閱定

乾隆六年辛酉、公五十有一歲。

春正月、立共學堂文社。

集諸生彙課、聘徐範茲孝廉爲師、躬率諸生謁見、俾知師嚴道尊之義。訂社約八則、教以立志、積學、脫俗、省愆、虛己、求友、安分、循禮。

夏四月、錢督學索書、與之。

督學名陳羣、素知公篤志正學、索元明以來名儒著

述，公檢羽翼經傳，發明性理者六十種付來使。

五月，與張白石論學。

白石言，友人謂聖人多是天生，常人何以能學。曾對以聖人之聰明睿智不可學，聖人之孝弟忠信亦不可學乎。公然之。

六月，始輯健餘劄記。

公謂精力就衰，難於彊記，耳目所經，切於身心者，書於册，以時省克，彼編成四卷。

秋七月，餞其學堂諸生赴順天鄉試。

每值課期，以辨道論文爲主，飲饌多從儉約。餞諸生

時獨盛設，取歷任所得爵尊觴之，重士子之先資尊賓，興之大典也。

始爲讀書永言。

公云：年逾五十，健忘日甚，檢閱有得於心，或須審辨者，隨爲韻語記之。後編成三卷。

八月，與陳海甯論相。

海甯陳蓮宇先生新參大政，公上書進規，謂近世宰相多借從容風議，默化潛移之說，漸入於依違遷就伴食摸棱而不自覺。進賢爲大，則謂天下無人，納誨爲忠，則謂言感已淺。此輿情所以不滿，而史册所以

無光也。海甯謝之。

九月、與諸生論禮。

公告諸生曰、爲仁莫要於循禮。近日紳士有父死未葬、與人吉禮而恬不爲怪者、豈全無思親之心乎。相習成風、遂不知其悖禮傷仁耳。讀朱文端公儀禮節略、益知大儒爲世道人心計者至深、吾黨所宜講求服習、不可須臾離者也。

冬十月、送孫靜軒先生於定州。

靜軒先生總制湖廣、公送之、問何以贈。公曰、三楚寥闊、苗裔雜處、包荒之中以不遐遺爲貴。

十有一月，見高東軒先生講學。

東軒先生自南河總督移節畿輔，約公相見於保陽。謂數年得力在墨守朱子書，反復涵泳，覺矜躁之氣漸消，處事亦有斷制。公深服之，謂其容貌莊而舒，辭氣婉而達，處事明斷，知其實有所得也。

十有二月，再見東軒先生講學。

東軒先生致書約再見，語三日，極論朱子諸書精藴與讀小學、大學章句、或問、論孟集註次第。自此工夫益加精細。

乾隆七年壬戌，公五十有二歲。

春正月、胡彂峯來質學。
彂峯名具慶、來自河南、其言近學欲從劉念臺之說、專意愼獨。公舉中庸或問精義以正之。

二月、定輔平倉規約。
輔平倉之設五年矣、以公官於外、未及詳列條規。原捐千金、日虧耗。歸里後、乃稽舉本所存、與徐騐義、李瀚訂規約八則、以垂永久。
公承母命、立義倉三、首東章、先父黨也。次及母黨、則設於邑中。次及大母宗黨、則設於白沙村。悉遵朱子社倉法。三倉在鄉者如故、邑中則盡糶矣、屢貸屢逋、

費數千金而規模不定。乃信眞西山鄉可貸城不可貸之說、足以濟社倉之窮。侍養之餘、身親閭歷、隨時調劑、益爲經久之計。

三月、馬進士素涵來見。素涵名元文。公語之曰、進士之名雖與古無異、而實則殊古。古之進士初學於鄉、歷司徒樂正升於司馬、而後官之、所用卽所學也。今取以時藝而授以刑名錢穀、所用非所學矣。有志之士、惟博覽古人行身立政實跡、擴充才識、臨事乃有斷制。世俗成進士後、遂自謂學業已成、則非愚所敢知。素涵起謝而去。公居家

興起後進、來見者質言相勸勉、誨人終日無倦色。

夏五月、高東軒先生過訪。

東軒先生造廬訪道、公曰、悅親難。東軒先生曰、予今日乃求親之不悅而不可得。泣數行下。因辨陽明學術至夜分、明日同保定。

仁和蔣賡三來見。

秋九月、與諸生習禮。

諸生以重九節咸集、公謂戲馬登高、何如名教之樂。

命於家塾習禮、留飲齋中。即事賦詩、和者四人。

冬十月、丹徒鮑步江來見。

步江長於詩。公任兩淮、以博學鴻詞薦。趙大司馬、顧中丞、張督學交徵、皆不就。千里來謁公、贈以詩、同人次韻繼之。

乾隆八年癸亥、公五十有三歲。

春正月、張兼山來質學。

兼山名受長、南皮人、丁未進士。前任河北道、公撫河南、與講學有得。至是請益、論及社倉、義倉規法、公因出《韓平倉條約》示之。兼山謂斗斛宜定、出入宜查、以杜後弊。又言、公在河南舉行社學、已著成效、未幾離任、事不終、似有天意。公曰、亦是人事未到。

約定讀書課程。

公年逾始衰、目漸昏、記誦較壯時減大半、遂自約非朱子手定之書不觀、朱子書非發明四書諸經者從略、經書中非切於身心日用者亦從緩。自是擇焉益精。

夏四月丙申、五孫葆禧生。啟銓出。

續北學編成。

昔孫徵君自直隸遷居中州、以洛學編屬湯文正、北學編屬魏蓮陸。公撫豫時、既續洛學編、歸里適刪訂魏本、增入原編四人、續輯後編十三人、書成三卷。博

採行實論贊謹嚴、再期始脱稿。

秋七月、與孫靜軒先生講易。

靜軒先生有修順義城之役、僑寓新安、公往唁之、勸以遇變安常、勿撓於境。因與講周易蒙卦、歸語門人曰：數日親師、得以見善聞過、知索居鮮益、出門之有功也。

冬十有一月、如京師謝

恩。

公侍養家居已四載、蒙

聖天子褒嘉、

特賜太夫人堂額、楹聯、詩幅。太夫人力疾謝

恩，命公詣

闕謝、

御賜克食一盤、雲緞二匹、貂皮十張以歸。

御製詩云：聆母多方訓，於家無間言。庥風誠所勵，百行此

爲尊。名壽輝比里，孝慈萃一門。猶聞行縣日，每問幾平

反。公事親盡孝，簡在

帝心久矣。

乾隆九年甲子，公五十有四歲。

春正月，睢州孟曙來問學。

晜字賡光，愿慤有志士也。昔公去豫時，晜自睢州遠送，至是來謁，公以洛學先正勉之。

與王歸潛論貞不絕俗之道。

大略謂，恭敬桑梓則嫉俗之意消，感而不應，當慎所感。觀孟子三自反之言，君子無事不以自克爲重也。

二月，訂周易象意。

孫靜軒先生以周易象意稿屬公訂正，間有疑，直言無隱，靜軒先生欣然改之。

三月，爲太夫人上壽。

太夫人臥病四年，親友請上壽，俱固辭，至是以

御賜曠典許之、遠近賓客咸集。

夏四月、禱雨。

歲旱、公隨縣令祈雨。先期居宿於外、劉古衡見過問何故居外寢、以齋告、古衡以爲得禮。古衡、公舊交也。每朔望必肅衣冠、敬請太夫人起居。公亦兄事之、常晨興候古衡、未起、則再拜於門而去。

歸少宰、顧制府、常中丞舉公自代。

是年京察、始行薦賢自代之例。歸少宰呬懷奏疏稱公居心仁厚、操守廉潔、敭歷外任、撫馭得宜、與臣相較、實爲遠勝。聞伊母尚健、原籍離京不遠、可以迎養、

代臣吏部侍郎之職。顧制府用方以漕運總督薦、稱公誠謹平恕、堪以代職。常中丞履坦以浙江巡撫薦、稱公中正和平、才品優裕、歷官中外、著有賢聲、終養在籍、直隸至浙一水相通、正可移孝作忠。公聞之曰、古人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諸公乃未達予心耶。

六月、陳密山過訪。

密山冏黔藩任、紆道過博野。公問以近學、密山曰、爲善。公曰、爲善必先擇善。方伯重任也、擇善不明、實德能及人乎。密山韙之、且悔所爲有擇焉未精者、公稱其虛心不可及。

太夫人病革。

公歸養後，太夫人疾時愈時作，至是病篤，晝夜視湯藥食飲，惟公與夫人能愉其志，他人不能代也。

秋七月二日丁丑，丁母太夫人憂。

太夫人薨，享年七十有八。公號泣擗踊若孺子，附身附棺，悉依古禮經。訃周親，不遍訃寮友。懸畫像以代靈帛，立祝相以襄朝夕奠，不用鼓樂，不作佛事，不置酒燕賓。

公讀喪禮，必驗諸躬行，而自省其能否。酌禮經，輯葬禮從宜錄十六則，世俗所尙違禮妨哀者，俱毅然不



行。

苫次當暑、後得隱疾。鍾淑曰、太夫人令德考終、公年逾五十、於禮當不致毀、宜少弛飲酒食肉之戒、疾止復初。公泣然流涕曰、禮之所寬、皆爲疑死、年雖衰、疾未甚、敢不勉以終喪。

冬十有一月甲申、葬太夫人於東章祔宏陛府君墓。發喪將屆期、公卿致奠誄者衆、公舊撫士民多遠來送葬。公命鍾淑及杜素存相禮、李明吉爲祝、鄭其華護喪、徐龍光、李貞叔司書記、李沛膏、李巨波司貨財、馬素涵、王體乾、徐曉宜、徐範茲、鄭揆方、劉運翔、徐宣

子、鄭博南、劉鳳章司賓客。先期示以葬禮從宜錄、終事無失禮、四方弔者莫不悅服。

行七虞禮。

公以家禮三虞爲士喪禮、身爲卿貳、準天子之卿視侯、行七虞禮、日中而虞。二虞至六虞用柔日、七虞用剛日。陳牲設俎、布几筵、皆考續儀禮經傳通解、喪大記酌行之。虞後仍朝夕奠。

乾隆十年乙丑、公五十有五歲。

春正月丙子、卒哭。

牲牢視虞祭有加、惟不用太牢、準今制不敢蹈於僭



也。

秋七月癸酉，練而祔。

太夫人將祔廟，公謂周卒哭而祔，殷既練而祔，孔子善殷，乃依高氏喪禮殷人練祭明日祔之說，卜日練祭，牲牢如卒哭，祔於三錫祠。既祔，仍奉太夫人神主復於寢，朝夕上食。

編太夫人年譜。

公欲爲太夫人年譜而難於創始，質諸望溪先生。先生曰，爲母譜年，古未有也。而太夫人志事與賢士大夫略同，乃婦女中特出人，在古亦罕見，則孝子創例，

以爲世法、播流海內、可興可觀、人不能訾也。編次既成、先生爲之序。公編年譜至太夫人卒時、慟哭氣上湧、直視不能言、久之神乃定。

置三錫祠祭田。

公撫河南時、貤贈三代、歸養後乃建三錫祠爲家廟。慮後嗣未克享祀也、以附郭田百畝及東章近墓田百畝爲祭田、供粢盛、備修除之用、立規條以示子孫。

立東章祖廟。

廟立於東章里第之陽、詳列始祖以來世系、置祭田十九畝、爲歲時享祀合族之用。

置義田。

公少讀義田記、慕范文正公爲人、筮仕後、即以家田百畝俾族人分種、而典贖時爲補易。於是特置義田二百畝東章一頃。周給族親鰥寡孤獨歲饑六石、喪葬婚娶量予有差。附郭一頃、用之鄉黨、以恤患難而爲禮俗之交。

小王村義田十九畝、爲伯姊宋甥女備饔飧。莊頭村義田十畝、爲外舅東山翁奉祭祀。

置博陵義館學田。

公自守襄時、即奉母命設義學地、近城隈。至是乃捐

缺页

處士名調元，少慕邵康節、張思叔，以布衣成名儒，遂棄舉子業，至博野，以詩古文就正。公見其負氣，告以學先立志，宜稍斂燕趙慨慷悲歌之習。

三月，奉

旨補授工部侍郎，俟服闋來京赴任。

公具摺奏辭，

上命歸少宰兼署工部，仍懸缺以待。公感激涕零，以爲

聖天子使臣以禮之盛心，光昭千古，報稱愈難。

夏五月，王大宗伯舉公爲禮部尚書。

大宗伯名安國，高郵人，自陳薦公人品端方，學術純

正、堪代禮部尚書之職。

秋七月丁酉、祥祭。

牲牢禮儀皆如家禮、惟祭畢不徹靈座、酌從高安朱文端之說。禫祭後奉主入廟。

冬十月服闋、癸亥禫祭。

從朱文端之說、禫祭不卜日、以今制二十七月滿日祭而釋服。

是日省墓、見東章族人、慰老者以養、勸壯者以勤、教幼者以遜。

甲子、吉祭。

公居喪祀太夫人神主於寢、家廟時祭令嘉銓代。既除喪、奉太夫人入祠、乃大享先祖、先妣。作訓辭三章、命啟銓遵守規條攝祭。

之工部侍郎任。

留別親友、有詩六章、以經理義倉、義學爲寄。聞

上西巡回鑾、遂赴定州接

駕、蒙

賜克食。

召見、溫諭良久、令先赴京到任。辛亥視事、越五日、即奉

命提督江蘇學政。請

聖訓時、從容論及民生要務、
上命具摺條列。公陳四事、申樹畜之教以裕財用、明禮義之節以定民志、廣學能之途以得牧令、用選拔之才以廣仕途。俱責州縣實力奉行、重其權而久任之、俾民生獲教養之益。
上發大學士、九卿詳議具奏。
十有一月、之江蘇學政任。月吉出都、馳驛南行。至清江浦、見總河顧用方先生、相得甚歡。
舟次維揚、至安定書院受印視事。人懷舊德、歡聲載

道。

十有二月，至江陰使院。

至無錫，謁道南祠，詣東林書院，講學於依庸堂，見諸生，答以再拜。

九日，至江陰，謁廟畢，講學於明倫堂。詢諸生以所聞見有名儒處士篤行好學者，將以禮就見焉。

訪是仲明於舜山。

仲明名鏡，陽湖布衣也，授徒於舜山書院。公造其廬，與講學，歸即具劄薦於

朝。

乾隆十二年丁卯，公五十有七歲。

春正月，班示秀才樣子。

公以禮下士，故不發學政條約，特作秀才樣子五則班示諸生，以立德立功立言相期待。始於立志，終於立身，舉吳中先賢范文正公言行以實之，謂其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也。

延巳山太史王罕皆論文。

巳山至署，公問所聞。曰，人言公無條約及關防告示，我謂月課通省並無異題，約之以禮，即學政條約，我亦欲正人心，即關防告示，未知然否。公曰，此予心也。

公前過維揚、念疇昔祿養之區、泫然垂涕。與巳山故交語及太夫人、哭失聲。至性所發、不可曲止也。

二月、考試常州府。

頒行小學纂註。

公致力小學十有餘年、謂明初陳吳集註句解雖詳、猶未能闡發朱子編輯本旨、惟梁溪高氏紫超纂註爲善、通行所屬、命諸生肄習。

見包孝廉彬。

彬江陰人、謹飭不染習俗、公以禮致而獎勵之。

三月、考試通州。

故事、督學將按臨、先檄生童畢集候考。公預班試期示閤郡、寒士無旅次之苦、衆情大悅。
公閱如皐生員叢合瑛卷、質實沈疑、有先正遺風、拔置首卷、衆皆感嘆。詢之、則平時篤志力學、會置劣等、閤學爲之請免者也。
王大宗伯再舉公爲禮部尚書。
夏四月、考試揚州府。
乙酉、七孫英熺生、啟銓出。
五月、考試淮安府、海州。
舊例、考淮安畢、始考海州。衛太守哲治言、海州路遠

歲歉，諸生艱資斧，遂先試之，速發案以遣其歸。

見東軒先生論小學。

東軒先生查勘南河，公以試竣見於清江浦，語及奉行小學。先生云，此邦好文，勉以實行，恐未能驟化。靜鎮而必行之，不爲所搖惑可也。

奏明敬敷小學之教，嚴立課試之規。

大畧言，臣少習舉業，未知爲學之序。四十以後始信小學一書爲修身大法，做人樣子，沉潛反復，愈覺其味無窮。必明乎此，而後學爲人子，學爲人臣，循循於忠孝廉節之行，可以銷除驕惰病根，不至隨所居所

接而長，有裨於世道人心，儲才致用，甚切亦甚大。考試常淮揚三府通海二州，俱以之開示諸生，諄諄告誡，不遺餘力。覆試童生，試以小學論，率多含糊，乃限三月，令其講明切究，論不失指，方准入學，俾文勝之地，定趨向而昭法守，皆曉然於明倫敬身之教。須臾離之而不可，終身由之而不盡，漸焉摩焉，可望實學通才輩出於世，以爲邦家之基。此臣所欲勉竭寸心，不敢不以所學爲政，上報主知者也。奉

硃批：知道了。

奏請經義務求實學、解部宜省虛文。

大略言、向來一等生員概補經解、似能記誦傳說、其實不過於覆試時抄錄塞白。在學政惟期解部之卷不致參差、在士子視爲虛應故事、沿襲成風、遂同兒戲。臣愚以爲、治事之道、惟務其實、不可稍涉虛假。苟一事虛假、則事事皆難立誠。考官之於士子、勢將有言弗信而令弗從者、有關於人心政教似微而實彰。應於册報生童另期發問經義、有能答不失指者、卽以經解二字印記卷面、衡其文藝、酌予補廩入泮、鼓勵窮經之士。其不在册報者、原係憑文拔取、不必令

補經解，以致眞贗混淆，則考試既省虛文，而部臣亦可核實矣。奉
硃批：該部議奏。部議如所請行。

六月，考試鎭江府。

公以小學立教，吳中士子多煩言。按試金壇，生員段士績對小學策詳明，擢第一。其子玉裁年十三，九經小學已成誦，即予入泮，以示鼓勵。

秋七月，考試江寧府。

公與制臺尹大司馬相見甚歡，語以格君心、薦人才爲首務，晚節勿致浮沈。

制臺知學政廉倖不敷、以署學篆所得養廉五百金持贈。公力辭曰、當取而讓、美德也。非有而取、貪人也。願以君子自處、卽以君子處人。乃止。

錄遺才。

公以小學發策問、閣宜興許重炎卷、見其條對詳明、知爲宿學、卽傳見。且曰、吾自首春開試、今乃得汝於錄遺中、何也。炎對以未與科試、公始釋然。

八月、受業於望溪先生之門。

公至江甯、卽以太夫人遺命、造謁望溪先生、請師事之。先生以公有使命、三辭。公寓書謂、先生老矣、某亦

病衰日甚，百年不易得之遭逢，可以避嫌小節終輟乎。先生乃許見。公止騎從於二里外，徒步造門，親操几席杖屨而入，北面拜爲弟子。

望溪先生立敦崇堂以風勵好禮志學之士，公亦立此堂於博野，且命嘉銓效蔡西山父子同受學於朱子故事。翌日嘉銓執贄見先生，授之儀禮析疑。

命嘉銓歸里，增修其學堂。

公歷顯仕，持躬儉約，爲學使，餘養廉百五十金，付嘉銓持歸。曰：我在外，恐其學諸生以貧廢業，用此善後可也。嘉銓歸，修葺其學堂，以餘金增置學田，歲入爲

月課膏火。

冬十月、回江陰使院。

返棹江陰、適東軒先生以勘災過江甯、遂與同舟至儀徵。東軒先生曰、今世篤信朱子、能躬行實踐者、寶應朱止泉而已、陸子稼書猶遜之。公讀其文集、於程朱之道益通。

十有一月、報滿留任。

公科考報滿、禮部已奉

上諭、江蘇學政著仍留原任。行學、祀朱止泉先生主於道南祠。

止泉先生諱澤澐、寶應人。公徵無錫、金匱二學奉主入祠。先後擬從祀道南祠者七人、義興湯默齋、毗陵金閶齋、章圃軒、梁溪顧侯齋、吳恕菴、澄江楊太素。

輯道南編。

公輯道南編、廣行採訪、未及成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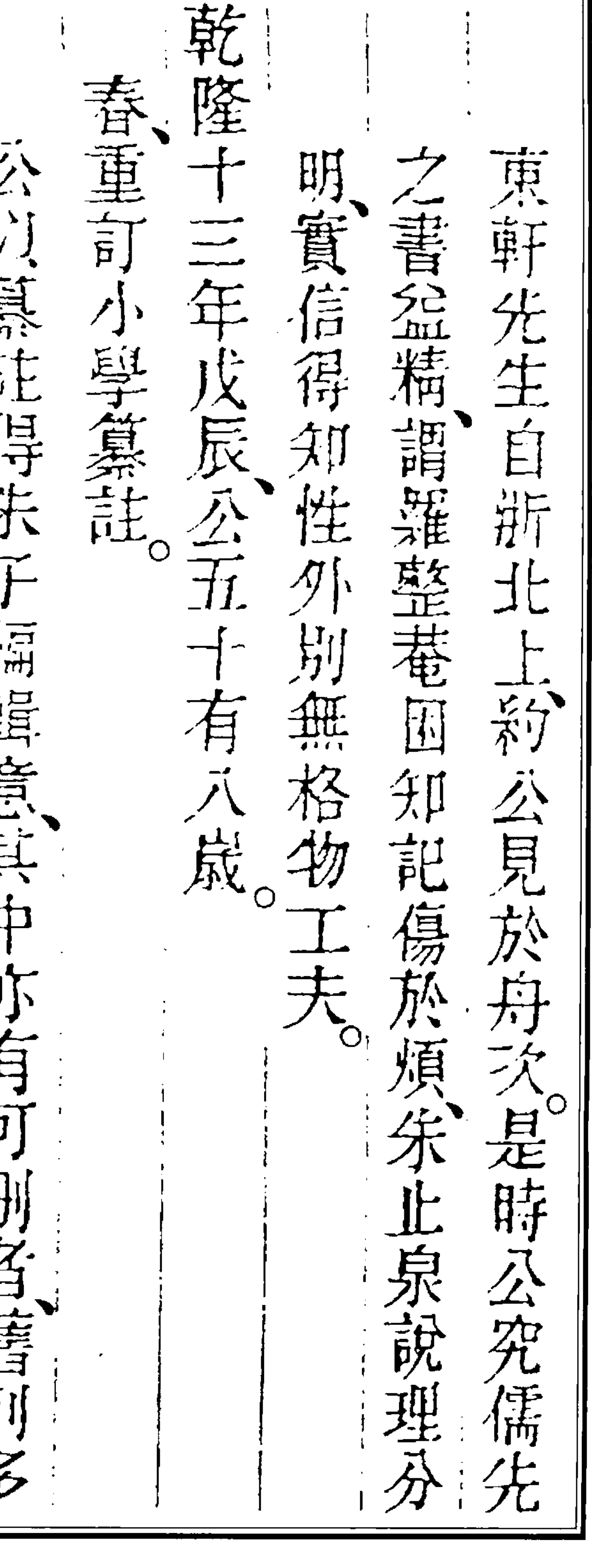
十有二月、拜繆文貞、李忠毅祠。

文貞名昌期、忠毅名應昇、前明死於魏黨者也。

致祭楊文定祠。

文定楊公名時也。

與東軒先生論學。



東軒先生自浙北上，約公見於舟次。是時公究儒先之書益精，謂羅整菴困知記傷於煩，朱止泉說理分明，實信得知性外別無格物工夫。

乾隆十三年戊辰，公五十有八歲。

春，重訂小學纂註。

公以纂註得朱子編輯意，其中亦有可刪者，舊刻多譌，重加訂正，命邢生奇、程生鵬校對，以廣其傳。昔朱子年五十八編次小學書成，以訓蒙士，公重訂小學時，年亦五十八也。

二月，祀黃省齋、楊恆齋、楊綏齋於東川書院。

靖江東郊故有東川書院，乃省齋黃鍾樂、恆齋楊坦、緩齋楊方濬三先生講學之所，公命學官置主，崇祀東川。

重訂近思錄集解。

公在揚州，嘗刻近思錄集解，以教安定書院士子。至是修葺舊板，并以序言與小學並行。

三月，歲試常州府。

試畢，優生彙見，公命之曰：「本部院求賢取友之意甚切，諸君其留談數日。」以理學宗傳等書授貢與許重炎、江陰邢谷。

夏四月，補授吏部右侍郎。

公以興學育才爲己任，上達

聖聰，故有是

命，仍留江蘇學政之任。

五月，歲試蘇州府太倉州。

行學約十則。

公教諸生，以篤行爲先，人知嚮道。乃定學約，嚴師範，訪真儒，明教法，設講堂，立課程，擇士子，訂會期，量材質，核實行，正文體十則。大畧本先儒胡安定教授蘇湖遺法，明道先生熙甯條議，伊川先生看詳學制，朱

子漳潭教士遺規、貫通其意而推行之。志士奮興、咸謂昔年陸清獻未及視學江南、與行教化、人以爲憾、於今幸親見之。

六月庚午、八孫樹愃生。嘉銓出。

綱目四鑑錄刻成。

公謂通鑑綱目、所以資治、主治者君、輔治者臣、受治從風者維士與女、分輯四鑑以備觀省。四鑑中分爲四卷、以類相從、各加按語。書成於丙寅之夏、至是序而梓之。

乙亥、命敬銓歸里、置東章學田。

東章義學建自雍正辛亥，近鄉塾地湫隘，公遣啟銓北旋，擇爽塏之地立學舍，置地五十畝爲學田。

置塾田。

公以古之教者家有塾，建學三錫祠側，使子姓以時習禮，撥恆產百畝爲束脩之費。

立宗法。

式法取諸范文正公家乘，篤近舉遠，以鄉邑建置宗祠、祖廟、義倉、義學、祭田、義田、學田、塾田，俱命宗子承專。里第一區宗田一頃，法守世及，擇賢卜立，支子不得分析，有不率者斥之。

己卯疾作。

公衡文詳慎，每去取一卷，必尋覽移時。當暑疫癘盛行，積勞成疾，猶以校射示期於前，不肯易也。

秋七月丙戌，病。

公病痁，遍體寒戰，自申至夜半乃止，間日而發，越七日壬辰小愈。癸巳，恭迎

孝賢皇后尊謚詔，禮畢疾復作，登舟至松江，疾革。

十有五日丁酉戌時，公薨於松江試院。

是日晨興盥洗，扶杖至試院東齋，靜坐良久，覺心火上炎。既而曰：「以心制心。」又覺澄然，起視壁間尺幅，有

兩儀常在手，萬化不關心，大丈夫不可無此作用之語。嘆曰，萬化不關心，何言作用，應改爲萬化運於心。已而汗出霑襟，嘉銓請解衣臥，公不可，仍衣冠還寢。病益革，命草遺疏，遂危坐而逝。嘉銓奉含斂，松江太守朱霖率屬縣以二百金賻，辭不受。喪至揚州，公故所轄也，淮商以五千金來賻，嘉銓守遺訓固辭不受。啓銓奔喪至夏鎮，八月望日，扶櫬回籍，闔邑官紳親友迎哭於野，哀聲震地。

公平生忠信爲主，勤勤懇懇，見者莫不敬服。凡陳奏無隱無欺，遺本拳拳以任賢納諫，慎終如始爲言。

上聞悼惜，有
旨，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奏。

乾隆十四年己巳

春二月十有七日乙未，

皇帝遣布政司參政陶正中讀文

諭祭。

祭文曰：鞠躬盡瘁，臣子之芳踪；賜卹報勤，國家之盛典。

爾尹會一，性行純良，才能稱職。方冀遐齡，忽聞長逝。朕

用悼焉。特頒祭典，以慰幽魂。嗚呼！寵錫重壚，庶沐匪躬

之報；名垂信史，聿昭不朽之榮。爾如有知，尚克歆饗。

二十有二日庚子、葬公於東章新阡。

公事太夫人五十有四年、公薨葬於東章、不改卜兆、從公志也。

附錄

乾隆十四年己巳

秋七月甲子，祔三錫祠。

練而祔於祖廟，遵公從宜錄成規也。

乾隆十五年庚午

冬十月乙酉，特祀純夏祠。

公既葬，冢子嘉銓廬於墓側，編次遺書。季子敬銓奉主於寢，朝夕奠獻。三年喪畢，酌古遷廟之禮，建公專祠於三錫祠前，顏曰純夏，尊君命也。

乾隆十六年辛未

春二月辛卯，崇祀鄉賢祠。

順天學政呂熾會同直隸總督方觀承題疏，稱公品端行潔，學正孝純。色養無違，竭終身之孺慕。職修匪懈，篤誠悃於官常。兩編譜理學之傳，儒宗遞衍。四鑑標人倫之準，名教攸關。捐公産而建社倉，閭里之謳思罔斁。脩黌宮而設義塾，士林之愛戴殊深。積厚流光，洵可儀型鄉國。徵名以實，允宜俎豆馨香。禮部議覆，應准入祠，奉

旨依議。

乾隆十七年壬申

秋八月辛卯，江蘇崇祀名宦祠。

江蘇巡撫覺羅雅爾哈善會同江南總督黄廷桂、江蘇學政莊有恭題疏稱：公立品端廉，持心忠正，夙承慈訓，施懋績於襄邦。旋荷綸音，暫循聲於揚郡。風規整肅，閭里共樂安居；愷澤覃敷，煢獨無虞失所。學舍興而宣揚文教，河渠濬而利濟民生。迨夫巡鹽恤竈，俱調劑之有方；視學培才，悉甄陶而盡善。由其維揚三任，興革尤多，是以紳士羣黎謳思倍切。僉請崇祀名宦，以傳志乘芳型。禮部議覆，

應准入祠。奉

旨依議。

乾隆十八年癸酉

春二月丁亥，從祀道南祠。

江蘇學政雷鋐以公理學名臣，特從郡人士之請，奉

主配享道南祠。司業顧棟高爲之作傳。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

冬十有二月乙亥，河南崇祀名宦祠。

河南巡撫胡寶瑔題疏稱，公學而入政，孝以作忠。自

登第而陟卿曹，不忘儒素。迨服官而更中外，常令民

恩鄉黨既誌其休聲、江淮胥歌其惠政。乃其班班可考、尤在中州。是以嘖嘖相傳、如出一口。首崇學校、刊書普造士之方。務重農桑樹木為諸方之法。請除報墾陞科之虛賦全豁。偶值偏災、救荒之良規悉備。立社學則人皆向化、置營倉而兵吏蒙休。實由心地之和平、爰藉官常之恪慎。辭粤東之職而養母、特邀

賜詩殊榮。留江右之任而卒官、復荷

聖恩優卹。宜光秩祀、以協輿情。禮部議覆故河南巡撫尹會一本躬行以率屬、德教咸孚。由經術以敷猷、農桑永賴。實垂勳於方岳、可無愧於薦馨。應准入祠奉

旨依議。

尹健餘先生年譜卷下終

顏李學派的程廷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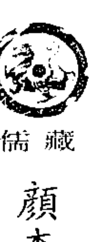
胡適 編撰
蔣宗許 審稿

據《國學季刊》第五卷重排

《顔李學派的程廷祚》，胡適編撰。原載一九三六年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五卷第三號。

程廷祚（一六九一——一七六七），原名默，又名石開，字啓生，號綿莊，自號青溪居士，清江蘇上元（今屬南京市）人。少好學，弱冠補諸生。康熙五十九年嘗請益於李塨，後讀顔元《存學編》，對顔李之學推崇備至。乾隆間詔舉博學鴻詞、經明行修，均報罷，遂歸里著述終老。其學博通經、史、諸子百家，而尤好治經，禮、樂、兵、農以及其他經世致用之學，莫不窮源究委。爲學既不宗宋，亦不宗漢，能力排異説，以顔元爲主，參以顧炎武、黄宗羲，而終歸實用。著有《易通》及《大易擇言》三十卷、《彖爻求是説》六卷，皆自成一家之言。又著《古文尚書冤冤詞》、《尚書通議》三十卷、《青溪詩説》二十卷、《魯論説》四卷、《春秋識小録》三卷、《禮説》二卷，融古今箋疏於一爐，多發前人所未發，爲當時學者方苞等所推服。

胡適爲近代著名學者，所作本文，旨在考論廷祚之學出自顔元、李塨一派。全文共兩部分，第一部分按年記程氏從學經歷，尤以考述其與顔李學派人物往來行蹟爲重點，雖不名爲年譜，「實爲按年繫歲之年譜」（謝巍《中國歷代人物年譜考錄》卷九）。其繫事敍其家世、籍貫、字號，及其父京萼、其弟嗣章的從學經歷等。其取材多源自文集之書信及同時人年譜，考其婚姻、求學、交遊、行歷及其不公開推揚顔李學派之緣由等，而不惶繫其著述之年月，並不全合年譜體例。末攷其好友劉著行蹟，旨在説明《儒林外史》和顔李學派人物之關係，可見作者取材之自由，並不拘於傳統之範圍。今取其第一部分作爲主體，而以簡短結論之第二部分低三格附於其後，於原版式略有變動。



顏李學派的程廷祚

康熙三十年辛未（一六九一）三月二日、程廷祚生於江寧上元縣。程晉芳作綿莊先生墓誌、說他初名默、後更名廷祚、字啓生、別號綿莊。又說他以家近青溪、生平出處與劉𪩘兄弟相類、晚年乃自號青溪居士。他早年曾用程石開的名字。

他家原來在徽州的槐塘、明朝天啓年間、他的曾祖程虞卿才從徽州遷到南京。程虞卿大概是個商人、往來於杭州南京之間、所以他的兒子任之是錢塘秀才、大概是用商籍考試的。

程廷祚的祖父任之和他的父親京萼（字韋華、號祓齋。）都是很有風骨的人物。程任之是黃道周的好朋友、崇禎甲申（一六四四）之變、任之把家眷送回徽州。後來南京的局面倒了、黃道周到了福建、任之曾去看他。但他不久仍回徽州。黃道周兵敗被捉、任之從徽州趕到南京、道周已被殺了。他還到鳳臺門去哭祭他。（青溪文集續編三、書石齋黃公遺詩後。）

任之是明朝的一個遺老、所以他的兒子京萼也頗有遺民的風概。他寫的字很有名、靠賣字餬口。

> 八大山人、洪都隱君子也、或云明之諸王孫、不求人知、時遺興潑墨爲畫、任人攜取、人亦不知貴。山人老矣、常憂凍餒、府君（京萼）客江右、訪之、一見如舊相識、因爲之謀、明日投箋索畫於山人、且貽以金、令懸壁間、箋云（略）、公畫超群軼倫、真不朽之物也。（略）江右之人見而大嘩、由是爭以重貲購其畫。山人頓爲饒裕、甚德府君。（略）山人名滿海內、自得交府君始。（文集十二、先考祓齋府君行狀）

父是黃石齋的朋友、兒子是八大山人的朋友、這個家庭可說是一個明朝遺老的家庭。行狀中又說

起吳雲舫翁明朝遺老明亡後做了道士。曾於康熙戊寅一六九八從江西來訪京蕚時值人日京蕚置酒飲宴、和他談治論學到天明纔去吳雲畫商山圖贈他此題的意義明説京蕚也是一個遺老其時程廷祚已有八歲吳雲也很賞識他爲他賦小友行。行狀

廷祚之母姓徐程晉芳作綿莊先生墓誌說

父京蕚字韋華能詩工書遯跡不仕年近六十始娶□氏安人舉二子先生其塚嗣也。勉行堂文集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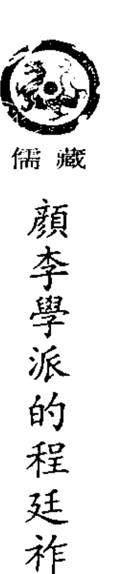
晉芳所記不甚正確廷祚自記云

初府君少聘於田氏明祠部郎大同田公季登女也早卒未果成婚而甚爲婦翁所器不忘知己爲不娶者二十六年後迫於王母之命始娶徐孺人

京蕚死時一七一五年七十一廷祚已二十五歲了娶徐夫人時京蕚不過四十多歲。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一六九二程廷祚出世的次年他的父親京蕚游武昌認識了陶窳陶窳字甄夫也是一個明末志士的兒子。陶窳的父親陶泓字秋水官主事改同知曾從軍兵敗後入滇憂憤而死遺命兒子們不得做官。陶窳一家住在雲南的教化長官司他二十六歲時一六八二才出滇尋到他的巴陵故鄉把一個兄弟留在那邊他自己回到雲南把陶泓的棺材和一家人都接回巴陵這個人的行爲頗有點像儒林外史裡的郭孝子他後來不但把兩個女兒嫁給程廷祚和他的兄弟嗣章還介紹他讀顏李的書。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一七〇〇程廷祚十歲、他的兄弟嗣章八歲。陶窳從浙江來游南京、訪京蕚、談了一



天別去。他見了廷祚兄弟很賞識。他們就托人寫信來、要把兩個女兒許給他們兄弟。

次年程廷祚的母親徐夫人死了。京蕚答陶窳書、決定婚約。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一七〇九 程廷祚十九歲。在這一年、北方顏李學的領袖李塨恕谷、時年五十一歲。受了陝西富平縣知縣楊勤的聘請、到富平作幕賓。這時候陶窳在商州知州沈廷楨的幕裏。是年李塨和沈廷楨在省城會見、恕谷年譜裏記沈廷楨來拜、自稱後學、說天下惟先生一人事。

次年一七一〇李塨再往富平。閏七月、游商州、沈廷楨迎入州署。這是李塨第一次認識陶窳。年譜中記、甄夫出所著熊襄愍廷弼傳、言殺襄愍者道學鄒元標也。先生李塨因歎道學不能辦事、且惡人辦事。

沈廷楨留先生居商州講學、辭之。執贄令其子永言、姪素存都是陶窳的學生從學、辭不獲、已受之。先生贈甄夫玉帶、甄夫報以核桃硯。恕谷年譜卷四

程廷祚作外舅楚江陶公行狀文集續編八記：

羅田令沈君廷楨擢商州牧、公陶窳時教其子與同去、凡三載、因偏遊咸陽以南、覽關西形勝、登太華絕顛、極目沙漠之表。略已而病目、幾失明、愈後歸武昌。

但此狀中不提他在陝西見李塨的事、全篇也沒有一句話談起顏李學派和陶窳的影響。大概他作狀時、已不很願意宣傳他和顏李學派的關係了。

行狀中說陶窳

早棄制舉業、獨攻經史之學、能晰大義。善爲詩文、旁及書畫摹印、無不精妙。自號曰楚江陶者。嘗

自序曰、陶者喜讀書、每恨不生定哀間、與游夏諸賢相上下。雅不好仙佛、亦不喜濂洛、謂聖賢者貴於致用、安事虛談性命、憊神章句耶。

在這寥寥幾句自序裏、我們還可以看見一個顏李學者的氣概。

康熙五十年辛卯、一七一一 陶窳帶了家眷從武昌遷居南京。次年 一七一二 陶家兩個女兒嫁給程廷祚、二十二歲 程嗣章。二十歲 嗣章字南耕、用力於史學、也頗有名。

結婚之後、程廷祚從他的岳丈那邊得着顏元的四存編和李塨的大學辨業。他那時不過二十二三歲、還在一個容易受感化的時期。他讀了這些書、又受了陶窳的直接影響、在兩三年之間、他的思想起了絕大的變化。他變成了顏李學的一個青年信徒。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一七一四 他二十四歲、在那年的冬天、他發憤要編一部閑道錄、閑是防護、這部書的目的是要防護正道。他擬定了編書的條例、寫了一封信給李塨。這封信不曾收在青溪文集裡、現在保存在李塨的恕谷後集裡。

新安後學程石開頓首再拜、謹奉書

恕谷先生門下、

開少好辭賦、亦爲制舉文、其於學術之是非真僞、未有以辨也。弱冠後、從外舅陶甄夫所得見顏習齋先生四存編及先生大學辨業、始知當世尚有力實學而纘周孔之緒於燕趙間者。蓋聖學之失傳久矣、數百年來、學者不入於朱、則入於陸、互起而譁。自習齋先生出、舉唐虞三代學教成規。

今塨年五十矣、素原愚弱、更向衰老、而夾扶寡侶、傳受尠人、略日爲壹鬱。以門下之德望、若得同心倡明正學、則登高而呼、所聽者遠、南中後進、殊尤必有聞風而興起者、較之窮崖空谷之鳴、流雖厲莫聞、何啻霄壤。

最後說的更沉痛了、

今聖道之悠謬二千年矣、顏先生忽出而獨尋墜緒以開吾徒、豈一人一心之力所能致此、殆亦天地神聖之所啓也、門下雅欲爲不朽人、必不隨塲觀笑、富貴既如浮雲、文辭亦屬春華、其所以仡仡自立者、必有在矣、繼往開來、幸力自決。恕谷後集四

但方苞戊子年四十一歲沒有這種繼往開來的勇氣。他的最高理想只是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不久一七一一他又被他的同鄉戴名世的南山集案子牽累下獄了、在獄裏一年多一七一一—一七一三被清聖祖特別赦出。從此以後、方苞成了皇帝最賞識的一個文人、他在那提倡程朱理學的康熙帝和李光地的庇護之下、更不敢做打倒程朱的顏學領袖了。所以他不但沒有接受李塨的懇切勸告、後來竟成了顏學的叛徒。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李塨的長子習仁死了、方苞寫信給李塨說、這是攻擊朱子的報應。他說、

記曰、人者天地之心。孔孟以後、心與天地相似而足稱斯言者、舍程朱而誰歟。若毀其道、是謂戕天地之心、其爲天之所不祐、決矣。故自陽明以來、凡極詆朱子者、多絕世不祀、僕所見聞、具可指數。若習齋、西河、毛奇齡又吾兄所目擊也。略倘鑒愚誠、取平生所述、訾謷朱子之語、一切薙芟而直



抒己見以共明孔子之道、則僕之言雖不當、而在吾兄爲德盛而體恭、所補豈淺小哉。方望溪文集六

後來李塨死了、一七三三方苞不待請求自己作李剛主墓誌、說王源被他駁倒了、終其身口未嘗非程朱。又說他從刑部獄裏出來時一七一三曾力勸李塨、李塨也聽了他的話。

立起自責、取不滿程朱語載經說中已鐫版者削之過半。望溪集十

他這樣誣衊王源和李塨、大概只是要洗刷他早年和顏李學者往來的痕跡。他已是驚弓之鳥了、沒有仡仡自立的勇氣了。

李塨那時最佩服的是王源、但王源已死在客中了。一七一〇在程廷祚寫信的那一年、一七一四李塨新得了一位南方同志、他是武進的惲鶴生字皋聞、學問見識都很好、又是誠心的信仰顏李之學、所以李塨很高興。但惲鶴生那時已是五十歲的人了、究竟不是年富力強的後繼者、後輩之中只有一個馮辰、字樞天、清苑人。但也不是有繼往開來的魄力的人。在那個最盼望青年後起有人的時期、忽然一個寒夜裏來了一個江南青年信徒的熱烈同情的書信、李塨收到程廷祚來信時的歡喜全流露在他的復程啓生書裡、

丁酉十一月朔後八日、安平門人趙漸逵持一函至、燈下展讀、則發自金陵甲午冬書、乙未春付郵、至今四載始達。鑒照高遠、辭滾滾如江河。讀已而喜、再三讀、不自休。嚮嘗疑天意不可知、今乃知天之不喪斯文必然也。不然、足下年纔逾弱冠、而卓見聖道如此、豈造物無意篤生者耶。

他很老實的傾吐他求友的心願、

塨自二十一歲從游顏習齋先生、略犬馬之齒今歲亦遂忽忽五十有九矣。每午夜旁皇惆悵、以遠近問學者雖有其人大率一長一解求其明於心行於身宜暢於言語發揮於事業可全以付者寥寥。

甲午冬武進惲皋聞至博淹敦廉恥、一聞習齋學遂共學篤行著書、裨予不逮殆其人也。然退而思之又悒悒不樂。皋聞少余不及十歲其與陶甄夫之與予交年之先後髣髴也。及予老耄而諸君亦就衰矣。非後進英奇使聖道相衍遞嬗以至無窮者、今乃忽得之足下年少才高議論輝光肆映、如偉炬燭天此天特生之以使周孔之傳不至墮地者也。則習齋雖亡而不亡謭陋雖衰而未衰也。

慶幸私情冀望無涯。

我們現在讀李塨給方苞和程廷祚的兩封信還不能不感覺到他的苦心、他的熱誠、他的悲哀、他的歡喜。對於那個不曾見面的江南少年程啓生、他從此抱着絕大的希望。

恕谷年譜在次年一七一八恕谷六十歲。記云、

看陶甄夫秦關稿序內有云顏李之學數十年來海內之士靡然從風豈南方信此道者已衆乎。

這當然是引恕谷日譜的原文。陶窳這一句話正打在李塨的心坎上。他在壯年時曾到過江南、他現在想再去看看究竟陶窳的話是不是太樂觀了。在這一年一七一八他出去做了八十三天的通州學正、次年回到家裏、決定要往南方去。年譜記云、

思身已衰矣行道無望矣。廣布聖道傳之其人是余責也。南方學者多有興起、當往觀之。

他於八月二十日出門、先到安平縣、見着趙偉業。次到棗強縣、見着王宗洙。次到故城縣、見着惲鶴生、互換他們的日記、各有評語。從故城到鄭家口、見着劉敬庵、姬鶴亭。故城、鄭家口都在直隸山東的邊界上、從此入山東省、到武城縣、見着劉天植、張熙甫。九月中他回到棗強、仍由安平回家。他有詩云、

一鞭遊歷戒清途、爲喜斯文近不孤。
到處入門攻禮樂、幾人搔首問黃虞。
清河滏水天光遠、靈廟漿臺草色枯。
墜緒茫茫儼有待、可能萬里走駒駼。

隔了一年、李塨六十二歲、一七二〇他決定搬家到南方去住。他進京去和方苞商量。那時方苞雖已赦免、雖已得康熙帝的信任、但已被改隸漢軍旗籍、直到雍正元年、一七二三才赦歸原籍。不能回南方去了、所以方苞把他的南方田宅和李塨的北方田宅交換、方苞寫了家信、付李塨帶回南去看田宅。十月中、李塨南行、十一月十七日到江甯、住方苞宅內。

他在南京見着程廷祚和別的朋友。這時候程廷祚已三十歲了。程廷祚自己也說、

某弱冠得讀二家之書、壯歲晤剛主先生於白門、往復議論。青溪文集續編與宣城袁蕙纕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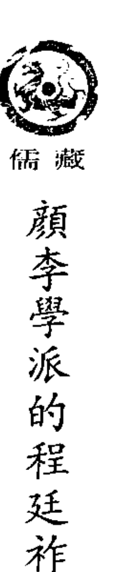
這時候、陶窳已死了一年、一七一九程京萼已死了六年、一七一五了。李塨很屬望於程廷祚、這一次南來的一個目的、是要抓住這個年少才高的新信徒。他本已決定久住南方、所以他這一次在南京住

的日子很短、十一月十七日到南京、十二月初六到高淳看田、又到寧國、在寧國知府黃瑤圃的衙門裏過年。次年辛丑、一七二一。正月初九纔回到南京方宅、正月十七日就北上了。看年譜所記、李塨在南京作贈張籲門序序見恕谷後集二有程啓生的長跋、此跋也不曾收入青溪文集、其中有幾句話是值得注意的：

恕谷先生來金陵、請業問道者無虚日。而籲門與焉。夫先生之學、追聖軼賢、其論道之始卒、非好學深思者或痼於舊説而疑之。籲門獨以年少往來寓室、從游靡倦、必其好之篤而信之專也。略先生以成就後學爲己任、略讀此序、許以大節、期以進道、惓惓然信乎大賢之用心也。因樂聞而繫語於其後。

這篇跋很明白的承認李塨之學「追聖軼賢」、很明白的尊他爲大賢。這是他信仰顔李學的最高點。跋中又説張籲門「以年少往來寓室、從游靡倦」、我們可以想見程廷祚當然也是那樣往來寓室的一個。不幸李塨南遷的計劃竟不能實現。他從江南回來、曾有這樣的觀察、一路見東省、北省人之横詐、不如江南人之和平、恐禍之未艾也。他南遷的意思是很堅決的。但二月初十日到家、閏六月他的老母親就病了、七月裏他派他的長子習仁夫婦同方苞的妾南下。七月二十六、李塨的老母死了。習仁在船上得病、死在泊頭。李塨大哭、道、「天意不使南也已矣。」從此以後、他拋棄他的南遷計劃了。

大概當時北京的空氣是尊信程朱的、北方一帶逼近京城、空氣很不自由。李塨壯年曾到南方、看見了毛奇齡、閻若璩、費密等人在南方提倡非正統的思想、都可以自由活動、所以他決心想把顔李學



派的大本營搬到南方去。李塨自作墓誌說、十四王在西陲、使人兩次千金延聘、避如江東。大概避禍也是一個原因。不幸他在一年之中兩遭大喪、他最屬望的長子之死、更使他傷心。一年之後方苞又被赦免入旗的處分、恢復了原籍、互換田宅的原議大概也因此取消了。從此以後、顔李學的大本營仍繼續在蠡縣博野之間、因爲交通上的不方便、李塨的廣布聖道、傳之其人的計劃是不容易實行的。顔李學始終不得大發展、這個地域上的因子是很關重要的。

李塨決定不南遷了、此後程廷祚的消息在恕谷年譜裏只有這樣一條、

丁未一七二七六十九歲。三月、南方諸友周崑來、李師柏、程啓生、各有書來。

又有這樣一條稍有關係的、

戊申一七二八七十歲。張籲門書至、言願表章顔先生之學、望聖道之明行、其素志也。今帶銀二兩、倩人鈔先生諸著、將刊行。

戴望作顔氏學記、在程廷祚的小傳裏說、

康熙庚子歲、恕谷南遊金陵、先生屢過問學、讀顔氏存學編、題其後云、

古之害道出於儒之外、今之害道出於儒之中。習齋先生起於燕趙、當四海倡和翕然同風之日、乃能折衷至當、而有以斥其非。蓋五百年間一人而已。故嘗謂爲先生者、其勢難於孟子、而其功倍於孟子。讀其書、則其語言行事之實、可得而知也。

戴望不曾說明他根據的是何書。這篇跋是可信的、但戴望說此跋寫在李塨南遊之後、似有可疑。

程廷祚第一次上書給李塨、已說明他早已讀過習齋的四存編了。不應到此時還跋存學編。跋中有讀其書則其語言行事之實可得而知也一句、使我們疑心此跋是讀習齋年譜、和習齋記餘等書的書後。大概李塨南下時帶了顏元的遺著多種、程廷祚讀後題此跋。五百年間一人而已這句話可見程廷祚在那時對顏李學的熱誠信仰。

但程廷祚對於顏李學的熱誠、不久就受了外面環境的影響、起了一種大變化。他好像是變的膽小了、有點怕懼了、不敢公然攻擊宋儒了、更不敢攻擊程朱了。這個態度的轉變起於程廷祚的到北京。

雍正甲辰 一七二四、他三十四歲、他第一次遊北京、住了幾個月。青溪文集續編三、儲恕齋傳。

雍正乙巳 一七二六、他三十六歲、又到北京應順天鄉試。文集十二、余公墓表。到次年丁未 一七二七 纔歸去。這兩次在北京、他很可以到保定蠡縣去看看他那位最崇拜的李塨、還可以到博野去拜祭那位五百年間一人而已的顏元的墳墓。然而他兩次都悄悄的走了、都不曾繞道去蠡縣。直到他第二次回南的那一年 丁未 三月間、他纔有信給李塨 恕谷年譜、引見上文。這種冷淡的態度不是很可以注意的嗎。恐怕蠡縣的同志們早已感覺到這種變冷淡的態度了。所以在李塨的最後十年中、他好像不提起從前熱烈期許的程啓生了。年譜裏時時提起的是惲鶴生、蠡縣新建的道傳祠裏也只有惲鶴生的生像、算是顏學的第三代傳人。青年信徒之中、李塨最期望的是那位新來的二十四歲 一七二三 的劉調贊。字用可、威縣人。他在母喪期中破戒作詩答劉調贊、

略

天地依然成上下、孔周豈遂竟浮沉。
雄才欲負千秋業、高足應登萬仞岑。
每度長宵悲墜緒、從今收淚付球琳。

他把當年對程廷祚的熱烈期望轉移到這個二十四歲新信徒身上去了。

程廷祚的態度的轉變起於他的北京之遊、這是他自己後來明白承認的。有一位宣城袁蕙纕、大概也是一個顏李學信徒、曾寫一封信去責備程廷祚、質問他爲什麼不宣傳顏李的教旨。程廷祚有一封信答覆他、這封信徼幸保存在他的青溪文集續編裏、是最有趣味的思想史料。他說、

前接手示、意氣懃懃懇懇、真有道有識之言也。去古逾遠、居今之世、議今之學、則或以生今反古爲戒。然孔子論禮樂則從先進、語爲邦則採夏殷、孰謂聖人於問學之際而有所禁忌乎。第可爲知者道耳。

承反復於某不以顏李之書示人、其故有可得而言者。蓋學者束縛於功令、而習見之蔽錮於其中也、非一日矣。某弱冠得讀二家之書、壯歲晤剛主先生於白門、往復議論。未幾遊京師、而當代名儒即有疑其以共詆程朱相唱和者。夫孔孟既沒、程朱奮乎百世之下、以斯道爲己任、此誠聖賢之徒、而非可以妄加以譏評者也。第其學出於遺經、參以己意、與杏壇親炙者有間、故於聖道不無離合。數百年以來、卒未有窺其底蘊者。略 國朝顏李崛興、乃能舉其是非得失之大者、以與六經證其異

同、而冀幸學者之一悟。可不謂先聖之功臣而宋賢之益友歟。略然而聞共詆程朱之說不可不爲大懼也。某之懼非敢不自立而甘於狥俗也。易稱時義之大、故君子時然後言。論語又曰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當舉世未能信從之日而強聒不舍、必有加以非聖之謗而害其道者、不可之大者也。當舉世未能信從之日忽有聞而愛慕之者而亦不與之言、是咎在失人、而坐視其道之終晦亦不可也。凡某之不敢輕於有言、皆爲道謀而非計一身之利害也。茲幸遇足下研精聖學、不以成見自畫、獨有樂乎恕谷之書、且裒輯之以廣其傳、真斯道之幸、前哲之幸、而區區之誠寤寐弗諼者矣。續編七

這封信的重要性有幾點、第一它證明程廷祚確有不以顏李之書示人的事實。第二他自己承認他的態度轉變是在見李塨之後不久他遊北京之時。第三他承認他所怕的是共詆程朱的罪名、因爲這是違犯功令的大罪名、可以被人加以非聖之謗而害其道。他因爲愛護顏李之學、所以不敢輕於有言、並非計一身之利害。第四他自己宣言他還是尊信顏李之學的、遇到適當的時機和適當的人才、他還是要傳播顏李之學、不肯坐視其道之終晦。

我們審查他的著作、可以相信這四點都是真實的。關於他對程朱的態度和他的繼續保持顏李學者的立場、我們在下篇另有詳細的說明和討論。我們在這傳記的部分、只要指出他在雍正初年兩次到北京之後、他的態度確是變了、變的更小心了。從此以後、他不願擔負共詆程朱的惡名、所以在形跡上漸漸和顏李學派中人疎遠了、也不敢公然攻擊程朱了、甚至於不以顏李之書示人了。



他說他遊京師、而當代名儒即有疑其以共詆程朱相唱和者。這位當代名儒是誰呢。無疑的是方苞、方苞和程廷祚同是安徽人、又同是住家在上元縣的、所以程廷祚到了北京當然去拜訪這位當代名儒。方苞那時正寫了他的與李剛主書、發表他的怪論、凡極詆朱子者多絕世不祀。程廷祚也是沒有兒子的。他結婚已十多年了、尚無子女。後來納妾袁氏、也是二十年不孕、他竟終身無子。也許不免受了這種怪論的影響。但最大的原因恐怕還是雍正時代那種猜忌慘酷不容忍的空氣、容易使這位新進學者望而生畏。程朱的道學變成了專制帝王的護符、就更可怕了。程廷祚說他的小心是皆為道謀、也許是真誠的解釋。我們不要忘了顏李一派人是屢次被政治大案牽累的。李塨自記他最後的南下是有意逃避十四王子的聘請的。他的楊仁澍傳記的張萬載一案也牽涉到李塨和他的門人王孫裔。

我們可以說、程廷祚的態度變和緩了。他要用和緩的、積極的方法來重新建立顏李學。不過在表面上他已走上了經學家的路子、專力治經學、也不廢詩古文的努力。這兩方面都是顏元反對的、但李塨已開其端、程廷祚走的更遠了。

程廷祚在父親死後、一七一五喪期過後、就和他的兄弟嗣章同中了秀才。他下了六次鄉試、都不中舉人。文集九答陶元玉書。雍正末年一七三五開博學鴻詞科、安徽巡撫王鋐舉他應試。乾隆元年一七三六他到北京、這時候他已是四十五歲了。考試失敗後、他回到南京、從此不應鄉試、專心做經學的工作、同時整理他自己的思想、想組成一家之言。他的兄弟嗣章這時候在外邊作大官的幕賓、每年收入很好、所以能供給他的費用、使他可以專心著書。

他這以後三十多年的生活、可用年表方式記出。

乾隆元年、一七三六他到北京應試。他那時正開始著作他的易通。

寓居郊南之東嶽廟、其地人跡罕至、偶思離卦、覺舊解不安於心、因畫其卦而懸之壁間、出入思維。夜分忽夢有人服如古王者、授以玩索之法、驚寤、挑燈錄之、翼日覆視、則無卦不當用其法。此紀元之歲八月初旬事也。文集十一、與許方亨書。

這一年他北上南下時、兩次過淮安、認識了程晉芳、魚門後來他們成了好朋友、常常有書信往來、見於他們的集子裡。

乾隆七年、一七四二方苞那時七十歲告老出京、回到南京故宅。他在南京住到他死、一七四九凡八年。在這八年中、程廷祚和他往來很密。方苞做三禮義疏館副總裁時、一七三六曾擬有纂修條例六條、作爲羣經舊注纂集的總例、

一曰正義、乃直詁經義、確然無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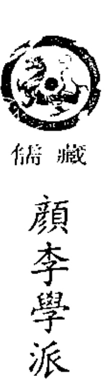
二曰辨正、乃後儒駁正舊說、至當不易者。

三曰通論、或以本節本句參證他篇、比類以測義、或引他經與此經互相發明。

四曰餘論、雖非正解、而依附經義、於事物之理有所發明。

五曰存疑、各持一說、義皆可通、不宜偏廢。

六曰存異、如易之取象、詩之比興、後儒務爲新奇、而可欺惑愚衆者、存而駁之。



這個條例大致是很有道理的、所以方苞頗自喜、他到南京時、雖然已是七十五歲的人了、他還有做五經集解的雄心、他自己治儀禮、又請程廷祚用他的六條去編纂周易集說。這部書費了他十年的功夫、到方苞死後才編成、改稱大易擇言。

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他六十一歲、江蘇巡撫保舉他應經明行修的召試、他到北京、又不中選。

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二他重訂他的易通、又作象爻求是說。

次年一七五三他的晚書訂疑寫成。又編定他的青溪詩說。

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他六十四歲、大病了一次、幾乎死了。

次年一七五五他開始做他的論語說。這書最可以表現他的思想。他自己說此書改訂於丁丑、一七五七又改訂於戊寅、一七五八凡四次改稿、始成定本。

他作晚書訂疑時、還不曾見着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乾隆二十一年、一七五六程晉芳替他尋得疏證、他讀了、覺得不能完全同意、就寫了一篇尚書古文疏證辨。文集四收有此文

他死在乾隆三十二年一七六七三月二十二日、年七十七歲。

程晉芳說、

後十年、弟南耕老且聾、不能遠游、食指益繁、用是竭蹶、先生處之泊如也。其狀貌溫粹、志清而行醇、動止必蹈規矩。與人居、不爲崖岸、而自不可犯。墓誌

這是他的朋友對他的做人的印象。關於他做學問的方法、他自己曾對袁枚說過這樣兩句格言、理

見一層更有一層、心細一分還有一分、這已是乾隆時代樸學家的治學精神了。

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是他的朋友、他的集中有與吳敏軒書、又有金孺人墓誌、金孺人就是吳敬梓的姊姊。儒林外史裏用氣力描寫的莊紹光、就是程廷祚。那是一個朋友的寫生、雖然不是嚴格的傳記、究竟可以使我們知道他的朋友對他作如何看法。

儒林外史裏寫莊紹光的朋友盧信侯、因爲收藏禁書、被官軍圍捕。盧信侯就是青溪文集里常提起的劉學稼。劉學稼名著、(後來改名湘煃)字允恭、湖廣江夏人、是一個算學家、曾在梅文鼎門下學算學天文。他又是一個顏李學者。李塨最後南下的那一年(一七二〇)曾往寧國看田宅、年譜記云、

劉允恭持門生帖來視、允恭舊日門生、此時從梅定九學數。也言定九欲來拜、八十八歲不能行、請先生往一晤。(略)明日乃同允恭往會定九。定九稱格物之解極是、將別、定九淒然留曰、吾以先生爲轉氣運之人、故使子弟群瞻。且有許事相商、恐老不能再見矣。

劉著學算學的成績是一部五星法象編。程廷祚曾替他作序。(文集六。又續編八、寄陶稚山書。)他又喜歡研究風水、曾爲程廷祚到各地去看風水、替他的祖宗選擇墓地。他留心山川形勢、所以藏有一部顧祖禹的方輿紀要鈔本、並且親自到無錫顧家去借出原本來校勘。時盛暑、蚊蚋蔽體、兩目盡腫赤、手不停筆、自比於王勝之之於司馬通鑑。雍正十一年、(一七三三)劉著帶了這部方輿紀要到南京、住在程廷祚家裏。這部書本來不算是犯禁的書、却被一個顧煜在總督范時繹處告密、說劉著交匪類、藏禁書。總督令中軍王英發兵圍廷祚宅、取其書以去。這個案子後來拖延了七年多、劉著才被釋放。程廷祚



有紀方輿紀要始末一篇、記此事頗詳。這就是儒林外史第三十五回寫的幾百兵半夜包圍莊徵君住宅捉拿盧信侯的故事的真相。我附記此人此事、只是要介紹儒林外史和顏李學派的人物的關係、並且要人知道程廷祚雖然不公然宣傳顏李學、他實在是常和顏李學者往來。

這個劉著大概是一個熱心的顏李學信徒。程廷祚集中有與劉學稼書開端一段說、

前接手示、滾滾數千言、志趣甚高、議論甚大。所望於弟者甚殷、以隆吾黨畏友素推足下。此非時人之所及知。即此一書、寥寥海宇、知其故而能言之、幾何人哉。略。文集九。

這一段似有可以注意之處。劉著的滾滾數千言、大概也是期望程廷祚擔起振興顏李學的責任來。此書末有來書言欲卜築湖南、決意入山之語、大概是在劉著出獄之後、他自己要入山去了、所以希望程廷祚作一個負荷顏李學的領袖。程廷祚答書頗替宋儒辯護、我們可以推知劉著來書必有攻擊宋儒的話。答書又說、

弟自邇年以來、始深知學問之難、惟在躬行。千古以上、未敢輕議。後來茫茫、亦未敢輕議。

他這時候難道真已拋棄了南方顏李學的領袖的資格了嗎。還只是因爲劉著稟氣粗豪、未能琢磨純粹、以致到處闖禍、所以程廷祚有點戒心、不敢在這位吾黨畏友面前說真誠呢。

我相信程廷祚始終是一個顏李學的信徒、不但有他的與宣城袁蕙纕書可以爲證。還有別的證據。他的兄弟程嗣章做了一部明儒講學考、程廷祚作序文、說明儒不外於朱陸兩派、

夫道果出於道，堯舜以來之所世守，則一而已矣。今曰即物以窮其理，又曰六經皆我注脚，起聖人而折衷之，其是非離合何如也。紛紛之議，固有所不能已矣。有明之學者不出二端。略崇禎之季，有吾家雲莊先生起於新安。國朝康熙中，有習齋顔先生起於博野。習齋動必以禮，敦善行而不怠，率門弟子講求禮樂兵農之實學。孟子有言，彼所謂豪傑之士也。雲莊先生明睿挺出，以大易立教，獨闡性命之微，而謂之極數，學者鮮能得其途徑以入。略朱陸而後，又有兩派，因附識於此。文集六

雙池先生年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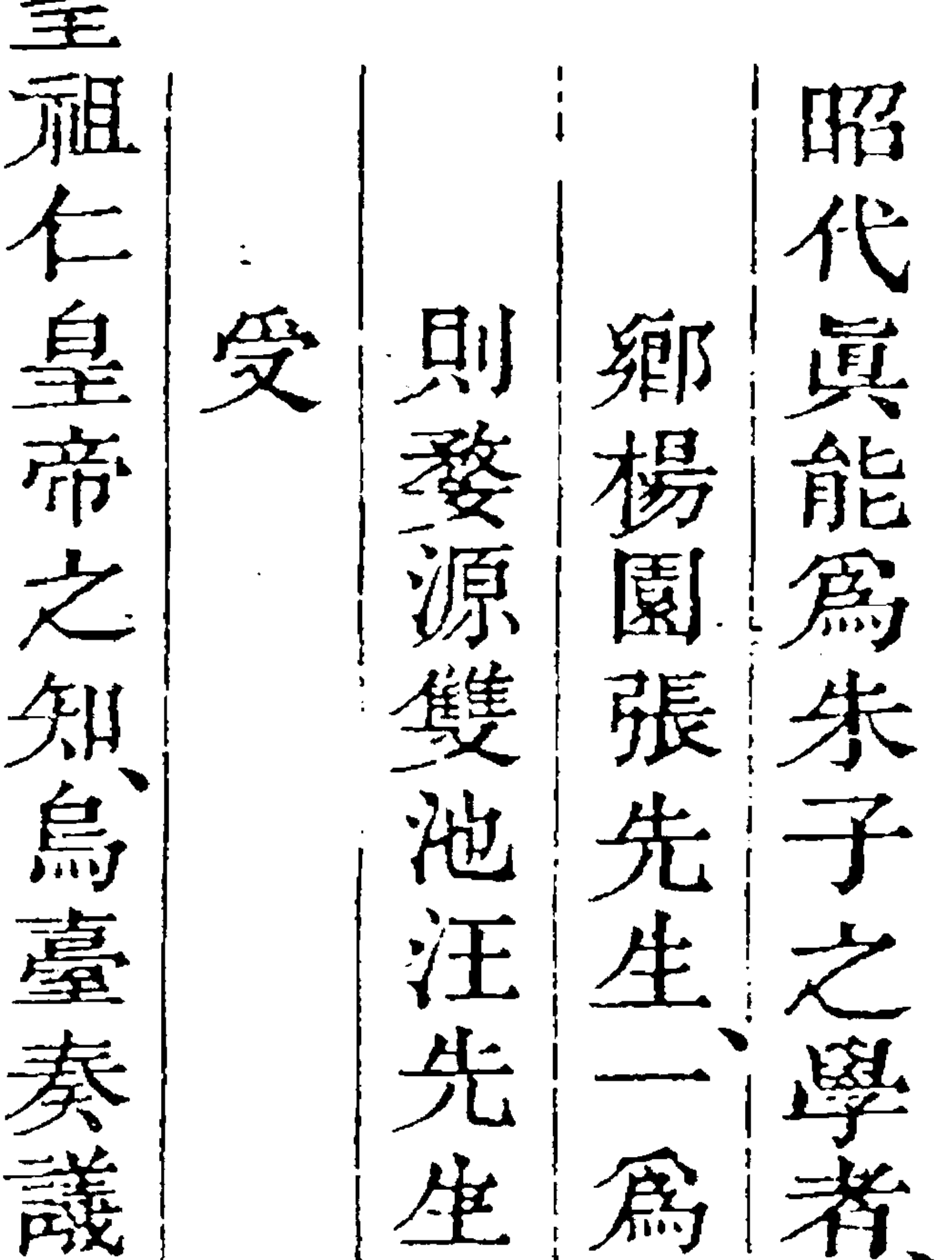
清・余龍光 編撰
刁忠明 校點
李文澤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清同治五年刻本

《雙池先生年譜》四卷，清余龍光編撰。清同治五年婺源余氏刻本。

汪紱（一六九二—一七五九），一名烜，字燦人，號雙池，婺源人。平生未曾入仕，以講學著述爲事。乾隆二十四年卒，享年六十八。紱爲學一宗朱子，著述甚富，今存者即有《周易詮義》、《書經詮義》、《詩經詮義》、《禮記章句》、《參讀禮志疑》、《樂經律呂通解》、《四書詮義》、《雙池文集》等數十種，内容遍及四書五經，洵爲一代大儒。

本譜爲紱同邑後學余龍光所編，凡四卷，前三卷爲正譜，末一卷爲附録。龍光之祖余元遴爲紱高第弟子，編有紱之行狀及其他著述，且有撰譜之意。龍光仰承先志，搜集遺文，於道光年間草創成篇，而未敢輕意問世。同治初，又將舊稿復加訂正，就正於當塗夏炘，且得同邑之士數十人參訂校刊，乃成斯篇。鑒於汪紱未曾入仕，故本譜主旨在述其學術成就。凡著一書，必繫其自序全文於下，以見著述之旨。交友及門生論學諸書，亦往往全文登載，以見學術之異同及傳承。又附録《行狀》、《雙池先生遺書次第刊行録》，於其行實著述皆可資參考。然譜中所載無關文字較多，失之繁冗。



汪雙池先生年譜序

昭代眞能爲朱子之學者、大儒三人焉。一爲桐鄉楊園張先生、一爲平湖陸清獻公、其一則婺源雙池汪先生也。清獻以清操正學受

聖祖仁皇帝之知、烏臺奏議、海內莫不宗仰、故名最著、而其從祀膠庠亦最早。楊園爲晚明諸生、隱居不仕、清獻雖屢稱之、而名不得

與清獻埒。若雙池則僻處山邑，人或不能道其姓氏、其隱晦視張先生殆尤過之。然著述之繼往開來、品詣之升堂入室，與張陸兩先生葢鼎立焉，無或遜也。去年夏，桐城方君存之賸書言，張陸俱有年譜，而雙池獨無，曷不勒成一書，以存梗槩乎。余因商之余君𪊲山。葢𪊲山之祖筠谿先生，雙池高第弟子也。𪊲山果出舊藁見示，追溯

前聞、折衷祖記、博采慎擇、無有濫遺。余更與之商搉一二而定爲斯編、發人爭輸貲剞劂、仍歸蘄山精加校讐、以蕆厥事。竊惟學問之道、不可無所統宗。以孔子之聖、亦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以孟子之賢、亦必曰願學孔子。居今日而言學之所宗、則舍朱子非其正矣。然自朱子昌明道學之後、得其正傳者、於元則惟魯齋許氏、明則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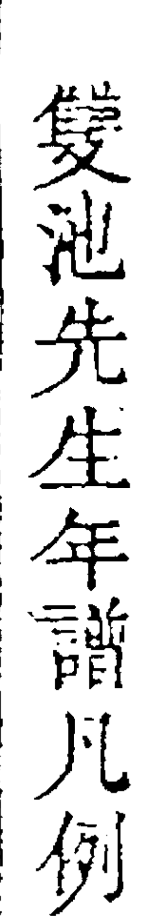
月川曹氏、敬軒薛氏、敬齋胡氏、雖涇陽、景逸、念臺、不得與焉。我

聖朝自順治至乾隆初紀纔百餘年、而已有三先生、可不謂盛乎。三先生皆以豪傑不世出之資、用極深研幾之力、見道最明、守道最篤、衞道最嚴。凡自立一宗以求勝於朱子者、皆峻拒之、不使紫色䵷聲稍干吾道之正。是豈好爲嘵嘵哉、道不可二、學不可

歧。董子不云乎、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並進、凡以定所宗也。學者熟玩張陸之遺說、更以先生斯譜參訂之、然後知余之推尊先生可以躋配楊園、清獻兩先生者、非阿所好也。清獻既久從祀、而楊園及先生僅祀鄉賢、然天祚明德、久必食報、是待後之君子論定也夫。

同治五年歲在柔兆攝提格寎月、當塗後學夏

炘謹撰於婺源崇報書院，時年七十有八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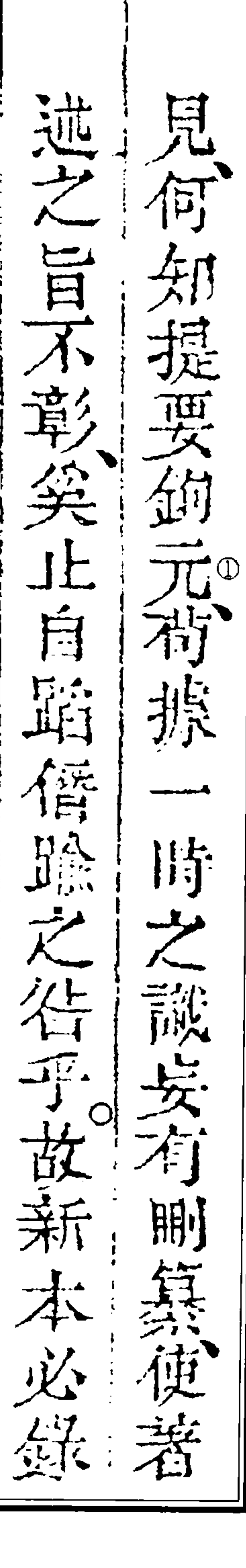


雙池先生年譜凡例

一、是編草創於道光戊戌、時館龍溪俞氏、居停堯章兄方刻先生理學逢源、以校字見屬。龍光因仰承先祖之意、先祖於癸酉丙子己卯三上先生書請及時自敘年譜。先生答書云俟兒輩爲之。先生歿未盈五月、哲嗣遽以毀卒、故年譜竟未及成、先祖常以爲憾搜輯遺文、徵成先生年譜。自揣學識淺陋、不足以發揚蘊奧、藏之篋中、不敢出以問世。又方分心於舉業、汨沒於詞賦、不知專一正學。一行作吏、從事簿書、更無暇及此矣。歸田後、荏苒十年、忽逾六十。生平於金谿

姚江之學術、永康永嘉之事功、鄱陽馬氏之通考、亭林顧氏之遺書、亦嘗領其大略、泛濫出入、迄於暮齒、始確信朱子之學廣大精純、爲孔子後一人、而雙池先生尊信朱子、昌言保衛、直如孟子之於孔子。爰將年譜舊稿復加訂正、大約增者五之二、删者五之一、又得䟽正於當塗夏嵗甫先生、蒙加裁定、庶幾不失先生之眞。

一、先生干城斯道在於所著書、其著書之旨意在於所自序。舊稾惟纂自序之大綱而已、今思末學淺



見何如提要鈎元①，苟撮一時之識，妄有刪纂，使著述之旨不彰，奚止自蹈僭踰之咎乎。故新本必録原序之全文，以求免於挂漏遺失之嫌，不暇顧也。閲者諒之。

一、先生著書既成，隨時删改，屢見於答先祖書柬中。乾隆己卯爲山嶺之歳，其夏答洪文倅兩書云，四書詮義、春秋集傳、樂經律吕通解，尚欲有所斟酌。今譜書刪改之歳月，已無從考，惟據簡端自序之歳月，以爲編年之先後。

一、先生終老諸生、無宦業可紀、即其居常言行亦湮沒不傳、祗得於著述及行狀、墓表中掇拾零星。故少壯客遊閩浙及老年教授梓鄉、朋好往來、文字酬應、隨事登載、亦冀以存什一於千百耳。

一、先生與江愼修先生並爲當代大儒、生同時、居同鄉、祗有書牘往來而未嘗相見。其學問之異同、非後生小子所敢輕議。兩家遺書具在、好學者可以深思而自得之。即以龍光之愚陋、亦幸竊窺其一二。大約江先生崇尚漢學、沉潛精密、參互理數、融

會沿革、論者推爲鄭康成後一人、非過譽也。至其學及身而顯世、每謂彼時士大夫競尚考據、又得其高第弟子戴庶常震東原揄揚師說、以故海內家有其書、是猶見其表而未見其裏也。蓋江先生雖專治漢學、而亦未嘗不尊信朱子、觀其所著近思錄集注、禮書綱目、河洛精蘊可見、但未如雙池先生之昌言保衛、於孔子後特定一尊耳。乃庶常著孟子字義疏證、方言疏證、原善、原象諸書、詆斥程朱、謂其言理、言欲、言性命、言氣質、無一不錯、因

而以意見殺人，以理殺人，同於酷吏。又云，宋儒語言文字未之知，事情原委未能悉，獨任己見，强斷而行，以致大道失而行事乖，天下受其咎，與楊墨佛老同罪。凡尊信程朱者皆愚人，不睹其害而自負由孟子而來垂二千年，惟己始明孔子之道，若獲見用，必措天下於治安。而其徒黨尊之至謂戴氏集羣儒之大成，浩氣同盛乎孟子，精義上掩乎康成、程朱，修詞俯視乎韓歐，用則施政利民，舍則垂世立教而無弊。云云。許學商兄、嘗鋻夏嵌甫先生

見桐城方植之先生《漢

景紫堂文集。其言如此、則其揄揚江先生者、不過舉其偏以標一時之名、而其背畔江先生者、早已忘其全而沒一生之實。平心察之、固江先生授業時所萬不及料者也。若夫雙池先生明體達用、剛大直方。其治經也、博極兩漢六代諸儒疏義、凡三代之典章制度、名物器數、與夫天文地輿、六書音韻、九章算數、罔弗精詳。既使偏倚漢學者不得藉口、而析理斷事、精貫日月、思通鬼神、精微變化、一以朱子爲折衷。其朱子所未及言者、則推廣朱子之心

以發明之。至於異端曲學，鼓煽其似是之非，以惑世誣民者，則辨駁塞拒，不少假借。乃或者病其言之太盡太急切，而不知先生欲救時俗之人歧誤於詖淫邪遁，流毒於世道人心，不得已焦唇敝舌以警覺之，其設心良苦也。竊謂自今日以前，求所謂朱子之後復有朱子者，舍雙池先生其誰歸乎。觀於江先生答先生書云：足下志高識遠，脫然韁鎖之外，殫心不朽之業，藏名山，俟後人，嘗有聞風興起者。又云：若夫大聲疾呼，力挽奔潮，此事終當

望之燦人足下耳。其於先生不可謂不心折矣。兩先生往來書答共五篇、全載入譜、以明鄉先正直諒多聞、亦足徵紫陽遺澤之遠也。

一、先生門弟子甚多、而惟先祖克傳其學。故自癸酉以後、先生答先祖書、按時録入。先生殁後、表章事跡、亦略見焉。其先祖詩文、爲哀痛師門而作者、亦摘録一二、附顔曰心喪稾、綴於行狀之次。凡以明授受之歸、服勤之義、道脉之傳云爾。

一、墓表、呈書狀、請祀紫陽講堂狀及崇祀鄉賢題疏、

語言皆足以見

盛朝崇儒重道、積學闇修之士不享榮於生前、必食報於異日、特一一敬錄於後。

一、先生遺書刊行者尚未及半、不能無望於世之好善而有力者。故從前之捐貲付刻者、皆次第其先後、識之簡末、既不沒諸君子之義舉、而亦冀以爲後來者勸云。

余龍光敬識

同邑後學參訂姓名列後

程元瑞 心農 漁潭　俞士芬 藝林 新源

潘光烝 佩蘭 桃溪　吳承益 牧堂 中砦

程煇 汝調 城　江雲龍 藻儒 曉起

王之澍 沛三 詞源　王之勳 碩三 詞源

王友輅 汝鑾 詞源　洪炘 竹軒 北鄉洪村

吳鳴盛 玉書 賦春　胡廷球 配琳 清華

詹湘 子安 虹關　詹權 煥圻 虹關

李振英 積誠 甲村　余祁𬙊 錫章 大杞

施彦彬 柳堂 詩春　余煥 允寬 沱川
余麗元 介石 沱川　余思仁 集之 沱川
余錫昌 仲巍 沱川　余殿邦 立修 沱川
江世樹 德滋 港口　江世攀 步蟾 港口
方錫爵 品璋 荷田　方城 漢堂 荷田
詹眞玠 爾珪 虹關

同邑後學校刊姓名列後

金國煒　瀾南　城　　金國焰　蓮舫　城

鄭顯裕堂　城　　項正符　以字行　西鄉周村

洪鼎祥　績銘　東鄉洪村　　江槐　列三　曉起

程榮宦　式初　高砂　　俞慶椿　茂萱　汪口

金殿麟　子芹　延川　　潘贊元　汝珍　豸下

單鴻吉　茂深　和源　　單鴻超　遵之　和源

單三益堂　和源　　單興全　汝純　和源

胡錦標　步唐　清華　　胡殺芝　受之　清華

程箴　子銘　城　　黄應崧　業勤　城

洪國裔　石雲　張溪　　余鳳臺　有光　沱川

余啟榜　廷標　沱川　　余炳　式如　沱川

余汝莊　日昇　沱川　　余文杰　樹庭　沱川

余文言　冠芳　沱川　　汪丙照　君誠　段莘

汪心田　自修　段莘　　汪禹言　汝研　段莘

汪涵　藴洋　段莘　　汪濤　羅鏻　段莘

汪士勳　獻廷　段莘　　余楷　品端　沱川

汪星堅　鎮川　段莘

校記

①元：當作「玄」，蓋避康熙諱而改。

雙池先生年譜目録

同邑後學余龍光編次

年譜附錄

雙池先生年譜卷之一

邑後學余龍光編次

先生姓汪氏，名烜，一名紱，字燦人。祖廟前有方池二，因號雙池。先生婺源十景詩内有雙池一首，自注云：「小字在村中祠堂之前，池水清碧，冬夏不竭。」重生婺源北鄉段莘里人也。其先世出唐越國公華後，十二傳至道安公，以兵馬使鎮婺源，因家焉。十七傳至淑璋公，自浯溪遷段莘。又五傳至贈戶部尚書希利公，則先生七世祖也。六世祖煥祖公，縣學生員，封僉都御史，贈戶部尚書。高祖諱應蛟，明萬歷甲戌進士，累官太

子少保、戶部尚書、贈太傅、柱國、謚清簡、明史有傳。著有中詮、瘖言、古今辨語、獨言獨語、詩禮學略、津門疏、撫畿疏、計部疏、病吟草、九問密語、鄉約記等書百餘卷。曾祖元會公、光祿寺署丞。祖斯涵公、府學生員、配江氏、讀書通大義。父諱士極、字摳北、別號嘯嶺、精音韻及歷算律呂之學、工古文詞。配江氏、生子二、長名熇、字朗人、次郎先生也。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秋七月初九日丙辰、先生生於殷莘里。

三十二年癸酉、二歲。

三十三年甲戌、三歲。

行狀云、先生甫能言、輒記識、母提抱時往往舉經書口授之、聽即成誦。

三十四年乙亥、四歲。

三十五年丙子、五歲。母江太孺人授句讀。

行狀云、先生母江氏、同邑庠生旼倫公女。生而穎悟、數歲時、旼倫公嘗於月下口授大學、中庸、三夜而經文章句熟背不遺一字。稍長、益嗜典籍、精通諸經義疏、朱子

綱目及典故諸書。至風雲月露之詞、非好也。士極公以貧故、不克卒儒業、遨遊湘楚閩越間、後乃幕客金陵、歲不通音問。太孺人處之怡然、曰、貧富命也、何足憂。惟子能讀書成立、則幸事耳。又云、類於從師、又恐時師非能教也、乃自謀督。室中置長榻一、太孺人坐治鍼黹、虛其半置書。又設小几、坐先生於旁、教之諷誦、細爲解釋。向讀必專一、不得左右顧、顧輒夏楚。慈母也、逾嚴師焉。

三十六年丁丑、六歲。

三十七年戊寅、七歲。

三十八年己卯、八歲。

易經詮義初藁自序云、憶甫八齡時、戲折竹枝排八卦。先母見之曰、八卦有斷有連、汝所排皆連畫、安也。對曰、兒以仰體爲陽、俯體爲陰也。先母曰、是得其意矣。又觀卦變圖曰、此自下而上、陰陽每爻易一畫也。父兄奇之、曰、孺子他日、其能神明於易乎。

三十九年庚辰、九歲。

書經詮義初藁自序云、紋幼嗜易而家世治詩、九齡遂以詩授、書易未遑及也。

詩韻析卷首圖説後自識云、宜城梅誕生先生曰、是圖有經有緯、經以切韻、緯以調聲。一切一調、增之不得、減之不得、倒之不得、倒置之不得、出自天然、無容思索、音色稍一停思、竟無聲韻、直圖之妙、斯言盡之矣。敍方九齡時、偶從叔祖某口授此圖、遂領略大旨。

四十年辛巳、十歲。

行狀云、先生天授神奇、復承慈訓嚴切、十歲以前、四子諸經已習熟。成童後、習舉子業、旁及詩文、亦皆母氏手爲指示。蓋終身未嘗一日從師云。

四十一年壬午、十一歲。

四十二年癸未、十二歲。侍樞北公遊曲水。

曲水爲段莘水口佳勝、後先生重遊作記云、憶十有二齡時、嘗隨父及父執數人同遊於此。觴詠既歡、繼以清談、謂人當滌鍊性情、乃見山水眞趣、不則眼前好景、培塿蹊之矣。末云、顧自此遊而後、衣食於奔走、雖某邱某水、夢寐不忘、而揖別山靈二十有餘載矣。先生母江太孺人嘗遊曲水、語女付曰、悵不於此此三間茅屋、十年讀書。後先廷翔翁府君遊此、賦二絕句、其第二章云、大家曾[1]此御鞍與、道韜清才總不如。林下風規自寬遠、三間茅屋十年書。蓋指江太孺人遊曲水語也。

四十三年甲申、十三歲。始加功治尚書。

書經詮義原槀自序云、經生家尚書爲難、敎母家外祖及諸舅皆以尚書教於鄉里、而敎經書皆自母膝受、以故日夕稍暇、母聞以書義講、得其大意。竊謂書亦匪難、未若易之深遠。舞勺時從鄉先達遊、詰以難義、對不能悉、退而赧然知不足矣。探討書義、乃自伊始。

四十四年乙酉、十四歲。

四十五年丙戌、十五歲。

四十六年丁亥、十六歲。

四十七年戊子、十七歲。

四十八年己丑、十八歲。

四十九年庚寅、十九歲。

五十年辛卯、二十歲。

五十一年壬辰、二十一歲。

五十二年癸巳、二十二歲。省榧北公於金陵、受音韻之學。

詩韻析卷首析疑一條云、詩韻之可疑者非一、如東冬之分、脊麋之別、蟹、翁所謂學窮二酉、習貫五車之人、未能剖析其原者也。敘㓜時亦嘗以此爲疑、而未敢質、迨

癸巳省先嚴於金陵，語及詩學，因獲以所疑問。先嚴曰，此古音然也。東字，合口，其音宮，其聲闔。冬字撮口，其音羽，其聲闢。蓋東者發生之方也，冬者閉塞之時也。公恭諧字亦然。公有開廓之意，而恭有收斂之象。故讀東字以都洪反，讀冬字當以丁容反，如是則二韻之辨明矣。敍曰，音韻之異亦係於字義乎。先嚴曰，何爲而不然也。呼上則聲上，呼下則聲下，言大則口亦大，言小則吻亦小，言方則口方，言圓則口圓，呼來則俯首以來之，呼往則昂首以走去聲之，義無往而不與音合，此天地之自然

也。敍曰、然則今天下皆呼東冬爲一音、何哉。先嚴曰、此古今之變也。如金陵人之呼三爲敢、北人之讀樂爲鬧。安知數世之後、不且以敢鬧爲三樂之正音也哉。敍曰、敢問其所以變者、何也。曰、方言偶異、輾轉效之、如今人之好作吳音焉、則變之所由起也。衣服雖垂不忘蔽膝、滋味雖和、不廢元酒。今之爲詩者、取古韻而恪遵之、亦不忘古之意也。敍服膺斯言、由是引伸觸類、遂有成此書之階焉、益知笠翁之言爲固陋也。

五十三年甲午、二十三歲。江太孺人卒。

行狀云、弱冠後、江太孺人得瘋症、飲食於牀第者數年。先生躬執爨、撫摩湯藥、日夜極勞瘁、自傷窘乏、缺甘旨。及太孺人歿、哀毀骨立。　按段華汪氏族譜、江太孺人歿於是年、月日未載。距生於順治十二年乙未、得年六十歲。

省樞北公於金陵。

行狀云、繼念父客金陵、久疏音問、憂服往省。樞北公以適之窮也、太孺人復歿也、語先生曰、爾來矣、爲吾無歸矣。古人云家徒壁立、吾壁并非己有、如此寂寂、徒爲鄉

纍嗤子遠歸、毋久留也。先生請留侍、公曰、予無以自存、爾更溷我耶。且汝性拙、此間亦無置汝處。先生請益力、公繼之以怒、且囑居停勿與飲食、乃垂涕歸。

五十四年乙未、二十四歲。傭於江西浮梁景德鎮、未幾去、之樂平、館石氏。

行狀及墓表云、先生少奉母教、未嘗輕出門戶、與族眾不習、衆之落魄、益無肯爲調護者。凡援俱倚於人、歸自金陵、身無所託、不得已乃之江西景德鎮。景鎮設官置窯、五方雜處、市習澆漓。先生畫碗傭其間、稟規矩、寡言

笑。又方居喪、食蔬茶、斷酒肉、齋𦆵羣訕侮之。聞爲詩歌以見志、同人以爲謗己、嗾主者使弗留焉。先生去、之樂平、館於石氏。

五十五年丙申、二十五歲。去樂平石氏、䊷客萬年、弋陽諸縣。

行狀云、館石氏歲餘、不合、乃歷萬年、弋陽、上饒、永豐之間、役。先生寓楓溪時作南征賦有云、復慷慨以奔馳、望豫章而至止。要觀彭蠡之汪洋、試謁鄱湖之舊址。將往弔屈賈於長沙、而泣湘君於九嶷。嗟蘘空兮羞澀、虎羈

旅兮乏食。將蹙蹙兮何之、當路歧兮涕泣。既衣食之不謀、復尫尫而抱疾。衣藍縷而百結、面黧黑而如漆。氣五息而一言、行十步而三躓。又云、行道過而不問、旅店擯而不留。感上天之憐我、乃無何而疾瘳。蓋指流離江右時事也。

五十六年丁酉、二十六歲。自江西入福建。

墓表云、先生飄泊上饒、萬年、永豐之間、蹤跡無所定止、既自廣信緣嶺度仙霞關之閩中、持一襆被、鶉衣蓬藍而行。行嶺澥中十餘里或二十里、逆旅主人不納、則頓

宿野廟、乞食以往。

至浦城、主鄭朝選及其從兄鶴舫家。

朝選名廷舉、浦城縣學生。鶴舫名若思。　按先生文集

吳王陳素書文有云、丁酉歲、始自豫章入閩、交鄭子朝

選、又因朝選獲交其從兄若思。

轉客長汀、寓曾可鳴家。爲曾氏作譜系圖序。

中有云、曾氏相傳以爲出曾子之後、余丁酉遊閩中、寓

可鳴曾丈家、丈乃以其家族譜圖系示之、囑余爲序、予

不敢承。又念生朱子之鄉、且遊朱子所遊之地、朱子紹

曾子之傳者也、而余亦適觀曾子之子孫、以與觀其世系、宜不可無一言以應之。

五十七年戊戌、二十七歲。自閩出浙、止於楓溪、主沈臥者及姜戴臣家、因授徒焉。

沈名矯、字臥菴、會稽人。其父寶樹、康熙初以武弁來鎮楓溪、因家焉。耿逆之變、家業蕩廢。臥菴喜談兵、能詩、嘗北遊燕趙、西抵湘漢、南窮閩海、卒不遇、退居楓溪、與先生一見如舊識、而戴臣首令其子來從學、先生因止焉。又有金千總者、時官楓嶺右司把總、亦令其子魁來受

業。

按行狀及墓表皆云、先生至福建樵嶺、陳總兵延爲子師、執禮甚恭。今考先生文集、歷叙往來閩浙及在樵溪所交遊頗詳、無所謂陳總兵者、從遊者爲姜葳臣、金千總之子、非陳總兵之子也、豈沈臥菴爲鎭將之子、陳或沈之訛歟、抑爲金千總之訛歟。

作南征賦、歷序丙申、丁酉二年飄泊之況。末二段云、橫抹爛柯、南窺八閩。自江右山浙入閩也。足歷南塘而徘徊、手挽江郎山名之絕頂。欲覓鵬鳥於南濵、還陟武彛而遊騁。拜朱子於考亭、錄敬箴而自警。又云、念義和之

促節，傷吾才之魚鹿。恨温凊之久虚，終懷愁而鬱鬱。鑒往者之難追，冀將來之可贖。恐哀號之無益於梧邱，而終身抱戚乎風木。觀此，可見先生服膺朱子，顛沛不忘，而孺慕之忱，更有固結以終身者矣。

作八憶詩。

第一曰憶金陵，謂栢巷公也。二憶故鄉。三憶舊廬。四憶故人。五憶舊盟，謂所聽江孺人也。六憶書籍。七憶昔遊。八憶途道，謂近年途中所歷之艱也。其憶金陵有句云：「予去浙江頭，覩處慎江尾。」先生自别父後，至今年始窩

浙也。楓溪爲浙水之源，故曰浙江頭。

作書寄兄朗人，又附書囑兄寄金陵上樞北公。

寄兄書略云，歷行分斷，五載於茲。父年已近七旬，而爲子者竟不能親承菽水，內撫此心，痛如刀刺。顧敉心實有大不得已者，未可以一二言盡也。人生不過太倉一粟，苟畢生飽煖而已，烏足爲天地閒有無，而有志之士必爭千古，不爭一時。敉幼承母訓，涉獵經書，既無負郭之田，復鮮營生之策。自離桑梓，困苦顛連。至於樂邑，寓石翁家，自謂聊可託足，而不謂復有蹉跌。繼乃抱病於

接竹、絕糧於萬年、奔走於上饒、幾頓於永豐。當此之時、疑無復生之理、而或矢口之間、遂逢青眼、延之西席、倘餘吐屬、欽若神明。而或者必泥流俗之見、謂非一技一藝、遂將不得爲人、而經書皆誤人之具、此欲所不能解也。是以欲雖窮困、不敢一日忘學。遇一草一木之奇、必詢之以資博物。見一言一行之善、必存之以備參考。非義之事不爲、非義之財不取、孜孜以成其學、兢業以守其身、恐負吾母教之初意也。故數年之閒、回視前日、大覺今吾之非故吾、倘所謂生於憂患者、是耶非耶。今冬

稍能作歸計、自當歸省吾父及母墓。茲另有書達父親大人。未審長兄近來眠食何似、伏惟自玉。

冬十二月、復遊於蒲城。

蒲城令徐公觴客於仙樓賞雪、先生作雪賦。

五十八年己亥、二十八歲。春、授經櫪溪。

武弁王陳素書遣其子來受業。　按集中吳王陳素書文、素書名家子、弱冠仕爲驍騎云云。行狀墓表所謂館於楓嶺陳總兵營者、豈陳總兵即素書之訛歟。物詮卷二有西學王陳氏曰、水脈得火、鬱而成鹹、沸而成溫云云。知王陳係一僻姓也。

與體銘、止齋二釋遊。夏作送止齋和尙遊杭州序。

集中吳王陳素書文云、戊戌之明年、由臥菴得交體銘、止齋二上人。二人雖浮屠氏子、而體銘皤然老僧、書法蒼秀、吐辭典雅、止齋性敦孝友、墨名儒行、是皆方外之良友也。

著物詮成八卷。

自序云、物外無道、道外無物、是以至賾而不可惡、至動而不可亂。閒嘗洗心退藏、窮深研幾、覺天地閒無物無偶。若程伯子手舞足蹈、乃敢大觀天地、覃及動植、樂其

一致百慮，同歸殊塗，益知釋迦私己，羽客盜天，得罪聖賢，不容天地。夫玩物喪志，訓詁賊經，此亦非儒者之學，而且若山經、爾雅，古賢已具。他如神異、搜神、宴中、異物、洞冥、異物相感、十洲、談天、河圖命苞、斗首威儀種種怪僻，泛濫無當。學者縱窮致博洽，何與理道萬一。小子敢忘力行，從茲妄誕等是怪僻。但父母天地胞與萬物，苟事事尋向形上者去，未必非吾心本然之祖。偶録所得，集成此編，本高祖清簡公中詮之名，命曰物詮。天地萬物，賾不可窮，遡觀其源焉，而天地萬物於是乎在。

戊笈談兵戍十卷。

是書區爲十四笈，無總序，惟分序於各笈之前。今缺第九笈及第十四笈。　按戊笈談兵之作，簡端不著歲月。但考朱筍河學士所作墓表有云，在楓嶺營中，詩書之外，教之禮射，卒伍爭請爲弟子。後用藝得官以去者有之。又考先生文集在楓嶺時所交遊如沈卧菴、王陳素書、金廷貴、鄭鶴舫，或將家子，或驍騎職，或客戎幕，或長百夫，並喜談兵，而第三笈及第十三笈係沈卧菴參，則知是書乃寓楓溪時教訓卒伍及朋友講習而作也。是

年臥菴年届七旬，明年庚子乃歸會稽。後雖復來楓溪，而先生雍正丙午哭王陳素書文稱臥菴益龍鍾老憊，知未必能爲先生參訂著作矣。故年譜序先生著書歲月，輒敢斷以是編屬之己亥歲云。

五十九年庚子，二十九歲。授經楓溪。

與沈光遠訂交。

光遠未詳。　按集中哭王陳素書文有云：獲交止齋、體銘之明年，由素書得交沈子光遠。又云：辛丑復至楓溪，不踰年而光遠告逝。光遠忠厚謙和，孝友無間，卒年僅

三十有四。

作沈臥菴傳，贈其還會稽。

先生嘗序其詩，茲復爲作傳，竝見文集。

秋，舅氏江君廷發來楓溪，以樞北公凶問報。先生即買舟，由杭道蘇，奔喪金陵。

樞北公殁之歲月，今查汪氏族譜未載。考文集中壬戌歲答方鏞姪書有云，某以蒿蔚之資，徒負先人之教，家貧四壁，落拓江湖，以致先嚴憤謝我輩於金陵，生未獲稍申菽水之養，死未能與於哭泣之哀。雖賴親友佽助，

客葬水關。歲庚子甯甸墓次、此心如割、幾不欲生。又以衣食四方、無力奉歸改葬、是以此時迎精而返、合衣冠於先妣之墓。其在金陵塋墓、則託滕宅伯母表弟代之展視云云。據此、則先生父當歿於庚子夏末秋初也。又集中哭王陳素書文有云、丁酉、始自豫章入閩、獲交鄭于朝選及其從兄若思。戊戌自閩出浙、憇楓溪楓溪沈臥雲、姜載臣一見如舊相識。明年、己亥由載臣得交王陳素書、由臥菴得交體銘、止齋二上人。又明年、庚子由素書得交沈光遠。無何而先嚴卒於金陵、某買舫北上、甯甸

墓次。辛丑復至楓溪。云云。據此、益知先生父歿於庚子歲也。

葬樞北公於鳳臺門外、迎精而返、合衣冠於江太孺人之墓。

見行狀及壬戌歲答方錫姪書。

六十年辛丑、三十歲。春、復至楓溪授經。

夏四月、舅氏江君廷鍐濬菴爲先生作物詮序。略云、予甥燦人天資卓越、迥出尋常萬萬。流離瑣尾、遨遊四方、楓溪姜子龍臣諸君延爲西席。乃於諸生考德

問業之餘，慨然有悟於天地萬物生成之理，日月星辰出沒之方，飛潛動植化育之由，六合九州生產之異，五行生尅制化吉凶消長之故，五聲六律八音正變節奏之道，以及象數方名，胎息孕育之源，莫不備具。又追述舊秋來報凶問事有云，甥家多難，姊夫捐棄金陵，予特來報。甥至性天成，慟絕數四。末又勉先生留心制藝，出身科目，以慰父母之靈云云。

秋七月，兄朗人來視先生於楓溪，亦爲作物詮序。

略云，天地鼓萬，殊途同歸。曰人曰物，雖有不同，而其質

則一也。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人。各得其氣之一端而生者、禽獸草木。是以理一而分殊。人能知理之所以一、知分之所以殊、知天地之所以覆載、日月之所以照臨、山嶽之所以峙、江河之所以流、草木之所以榮悴、羽毛鱗介之所以遨遊、而後無愧於爲人、而後有異於萬物。顧行之不著、習焉不察、愚夫愚婦可無責焉、而世之儼然自負爲通儒者、亦懵然不求其故、不亦可哀也哉。格物君子窮於所遇、動心忍性而睿智以生。是天之困之、正所以玉汝於成、而使之仰觀俯察以知幽

明之故、原始反終、以知死生之説、精氣爲物、游魂爲變、而窮於鬼神之情狀、以大明其道、而保佑其名於後世、以俟聖人、未可知也。吾弟之物詮、誠從事於格致之功、而深明於天人之故者矣。

冬十月、再至金陵、展樞北公墓。

謁卞忠貞公福壽將軍廟、方正學先生墓、並爲文弔之。

正學先生葬聚寶門外、能仁寺後、蕪没已久。萬歷辛巳、先生高祖清簡公爲南京禮部主事、訪得其處、爲封築立石、又置祀田。其後王趙二宗伯又爲之建祠豎坊、則以清簡公

為之嗁矣也。先生弔墓文來有云古人齊衰其不弔、況予之未及乎大祥。乃行道之偶過、而適以增吾之悲傷。則以予清儉之家學、至於今而渺茫。又云、公得以殉君於地下、而予則不能殉父以長往。痛五內其摧裂、彼蒼天兮曷常。按是時爲辛丑冬月、而曰未及乎大祥、則先生父歿於庚子夏末秋初也益明矣。

還里。

先生後爲族兄子政作易原序有云、辛丑歲歸、聞子政兄所著易原、迫欲一覩、而搶攘塵坌、未獲請教。

六十一年壬寅三十一歲。春、赴福溪館。

焚近歲所作詩文時藝數百篇、爲文祭之。

按行狀云、自金陵迎精而返、合衣冠於江太孺人之墓、仍延閩館、益肆力學問、毅然以斯文爲己任。館近書肆、往往借觀、百氏之書無不研究、著述亦日以富、而先生年逾三十矣。先生嘗云、自有知識以來、未嘗輟書。然三十以前、於經學猶或作或輟。三十以後、盡焚其雜著數百萬言、而一於經。研經則參考眾說、而一衷於朱子。據此、焚稿應在壬寅也。祭文見文集。

冬、還里。

先生後爲族弟宗典作詩集序有云、壬寅歲歸、與宗典鄉閭一晤。然以歲末瑣務搶攘、明年春又復別去、終未獲一讀宗典之詩。爾後予每歲歸、則宗典未返。及宗典至、余又遠行、十餘年不獲再晤。

雍正元年癸卯、三十二歲。春、爲族兄子政作易原序。子政名良瑞、號拙菴、明萬歷壬辰進士鳴鸞公之元孫。自幼好學、多所撰述、尤精易理。年八十、尚孜孜不倦。著有易原、先生序之。有云、辛丑歲歸、聞兄易原一書、拾攘

壁垒，未獲請教。及癸卯孟春，始從兄遊，得受而卒業焉。思掞造化，筆闢元牝，流出心胷，原於性命，吐棄糟粕，成一家言。

赴楓溪館，作郎峯祝氏世譜序。

郎峯祝升九來從先生遊，求序其世譜。

冬十月，詩韻析成七卷。

自序云：笠翁之詩韻行世久矣，人私一冊，奉爲準繩。豈休文當日之所作者猶疎，而笠翁乃益密耶？抑或宜於古者果不宜於今，而不能無待於後人之裁擇歟？古今

之聲韻變遷、南北之方言各異。如遺遺違之互音、遺字古音爲違字古音移。閒閒之異韻、閒字北人居賢反、南人居山反。慶字古平而今仄、慶字古羌年反、今去敬反。來字古仄而今平、來字古六直反、今陵台反。秦人讀翁爲翳、南國呼爾爲伊、是安可泥古而求、亦豈可徇今爲式。並翁有見於此、而惜乎知今日之異於古、不知後日之且將更異於今。爰是改古人已定之書、徇今人無定之口、亦何難易三百篇之字、以免聱今人之牙、而必爲反切紛紜、以求肖古人之口。如其不然、則古人之詩業已以聱牙者傳、而今日之所謂叶和者、又不能必後人之無

異、亦安用是紛紛更易者爲。不甯惟是、夫東之與冬、本有合口、撮口之殊。蕭之與豪、本有開口、齊齒之異。三江一韻盡叶東冬、而七陽則否。顧謂學窮二酉、胷貫五車之人、未能剖析其原、不亦異乎。況疑休文之分、後人因不敢合。疑休文之合、又不止如笠翁之所分。如十四寒之有寒桓、十五刪之有刪艱、一先之有先涓、八庚之有庚榮、皆似可疑、甯獨四支諸韻哉。且笠翁嘗自言以正字學矣、余初亦謂其當無或譌。既而披閱之、則譌傳譌往、指不勝屈。乃欲竄休文作韻之旨、主天下騷壇之盟、

不已過乎。夫古今之聲韻變遷，南北之方言各異，原休文作韻之旨，亦酌古今之變，合方言之殊，以聊存古人之遺音耳。後世執今以疑古，因而紛紛更變，徇今爲式，將去古日遠，遺音不傳，而休文之旨不白，吾滋懼焉。抑譌傳譌注者，雖多屬險僻之字，而或者取資一時，承譌而用之，誤人正復不淺。余因考古摭今，究其源委，合之方言，叶其聲音，以統同而辨異，期得古音之遺，而合休文之旨。其詮釋之譌者，亦悉爲正之，命之曰詩韻析云。

按詩韻析雖爲笠翁之詩韻譌謬誤人而作，然笠翁

所編專爲作詩者用耳。先生是著則上溯夫天地之元音、推究乎禮樂之源委、即一端以見全體、偶因笠翁詩韻而觸發也。若謂徒以正笠翁之訛謬而與之較短長、不淺之乎視先生乎。但自序中尚隱而未發、其義蘊略見於凡例二十四則中、今錄其前八則於左。

有聲即有韻、定韻自休文始、而聲之有韻則不自休文始也、是蓋有天地自然之妙焉。天以二五之精氣生人、而人之發於音者、即以喉牙舌齒脣爲宮角徵商羽之五聲焉。聲無一不出於喉、猶五行之待成於土也。徵之抵齒、猶火

之炎上也。羽之發吻，猶水之潤下也。縮舌齶牙，物之屯然而何芒也。開口揚聲，物之悅兌而從革也。此則天地之自然而然者乎。作九音方位圖。一則一聲之有四，猶天運之有四時也。故平聲和而煦嫗，元之生生也。上聲怒而奮發，亨之嘉會也。去聲清而悲肅，利之就成也。入聲斂而歸藏，貞之幹事也。平上者顯仁，而去入者藏用也。九音者對待之體，而四聲者流行之用也。作四聲方位圖。二則二體見於動，用本乎靜，故五音隨時而變，四聲則有定譜也。撮四聲定譜圖。三則三五聲之發韻各有次序，而不外

於喉舌脣牙齒之間。故喉爲主音而火水相射、木金爲用、土木合功、金水相潤、陽以君之、陰歸於艮。子瞿人之求諸渺杳也、作〇以象口、作⺁以象舌、爲五聲次序圖。四聲音之道大矣哉。本於陰陽、合於五行、發於九音、行則於四聲、而聲韻之生也、遂紛紜變化爲無窮矣。是故本於陽者其聲闢、本於陰者其聲闔、不闢不闔謂之中、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周流於三才之間。故三十有二、兼三才、分陰分陽、成九十有六。九十有六者、所以範圍天下之聲、成五音之和、窮四聲之變者、三才陰陽

之道也。作三十二音次序圖。五則標也者、表也。韻也者、圖也。綜之者、所以合聲音之賾也。錯之者、所以圓聲音之動也。雜之者、所以窮聲音之變也。是故定音者存乎標、和音存乎韻、總而絜之存乎綜、推而播之存乎錯、發乎口者謂之聲、聲成文謂之音、因而調之謂之韻、範於四聲謂之律、永而言之、可被之金石、和於鬼神者謂之詩。

六則古聖人有以見夫音之動也、是故為之象形以盡其象、指事焉以盡其實、會意以盡其虛、因而諧之以盡其聲、轉而注之、假而用之以盡其用。是故謂之字。因其

字而讀之，可以傳天下之語，發天地之理，垂古之訓焉，則謂之音。字有體而禮制行矣，音有韻而樂教興矣。習於音者忘其體，得其字者失其音，百姓日用而不知，而字譌矣，而聲變矣。故知之者鮮矣。賴六書譜則七韻之作也，其當叔季之世矣。是故範而國之類而別之也。其去古也遠，故其聲雜而亂。其地異，故其言殊。是故分之以盡防也，合之者以盡古也。於彼焉，於此焉，以盡殊也。序而次之焉，以通其變而盡其用也。其譜則四聲，其志則在詩，其錯之綜之而各有表也，則激因直圖而定之，因

析其疑焉。八則

十二月，族叔祖正學先生卒，先生爲文遥奠之於楓溪館中。

正學先生名陞，字藹友，縣學增生，學者尊之曰正學先生。載婺源縣志學林傳。先生之父兄皆嘗受業其門。

按先生是冬未還里，汪氏族譜載正學先生卒於雍正元年十二月十八日，先生祭文云，年月日，小子敍聞叔祖正學先生之卒也，道遠未及歸奠，乃具杯酒，垂涕而致祭於先生之靈云云。則知先生是冬在楓溪度歲也。

行狀謂先生娶時年三十二，孺人年二十七，則當在是年。然是年之冬，先生旣未歸里，而是年七月以前又父服未除。墓表云先生娶時年三十二，孺人年二十八，孺人之年比行狀所記長一歲。意者先生娶時年已三十三，而行狀、墓表傳寫者皆誤爲三十二歟。今斷以娶江孺人屬之甲辰三十三歲。

二年甲辰，三十三歲。春，授經楓溪。

冬，還里。

配江孺人來歸。

行狀云、配江氏、同邑江世業公女、淵恭淑慎。方先生母氏爲訂婚時、孺人纔數歲。及先生自金陵歸、客遊閩浙、聲息不通者幾十年、父兄欲再擇婿、孺人以死自誓、乃免。此先生歸娶時三十二歲、應作三十三。而孺人年二十七矣。墓表作二十八。

按戊戌歲先生初館楓溪、作八憶詩、其第五首曰憶舊盟、中有云、戢謀鳳凰占、筮卦得屯二、乘馬自班如、女子貞不字。蓋指江孺人也。

三年乙巳、三十四歲。春、赴楓溪。自楓溪復客浦城、館鄭朝選家。


三月、為朝選從兄鶴舫作吳峯山水記。

秋、為鄭氏作重修張睢陽廟記。

九月、鄭朝選卒、為作傳。

大略稱朝選恬靜而不戾於世、和樂而不流於污、慷慨好施而澹於嗜欲。應對賓客、謙光藹然、危坐接談、終日不敢少怠。退則焚香默坐、左右圖書。辛丑歲歉、鄉人貧者懸磬待爨、朝選戒家人日食薄粥、而竭倉廩以賑之、不足則質衣告貸以濟。卒年僅三十有四。

冬、自閩還里。道經楓溪、王陳素書、姜栽臣復約先生求歲

授子弟經，先生受其約而歸。

四年丙午，三十五歲。春，赴楓溪館。

時王陳素書已卒，先生爲文哭之。

冬，還里。

五年丁未，三十六歲。春，赴楓溪館。

冬十月，六禮或問成，六卷。

自序云：三王異世，不相襲禮，而制作之緒，維周獨隆。是故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況後世之言禮者，又舍周而奚適哉。宗伯五禮之職遠矣，顧終遭

秦火強半無傳、而單賓諸禮修之廟堂、非士庶所得而與。王制曰、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則以冠昏喪祭猶切乎人民日用之常、士君子所當執持、而不容斯須或越者也。今禮之全書雖不可見、而幸儀禮數篇、猶掇拾於燼末、得覩先王遺意。迺世遠時殊、而宮室器服之制、由人起居之節、或已不宜於世。惟我文公朱子特起於宋、哀禮教之式微、病繁文之寡當、獨任世教、斟酌羣書、而述儀禮、參以司馬書儀、折衷古今之權、以成家禮一書。雖未能得君行政、以躋天下於三代之隆、而使後世之

人猶知有古禮之大閑，偉武周微言不致泯湮，高閎是則朱子之功，蓋不在周公、孔子下也。但宋之世已異於周，而今之世又異於宋，閭巷愚蚩既憒然不知禮爲何事，而一二學古之士或知禮之當執者，又不探其本而循循於度數之末，是以演繹儀節，言人人殊。是朱子之所病者，今又甚焉。敖竊以爲禮之爲學，專制舉動，涵毓性情，既當執持其文，猶當深察其意，陳其儀而不知其意，一視史之事耳。周旋度數，胥何當哉？用敢取朱子之書，參之儀禮，合宋明諸儒所論異同之不一者，設爲問

答、以明禮意、期於揖讓周旋之末而得先王立教之心、庶閱此者得以知禮教之本、而曉然於禮之所以不可不循。抑朱子家禮一書、實丁禮樂廢棄之餘、故每從簡便、以誘人之易從。而故老之傳、多謂此書未成、為人竊去、故儀節圖書實多未得改正之說、觀深衣一章而可見矣。是以朱子疾革之日、門人問以身後喪禮宜用家禮否、而朱子以為太簡。此又可證家禮之從省便、為誘人以易行、而非禮之郅隆者也。後之君子苟能由家禮而進之、以備夫儀禮之制焉、庸謂非朱子之所深望乎。

敍是以不敢僭踰，於凡家禮之所省而儀禮所存者，輒爲斟酌而增益之。非敢謂朱子之書尚未爲盡善盡美，要亦竊窺朱子之志，而欲探乎禮教之全。夫家禮已從簡便，誘人易行，而今人猶或莫之肯行，況加詳焉，不益加人以望洋而阻之心哉。然敍之爲是書，究未敢冀天下之必行，亦不過剖析先王及朱子深意，欲與二三子時爲講貫，且師其意以修之於家，而傳之後人，俾日用知所持循，而得免爲閭巷之子。斯世有閱之者，將以僭踰罪敍，所不暇顧耳。因自明己意，以弁於首。

還里。

六年戊申、三十七歲春、赴樞換館。

夏六月、樂經或問成三卷。

自序云、思深哉樂之爲敎也。因人之欲言而宣之、因人所欲動而節之、因人之欲視而飾之、因人所欲聽而和之、其所以養人之視聽貌言、而爲肅乂哲謀之本也。慨自樂經無傳、學校無以養人、而後世之人才遂不古若、此好古之儒所不禁撫今而三歎也。樂敎可攷者雜見六經、然散而無統、略而不備。先儒亦有論說、商擇而未

精語而未詳。言理而遺器，理既無憑，執粗以遺精，揣於何嘗。敝甚慨焉。且樂理自在人心，伶倫豈異人乎，安見古樂不可復興，樂教不可必復。因略薈萃，以成此書，用補樂經之闕，以俟世之採擇。雖摭拾燼餘，自矜一得，於先王制作之原，曾何足以窺其萬一。然條理秩然，本末交密，於古者教人之意，或亦可少入其藩籬。爰質同人，或見取焉，未必非古道之一幸也歟。按先生樂學源於庭訓，樂經或問卷二樂記文後第一條爲章句之小引，有云，先君子嘯嶺先生曰，禮也者，履也。樂也者，樂也。

天地非樂則不生、非履則無節。此篇大意言禮樂之原於天地、本乎心性、發於聲音動息、該乎動植飛潛。聖人以是爲教、而君子以是爲學也。葢性命本無不善、而情欲之發鮮有不偏。故先王制爲禮樂、以盡性命之道、而爲過不及之防。此道之所以萬世無弊也。學者玩此而有理會焉、則養心治躬之道、有不待外求而得者、而王者化民成俗、一德同風之治、亦無不由是而推、實與學庸二書相爲表裏。讀者勿以古樂既不復興、遂以爲非今日之急務而忽之也。自注、以下汪其章代。

冬、還里。

是歲、次女生。

行狀載先生有三女、長三俱寡、其生殁歲月俱無考。

七年己酉、三十八歲。春、赴楓溪館。

冬、還里。

八年庚戌、三十九歲。春、赴楓溪館。

冬十一月、琴譜成一卷。

自爲小引云、士無故不徹琴瑟、所以養性怡情。先王之樂、惟淡以和、淡故欲心平、和故躁心釋。由之瑟奚爲於

某之門、蓋以其不足於中和之致也。今之彈者、余甚惑焉。恣意吟猱、先生樂經或問卷三、吟猱、琴聲之際實淫液而過濫者。又樂經律呂通解卷五左手指法、吟者、按徽得聲、按徽搖曳、有來吟、走吟、退吟、遊吟、長吟、細吟諸目。猱者、按徽得聲、引出徽少許、急回對徽、往復有餘音清圓也。有書猱、長猱、細猱諸目。趁成滌濫、煩聲促節、導欲增悲。是何必污絲桐之韻、而勞人以危坐衣冠、焚香埽席歟。余於琴也、習而不工、而依永和聲、頗通其意、黙然而黒、頎然而長、蓋旦暮於琴遇之。因錄其所常彈及曩時自譜者、輯為一帙、以免致散失、而亦用自娛。其間篇什、的以淡和、或怡然自適、或悽以哀思、或遼杳清明、或和平

廣大、要必以祇以肅、約乎中正。如或音調靡漫凶過、稍乖和淡者、皆置不録。既輯成編、遂書其首。

還里。

九年辛亥、四十歲。春、赴楓溪館。

冬十月、四書詮義成十五卷。

自序云、朱子曰、治經爲經之賊、作文爲文之祅。夫治經本期以明經、而反至於賊經、則經誠不可治歟。夫聖賢經典、本使人講貫義理、以爲自脩之資、而必非徒務夸多、以勞人思而資其口説。乃章句訓詁之學、則徒徇奇

文義、全不反之身心、則即此記誦之心、已與聖賢爲己之志全不相似、又安能得聖賢之微言大義而以爲聖學楷梯。是以家有成書、人尊一說、講愈紛而經旨愈晦、爲經之賊、其固然矣。歷漢唐及宋千有百年、得朱子與焉著集註一書、而古人如揭。朱子非好爲治經以資口說、紛爭說叢蕪、聖經以晦、以心得爲立教計、則不得已而有言、而當時猶或以理會文義毀之、不亦惑之甚乎。自有朱子集註、學者於經旨已無旁求矣、而元明以來、以八股時文取士、則於是乎復移朱子之說以從詞章。

而講章家治經亦多爲八股計，便於八股者收之，不便於八股者棄焉，而投疵抵隙，講訟益繁。嗟乎，自勉齋諸賢躬承師說，雖間能有所發明，何王金許陳胡吳史而下，已浸浸乎失微言之緒。況有明大全之纂，上之爲成祖篡弒之君，下之成於胡廣、金幼孜諸庸人之手，又安能得聖賢之旨，而決擇於羣言得失之林。以故或朱子所非者而復載之，或朱子所取者而復畔焉。又或朱子所嘗言而意旨別屬者，又彼此混附而不察其言之有因，而況其每下焉者。及至陽明、龍溪輩出，大暢陸學宗

風阜吾、龍江諸所人、復援爲三教一宗之說。啓禎之世、所號墨士文人、皆莫不以畔傳離經爲事、朱子之道或幾乎晦矣。卽其號墨守程朱斤斤遵註如蔡林顧劉輩、其所立言亦或陰與註背而不自知、而他又何望哉。迄至於今、羣喙爭鳴、日新月盛、則又苟利八股、無復道謀。或自相矛盾而不蒙、或俚俗尖纖而不避、經之賊也、不依然在室而不在門也歟。至若爲文、亦本期以傳經義、而士子顯榮在念、則惟恐不以奇拔勝人、衡文者亦第欲觀士才情。於是割裂經言、上牽下搭、遊戲怪險、無所

不至。欲以此而斯於傳經、不愈離而愈遠哉。即或遵守矩矱、期得乎正、然學者亦方惟求工於文法之不遑、而遑以反之身心、以與聖經印證。是文以祇文、經以賊經、經以文祇而賊愈甚。雖有朱註、其謂之何。敉自厥業舉業以來、其於四子之書體驗有年、雖質本愚蒙、而研求亦幾一得。頃以時下講章無慮百家、叢擅專門、猶將十室、何庸更執一說以益覆瓿。乃同堂講習之餘、又見夫錯說糾紛、幾使學者茫無所適。遂令鄙見耿耿於懷。爰是不能自已、復會羣言、辨譌糾謬、期見古人之心、以貽

躬修之助。初意只欲繁𤨏、不爲講家。又以不愜人心、難於通貫、故於各章亦略爲挨文順講、文義之細時復訓釋、而辭旨明白無他異說者、則亦徑略之。然是編之成、與時下講章強半齟齬、況以學究迂言、強聒乎攘臂文壇之耳、南轅北適、不合審矣。顧性非經書無能消日、嘗心茲籍、復儆筆研、聊以自娛、非問世也。第經賊文賊、吾知自免、古人可起、不易吾言。且文以理生、經從心得、藉使理無少謬、文亦何患不工。而天下秪有此理、人心寧遂不同、安在其必不合於時、則學者或取而玩焉、亦未

必無當於時文也。顧以時文而講經、則亦終非吾志云。

還里。

十年壬子、四十一歲。春、游楓溪館。

秋九月、次子思謙生。

初名台階、字平之、入學名思謙、字鳴之。生於九月初八日。　按行狀載先生有四子、長三四俱殤。今查汪氏族譜、惟載次子思謙以下三子、其長子未載。汪氏族譜例以生三日命名、始書於譜、先生長子未載、疑未三日而殤也。

冬、詩經詮義成十五卷。

自序云、詩以理性情也、學詩者不求之性情切近之地、而求之訓詁章句之文、異矣。訓詁章句所以釋經、循而求之、不無自得。而竊怪今之學者徒曰求工舉業、其於聖人以詩垂教之旨、復何與焉、不亦異之甚乎。吾乃儒生有志經學、則前聖微言之所託、即後人做法之所承矣。而稍思矯矯自命者、又不肯循習朱傳以釋經、而横據序說、援摭箋疏、以矜博洽、以求勝於朱子、其衒異不又有甚焉乎。朱子詩傳字字皆以意逆志而得之、是以

能拔乎舊說之外、而獨抉作者之心。彼不執經文細加涵泳、而徒強經文以附會時事、穿穴鑿孔、自謂服古有得、曾何嘗於詩旨哉。夫三傳皆釋春秋、而紀論互多彼此。談禮皆自后氏、而考據復自差池。偽書作於漢儒、歷兩京而莫辨。經經秦火、本自難言、別讖分門、愈加紛亂。惟是心理皆同、聖賢一揆、學經者惟本之於心、信之以理、是非真偽或不難辨。然他經可斷之以理、而詩學則尤宜曲探其情。情辭事世苟不相符、安在齊魯韓毛之果近古、而西河授受之獨得其真乎。廣綜博考則世遠

事涇情見乎辭、則古人不遠。故朱子之言曰、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蓋讀詩之法、數言其盡之矣。噫、今之讀詩者、果其能諷詠涵濡、毋或以私見成說先橫據於胸中焉、則當日詩人之志、當必有隱隱與之迎合者、其亦可恍然信朱傳之至精至純而不可移易也。敍頃者輯四書詮義、而因復從事於詩、故略序其說、以列簡端。使一世不好、吾無問焉、而或者經學有人、則藏之名山、其亦或光怪陸離之發見不可揜歟。愚可於

朱子之詩傳信之、則亦可於古人之作詩及孔子之删詩信之云。　按行狀云、深病記醜之徒與朱子爲難、詮義之作、於國風雅頌之體勢、貞淫正變之原由、無不出暢旁通、務以發揮朱子之意、而於鳥獸草木之名、時或考據、以正其小誤漏遺。蓋先生不言博、而與博未有過之者也。

還里、族兄子政卒、爲文祭之。

子政精易學、卒年八十有二。先生祭文有傷吾道之日孤、子子然而誰語之云。

十一年癸丑、四十二歲。春、赴楓溪館。

秋九月、書經詮義初藁成。

自序云、經生家尙書爲難。敍幼嗜易而家世治詩、九齡遂以詩授、書易未遑及也。母家外祖及諸舅皆以尙書敎於鄉里、而敍經書皆自母膝受、以故日夕稍暇、母間以書義講得其大意。竊謂書亦匪難、未若易之深遠。舞勺時從鄉先達遊、詰以難義、對不能悉、退而赧然知不足矣。探討書義、乃自伊始。天下輿圖形勢、先高祖清節公許有所考、而曾祖光祿丞公研於天文樂律、故羲和

章及禹貢皆不難悉。殷盤周誥、觪聱可耳、疑者不妨闕之所難不在是。典謨、洪範、伊周微言、與大易、中庸相表裏天人之際性命之源也。唐虞受禪、湯武征誅、伊尹營桐、周公避謗、非得聖人之心、何以論聖人之事。不察於性命本原之地、又安足語聖人之心難矣哉。詩、易皆有朱傳、而異語且復紛然。書傳成於九峯、叶蔡者自謂無罪、發微近似、舛戾天壤、而治書則愈難矣。敘時有志及讀書、恆多困躓、而偶有心解、隨筆識之、終之不見涯涘、輒而攻四子書、於何書又且置矣。乃寢食程朱、亦時旁悟

服復披閱蔡傳、心目豁然。庚戌辛亥、四書詩義皆手錄成書、因復檢尚書、翻閱前所筆識、覺可自信者殊多。更搜諸家、參研細勘、亦成詮義一編。思爲蔡翼、無徒謂難、亦非敢易。敢告窮經之士、此非舉業書、不徒君相責。吾天命有易、吾性情有詩、吾心身有書、吾動作有禮、吾云爲凜以春秋。四代之書、二帝三王之政、即家庭行之、六經之難、其難同。以此爲難、斯難之至。但求作何解、穿鑿疑團、非難之至也。　按行狀、書經詮義稿成、後爲族姪攜南攜之入京。攜南卒於京、稿亦遂亡。失後十餘年、乃

應先祖之請，重著詮義十五卷。

冬，還里。

十二年甲寅，四十三歲。春，赴據溪館。

冬十一月，易經詮義初稾成。

自序云，易言時中之道，聖人所爲寡過之書。在天涵理而著象，在物成象而寓理。故上聖得理而顯象，其次因象而觀理，其次乃卽事以求理。得理而顯象，聖人之作易也。因象而觀理，學易之方也。卽事以求理，卜筮之用也。理備於未始有事之先，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

辭。用顯於事至物交之幾，故君子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學易之道，如此而已。秦火之烈，易以卜筮得存。漢儒類以易爲卜筮之書，而不求其本原之有在，故京焦流爲術數，流爲術數而易之體亡矣。漢魏之間，王何始遺象數而專於言理。理非用不顯，不顯於用則理或非理，故王何入於虛無，入於虛無而易之用又以亡矣。宋儒說易者多矣，周子作太極圖說、易通，程子作易傳，理之純也。邵子演先天圖，數之備也。朱子象數宗邵子，義理主周程，於是體用備呈，而義以不頗，時中之道明，而人

得寡過矣。頤、太極圖說見毀於象山、程傳受詆於袁樞、邵圖見非於林栗、當時異說之棼則已若此。朱子專以卜筮釋經、又作啓蒙以翼經傳。乃象占之說、卦變之圖、後世宗人猶或紛紜異言以啜哄朱子、謂之何哉。竊謂易之原本乎天地、易之用則專卜筮。自非上聖不能心與易合、動與時行、其次必因事求理而後協於時中。故古人亶稽疑、亟稽疑者、非憑之術數以爲前知、實使人因象觀理、由是以得上天之訓、而行事可以無失乎中也。執卜筮而忘理、易晦、拚卜筮而廢之、而易或幾乎息

矣。是則朱子之以卜筮釋經、正朱子之功於是爲大也。孩生朱子之鄉、承太傅濤翁之家學、有志於身過而未之逮。憶甫八齡時、戲折竹枝以排八卦、先母見之曰、八卦有斷有連、汝所排皆連畫、安也。對曰、兒以仰體爲陽、俯體爲陰也。先母曰、是得其意矣。又嘗觀卦變圖、曰、此自下而上、陰陽每交易一畫也。父兄奇之、曰、孺子他日其能神明於易乎。無何、家貧廢學、遊食四方、荏苒四十餘年、終身過中、於易曾無一得、矧敢出其說以質人、謂足以訂先儒之訛歟。顧自念幼嗜是書、又重葬父兄之

望、適乃重復研求、因繼詩書詮義纂成、自書所得、非敢謂足以發先聖之所未發而闡紫陽宗風、然信好殷懷、或亦可因之以見志。若乃時下說經專供制藝、而深焉者則又旁搜窮鑿、以詆排朱子爲事、此則兹之所深疾而切惡者也、其遑效之。

還里。

十三年乙卯、四十四歲。春、赴楓溪館。

冬、還里。

是歲兄朗卒。

先生兄諱焜、字朗人。汪氏族譜載卒於是歲、月日未詳。距生於康熙壬戌、得年五十有四。娶汪氏、生康熙丙寅、卒無考。子三、增純、增綬、增綸、俱未成丁而殤。 按行狀云、先生孝友性成、事兄如父。歸娶後、迎兄嫂同爨、日用獨支。姪成童、攜入閩肄業。姪性弗好也、乃使習藝事、藝成與歸。未幾兄歿、嫂姪亦物故。先生哭之慟、竭力營葬、歲時祭掃弗衰。

校記

①此：本譜卷四附錄之詩句作「記」，疑是。

雙池先生年譜卷之二

邑後學余龍光編次

乾隆元年丙辰、四十五歲。

春正月、禮記章句成十卷、又成或問四卷。

自序云、小戴四十九篇、大抵純駁相雜、蓋漢儒傳記之薈耳。而自漢以來並列學宮、莫之或易。下及元明、設科取士、皆惟以戴記、而周禮、儀禮不與焉。傎矣。然儀禮先聖之法、而行禮者貴得聖人之心。無得於聖人之心、則節文亦末焉已爾。戴記雖不皆純、而古人遺意與夫先

聖微言、有傳之未失其眞者、則皆有禮樂精義所存。是以由曲臺而大戴、由大戴而小戴、亦既愈汰愈嚴。今大戴餘篇猶存、而程朱自小戴表章學庸、遂以紹千聖相傳之道統、知小戴之獲列於經、非無謂也。況世遠言湮、經殘禮廢、而情深服古之儒、志在踐履先王以求陶淑其身心、以昭周孔之訓、其因文而得意、因略而得詳者、舍是書其曷從也哉。或曰、小戴中亦惟學庸耳、今既擴出二篇、則其餘未見何於大戴者。余曰、不然。學庸固醕乎其醕、而餘若曲禮、内則、少儀、則皆筋骸之範圍、爲學

者一言一動之所不可廢。其喪禮、大小諸記及冠昏祭鄉射燕諸義、則又盡節目之詳、釋前聖制作之意、實羽翼儀禮而相需以並傳。學樂二記、馴雅深純、無容訾毀。由是言之、則非大戴遺篇所可及明矣。顧先儒之治小戴者、鄭注既祖讖緯、孔疏一於附會、皇熊漫濫鮮有可觀。是無論戴記之駁者、愈遠愈離、卽其中之所謂純、亦因之而盡駁。宋儒程張雖時發精義、而未嘗統爲折衷。朱子旣看儀禮有序、而欲因經附傳、斯記庶幾就理、未克成書、以付黃勉齋。然勉齋所手定、又時似與朱子舊說

稍殊、要於二禮全書、亦未遑詳爲梳櫛也。外此則荆國既多矯誣、藍田未免束縛、方氏附會爲多、石梁批剝過當。餘若輔氏、饒氏、應氏、吳氏之徒、各有發明、而劉氏時多粹語、陳氏考據詳慎、時爲特出者歟。獨是制科戴記取士、於是士雖名爲習禮、徒矜羔雁先資、遂至武林之集解、凡遇喪禮皆盡行刪闕、是宜乎雲莊之浩然興歎也。草廬多所紛更、果於自用、雖今人有崇事其說、於鄙意則未敢慊焉。要以平易純正、甯取雲莊爲最。但陳注或雜引他說、不爲折衷、或隨手摭援、不顧文義、而其間

擇之未精、語之未詳者、亦所時見。故每讀之而有不能釋然於心者、常欲更爲蒐剔、以示來茲。而又以質本愚蒙、觀覽不廣、誠恐適滋固陋之譏、是以更欲需之歲月。適吾徒有請者曰、必求觀覽之廣、則畢世其何窮也。聖賢祗有此心、當於理焉合矣。予既領之、因即雲莊舊注、略復蒐輯見聞、更參鄙見、斟酌去取、別其章句、手錄成書。雖所取用不過數家、深慚孤陋、然前聖作述之心、及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二戴相傳說禮之意、與夫學禮者身心之範、或亦其有得焉、以無戾於先儒也乎。若乃

因經附傳而合斯記於儀禮，則竊有志也，而姑待焉。亦以小戴爲今日習禮專經，故莫若詳於是焉，以斯爲儀禮之筏也。篇次悉因舊本，毋若應刪異裂，至其所以去取之故，是非之辨，有非章句所能悉載者，則又竊附朱子四書之例，別著或問一編，以盡其説。世有取此書而閲之者，或亦可以爲儀禮之階，而資風教之一助。更取或問而閲之，其亦可以知紱之心矣。

赴楓溪館。

冬，還里。

始作書與江愼修先生。

江先生名永、字愼修、別字晉齋、同邑江灣人、歲貢生。學行見縣府通志儒林傳。崇祀紫陽書院及郡邑鄉賢祠、又入 國史儒林傳。安貧好學、博通十三經註疏、兼及宋五子書。其所論著、若天星歷法、河洛理數、地理、算法、樂律、音韻、皆有成編。而於三禮用功尤深、著有禮經綱目九十一卷、參合三禮、區爲八門、綱舉目張、因經附傳。又嘗集四書典林、四書古人典林二編、以便舉業家取材。甲寅歲、其門弟子刊以行世。先生生與同鄉、未嘗謀面、

至是作書寄之。書云、閉愼修名、敍雖未挹芝眉、而私心不勝渴慕。欲猝然而晉謁、又恐無因至前、慮無按劒之覩、故敢以書達。夫俗士之敝於辭章久矣。窮經皓首、初何嘗於身心。苦志青齡、實營心於利達。是以聖賢之書若明若晦、先王之禮名存實亡、幾誰克起而振之者。顧振之亦難言矣。必名在天下而後足以振與乎天下、名在一國而後足以振與乎一國、名在一邑一鄉而後足以振與乎一邑一鄉。尤必其貲財顯達足以副之、而後乃得名當世、不則誰爲和之、孰令聽之。今之列當道者

既多攏靡以從俗矣，而必曰附驥尾以彰厥名，或亦志士之所不屑歟。敘誠謭劣無似，而猥聞鄉閭聚語所譏評爲道學骨董者，則以敘與慎修並指，時用自愧。獨是憤俗學之支離、鄙詞章之靡蔓，在慎修亦會有同志，庶幾世無聖人，不應在弟子之列者。然而名不列於青衿，家無餘於擔石，則雖有憤時疾俗之志，亦徒爲夢寐子懷。抑思夫善與人同，何必在我。慎修著作之富，夫亦既足使當世信而從之，苟慎修能振興末俗，一洗支離靡蔓之狂瀾，則振之在慎修，猶在敘也。側聞三禮合參之

葬、敘雖未覩其書、然禮家言人人殊、竊願一開大指。周禮一書、眞僞之聚訟紛紜矣、其果眞耶僞耶。周禮闕冬官、而俞廷椿、邱吉甫諸人每欲割五官以補之、其果闕耶否耶。儀禮在昔人謂有五疑、昌黎病其難讀、而朱子獨看得有緒。由今觀之、其孰是孰非歟。戴記醇駁相雜、互有齟齬、自學庸而外、何者爲醇而無弊耶。記之註疏多附緯書、而今則遵用陳註、又吳草廬亦有註、其皆有可取耶、抑他家亦各有所長歟。凡此數端、急當爲俗士辨之、毋使操戈入室。明先王之精意、俾當世可訓行、振

與末俗宜無大於此者、慎修其必有定見矣。又聞此書未經付梓、而別有圖書名物考之刻。夫名物之考、務博洽耳、於禮經孰緩孰急、而顧先以此問世、不幾揚末學之波歟。抑或者以斯世所不尙而強聒之、不如以斯世所共尙者而婉導之、在慎修自有挽末流而返之身心者寓乎其中、而先以此爲之兆歟。敎與慎修未有生平之交、而爲是曉曉之問、毋亦唐突過甚。然苟同方同術、何不可引爲知己、況邇在鄉井閒乎。慎修不鄙斯言、其必嘗有以示我。

二年丁巳、四十六歲。春、赴楓溪館。

二月、孝經章句、或問成、各一卷。

自序云、本之爲性情之摯、孩赤之所知能而充之、則作聖之功、聖神之所不能外。通之在閨門之地、日用之所常行、而推之則王道之施、鬼神之所由以通、民物之所由以治者、其惟孝乎。岳牧之薦舜曰、克諧以孝。大雅之頌文武曰、永言孝思。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是可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盡性致命、窮神知化、而假天治民者、皆一孝之盡、而推之以至於無量也。至

哉孝乎、人道孰有大於此者。孔門之言孝也、散見於魯論、戴記諸書、而孝之有專經也、則孔子之所以授之曾子。其以經名未知所始、而論語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卽孝經不敢毀傷之志也。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則與論語、孝經之言若合符節。是蓋孔子傳之曾

缺页

經刊誤、孝經之傳不於是而有折衷歟。獨是大學、孝經皆孔子之所以傳之曾子。大學一書、朱子分經別傳、爲之章句。今既列四子書、爲人人之所傳習、俾得以知古人爲學之規模矣、而孝經則未及注釋、朱子恆深自惜之。故今學者傳誦、尚仍石臺、而罕覩刊誤之本。是以今文古文之互相詆排、至今未已。竊觀夫孝經之有今文古文之異也、非若河漢之絕不相侔也、又非有如僞秦誓、九共之書之渺然無據也。所異同者、不過分章之多寡、備刪之先後、字句之增減已耳。至經傳之混淆、引援

之失類、則今文古文、其失略等。而脈絡之通貫、旨趣之淵微者、則近儒鮮所發明。吳草廬謂注疏雖詳、義未明暢、不其然乎。所怪諸儒所爭不在此而在彼、則研諸心而體諸行者、果安在歟。綠

聖朝御纂心經義、特命儒臣撰孝經衍義一書、用朱子所定經文列於卷首、衍經不衍傳、蓋倣真西山大學衍義之例。是朱子之學至今日而大光、而孝經之傳亦於今爲烈也、猗與休哉。而第是孝經衍義既以刊誤爲宗、而鄉會命題仍用石

臺之舊，則草野所傳誦，亦仍不知所適主。敘鄙野布衣謭陋矣，似然竊惟

聖主方以孝治天下，則孝經爲人人所當幼而服習，以長而力行者，而何可聽其雜駁衡決爲也。用是忘其固陋，捃摭舊聞，懔先慈膝上之傳言，繹朱子刊删之微旨，謬成章句，聊什巾箱，非敢謂前配乎朱子之大學章句，而上擬孝經衍義也。然詳其訓詁，究其旨歸，使經傳互相發明，而孝道彰於日用，則愚者一得，或廣而播之，其亦有當於朱子之心，則亦有當於孔子、曾子之心焉。而

聖朝之以孝治天下也，將使人人實踐而力行之，其亦不無一德同風之一助也歟。

冬，還里。

再作書與江慎修先生。

書云：慎修足下名譽日遠，斯文幸甚，鄉邦幸甚。但今人之所以稱慎修與慎修之所爲表見於世者，竊恐非慎修本志，且不足以盡慎修，而徒以掩乎慎修之爲慎修。又以聲氣雖通，未獲面晤，則未知慎修之所以覃思默會、悅心研慮者，果其在此在彼。此聖賢事業、世道人心

所共關繫、故敢再以書質。昔孔子大聖人也、而太宰以多能稱之。朱子亦聖人也、胡澹菴以詩人薦之。夫商羊、萍實與掘地之羊、專車之骨、識與不識、於孔子聖德殊不增損一毛。而朱子所修傳註、凡夫草木鳥獸之名、亦閒多失是。彼太宰、澹菴門外人耳。若左傳、戴記、家語、則孔子門人之徒所敘述、且不免作此皮相。今之號爲尊守紫陽者、亦或以小言細物與朱子爭博洽。愼修潛心經籍、考愼先王法制、懸揆愼修所志、嘗與洙泗紫陽同一心法。然求其弗畔於道、勢不得不由博反約、而今世

遂徒以博稱慎修、且或為慎修作慷慨不遇賦、是安足以盡慎修之大、而慎修之所以苦心為慎修者、不反以虛稱掩耶。且夫博最難言耳、天地之大、古今所傳、記載何窮、豈耳目所能徧及、此聖人所不知不能者。慎修苟以博洽自見、則由基之射百中、或不無一失、世之人以是稱慎修、後不且有以是詆慎修者歟。但聖賢事業於今渺矣、瓦石自甘、一世不好。士苟不無近名之心、未有不徇世之所驚喜以自見其長者。明季諸賢立社標榜、手袖一卷時文偏謁名貴、賢者不免。則因世俗之所以

稱愼修者，而愼修亦遂甘以此自見，此致之所不能無疑也。要之，人言多不足信，愼修其必有以自矢。舊冬曾以長牘奉瀆，至今未蒙下報，其意志不同歟，抑鄙其言爲不足答耶。倂此遥候，望惠金玉無吝，非惟解紘之疑，抑愼修之有以自白於天下也。

三年戊午，四十七歲。

春，江愼修先生始作書答先生。

書云：前歲臘月接燦，人足下手書，再三讀之，詞旨甚高，與鄙衷殊不相入。足下所以箴規之者，大抵誤聽道塗

虛聲、非弟之本志也。擬郡邸裁答、因俗冗未遑。又書內所言縷縷、亦非片楮所能悉。與其答之不盡、不若徐俟他日邂逅面晤、各出所著互相印可、或亦相視而笑也。今復接長書、所謂士苟有近名之心、未有不徇世所驚喜以自見其長、恐非知我之言。書尾云人言多不足信、慎修必有以自失、則足下又似有以諒鄙衷者、於是可以夙志畢陳於前矣。弟昔爲學未知向方、十八九歲讀大學、熟玩儒先之言、知入手工夫在格物。程子所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久則自然貫通者、深信其必然。

雖隨行逐隊，不免從事舉業，亦謂不過頭巾茶飯，若聖賢茶飯所以果腹而潤身者，畢竟不在此。私心以爲天下無不當讀之書，無不當講之事，無不當窮之理，但隨吾力所能至與吾性所最近者，孜孜矻矻而爲之，不立界限，不計程途，亦不論此書此事此理他日有用與否，惟求有得於心，居安資深，左右逢原以爲快，他人是非毀譽，皆不足以回惑而搖奪之，此弟之夙志也。夫遇書即讀，遇事即講，遇理即窮，此格物之事，而人以爲專以博洽見長。夫格物之與博洽，則有辨矣。且學問者在己

之事，食而求飽，非爲他人，見長胡爲哉。足下所舉大聖萍實商羊及朱子傳註名物以相規，果非弟之志也，人言非其質也。即以足下所舉者類推之，爾雅蟲魚草木藥性，亦格物者所不遺，豈敢忽略不講，但其大者不在是耳。弟於諸經易爲專經，而禮經用功尤多。自少即求儀禮經傳道解反覆切究之，讀之既久，覺其中猶有蒐羅不備，疏密不倫之遺憾。又觀朱子晚歲與門人書，多拳拳於禮。慶元庚申三月九日爲易簀前一日，猶作書與黄勉齋先生，以修禮書爲屬，其注念於禮經如此。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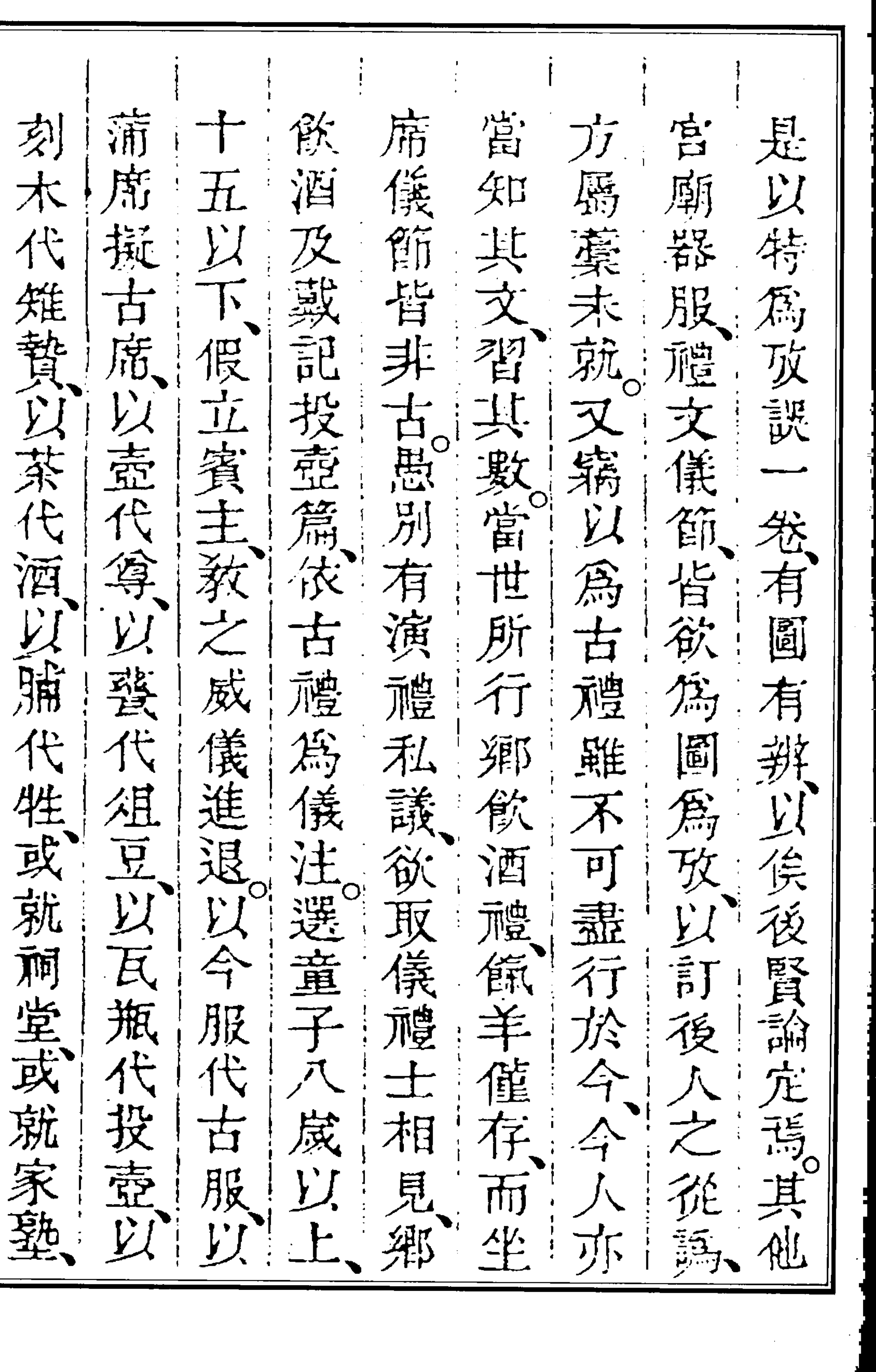
不自揆更欲爲之增損檃括，以卒朱子之志。是以別定規模，區爲八門。一曰嘉禮，二曰賓禮，三曰凶禮，四曰吉禮，五曰軍禮，六曰通禮，七曰曲禮，八曰樂。凡百單六篇，八十有五卷。又采漢唐宋諸家論禮及朱子欲修禮書論禮綱領者，別爲首三卷。近又附大深衣考誤一卷，律呂管見二卷，總九十一卷。凡三代以前禮樂制度散見經傳雜書者，悉有條理可考。書凡三易藁，初曰存羊編，次曰培訂儀禮經傳，三藁始易今名爲禮書綱目。蓋八門爲總綱，而各篇則綱中之綱也。篇分章段爲目，而事

之繁碎者又有細目，則目中之目也。卷帙既多，但能錄古註與釋文，更欲增入唐宋義疏與古今諸儒議論，苦無力乏人抄寫，有志未遂。書成將廿載，不欲示人，藏之篋笥，幾爲蟲蝕鼠穿。近年始有相識者轉相傳錄，漸播聞於遠方。

今上特開禮館，命儒臣纂修三禮，爲禮學昌明之會。上臺頗有知此書者，嘗檄縣抄送。近日禮部禮館復特行文於安撫部院，取此書入館，便采擇，當事方發工價鈔錄申送。弟亦但以草茅著述得達館閣爲幸，此外更無

他冀。倘謂藉此爲烯榮之具，則淺夷者之見，荒俗市井之譚耳。弟於禮書本末如此，吾意亦但欲存古以資考覈，非謂先王之禮盡可用於今也。然而禮亦不爲無用。昔年朱子祠宇屢遭回祿，當事以此下詢，愚引內則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之文，及春秋傳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之說，謂朱獻靖公之祠卽朱子祠後，寢子在前而父在後，恐神靈不安，宜别建獻靖公祠於朱子祠左，若生時之左宗廟，此爲得禮。當事頗然其説，欲繪圖上請，而限於地不能擴，不得已仍以獻靖公祠建於後，稍離

異之，以全父子之尊。此一事也。又桂巖戴氏爲宗子立後，疑於長少之序，來問於予。愚爲長書，引經據典以答之。戴氏得書，宗子遂定。此又一事也。邑中王氏孝睦祠亦以宗子主祭，平時待之疏落莫，致宗子貧不能娶。睹余答桂巖書有敬宗恤宗等語，欲刻之家譜以爲法。其宗子貧不能娶者，族人漸圖所以資助之。此又一事也。凡此唯可與識者道古耳。禮書綱目後附深衣攷誤者，蓋深衣爲聖賢法服，自孔疏誤解玉藻，失其裁布之法，遂令法服流於奇袤不正。先儒又失續衽鉤邊之制度，



是以特爲攷誤一卷，有圖有辨，以俟後賢論定焉。其他宮廟器服、禮文儀節，皆欲爲圖爲攷，以訂後人之從違，方屬藁未就。又竊以爲古禮雖不可盡行於今，今人亦當知其文、習其數。當世所行鄉飲酒禮，餼羊僅存，而坐席儀節皆非古。愚别有演禮私議，欲取儀禮士相見、鄉飲酒及戴記投壺篇，依古禮爲儀注。選童子八歲以上、十五以下，假立賓主，教之威儀進退。以今服代古服，以蒲席擬古席，以壺代尊，以甆代俎豆，以瓦瓶代投壺，以刻木代雉贄，以茶代酒，以脯代牲，或就祠堂，或就家塾，

合禮薫熱𡖖於此、濵而觀之。一則使今人見先王之禮如此其彬彬郁郁、二則使童子習於禮、陰以化其驕逸之習、長其敬謹之心、亦可寓小學之教焉。投壺近於嬉戲而極典雅、童子爲之、亦將有欣欣志古之心焉。鄉飲詩歌取鹿鳴、四牡、關雎、葛覃諸篇、以意爲之音節、教童子歌之、以鼓磬節之。投壺禮奏貍首、考得貍首即原壤所歌之二句、但執女手之卷然句、女爲爾汝之汝、非男女之女。亦教歌此二句、而以圓圈方圍之圖、擊大鼓小鼓節之、可見古樂之髣髴。凡此皆迂拙之見、違俗之論、

亦惟可與好古知道者商之耳。若律呂一事，覃思有年，別有見解，謂三分損益隔八相生非自然之法。黄鍾之管九寸，計其管中積分，以圓分約之，正合兩歲之日數。大呂以下十一律，以漸而短，均匀截之，以應節氣，則律與歷寘符。其施之管絃，還相爲宫，別有活法，而候氣灰飛之説未可深信。凡此見解，始因讀前漢律歷志啓悟，繼讀朱子琴律説而生疑。又觀琴有十三徽，疏密布置，以泛聲彈之，當徽有音，不當徽無音，驚歎音律通神。其所以然之故，古今絶無發明者。爰懸琴於壁，仰卧思之，

忽得其理，以伏羲先天卦畫及節氣納音相通，以琴徽爲本，證以他事，爲律吕管見二卷。其中要語有云：算周髀以求黄鍾之積分，推琴徽以求聲律之度數，考古人轉絃換調之法，訪俗樂工尺四上之粗，乃知律吕别有精微，亦别有法度。執蔡氏之律吕而求合於管絃，無異於按圖而索馬，刻舟而求劍云云。此自一家之言，恨不能起西山先生而與之討論商搉也。明時莆田李文利作律吕元聲，翻前人窠臼，以最短者爲黄鍾，最長者爲蕤賓，其説大謬。其後金谿黄積慶作樂音管見，即墨王

非直作律呂正聲，皆從其說，而司馬韓邦奇作志樂，不用李說。楊椒山先生從韓受業，自製律管。又恨不能質諸濂、楊諸君子也。此輩近亦稍傳都門，館中有見而悅之者，素未識面，爲愚作序，且以書來，謂采愚說入己著作，有傾漸於君者至之語。此第律學之始末也。律與歷通，弟於歷學少即好之，搜討尤勤，自史傳歷志及郭太史之法，有明陳星川、袁了凡、邢觀察及明季徐、李、湯、羅諸公之歷書，國朝聖祖仁皇帝御製歷象考成及宣城梅勿菴先生歷算

全書、李安溪先生歷象本要、游子六天經或問等書，悉心研究，略見古今疏密源流、中西數法同異。嘗爲歷法管見一卷，撮其大要。又爲翼梅數卷、羽翼勿菴之書。自謂於此事已得六七分，更冀有進步，不欲及崖而返也。算學如海，勾股三角八線爲步歷之管鍵，亦嘗思之深而習之熟，頗知其要。程子論格物，天地之所以高深，亦儒者所當知。明於歷算，而天地所以高深者，可以數計而得。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知天道，此之謂矣。律歷算三事，物理最難格者，鄙性癖嗜，不憚其難，亦不計

其果有用焉否也。此外尚多雜著、讀書有得、輒隨筆寫就、不擇精粗。即字學、韻學、亦別有管見、擬以一粟名集、取太倉一粟之意。若儒先之書、尚有當整頓者、如近思録當采朱子之言爲註釋、論孟或問當附精義以便觀考、近亦漸就緒也。至若拙刻有四書典林三十卷、四書古人典林十二卷、此別有其故。蓋食貧不免授徒、授徒須講時藝、學徒資分不齊、不能盡讀經書、臨文多有寒儉之病、所讀時藝亦多不得其典據。是以設爲方便法門、取四書中有典實處、分爲門目、搜眾籍以實之。此猶

初學記、北堂書鈔、韻府羣玉之類、令詞文家便於取材耳。從豈憚其鈔錄之煩、遂梓之、非欲以是引人爲餖飣之習、足下亦可以不必苛求也。吾人幸生紫陽之鄉、不能得其心傳之萬一。區區之心、惟願讀書窮理以破愚、省躬克己以寡過、庶不以鄉人自盡。日暮途遠、力短心長、方竊滋懼、而謂欲以博洽見長、左矣。爲己之學最寂寞、其中甘苦獨喻之、次則深相知者能窺之。若徒采聽虛聲、非徒譽我者不知我、即謗我者亦未爲知我也。弟年望六矣、生平未嘗與人言、因足下兩番長書見教、實

愛我而非譽我、故敢布其腹心、援筆疾書、不覺其言之長。然願足下且閟之、勿以示人、恐不知者以爲自譽而自衒也。書尾又云、愼修有以自白於天下、恐不必然。人知不知、何加損於我、且又安能執人裾而盡白之。若謂世道人心所關繫、亦足下之過慮。倘人人皆欲以博洽見長、豈不勝於埋頭習舉業、辛苦一生而中楞然者乎。聞足下著述甚富、四書諸經皆有詮義、名山大業、恨未獲一讀、徒切歎仰。抑弟亦聞諸道路、謂足下留心經濟、欲復先王井田、未知信否。如其有之、此爲經世大法、昔

程張大儒皆有志行之、弟豈敢謂不然。然程子後亦謂井田難行、朱子以爲程子經歷事多、故其言前後不同、足下豈未之思乎。經濟之學、弟亦留意、竊謂後世郡縣之法、田賦之法、養兵之法、雖聖王復起不能易、其勢則然也。去古既遠、井田安可復。未論井田、雖限田均田亦勢有難行。吾人高言復古、橫此識於胸中、將有讀書而不通世務之病。一處不通、他處亦多膠固、則讀書反以益其愚矣。拙著律呂管見末一條、言度量權衡不必泥古、頗有愛我者摘此一條爲譏議、歷引史傳以明三器

之當復古。愚作三器或問一篇答之、反復三千餘言、力辨三器不能齊同之故。若井田之難復、甚於三器之難同、足下以爲可復、必有說也。抑或傳聞之誤、亦如人之以窮爲博洽見長也。饒舌及此、倍覺悚惶、幸恕其妄。有便務望復惠德音。

赴楓溪館。

三子堯階生、未幾殤。

秋九月、三作書與江愼修先生。

書云、接長牘、具道格物窮理之功及生平閱歷甘苦、誠

孳孳於爲己、非若大軍遊騎之遠而失歸。弟向所問於
人言者、亦可渙然釋而怡然悅矣。但篇中縷縷所陳、固
皆足下心得、而猶有未盡與鄙見合者、又不敢不條析
而互證之。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實朱子未定之書、故嘗
易簀之時而猶有勉齋之屬。足下憾其蒐羅猶有未備、
疏密猶有不倫、所見誠然、安敢謂足下之過疑先儒哉。
且禮經至爲難治、而足下乃能更爲之增損櫽括、以卒
朱子之志、此儒者真實學問、足以持躬淑世而羽翼
聖朝、非尋常博洽比也。特是讀禮者猶貴有以深得先

王制禮之心、而實以措之動履。今分綱別目、亦既井井有條、惟節收古註及釋文、爲學者入門之路、苟其折衷以朱子之說而決擇精詳、夫亦止此足矣。若及唐宋疏義與古今諸儒議論、蒐羅太多、則議論恐不能無雜。三代而下、代有禮書、如開元禮以及大明、其間禮制增損、多失先王之意、注疏家尤多紕繆、至有呂坤等四禮之疑。是不惟不足以治經、而反足以亂經。不増入焉、正可以全經、而不爲闕略也。乃足下又云、此書之作、但欲存古以資考核、而非謂先王之禮可以盡用於今、則此語

亦未盡然。夫先王之大經大法、禮儀三百、萬世所當率循。若夫文章制度所得與民變革者，卽三王且未嘗相襲。如足下之所謂以蒲席代古席、以壺代尊、以瓷代俎豆數者云云是矣。至若朱子祠宇之議、桂巖宗子之法、鄉飲投壺之禮、如足下所擬議、已無不可訓可行，乃又謂先王之禮非可盡用於今也、是則何歟。朱獻靖公之祠不當在朱子祠後寢、足下引經斷事、至爲有見。然欲建獻靖公祠於朱子祠左、以擬生時之左宗廟，則亦未安。蓋彼朱子當日立獻靖公祠、則在左固也、在今日則

朱子子孫既事朱子祠比宗廟矣、而又立獻靖公祠於朱子祠左以比左宗廟、是則周后稷之廟固當在不窋之左、而鞠陶以下乃以漸而右、何俟昭穆之序耶。今雖無五廟三廟昭穆之法、然獻靖公祠與朱子祠均之廟也、則各爲一祠以協父子異宮之義可也、何必在左。深衣之制、衆說紛紜、然近日之非先儒者、要不外欲加左右兩襟爲得續衽鉤邊之制。第不識足下所考誤爲何說、故弟亦未敢置辨。足下又欲取士相見、鄉飲酒及投壺禮以教童子、使化其驕逸之習而長其敬謹之心。數

者誠能舉行，至爲今日盛事，第將拭目以俟。但貍首一詩，其篇已逸，說者以原壤所歌當之，其說莫詳於臨川吳氏。敍則謂貍首已逸於孔子之前，不然則孔子序詩正樂，豈反於先王所用以節射者而故删之。借使原壤所歌爲卽節射之貍首，而祇此二句，於義亦已不全。況雖復讀女字爲爾汝之汝，而語意終有親狎之態，無莊重之音。大抵音調比齊陳之變風，而謂與騶虞、采蘋、采繁同爲召南篇什，愚未敢深信也。昔有明崑山雙江聶集禮教儀節，高一所舉行鄉射禮，皆祇以采蘋易騶虞，以

采蘋代陔夏。今欲習投壺禮，亦何妨卽以采蘋采蘩代貍首，而必以取於原壤狎弄之歌，此則又愼修泥古之過也。律呂一事，後世幾成絕學，然要旨學士高談理而不能審音，伶人習於音而不知其理之故，以致本末相離，茫無一得，非律呂之別有精微，別有法度也。足下所云黃鐘之管九寸，計其中積分，以圓分約之，正合兩蓍之日數。此蓋積冪算之，不可謂非特見。然以此爲據，則大呂以下以漸而短，均勻截之，以應節氣，是應鐘之管祇扱七分有奇，爲應兩月之日數，古今無此律管也。又

謂琴十三徽、疏密布置、泛聲彈之、當徽有聲、不當徽無聲、因以琴徽爲求聲律之本。足下將以琴之十三徽爲應十二律歟、則此說本大謬。足下積學有年、說當不出此也。如第以聲必當徽爲音必應律之證、則亦未嘗實考之琴音、而詳其應律之妙矣。蓋琴身之度四倍黃鐘、而中徽則二倍黃鐘、故中徽按泛彈之、皆與散彈音合。自嶽根以至中徽、按彈之聲七絃皆已徧四倍之十二律、而其音洪。中徽以內二倍黃鐘、故自中徽以至四徽、按彈之聲七絃又皆徧二倍之十二律、而其音清。中清

各取五律以正五聲加二變律以成調。四徵又正一倍黄鐘，而自四徵以內則近岳，不能按彈，惟泛音間取入之。泛彈之取律，又有與按不同者。中徵當四倍之中，內外皆二倍黄鐘，其第四徵則內一倍而外三倍，九徵則內三倍而外一倍。故縣指泛取，三處皆應黄鐘之宫。一徵、十三徵泛取亦應黄鐘，則所謂半律也。至若二徵、十二徵泛取則應林鐘，三徵泛取則應姑洗，（此二句祇言大弦。）與按彈不同。此由內外分取以應律度，故與按彈之得按指以內成聲者，其聲自異也。不當徵則無聲者，以內外

分之、而不應律故也。若按弦則不盡當徽、如七徽之八應南呂、七徽之半應無射、七徽之二應應鐘。亦祗以足下其亦曾細聽而詳察之否耶、而何必旁徵之節氣納音耶。算周髀以求黃鐘之積分、推琴徽以求聲律之度數、考古人轉絃換調之法、訪俗樂工尺四上之粗、數語似乎得要。東人爲譜之法、弟亦嘗深思而積算之、其度量輕重皆合黃鐘不爽。琴之定律則不全繫於徽、而置徽又別有說。轉絃換調之法、彈家每失舊傳、弟嘗思有考訂。弟工尺四上等譜、雖繫教坊俗法、要不可謂之粗。大絃訓。

蓋合四乙尺工即宮商角徵羽之五聲，而上凡即變徵變宮也。惟教坊調又有亞四、亞乙、亞凡及勾字之用，則十二律之宮漫胡無際，是爲失之。其取平上去入以定五聲宮調，亦屬未當。然古人非律無以正音，今人合音亦無以考律。唯好學精思，深知其理，按之氣數，以徵其實，然後知三分損益之法，五色成文，八風從律，百度得數，無能出其範圍。願愼修無輕議古人也。夫度生於律，非律生於度，然非度無以得律。此如天非有度，以日之行而起度，日非有分，以晝夜之長短而分分。然分分而

日之長短有數可求、定度而周天之行有迹可紀、同一理也。度數也者、理氣流行之節文、生氣之和自然流出。故河圖之數、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律管何獨不然、而謂候氣灰飛之說爲未可深信、以別索之冥冥、則恐亦思而不學之過也。顧候氣灰飛又有未能即據者、四方之氣候有遲早、地勢之高下有寒煥、王者之修德以召天和者有順逆。假如冬而震雷、夏而冰雹、則灰飛豈必應律。周子所云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而後和。故禮先而樂

後正、此之謂也。此其說弟嘗詳之於所擬策略中、恨未能面與足下相質正耳。李文利、黄積慶之書、背謬尤甚、無庸復辯。即史遷、京房、劉歆、揚雄輩之分子母、分宫調、亦徒爲紛擾、析之愈細而愈遠愈離、其說殆未可以寸楮悉也。歷爲欽若之本、算居六藝之一、儒者豈可不知。西學利、艾諸人發先儒所未盡蓋多、而任數之過、其背經者亦復不淺。天地之高深可以數計而得、而天地之所以高深、則形上之理、非數所可求。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聖人難言之、足下乃謂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

膚而知天道。果爾、則一通歷算便作聖賢可矣、何以古之歷疏而聖賢繼起、今之歷愈密而知天道者究鮮其人也哉。至於字學、韻學、則正爲好古者所當詳。此王者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同文之大典、而學者或杜祉承譌、魯魚襲謬、安可不一正之、非太倉一粟比也。儒先之書所當整頓者整之、尤爲急務、又不當在歷算字韻之學後矣。典林之刻、出於從輩、知弟足下所得已然。與其開方便之法門、孰若激勵之使從事於經學。如果資分庸下、則足下又安能以典林一

書塾之記誦。彼其於抄錄且不無憚煩，而欲使之成誦，以淺左右逢原，不愈難哉。若不能必其成誦，而祇於臨時翻閱，以飾寒儉，則艾東鄉所譏爲小盜盜大盜，或無辭於餖飣之失矣。大抵有明先輩類多融貫全經，故時藝非必引用經文，而無非六經精義。後人專求工於時藝而無眼以窮經，故滿紙引用經言，究無當於經義。漢儒經學口傳心識，故授受類有專門。後世經學貪多務得，涉獵不精，而經學益多厖雜。學者苟具中上之資，使能淹貫六經，旁及子史尚矣。如其不能，則莫若專攻一

經、使之瑕到而心自澈、理韻而氣自厚。經義所融、臨文自無寒儉之病。此治本之法也。又其下者、彼既不憤不悱、不反三隅、則雖聖人亦無能以強之矣。不知愼修以爲何如也。然此爲時藝言之也、吾人既從事咿唔、便當飽聖賢茶飯。所共願者、本惟是讀書窮理以破愚、省躬克己以寡過、雖未能棄時藝不講、而要當由心得以爲文章、實踐力行、何妨舉業。今人因時藝而講經學、亦已傎矣、況乃棄經學不講而從事於汗漫之書抄、不亦傷乎。夫今之執筆爲文者滿紙、誰非聖賢之語、而反之躬

行問之寤寐、將誰爲實得於心。功利之習錮蔽於胷、儌倖之途趨之若騖、乃足下謂無庸過慮、則孔孟之所以折衷六藝、程朱之所以倡明理學者、舌敝脣焦、皆以世道人心之故、不益爲過慮之甚耶。而足下之拳拳於禮樂、殫力於儒先者、不更爲多事歟。然本草野迂儒、衣食奔走、夫亦何心著述、強廁儒林。乃既以舌代耕、因亦思情田宜耨。見今日學者日角雕蟲、全然不知反本、其視聖賢經書祇以爲貿利梯榮之具、而時下講章汗心繁目、亦只爲時藝徒開方便法門、因是畢傳離經、日趨纖

巧、而聖學愈支離晦昧矣。先輩中間有爲經學訂者、如虛齋、次崖諸公、言多可法、然決擇亦有未精。欲用是隱憂積憤、思有以明聖賢立教之旨導學者、且反求諸身、是以有四書詮義之著。其所言者、皆惟是敎人以體之日用常行、而不敢參一超時悦俗之見。於時解之有能時尖纖者、皆力爲闢之、亦不敢少遺餘力。至於衆說紛紜之會、則每瞑目靜思、夜以繼日、必求得所折衷而從此心始慰。書成共一十五卷、志慮所在、亦未堪一二爲人道也。繼此而易、詩、書皆有詮義、共得三十五卷。始終

祇此發明立教之旨，俾學者反求諸己之心而已。於禮記則有章句十卷、或問四卷。於孝經則因朱子刊誤定本，爲章句、或問各一卷。禮記本儀禮之傳，原不當析而二之，然儀禮當實著之日用，而禮記中時有精義，尤宜有以默成於心。又今學者方以禮記專經，而陳注淺陋，吳氏支吾，亦不可不爲之更訂。是以暫遺儀禮，專事禮記，亦因學者所習而寓以挽回之術也。若乃合經傳而修之，以卒朱子之志，則俟方運之有待，亦以刮目於足下爲樂，得以觀厥成也云爾。此外雖多著述，殊不堪以

入世。且生平恥於自衒、有心無力、堆積巾笥、知他日徒以覆瓿，然此心終未能自已、誠難免於過慮之譏也。足下又謂弟留心經濟、欲復先王井田。弟不知此語何以得傳聞於足下、然亦信有之。夫土田祇在民間、人民祇在天下、郡邑何非國土、赤子誰非吾兵、以天下之田土與天下公之、以天下之人民與天下治之、同天下之患難、爲天下守之、今古雖殊、覆載不改、而謂井田終不可復、此亦師前王莫若師後王之故智、徒以苟治自安者云耳。治亂關乎氣數、設施則存乎人、而安得獨以盛治

讓之唐虞三代歟。程子云井田難行、然程子亦云難行耳、未嘗云不可行也。夫處今日之時、以今日之勢、而欲猝然舉先王之法、率一世而更張之、誠有甚難、應不待程子而後知之。顧所謂難者、殆非井田之難復也、難於出治之有本、君相之同心、庶明之勵翼、而轉圜之有法、張施之有序、以需之歲月而歷久不渝也。且先儒語錄之言、亦多未可泥矣。橫渠有志復古、朱子已集之孟子註中、其他語時有異同、安知非門人之誤記。此如孔子之言、要以所論爲精、而家語、左氏傳、二戴記所傳、亦安

可盡信爲聖人之說乎。若乃通經術而不通世務、此當時譏介甫之言。然介甫之所經營、要皆只從功利起見、經術乃所以通世務、介甫又何嘗通經術哉。度量權衡、王政之首務、後世經制不定、八政不修、是以國異政家殊俗、侈靡相尚、溢惡相欺、大稱小斗以相攘奪、度量權衡安可不謹。然謹之者、亦惟是關石和鈞、準之王府、使民守畫一之經制而無敢或違、斯善矣。豈必改今尺爲周尺、而後乃矜言復古哉、而周尺於今亦何從確據也。井田之復、潤澤因時、亦若是然耳矣。疑義與析、故言之

不得不辞。篇中不無唐突、然昔者韓富同心輔政而議有不合、至於動色相爭、東萊之與紫陽說詩各有異同、而終身志同道合。弟於足下何必苟同、而此心庶可共諒。如或言有未當、望復惡示玉音、無起操戈入室之嫌、此爲欣幸。

冬、還里。

四年己未、四十八歲。

春、江慎修先生再答先生書。

書云：永再拜覆書燦人汪先生足下、弟與足下幸生同

鄉、無緣晤面、屢辱賜札、多道路流聞、非弟心迹、故嘗歲致以長牘塵聽、正欲拋甎引玉、冀賜箴誨之言、兼受講論之益。今乃拜領垂九日手書、娓娓千百言、中多規切、且復聞所未聞、何幸如之。從來學人知識意見、必不能盡同。苟趨向不同、則猶南北水火、雖有同者亦異、若趨向不異、則猶鍼磁水乳、雖多異而不害其爲同。足下所謂吾人所共願者、讀書窮理以破愚、省躬克己以寡過。此兩言者、弟嘗佩服而誦言之、此其所大同者也。若夫討論古今、講究事理、則安能不異哉。夫不能自立而苟

同人者、公也。强欲人同己者、私也。惡人異己以爲入室操戈者、妒也。弟之心皆不若是、足下可共諒也。然書中所條辨與尊意不合者、大約兩端。一則知見既定、否是莫是也。一則未見全書、誤會其指也。弟少即有志著述、家甚貧、紙筆亦艱。禮書綱目一書、卷帙頗繁、無力倩人繕寫、兩三易藁、皆自抄錄、手腕幾脫。書之本文多於朱黄之舊、然僅能錄古註及釋文、不能如朱子所謂具錄注疏、諸儒之說、窮於力也。前年雖爲館閣行文錄去一本、而于心實歉然有愧。竊謂此書須　朝廷設局、乃克

成書。其次亦須得有力而好事者、猶可粗就。今老矣、恐成虛願矣。足下以爲祇此已足、弟謂不然。假令採錄疏義與後儒說、亦必有所決擇、其紕繆者亦必有所駁正、後世蠹禮亂經之書、亦不至漫然增入、此可無慮。若夫先王之禮非可盡用於今、此非弟之説也、朱子與門人屢言之、足下考之語類可也。試略舉數端、如諸侯朝聘之禮、今可行乎。祭必立尸、節文繁多、今可行乎。喪服古今多沿革、父在爲母、婦爲舅姑皆齊衰期、今可行乎。餘可類推矣。朱獻靖公之祠、當時感於舊制、父子同祠、父

前乎後有所不安，又以啓聖殿在文廟左，可比例，故緣此議。今既有所僭越，已有定例，可無復論。深衣之誤，其大者則孔氏玉藻疏，謂裳六幅皆交解，使先王法服反類於奇衺不正也。釋玉藻衽當旁之文，惟在旁之衽以兩幅交解爲四幅，使齊倍於要，若前後則以四幅正裁爲八幅，何嘗交解。又前賢所制深衣，觀其繪圖，衣之右不用内襟，領緣直下，又以裳之十二幅者疊之，祇得六幅，且以合縫爲續衽，覆縫爲鉤邊，別無曲裾一幅，疑皆未安。故特爲考誤一卷，以俟後之君子。敎童子演士相

見、投壺、鄉飲、先儒無此説、吾實倡之。其端始於與學徒講旅酬下爲上、不能使人共曉、乃仿古人設縣蕞之意、令童子數人假立賓主、依儀禮特牲篇演出後、乃思此意若推廣、頗有益、不惟使幼者化其驕逸之習、長其敬讓之心、且令觀者見先王制禮若此其彬彬郁郁、或亦觀感而興起。因先成士相見儀注、次及投壺及鄉飲。然此説雖不欲與人言、恐傳聞者非笑、謂愚以禮爲戲、教童子演戲、將擬余於梨園老教師。而來諭以爲誠能舉行、至爲今日盛事、足見足下愛禮之殷、誨人之切、而識

高乎流俗也。詩歌雖不得古人首節、而以意爲之、高下抑揚、以鼓磬節之、或可髣髴貍首之詩。吕芸閣有此說、吳氏本之、而愚偶信之。此一隅之見、無甚關係、卽如足下說、以釆蘩、釆蘋代之可也。顧弟雖有此志、而選童頗難、其父兄不以此舉爲迂者亦罕、惟與家閒幼輩先講明古人拜跪之儀、揖讓進退之節、令其嫻習、庶可行之家塾耳。律吕管見二卷、實因昔年交河王學臺按臨、召講律學、命愚爲之。蘊之於心者雖有年、而成書僅十餘日、任弟亦不敢固信。故嘗與友人書云、不求其能同、惟

求其能異。同則無可説、異則因此剖析拱較、庶幾復有進步也。知己鮮講論及此者、惟太平崔君敬六以長書辨論、證錄其語而存之。足下言之復詳、裨益匪淺。算黄鍾積分應再尋之日、頗費苦心、謂大呂以下以漸而短、均勻截之以應節氣、一管只截去三分七釐有奇、至應鍾猶有四寸六分有奇。來諭疑其只七分有奇、古今無此律、是誤會也。截至四寸半、即月令呂覽所謂黄鍾之宮、蔡邕所謂少宮。呂覽言其長三寸九分、乃是四寸五分之誤、而班氏漢志刪去此句、蔡西山先生遂謂黄鍾

無半律。李文利、黃積慶之徒、又因三寸九分生出謬見、皆博考而詳論之。琴徽以泛聲彈之、不當徽無聲、昔聞之琴家、不信、後試之果然。因知聲音之理直通神明、廢寢食思之、臆爲論說。後考工人作徽之法、乃是以絃折半取七徽、再折半取四徽十徽、又再折半取一徽十三徽、此猶兩儀四象八卦也。又以三分之取五徽九徽、又三分之取二徽十二徽、此猶三才也。又以五分之取三徽六徽八徽十一徽、此猶五行也。嘗聞之王文河云、琴制有大小長短、而作徽之法皆同。然則琴絃又似非四

倍黃鍾。蓋黃鍾九寸有定度、而絃可長可短、則尺寸豈不有伸縮乎、何以制徽取泛同一法也。來諭謂徽應律其無聲者、以內外分之、兩不應律之故。愚猶未能確信、俟再思之。又以古十二律之度布之七徽以外、亦不能脗合、此弟所以致疑於古人三分損益之法也。十三徽之注聲、惟中徽最洪大、其度亦最廣、至他徽皆微細而清濁不同。獨第六徽似有似無、此又何以說、幸足下有以教之。琴家有轉絃換調之法、蔡先生謂緊定七絃、朱子不然其說。而朱子又有古人隨月調絃、調至應鍾絃

慮恐絶之疑，意謂七絃皆轉也。愚考之宋史姜夔大樂議，究其轉絃換調之法，琴只五調，一調只轉兩三絃，非盡取七絃而更張之。足下所考訂者若何，願卒聞之。工尺上四雖教坊俗法，誠不可謂之粗，此當時下字未審處，得足下指出，甚是。第近閱毛西河全集，律學又有少進。考毛氏圖，乃是四爲宮，上爲商，尺爲角，工爲徵，六爲羽，四上之間有乙爲變宮，工六之間有凡爲變徵。七音之外，有佪爲高工，仩爲高商，伬爲高角，仜爲高徵。南調則閉乙凡，北調則放乙凡。七調旋宮，各有起調畢曲，各

有當第二第六之位、皆爲變宮變徵之音、而變宮在正宫之後、與古人言在正宮之前者不侔。此亦古法可疑之一端。所不足於西河者、主張管色俗樂太過、度數之說全滅沒、雅鄭之防亦決裂耳。來諭以合四上尺工爲宫商角徵羽、與毛說不同、豈五音亦隨人所命乎。合字爲中管之音、猶絃之散聲、而黃鐘之宮在羽音之徵、以四字爲宫、疑毛說爲優也。三分損益之說、信之有年、後因讀朱子琴律說、生一線之疑、遂逐處皆疑、而有管見之說、未易以筆舌罄。候氣之說始於後漢書、隋史亦載

氣有應有不應之事，非謂皆空言也，而終不敢深信。是以管見中言之甚略。即足下亦言，四方之氣候有遲早，地勢高下有寒煖，又有修德召天和之不同，然則將何所取準乎。況又有出於數者之外乎。昔張江陵鋭意造律，用蔡氏多截管候氣之説，而袁坤儀言其有五不合，張亦爲之屈服。袁云作室當擇地，瓦礫之場地氣不清，一也。密室三重，子午參互開門，今門皆在午，不能閉氣，二也。外重牆址當入地，以閉地中之氣，今則不然，三也。天地正子午在壬子丙午之間，今用羅鍼，非正子午，四

也。室而正北祇一位、豈容多埋管、五也。有此諸說、是以未敢深信、非徒索之冥冥思而不學也。若足下以日度比律度、而云度數者理氣流行之節次、生氣之和自然流出、故河圖之數、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此數語眞能言造化之妙、謹銘而志之。昔太平崔敵六兄素未謀面、以所著太極圖數一書來問、愚爲更訂者再、崔大悅、遂以此訂交、後乃得聚首數次。度數之學、弟最刻心而癖嗜者也。歷算是一家之學、弟偶好之。前札借用老子不出戶數言、謂因是可知高深體象耳、非謂通歷算便可

作聖賢也。早年探討西學，晚乃私淑宣城梅勿菴先生。近著《翼梅》八卷，寫本歸之梅氏令孫，餘亦難以語人。足下潛心大業，此非所急，第亦不多覩纏耳。所欲磬頓之書頗多，《近思錄》吾人最切要之書，萬萬不可離者。俗本離析破碎，宋時葉采之註亦未備。嘗爲之詳注，採取朱子之言以註朱子之書。朱子說不備，乃取葉說補之。葉說有未安，乃附己意，足之十四卷，已有成書。《禮記》一書，來諭謂陳氏淺陋，吳氏支吾，誠然。近世相國朱文端公刻吳氏《纂言》，有附說，愚因其書，別爲《禮記擇言》，前人之

說、得失並載、而以己意爲之剖斷。先成曲禮、檀弓、大傳、少儀、内則、喪服雜記諸篇、餘篇陸續爲之。四書解、學徒屢有請、而規模難定。蓋詳則太紛、略則太約、未敢輕率下筆。惟取數章晦蝕於庸俗之說、不得聖賢眞旨者、爲之詳說。若君子無所爭、有教無類、日知其所亡諸章、及中庸仁者人也兩節、孟子天下之言性也一章、餘則見之筆記。字學書繁難成。韻學不多、方在屬稿。弟之所主張者、入聲根於臟腑、出於自然。切韻三十六母、一字不可增損、亦一字不可模糊、當細辨其齶舌脣齒喉與半

舌半齒、而天下之正音當參合五方之音。蓋官音亦有俗、鄉音亦有正也。古今之韻不同、由風氣有流變、而古音未嘗不在今方音之中。書之大指如此、足下高明、幸有以教之。昔與崔兄論字母不合、弟主三十六、渠主二十四。臨別相視而笑曰、此事兩人終身不能相合矣。學人知見之難移如此、而其不苟合之處、正其可敬之處也。典林之刻、原非本懷、事既已成、無可復說。足下縷縷規誨、敢不祗領。科舉隨習、少郎厭之、不得已而隨行逐隊、身厠科舉之林、心遊科舉之外。憶早年閱湯宣城集、

其答人書有數語云、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惟在寰外者始能擧焉。不覺灑然有會、常諷誦之。自度一生孜孜矻矻、皆在寰外之日、頭童齒豁、擧業無成者、似此語誤之、而幸不虛度歲月者、亦實此語成之。較其得失輕重、固相懸也。此語惟爲人足下可道耳。足下志高識遠、脫然韁鎖之外、殫心不朽之業、藏名山俟後人、當有聞風興起者、第不勝瞻溯而神往。所著諸書、以未得捧讀爲歉。大指引人親切體認、返躬實踐、此眞前賢之所亟望後人者。惟是科名之習、擧世奔趨、利欲

熏心、隱微深錮。鄙人拳拳禮樂、殫力倡先、亦自從吾所好、非有嚴父師督之、而亦不能強人皆相從於寂寞之濱。賢聚於雪淡之嗾、士誠各有志也。若夫大聲疾呼、力挽頹瀾、此事終當望之煉人足下耳。書後及井田圖及度量權衡、此等皆非急務、各持所見、亦可忘言。但朱子詩井田議復、其言不一而足、請門人誤記、恐未安、而弟前札中亦未嘗主用周尺、此則不可不道破耳。

赴楓溪館。

冬、還里。

五年庚辰、四十九歲。春、赴楓溪館。

冬、還里。

先生自康熙戊戌授經楓溪、至是凡二十三年。中間惟奔喪省墓兩至金陵、又兩遊浦城、餘皆在楓溪也。每歲暮歸里、春赴館以爲常。後甲子歲再至楓溪、爲詹抒赤作詩集序有云、甲子再至楓溪晤抒赤、閒三年耳云云、則知先生是年仍在楓溪也。

六年辛酉、五十歲。授經家塾。

爲族弟宗典序詩集。

宗典名晳芳，以儒士終老，生平苦吟，以多病，故名其詩曰藥囊集。先生序中歷敘兩人生平離合之迹，有云：予每歲歸則宗典未返，迄宗典至，予又遠行，十年不獲再晤。辛酉歲，予自浙歸，教授於家，宗典以歲杪歸，得復聚首，遂獲暢讀宗典之詩。

七年壬戌，五十一歲。授經家塾。

春，作書答族姪甦南詩敘。

甦南名爾佳，府學增生，上書先生論敬，有把持用力，屏絶外誘之語。先生答書，大略謂持敬自有分寸，不可著

力把持、當優游涵泳。如閑看經史以博其趣、或吟風弄月以怡其機、要以閑此心於正。至於應事接物、自有常理。凡斯世所有之事、皆吾人所當應之事、非可厭惡而力却之也。昔橫渠有杜絕外誘之說、程子教之以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來札所云、或亦墮橫渠之語弊云云。

夏、始應督學試於府、拔補縣學生員。

先生一意研經、雖不廢時文、而未嘗應試。至是、族中從遊諸弟姪方請於先生、謂窮經將以致用、先生始從之、兼欲至鄰爲紫陽山之遊。遂受知於禮部侍郎督學諸

嵩壽公四書首題點爾何如一句、次題天之高也五句。嵩壽公得淇卷、嘆曰、是當焚香煮茗讀之。遂補縣學生員。

泗子文階生、未幾殤。

冬十一月、舅氏江君廷鏞古愚爲先生作四書詮義序。略云、四子之書、六經淵藪也。非體會貫通於四子、不足以言六經。非踐履實得於六經、亦未足以詮釋四子。則試觀之孔子、其跬步無非禮樂也、其對邦君論治道、無非堯舜之郅隆也。其辭命之温良敦厚、卽詩之性情也。

其一生之進退行藏、即易之時中也。惟孔子身備六經、故嘗論一書於六經先後一揆而大中。孟子所以發明孔子之道者、又豈有異焉。迺粵秦迄漢、爭文義於一字一句之閒。唐宋以還、役心思於縟節繁文之末。文辭益盛、而於聖賢之道以日晦而不明。詮釋日繁、而於聖賢之書以益離而益晦。頼周程始繼欲絕之緒、至朱子則撥雲霧而見青天矣。朱子相六經而闡四子、是蓋心古聖之心、言古聖之言、行古聖之行。於是有四書集註、至純備也、至精嚴也、亦欲人以經書爲法、實踐躬行、而非

爲後人之虛車飾也。迺自元明以來、以四書命題取士、其意非不欲士人以實得發爲文章。無如士風日薄、利祿熏心、說經書登講席者、箋解日多、類以體朱述朱爲名、實則爲舉子業計爾。又自陽明首標良知之學、與朱子爲難、淪及明季、凡執筆爲文者、皆以能畔朱子爲快。

國朝諸子闢其譌謬、漸歸於正、不謂無功。然非本於體驗躬脩、則既失其根源、而支流多非本來面目。於是疑朱子之言爲有未盡、而立言反欲高過朱子。是以欲尊朱而或反背朱、非以明經而適以害經者、亦已多矣、

淺陋者又不足數也。余甥燦人秉質聰明，而制行篤實，生平無所不學，而銳志研求者惟在六經四書。深見夫宋註本顯明也，而以深刻參之則必悖。本周到也，而以膚淺會之則必疏。本包舉也，而以一義舉之則離宗。故其發明經義，一宗宋子，論古則融會左史之全書，採輿則貫穿三禮之記載。樂律則合聲音器數以折衷，辨陸王必析之於疑似之間，闢佛老必明指其源流之失。以聖賢實諧體備於身，不得已而有四書詮義之著。末又云：甥少失怙恃，飄蓬閩越，雖處困極，未嘗不史籍是耽。

進退取予、必揆於義、而天資英邁、所學非有師授、其四書及詩、書、易、禮綱目、則自孩提受於母膝矣。母、余姊也。姊氏自幼嗜學、五六齡、明月之下、三夕而學庸習熟、圈外小註不遺一字。先嚴每不許誦習、抑之曰、汝女子、何好學爲。迺至字義無人指示、輒以意會而通之。先叔祖奇之、曰、此天授也。及長、惟周易及邵子經世書及朱子綱目、玩不釋手、他若唐宋詩詞雜書、皆不寓目。故甥雖無師、而有成就如此。

八年癸亥、五十二歲。

夏四月，理學逢源成十二卷。

書分内外二篇，内篇以明體，外篇以達用。篇各二類，内篇聖學類，言理之本然與其所以用功之當然，物則類則言日用常行，爲用功之所依據。外篇王道類，言人君所以治天下之大法，道統類則著唐虞三代治統之傳，而後世所以失之之故。然其道尚存於先儒，萬世之所以維人心而立民極者，不外此也。自序云：理一而已，自四子六經以至周程張朱之所演繹，載籍雖繁，要不過欲人反求之於身心，而得其天性之本然，則以是見之

行事、以實踐而力行之、而於以措之民物、莫不皆準。此千聖所同符、古今無二致也。然而事物之交、至變至賾、天人之故、元遠幽微、豈末學所能辨晰、而況乎異端邪說與夫記誦詞章之學又從而汨之、使高爲者必惑於寂滅虛無之說、而下焉者又役於功名富貴之途、卒之無得於己。吁嘻乎、不究其源、不知其理之一也。不覩其賾、不知其分之殊也。異端棄事物而寂守此心、旣賊其本、末學以爲人而慕於榮祿、又賊其枝。賊其枝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異學之流不息、大道之本不明、是

邪說誣民、幾於滅熄、可無懼歟。顧大道之行雖晦、而性命之正自存。學者亦惟是窮理致知、而於以徐探其源、則異學之偏辭有不能惑。反躬實踐、而於以眞知其味、則當世之榮祿有不足摇。而欲窮理致知、反躬實踐、則舍四子六經之書及周程張朱之教、其末由也矣。乃經書具存、先儒不遠、而苟非居敬持志、以沉潛反復於其間、又何能以不惑乎他而幾以自得也。彼嚮者嘗輯理學逆源一書、蓋亦欲以是自求於身心、而得夫天性之本然。因是經書所得、輒以類識之、欲使弗忘、而亦欲同

志有人、亦或因是書以窺聖學之旨、非敢以著書自負博洽務人也。顧曩時所輯、猶未免雜亂無章、恐不足以窮聖學之藴。適因與廣南往復談論、還復潛心理會、補闕刪蕪、定書凡十二卷。自天人性命之微、以及夫日用倫常之著、自方寸隱微之地、以達之經綸斯世之猷、亦庶幾井井有條、通貫融徹。所以反求身心以探夫天命之本源者、亦可不待外求而得、終身焉足矣。但是編分條別類、援引經書、有似於徵求典故以副時望者、然條類雖分、指歸則一、援引雖雜、脈絡自通。闢異與防流、反經

衛道、意思所存、無不可見。茲固藏之篋笥、用以自儆已耳。異日儻有得是書而讀之者、其亦覺余心而深察其意之所存、則慎無以尋常類書視之焉可也。按、理學逢源、康熙辛丑兒朗入作物詮序時已言及此書名、先生方三十歲。至乾隆癸亥始成書、蓋積二十三年之久矣。

族姪麗南北遊京師、作詩送之。

麗南學行未詳、然先生著理學逢源、與之往復議論而後定本、則其所蓄亦可知矣。明年七月十九、麗南病卒

於京寓。所攜行篋書經詮義原本遂亡失。

秋九月。樂經律呂通解初藁成五卷。

自序云。樂爲斯世所不急之務。亦斯世所難窮之理。樂嘗世所共爲者不務。而子然用其心於斯世所不急之務與斯世所難窮之理。伊何拙也。雖然。前此有爲其拙者矣。蔡西山其人。自宋元明而下。未一二數也。更前此有爲其拙者矣。司馬遷其人。自漢魏晉唐而下。又未一二數也。此其人之或是或非。或純或駁。未易具論。要之其志皆不可謂不尚者。先王教人。莫先禮樂。而遺經闕

然。禮經之蕪、朱子嘗手定大略、而黃勉齋承之。樂則僅存樂記一篇、律呂器數都無可攷。蔡西山綜攬諸儒所論識而決擇其當、以成律呂新書。樂記言理、西山明律、理以律爲歸、律以理爲斷。是二書者、不可不合以參觀焉者也。然理寓於聲而器衷於律、斯樂之理存焉、器數音聲又不容以不攷也。因是合樂記及西山書疏通其意、復上探周禮考工、下及儒先注疏、以攷其器數聲容之略、亦成續新書二篇、以附於後、名之曰樂經律呂通解。樂記之爲經舊矣、他所輯萃亦本遺經、經名非僭也。

其曰通解、通二書而解之、亦附朱子、勉齋之志。其音聲度數之實、則多訪之伶人樂工、而酌之遺經以及先儒之論、以求一當、非敢懸爲臆擬。然不憚其卑且煩也、則愈拙矣。顧以謂樂本於天地、制於聖人、先王所爲立之學等、廣之天下、冀以化民成俗、而今乃下遺於伶人賤工之事、學士語其理則難之、稽其數則煩之、執其器則羞之、遇其人則賤之。苟有談其事者、則相與迂之拙之、是烏乎可。今天子留心制作、方且興起禮樂、以比隆先王、學士預爲

附其拙，則獲以其先心，以待朝廷之採擇，或有成哉。不則獲以其拙附於朱、蔡其人之後，亦予快也。此下有闕文。

校記

①唐元宗：當作「唐玄宗」，避康熙諱改。

②兵：當作「民」。

雙池先生年譜卷之三

邑後學余龍光編次

乾隆九年甲子，五十三歲。春，客楓溪。

爲詹抒赤序詩集。

抒赤，錢塘人，先生舊友也。序有云：歲甲子，復抵楓溪，晤抒赤，闊三年耳，髮蒼然，子同庚也，老矣。按先生庚申仍館楓溪，辛酉歸，教授於家，至此復來，中間別三年也。

又先生理學逢源經學類論樂律一條小注云：某昔在須江，有錢塘詹抒赤者，善審音，通九宫譜，閒彈琴曲，能

請成工尺入笙笛。予友善之。得其轉宫換調之法。因教之以六律相生。伊却未能了了。乃以其所彈三弦。約其長。取度黄鐘。度以紙條。依長短生十二律。書於條上。以糊粘三絃之上。使按律下指彈之。無不相合者。益信三分損益。六律旋宫。古人不予欺也。

夏。與門人金斗望書。勉其行喪禮。

斗望名魁。浦城金千總之子。舊嘗受業於先生。至是千總卒。魁欲行古喪禮。先生寄書勉之。

作金千兵墓誌銘。

千兵卽斗望父也、名廷貴。其先松溪人、祖父始入籍浦城。由行伍擢浦城千總、晉階武德將軍。浦令張秉綸清廉有幹、落落寡合、千兵能與和衷。以疾家居、治農訓子、喜親文士。年六十八、將卒、戒其子勿作佛事。斗望始居嫡母喪三年、不御酒肉、至是哀毀骨立、見者爲之戚然。

六月歸里、由郡城道崖陽、應鄉試金陵。

有秋初舟自灣址過青草湖夕抵太平七言律詩一首、

又有金陵登報恩寺浮圖五律一首。

冬、次女適余熊照。

熊照字能昭、同縣沱川人、縣學生員。載縣志文苑傳。

十年乙丑、五十四歲。

秋八月、春秋集傳成十六卷。

自序云、春秋魯史也、聖人修之、而孟子謂之曰作、誠以大義微辭、聖人所獨斷、而非徒記載之文也。然謂魯史舊文而斟酌其是非、以垂後世之法、聖人然也。謂逐句逐字而改易增損之、以某字爲褒、某字爲貶、使後世之人多方以求合而莫測其意之所存、聖人當不盡然也。竊謂魯史舊文亦非漫無矩矱、其閒如内不書䄄、公出

書孫之類、皆舊史遺法、與晉乘楚書各異、是爲周公之典。故韓起來聘、見魯易象春秋、而曰周禮盡在魯矣。第二百四十年之間、史不一手、文有煩簡、得失之殊、於是仲尼修之、以復周公之舊。其有特筆斷自聖心、則如春正書王、河陽書狩、桓正不王、定元無正、稷成宋亂、澶淵宋災故之類、是爲直著譏貶、大義昭然、無勞曲說也。其餘則不過屬辭比事、是非功罪、按事可考、而勸懲已寓乎其中。但於今舊史不存、無從考據、而知其何者爲孔子之所筆削矣。惟左氏記事詳明、故讀經必以左氏爲

宗。公羲二氏所述之事，見聞異辭，難足據矣。然左氏所斷之辭，所發之例，實多於理背謬，確有不可從者。公穀辭義甚辨，而各以其意揣度聖心，則得之者半，失之者亦已過半矣。迄漢唐宋諸儒，類各事其所專，或援此以擊彼，或合異以爲同。朱子謂聖人心事正大光明，必不如注疏家之奇鑿。蘇氏謂諸儒說春秋，多似舞文之獄吏，不有然哉。程叔子傳，胡氏多宗用之。胡傳大義炳朗，辭氣昌明，遠駕漢唐諸儒之上，而三傳得所折衷矣。然立義時或迂疏，而辭旨每多煩複，如元年而責以體元

之義，周正而冠以夏令之時。齊桓首創霸業，多爲曲護之詞。魯桓兩闕秋冬，何與誅賞之柄。衛伐無斷，豈眞忘德。魯珍季子，未必能賢，以常情待晉襄，以王享責秦穆，書法不太曲乎。責晉厲之不君，於欒書無貶辭，何辭不達意也。是亦以胸有成見，加之附會，而逐字求深，過泥之故失之，故朱子於胡傳有不滿焉。迨通大全所載宋元諸儒議論，亦多可補胡氏之闕，而要之各出意見，得失相參，在鄙意嘗思有所折衷，而未敢率爾班筆也。然存心亦有年矣。今　功令一遵胡氏，治春秋者通記取

冠冕數題、略撮胡左大旨、特以應試。雖經文且未嘗徧讀、況胡傳乎。夫經降而從傳、傳降而爲時文、時文又降而爲勦襲、倘謭然以經生自鳴乎。予甚憫焉、謂欲以發明經意、自當求之於經。通經以傳爲階、自當博綜於傳。傳之立義各殊、自當折衷於一。一無可執、斷之以理。理無常是、衡之以中。中無定體、參之以時。時有不同、案之於事。聖人之道、時中而已、隨事順理、因時處宜、春秋筆削不以是乎。是以敢斟酌四傳而去取之、時或斷以己意、備淺而無深、備直而無曲。序事必綜本末、論事必於

周詳。有疑則甯闕、無敢鑿也。其所取用、不過數家、足以發明經義而已、餘俱從略、不欲其煩、匪矜博故也。明初始定科場功令、春秋四傳並用。成祖而後、乃獨用胡傳。然迄今命題、亦未嘗不兼主左氏、則合四傳而斟酌焉、於 功令似亦無所背。抑叔之集是書、要非爲場屋命題、使士子作時文故也。但春秋爲朱子所難言、予小子何堪僭妄。然朱子於春秋既未遑及、則繼朱子者尤不可以無人。茲所去取、貫一宗朱子之意、紫陽可與、當亦不予過譴、則揆之孔子之意、或亦不相牴牾也。朱子作

易本義，祇以易爲卜筮之書。愚於詩經詮義之著也，亦祇欲人以作詩之法讀詩。今之於春秋也亦然。人之讀春秋者，其即以讀史之法讀之焉，沉潛而反覆之，以論其世，鑑空衡平，將聖人筆削之深心，時或遇之，自可以無事深求也矣。

十一年丙寅五十五歲。

春，爲族再姪梅菴作詩集序。

梅菴名文銘，國學生，清儉公七世孫也。著有醉齋草。其父名壇，字公立，號易齋，僑居金陵。負文望，與若際飛相

誚頑。有選刻明文、今文商行世①。鄉闈屢薦未中、援例授中書。先生序梅菴詩、稱其刻削清苦、耐人尋味、清苦中不失氣骨、刻削中自饒風致。

十二年丁卯、五十六歲。

秋、應鄉試金陵、卷薦而未中。是科四書首題巧笑倩兮一章、次春秋脩其祖廟至愛其所視、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房考某公力薦、主考少宗伯東昌鄧公鍾岳批云、樸老欠滑潤。先生後見遺卷、笑曰、既樸老矣、又須滑潤、不亦難乎。

十三年戊辰、五十七歲。

十四年己巳、五十八歲。門人余元遴始執贄來受學。

先祖諱元遴、字秀書、號筠谿、一號蘖齋、同縣沱川人。學行載縣志學林傳、府志儒林傳、通志文苑傳。先高祖妣爲先生族姊、同出太傅清簡公。先生次女適先祖從弟熊照、而先祖繼配　贈宜人、又先生宗人文蒞公女也。曩先祖往來段莘、屢得晉謁先生。戊辰歲、先祖年二十五、始入縣學備弟子員、有志於爲己之學、究心四書諸經、幾及宋五子書、推服先生爲朱子世適。是歲己巳、遂執贄受學焉。故先生歿後、先祖作行狀、稱與先生誼本舊姻。又乾隆丁亥赴縣呈請、宿先生故居、作詩有當年

從此識先生之句。按先生館楓溪二十餘年，及教授於鄉，其門人先後計不下百餘人，而傳其學、表章其遺書者，乃在晚年所得之弟子。故府縣志儒林傳有云，五十後名譽日起，究未有能窺其堂奧者，獨沱川余某師事之，得聞爲學要領。又督學朱爵河學士作墓表，有先生書非余某亦不傳之語。昔朱子答黃勉齋書云，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亦難得十分可指擬者，所望於賢者不輕。千萬勉旃。朱子守漳州，陳北溪從遊郡齋，朱子喜曰，南來爲吾道得一安卿。蓋斯文付託，其重如此，非

實有志於斯道者、不能知此中氣誼之深也。先祖著述有庸言四卷、道光丙申安徽督學少司空嘉興沈公維鐈鼎甫先生爲之序、愿敘雙池先生與先祖之志事、所關甚大、今附載於此。序云、往讀婺源汪先生遺書、而知有余君秀書爲先生高第弟子、實始輯錄其書、進於前督學使者竹均朱公、爲文表其墓、作主配祀紫陽講堂、自是承學之士咸知有汪先生。益朱公表章之功爲大、而微余君、則亦無由而達也。洎讀先生文集中多與君往復書、訂正羣疑、闡明道學、惓惓於身後之託、如朱子之與勉齋然。未嘗不慄然以思、設非君親承指授、然不爲世俗之學、必不能深契先生之心而膺此亟寄。且非君能實體先生扶植道脈、不敢不自任之苦心、亦必不能大闡先生之幽光、而卓然成不朽之業。正學明晦絕續之際、天與人殆有相得益彰者乎。而又以未得見君之書、識君之行事爲憾也。去年秋、君之孫能光舉於鄉、手一編來謁、則君所著庸言四卷、皆克治身心、考驗自得之語。其律己也嚴、其衛道也勇、其持議也正而不苟。程子

所謂立言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斯編近之矣。自先生没後、子鳴之以毀卒。有孫一、已前殤。君迎養夫人於家、敬禮備至。君從弟某娶先生女、以時共葺其塋壠。又爲先生行狀一篇、敘次諸書大旨甚詳、而慨然於天理人心之必不湮没、若有可操左劵者。述今觀之、益歎天道之不可以淺近測也。當先生之生、流離顛沛、有親不能養、終身以爲大戚。著書幾二百卷、豈其學而困其身、不畀之以昌明正道、倡導後學之任、而卒不獲一日享儒者稽古之樂。寘寘者幾不可問矣。惟君志先生之志、學先生之學、而遂以終先生之事。今先生行誼在　國史、遺書次第刊行、世之讀者知其書、當與稱書、楊園兩先生鼎立爲三、行且聞風興起。是先生之書晦之極而大顯、君之志事遲之久而後伸、豈人所能爲哉。三復此編、流連興歎。余生懼先德之就湮、乞數言弁其端、遂不以不文辭、亦聊以志服膺之私云爾。

作紫陽書院記。

徽郡城紫陽書院有二、一在南門外紫陽山麓、朱子父韋齋先生讀書處、宋理宗賜額。一在歙縣城内學宫之後、明初所移建者。先生此記、乃南門外賜額之院。大略謂地以人傳、書院而名以紫陽、匪隆紫陽、隆朱子也。歷宋元明、廢修不一、今郡人徐君士脩捐貲重修、太守何公躬爲戒董其事。朱子之學在於居敬窮理、實踐力行、師以是教、弟子以是學、庶可日游處於朱子之庭、對朱子而無愧。若棄實學不務而徒以浮夸掩襲之文、奔競虛名、馳驅利禄、則上負

聖朝造士之典，下負賢太守及徐君樂育之心，而又何顔以立於朱子之紫陽書院乎。」按府志，乾隆十三年，歙徐士脩重修紫陽書院，增置號舍，又捐銀一萬二千兩以贍學者。而郡守何公蒞任，則在十四年，蓋十三年爲經始之期，其章程則成於十四年何公蒞任之後也。先生此記應作於是年。何公諱達善，字子兼，河南濟源人，由翰林出守新安，有惠政，載徽志名宦傳。

十五年庚午，五十九歲。是年未詳客何所。

有午日七言絶句一首，末二句云：佳節年年都似舊，算

來強半在他鄉。

適余氏女華。

十六年辛未、六十歲。未詳客何所。

有二月春寒梅猶含蕊賦此催花兼柬梅菴再姪七言絕句一首、又索和一首、又戲作梅花答語再柬梅菴索和一首、又有雪度嶺嶺一首、似先生二月中辭家遊旌陽涇縣一路也。

十七年壬申、六十一歲。

秋、策略成四卷。

十八年癸酉、六十二歲。

夏四月、門人余元遴作詩經詮義總論序及策略序。

詩經詮義總論序云、詩之地郊廟朝廷鄉黨閭巷、詩之人王后公卿大夫士女、詩之俗奢儉貞淫、詩之體國風雅頌。要其殊事異文、由心出口、無非動於天不容已、而發於情不自知。當作詩之時、固不計其工拙毁譽而預爲後人作經讀也。孔子刪繁就簡、昭示來茲、興觀羣怨、定爲三百、豈非欲讀者以意逆志、借古人之吟咏、養自己之性情、優而游之、饜而飫之、以臻於純粹至善之地乎。自後人誤解思無邪一言、以三百篇無邪詩、而淫奔諸詩皆爲譏刺、斯古人之意不明、而詩旨漸蕪矣。朱子諷詠涵濡、不從序說、得古人於笑貌聲音之際、而較字句於分寸毫釐之間、洵爲超前絕後。而後人紛紛援据序義、拾朱子所棄以自珍、至詆之爲高叟、咸邱蒙、不亦無忌憚乎。吾師雙池先生詩經詮義一書、墨守紫陽、遠追作者、約五經之旨、成一家之言。其闡發也博大而精

深、其剖析也茂密而條暢、而其於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與夫治亂得失之機、人心風俗之際、尤諄諄乎三致意焉。是豈惟朱子之功臣、抑亦百王之龜鑑也。嗟乎、人趨利厭、經學不明、假聖言為筌蹄、得魚兔而放棄、甚且置之高閣、卷未開、手未觸者、比比皆是也。而先生得斷簡於眾遺、發新知於卓識、憂絕學之不續、奉聖人為我師、獨以扶世道人心是務、謂非閒世豪傑歟。第是書文成數十萬言、未易遽探其奧、獨國風雅頌之總序、計一國之始終、論全詩之體製、若網在綱、如衣振領、讀之若恍然有以、得其體要者。爰另為錄出、朝夕省覽、以為至詩之階梯、俾稍有依據、不至河漢其言、是亦入室由戶之意也言終於此而已哉。

策略序云　朝廷設科取士、以策居三場之殿、蓋將以覘士子之經濟、而欲其為有體有用之儒、風簷之坐而言者、他日措之家國天下、無所處而不得其當也。然上求之以實、下或應之以名。空疎者苟且塞責、於情事既鮮所發明、閒有錫所欲言、又多勦襲雷同、陳因雜食。求其根柢淵深、源源本本、敷奏詳明、華實並茂、不其難乎。

吾師雙池先生學貫天人、心羿周孔、凡性命精微與夫名物象數、古今制度之沿革損益、他人所窮年矻矻而通其一而不足者、先生莫不條分縷析、較如列眉、指掌而洞究其所以然。其正人心、扶世道、功在萬古者、在詮釋四書五經及理學逢源諸書、策畧。其緒餘也。夫古來策之善者、莫如賈長沙、董江都二人。宋則眉山兄弟。然江都氣體强弱、長沙所義宗純、蘇氏文采雖竊一時、朱子謂其以雄深敏妙之文、病其傾危變幻之習、以故被其毒者、淪肌浹髓而不自知。由斯以觀、談何容易。化生則所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縱橫反覆而不誠於正。是豈空疏雷同、擇之不精、語焉不詳者所能望其項背哉。昔陸氏嘗有云、須明三代法度、通之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為全儒、而可以語王佐事業。須達用酬酢、探諸囊中、而不屑。然後為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源。方之先生、何多讓焉。惜也所窮、遭佚未庸於時、而先生陋巷不憂、疏來自樂、著書談道、老而彊勉、豈非所謂人不知而不慍者乎。先是先生族子蔽堂僑居金陵、纂選或刻先生策十餘首、久已膾炙人口。但其中尚有假他人名

者又截長爲短、不免斷鶴之譏。茲全集具在、願讀者共興起焉、志先生之志、坐而言者起而行以無負　朝廷設科取士之意焉可。

答門人余元遴書。

先祖以詩義總論、策畧二序呈先生、且請重著書經詮義、又請自序年譜、訂定詩文集。先生答書云、二序過蒙推許、恐不克當、然足見尊信之誠、又不勝爲吾道有人喜也。書經詮義失藁、屢欲重復記憶成書、奈目下方重訂樂經律呂通解、故未遑及。俟樂經既完、自當從事尚書矣。年譜語錄諸項、則且欲聽之兒輩。詩賦文藁以及

時藝，皆頗有成集，但近作有未録者耳。易義從古本，蓋朱子本義之舊，即今
御纂周易折衷，亦未嘗不從古本也。儀禮、周禮二經，嘗合戴記參考，乃能有所決擇，而家貧，苦未能備書，自恐見聞未廣，故屢欲從事，輒復閣筆。且詩義及四書詮疑，則尚欲更删，苦無暇日。惟秀書既確知尊信，即望代爲删訂一二，蓋與人同，無分彼此也。頤經、書浩繁，心長手短，三禮之未能卒業，以朱子且不能無憾，而思欲盡及朱子之所未及，亦無乃太奢願矣。九峯勉齋之事，猶將

有望之秀書。

六月、再答門人余元遴書、論主一無適及分皆仁勇。

謂無適二字、本孔子無適也來、適字不訓作往字。歷引程朱及諸儒之說、書凡一千四百餘言、載集中。末言近欲從事書經、囑先祖將古本傳註及

御纂本寄讀、以資參考。

秋七月、三答門人余元遴書。

書云、書經詮義了難記憶、今幸得睹

御纂廣所未聞。他日書成、實賴秀書之力。四書詮義尚

有三卷在秀書處，於中尚有一二考核未詳、不能愜意、望寄改。

應鄉試金陵。

冬，重訂樂經律吕通解成五卷。

樂經律吕通解，原本成於癸亥，兹復重訂成編，仍舊五卷。以樂記爲經，分二十一章，又附或問二十二條，以西山律吕新書爲傳。又自續律吕新書二卷，上卷曰八音考度，下卷曰定和節節。大約篇目皆如初稿之舊，而辨析義理，鉤稽度數，視初稟加詳矣。其自序仍用癸亥原

文、只删改二十餘字。

十九年甲戌、六十三歲。

秋八月、重著書經詮義成十三卷。

自序云、予竊竊陳編而不啻捫𢵧依壁、貪攬羣言以參要害。至於節目、則默坐終日、不下一字。然思有所得、則振筆直書、不爲草藁。是以諸書皆無副本。雍正癸丑、書經詮義既有成編、門婿麗南攜之入京、後麗南卒於京寓、本遂亡失。後此十餘年、余秀書能昭昆弟屢請以書義見示、予從麗南家索之不得、乃默復記憶。雖卷帙繁

多，辭句渺難尋逐，而精意大義，規模綱領，則胷中故物，且在昔常費探索，而使其說不存，亦予所不忍也。因徼筆研，復理舊緒，十餘年來，見聞日廣，觸緒相發，時有漸得，又自喜義理猶昔而辨析益加詳矣。凡二期而書義再就，大約較舊本損者三之一，益者亦三之一。益事理別於微渺，而尙論期見古人之心，故經義本文或置不釋，而字句訓詁，別有求詳，曲引旁通，時復汗漫，而會通典禮，要有同歸，總非兔園挾冊，亦不欲多而寡當也。嗟乎，今之經生欲以講經自見，則講章日煩，唾餘收拾不

盡矣。不然則還擬題一小帙，且不遑其義，固已可決懸科而都富貴，安用是勞心殫力，以不急之務爲。雖然，既以經生而不求心得，且欲自欺欺人，此中能無内愧。況斯理人心所同，聖賢豈異人事，惟是以不急置之，則亦終身自外於道耳。乃今日言及理學，便自搖手咋舌，詆爲狂僭，過於自命。嗚呼，何自處不肖而且以不肖待天下也。是以予雖好自著書，而背爲一世所不好，非不自知，亦不復顧，然而有好之者矣。朱蔡之後無朱蔡，則言理亦豈能有加於朱蔡，然能言朱蔡之所言，以自附於

朱蔡、有所發明、則是亦朱蔡之徒、夫是以不憚煩也。因有感而復爲識之。

讀近思錄成一卷。

是書無自序、其首一條云、近思錄分十四卷、而以道體開其端。道體篇五十一條、而以太極圖說冠其首。此如子思子之作中庸、而首言天命之謂性也。性命孔子所罕言、而子思孟子、周程張朱、皆汲汲乎先言之者、孔子既沒、異說橫行、老佛塞其源、功利汩其流、於是乎人人各有性命而不知自求、君子不特標其本原而示之、則

學者無由知性命之在己，而作聖非異人事也。謂學者未能遽識何？曰：且示之的焉，使先入爲主而已。有主乃不惑，神而明之，默而成之，存乎學問也。性命之微，深矣遠矣，得非近思乎？曰：知爲吾之所固有，而自思得之焉，何近如之。

讀問學録成一卷。

自序云：予讀陸稼書先生之問學録及其讀禮志疑，而知其所學之平正通達，則其人之實踐躬行，亦迄今可想見也。儒先之理，誰不能言？言之而偏詖𢇁雜者，可無

問矣。即言之而醕、吾未知其醕之果有於躬乎否也、安可因論篤而與之。然而躬行本於心得、眞知自見於行、故有得之言與無得之言、必有分也。反躬之言與務外之言、又必有分也。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其辭氣吐屬閒、不有可深識乎。明季以來、異學橫塞、蹊閑蕩檢、浮論若狂。雖其閒維持正學者要不乏人、而或所見未逮、則論涉騎牆、于所心儀惟[illegible]稼書二子。[illegible]之超邁高明、似非稼書先生所及、而圭角太張、英氣太露、又不若稼書先生氣象和平、剛而不折。然而

未讀其書，則未敢深知其實，而今乃釋然信矣。雖其質近於篤實，稍欠淵深，言及精微，或亦如有隔膜，然皆實踐理地，則非其以身體焉，其必不能道之親切而有味如斯也。因讀其書而有觸焉，則亦以筆識之，抄存於左。

冬，《參讀禮志疑》成，二卷。

自序云：今之談經者，於《易》則欲羅焦、京、王、何，於《書》、於《詩》則欲搜《小序》、箋疏，以朱、蔡爲少也。獨於《禮》則望漢儒注疏而卻行，雖《雲莊集說》亦倦然而不斁，卒業矣。夫焦、京流於術，王、何入於元。《書》、《詩》之大小序，則附會穿鑿，而不

復察於本儒之意旨所存。漢唐諸儒惟事訓詁、多爲衭褻、不有朱蔡、何以大其廓清之功乎。禮則不然、禮譜節文、禮之迹存乎器數節文。器數與俗更革、去古日遠、其迹日湮、數千百年而失亡盡矣。漢儒去周未遠、周之所遺車服禮器或有存者、漢初猶及見之。而孔壁逸禮五十篇、孔鄭猶得而參考焉。雖其雜引讖緯、不無失之誣妄、而器數名物迄今可考、則非孔鄭馬賈不爲功。非若易之定象定理、詩之歌詠性情、書之紀載政事、可以會心得之、千百年可遁廓㝎也。大抵言專理而見古人之

心、漢儒所短。考器數而得古人之制、漢儒所長。然則禮經無漢儒、今人幾不識耳目何加、進退何所矣。今人於漢儒所短則欲收之、於漢儒所長則怠倦寘之、何傎於擇乎。稼書先生之讀禮也、凡有疑議、必考悉於注疏而不敢遺。非不憚煩、蓋不如是不敢安讀經求實得也。禮以敬爲本、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然不有籩豆、敬何所將、在今日又將以籩豆爲要也。朱子曰、孔子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然古人猶識得玉帛鐘鼓、今人則併玉帛鐘鼓皆不識矣。蓋傷之也。朱子

又嘗稱鄭康成爲漢大儒、而儀禮經傳通解成於黃勉齋、亦不能遺注疏以別爲考索也。然則稼書先生之志、不可尙歟。愚是以喜讀其書、而時或旁參一說焉、謂疑有同心、亦復識之、且欲爲世之好異而畏煩者告也。

門人余元遴跋參讀禮志疑。

跋云、讀禮志疑者、陸稼書先生讀禮時有疑而筆之於書者也。先生文集盛行、此書罕見。遴壬申夏始得之、而典禮荒疏、末由通曉。甲戌秋、因寄以就正雙池先生。適先生是歲應遴之請、重著書經詮義、書成餘暇、爰將志疑一書參互考訂、縷析條分。凡陸先生之疑而未定者、一旦昭昭而無憒焉。禮經殘缺、器數無傳、學者非苦其繁、卽不爲我設、非陸先生之好學深思、不能有疑、而非先生之典博詳明、考据精核、又安能析其疑哉。先生

一歲之間、著書經數十萬言、而餘功復成讀近思錄、讀問學錄、并是爲三書。其精神魄力爲何如耶。蓋由學優養到、天理爛熟在胷、資之深而左右逢源、非可襲而取也。嘗一臠而知全鼎之味、窺一斑而識全豹之文、有志於古者、可以觀感而決然起矣。　按是書乾隆辛卯同縣王顧亭太守廷言刻於吳中。及癸巳、先祖呈先生遺書於朱學院、是書以已刻得遂上登　四庫館、太守爲有功云。

作族弟宗典傳。

宗典性行和厚、工詩、不遇以死。先生哀之甚、既爲之序其詩、是時方重修縣志、先生又爲之立傳、冀得採入志云。

二十年乙亥，六十四歲。

先生自乙丑至乙亥凡十一年，或家食，或客遊，俱未詳。

秋，徐甯縣藍渡朱氏聘先生來歲主講西席。

藍渡朱君德輝，先祖舊主人也。業鹺於楚，處殷實而讀書好賢，如恐不及。先祖館豎八載，賓主相契，茲復薦先生道德崇閎，宜延訓淑子弟。朱君因介先祖禮聘先生主講來歲西席，而朱君子姪亦有儒寓漢江者，因延先祖往漢授經。故來歲先生應聘至藍，而先祖遊楚，未及一載即歸，以與先生遠隔，不得時請益也。

二十一年丙子、六十五歲。春、館藍渡朱氏。

夏四月、易經詮義定本成十五卷。

原本成於雍正甲寅、至是重加刪定成書。自序云、昔朱子於詩傳自以爲無復遺憾、曰後世有揚子雲、必好之矣。而意不甚滿於周易本義。其門人曰、先生之意、只欲作卜筮用、而爲先儒說道理太多、終是翻這窠臼未盡、故不能不致遺憾云。朱子又嘗曰、某作本義、欲將文王卦辭、只大綱依文王卦辭略說、至所以然之故、却於孔子彖傳中發之。爻象亦然。如此、則不失文王之意、又可

見孔子之意，但而今未暇整頓耳。又如近得趙子欽書云，語孟說極詳，易說太略。此譬如燭籠添一條骨子，便障了一路光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統體光明，乃更好。蓋着不得說詳密故也。竊感朱子此意而從事於易，然易藁數四而爲說愈多，眞歎寡白之翻有難盡也。茲於上下經自立議論處，皆搞爲掃劃，而每推廣其占。其或象有所會，可補先儒所未言者，則間錄之。至於異說糾紛，則又有不得不明辨者，以言義理則程傳得之已多，雖朱子亦不能爲異議。顧有明之初，傳義並行，習易者

因劉朱義以附程本、失已失朱子之意。及其後專行朱義、而其本則仍程本、是併程傳朱義之本而兩失之。然此編既從朱義古本分别經翼、則又不敢復劉程傳以附朱義、而程傳義理正當處、本義初未嘗有不同、則是不必復錄。惟其義有粹精、不可移易不容竟没、而本義不及收者、則採以附朱義之後。其或於文義未安、有不可從、而今人反從之者、則亦微爲辨析、非敢議先儒之非、蓋固宜協於克一也。朱子易學啓蒙與本義原不相附、然推本先天以明作易之原、詳於揲占以著作易之

用易必得是始爲全經。今人讀易爲舉業資，則於啓蒙初不寓目，是猶飯食而不知稼穡，衣服而不知桑麻也。今合啓蒙於十翼之後，使與本義爲一書。凡此皆兢兢以擇於先儒未能有所增益，然與近日經生言易窠臼亦已大槩不同。後世有揚子雲，其亦將知好本義歟。

門人余元遴自漢江寄書，再請先生自序年譜，并刪訂文集。

書略云，藍川坐十日春風，得領無數教益，只恨飢驅不能長侍左右耳。前生幸出大賢之門，領神化之妙，言教身教，自當日異而歲不同。先生著作富有，可無俟著書，且年斯望七，亦宜留養精神，爲道珍重，閑書暫勿過勞。

雖年譜一事，或省一月之功爲之。弄文集能自爲訂定，擇其精且要者彙之更佳。
御纂四經外面
已買就容再寄。

秋，門人余元遴自漢江歸里，寄書論易卦變可疑，及困知記論人心道心理氣之說，俱覺有病，求先生指示。

冬，答門人余元遴書論易卦變。

按此書未載入集。

二十二年丁丑，六十六歲。春，館藍渡。

讀困知記成二卷。

自序云，明初鮮眞儒，亦鮮賊儒。賊儒自陳白沙，繼此而

王陽明、湛甘泉大暢厥聲、無所顧忌。學者惑之、遂至於燎原而不可撲滅。正、嘉之間、正二氏猖狂之會也。羅整菴與二子同時、又皆有知交之素、而闢之不遺餘力、其所守可謂正、其於儒可謂勤矣。然其以道心爲性、人心爲情、以理氣不分二物、則皆其意見之偏。而執之終身、雖林次崖力爲之辨、整菴終不服也。其自謂困知、其得之苦、探力索之餘、故成見不能忘而詖辭終自蔽與。若乃惓惓於格致之功、反覆於心性之辨、則固有卓然不惑者、其大端已甚正矣。故當日猶有知王湛之實爲儒

賊者、在壟巷不無功焉。余因閱困知記、而於愚衷有不盡合者、則援筆識之、亦彙爲一帙、以貽同志焉。
拜答門人余元遴書論易卦變、并以讀困知記寄示。
爲藍渡朱氏作墓誌銘。
朱德緈之祖名世端、字鳳儀、孝友戚篤。父卒、撫二弟成立、嫁二妹、厚其資送。與人交、終始如一。父名國鎮、字定侯、早卒。茲以是年春卜葬、乞先生作誌銘。
夏、子思謙應督學試、補縣學生員。
思謙初名台階、字平之。後更今名、字鳴之。

秋、門人余元遴以所著庸言初編呈政。

冬十月、儒先晤語成二卷。

徽州自朱子以來、名儒輩出、著作富有。先祖集其議論有裨於經術者、就正先生。先生爲之辨惑疑似、顔曰儒先晤語。自雙溪王氏炎郊祀議、至蓉峯汪氏叡周公居東二年辨、凡十九篇。自題其後云、右文十九首、皆吾郡先輩論古之作、余秀書爲其有裨於經術而輯之者也。自科舉文繁而人視經學爲不急之務、求其肯留心探討者、千百中罕見一二。況又涉其藩籬而返、稍通訓詁、守一師說焉、自謂得之矣。以此自

謂經生、反衷甯無愧乎。由是以思、則凡先輩之言、其爲經學而發者、片語隻字、皆當掇而存之、一以見先輩苦心、一以存之參考。匪必皆館、然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噫、是可以見秀菁之志矣。顧經學難言、往往差以毫釐、遂至失之千里。蓋凡先輩所言、誰匪覃思默會、博參廣證、以期於纂要鉤元、②而後自抒所得、以其語後人。然而意見偶偏、大原或有所昧、則所言如隔屏障、見之謂之仁、見之謂之智、自是所是而未能盡適於眞、是者、亦往往而有之。夫既自言所是、則亦何嘗不是。況苦

心孤詣，其精神亦足以注之，而豈稍涉籓籬者所可同日語也。則閱者乍見之，亦安能不是其所是？乍見而是其所是，則說之者不詳，吾又恐約之未可反矣。愚是以因其輯而更爲詳說之，標其所眞是而討論其所未是，雖予亦自抒所得也。然而所悅會有深焉者，是非亦可以共見矣。愚非敢與先輩爲難，而疑義相與析，則先輩亦或樂得聞之，且期於經學有裨焉，則非一人私語也。因是題之曰儒先晤語，更因以示孫書云。是書嘉慶戊寅翰林院侍讀萬與沈公維鐈鼎甫先生刻於海北督學署中，婺源李承端椿田水部爲後序云，國朝經術之儒，我

婺得南人焉、曰江先生慎修、汪先生紱人。皆著述等身、
以斯文為己任。江先生書傳播海內、所未入四庫者、河
洛精蘊耳。而汪先生惟參讀禮志疑兩卷已錄行、得著
錄其所詮註因書五經及他著述廿餘種、皆未及收。當
開四庫館時、先生門人余秀書元遴挾遺書獻於學使
朱笥河學士、為文表墓、送主從祀紫陽、將上其書於朝、
而學士以他事罷去、故當世鮮有知者。先生之學無所
不窺、其言義理最精、大旨折衷於朱子。儒先照語一言、
所訂正者新安戴子之作、文止十有九篇、不足以盡先
生之析證。然發搜心得、從求眞是、鄭此已見義理之精、
實有裨於經術。因與篠樸太史更相校嘗、稽寫成帙。沈
侍講鼎甫喜讀先生書、適視學湖北、刻所著讀困知記、
遂於昭語、梓行之、闡表章盛事也。抑懸竊有疑焉。兩先
生生同時居同鄉、何難各出所著互為質證。乃余觀汪
先生遺書、得其與江先生論學三書、又訪得江先生答
書二篇、議論所關甚大、而終未聞一造請而商推焉。新
安為理學淵藪、儒先相去或數百年、可想而與之晤語、
而兩在一時一邑耆、碩及不得面晤、何辨。崇學問同異

之哉。以諭難先之，而就正遲以有待歟。將賢豪一時一語，皆有數焉存其間。兩先生亦有不克自主者歟。余生也晚，不及見先生，而得侍余秀書先生。其學行端粹，道範穆如，啓迪一二言，令人終身佩服無斁，則汪先生愈可知矣。

答門人余元遴書，條摘書中之未到者示之。

書云：秀書近學識愈益深醇，知踐履愈加篤摯，嚴密方正，氣象大似伊川。近今亦易覯也。然以會得之，故識見亦容有未化處，說經有求解太過而一時未深到處，茲爲録出，印以愚見，惟秀書一相參正焉。凡七條，計一千二百餘言。一解經不同，固無害，於大義上不走作可矣。然欲於名理中

必求一是、則又不可拘執己見、而一概抹卻象數方名也。惟秀書更涵泳之。

爲門人余元遴之祖淡菴先生立傳、又題所著省吾錄。

先高祖諱華、字積中、別字淡菴、績學早世、學行見縣志學林傳、府志文苑傳。先生既爲立傳、又跋所著省吾錄、謂可以繼讀書、居業二錄之後云。省吾錄初名寓心集。

二十三年戊寅、六十七歲。書、館藍渡。

答族再姪梅菴書論許氏葬禮。

答詹庚南書問以律正音。

庚南未詳。按墓表云、先生從孫文藻、乃與門人詹大山、胥余熊照等、共謀卜葬先生於里中陽逕山麓。又呈遺書於邑侯鄭言二公、呈詞有詹大山名、豈即庚南歟。又先生歿後、江儒人就養吾家、有門人慶源詹季膺、詹纈齋、盧源詹定兆、皆嘗寄奉膳資。庚南或此三人歟、今未可考矣。

秋、攜子思謙應科試郡城。

思謙考列優等、補增廣生。

冬十一月、醫林纂要探源成九卷。

自序云、天下之理、有本則必有末、末則支、支則離、而本不復見矣。有源則必有委、委則紛、紛則雜、而源不可知矣。聖賢之書人人能讀之、聖賢事業亦人人能言之、而學

為聖賢者不見一人。其學之也、非以學聖賢也。醫一藝術、醫書人人能讀之、醫學亦人人能言之、而學爲醫者不見一人。其學之也、非以學醫也。雖然、亦以其末日支、人但知末而不知本、其委日紛、人但知委而不知源之故。故不患人不知書、而患在多知書而究不知書。不患人不知醫、患在多知醫而究不知醫。何則、其末其委則似、而其本其源則已失之。蛇牀亂蘼蕪、鄉愿賊德、今人鮮能知也、而況內經難經之奧旨乎。然匪獨今人過也、先賢立說、往往不能無偏。若長沙、東垣尚矣、餘則彼此抵牾。

如節菴盡易成方、伯仁全翻脈訣、已使後學不知所從。向或則多主寒涼、或則壹談溫補、致後人喜寒涼者以溫補爲鴆毒、言溫補者視寒涼若寇讎。方書日多、閲者又無能折衷一是、以窺内經難經之旨歸、與先賢所以用藥制方之本意。稍聰明者、則且引古方以就己見。其每下者、又但言某藥某方可醫某病、而懵不察其所以然之故。是末之所以日支、而委之所以日紛也、是亦先賢之多過歟。近世言醫亦有詳搜藥性、註釋古方、略知纂集靈素者、而學本膚淺、多爲前人成見所籠絡。此落

讀黨許先輩、八比作文法爾。又每擇焉不精、語焉不詳、於天人性命之理、六經四子之微、與夫聖賢所以律身而推之治世者、則固已隔膜數層、其何能析陸王之偏、剖毫釐千里之差、而為中正無頗、體用具足之學、使天下後世之人皆有瞿然覺、憬然悟、而知所以探源求本也耶。醫書汗牛充棟、愚又豈嘗涉獵。然小道可觀、醫尤切用、但病其說之支且紛也。迺歲坐蓬渡、與朱霖蒼談及於此、未免慨然。因手輯成編、非能於靈素微言、及藥性醫方之外更有加奇、而於生人之道則必探本乎陰

陽、於臟腑之器則必胞協乎五行、於經絡之行則必合序於四時、於六淫之氣則必詳疏其所以致病之故、於色脈之診則必深參之朕兆之微、於某藥某藥則必考其所以能入某臟行某經治某病之由、於某方某方則必明其所以因某脈用某藥以治某病之旨。要欲人由此而或可以知經知權、不至有倚於一偏之失、窺治病之源以不揣乎靈素。其前人之不足法者則不復及之、而亦或明辨之不然、而於末求之方書、其可盡也。故此編非言醫也、言醫之不易言也。若閱是編者仍以脈訣

藥性醫方視之、則醫者固自有脈訣藥性醫方等書、讀之不盡且不必盡讀、而更何用此編爲、覆瓿已爾。抑予之有事是書、亦猶夫子之有事於參同契焉、因寄所託也夫。然則詎其能鑒之者。　按先生著書止此、其以前所著無歲月可考者、仍有十種、敬錄其目綴後。

讀讀書錄二卷。

自序云、有明儒者、惟河津薛子一人。薛子之飭躬也、仕止惟時、進退以義。臨所處非明盛之朝、而大變不能撓、大閹不能污焉、殆所謂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夭、

中適外直、不蔓不支者歟。及觀其書，則所見實通乎性命之源，而所言皆切己之學。初閱之似乎平無奇，細按之已高深不能外矣。非真知所擇、篤信聖人以實能身體力行者，其孰能及歟。顧薛子私淑朱子，而從之者蓋寥寥焉。及陽明學宗陸氏，標良知爲宗旨，而好異之士靡然從之，奔走若狂，豈果王優而薛詘歟。陸王以窮理爲外襲，指學問爲支離，只一提撕此心之知，則千聖可坐而致。世之浮慕聖人者，樂其術之簡捷而悅其說之新奇也。夫亦誰不趨之，而又且高自位置，岸然不疑，至

自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是則薛子之所不敢道、而陽明道之而不諱者。以薛子之平平無奇、而又硁硁乎殫所用力也、是宜乎和之者寡、不能與陽明爭徒衆矣。已乃龍溪、心齋之輩更爲之、極爲尊崇、互相標榜、則邪說橫流、壞人心術、卒至肆焉無復顧忌、終之敗壞不可收拾、其餘焰至今未已也。嗟乎、聖人之道、庸道而已。惟其爲庸道、是以似易而實難。終日問學、猶恐德性之未充、又安得有簡捷之一途、單提直指、而遂能明心見性、

立拙成僞蹴。雖然、今之爲學者、亦惟知弋科名、都富貴而已、實求者不可見、并虛慕者亦無人也。河津、姚江之是非、又何問焉。予讀薛子之書而不勝有感也、間所見少有異同、撰纂識之、且發明其說之或有未盡者。

讀陰符經一卷

自序：陰符者、沉隱伏匿、藏其用於不測、即老子清靜無爲、知白守黑之意也。先儒謂老子之書雜、陰符經卻不雜、蓋其書簡約而前後一意、有以入老氏之閫奧而吸其精微、故不煩言而意已暢。內之爲脩煉、外之爲權

謨、五千言之旨備矣。然其言古奧、觀者鮮得其解、故為之錄其全文、而頗為梳櫛之。中有可喜之處、亦足以自娛、且於此發其藏焉、亦足以示人、知不為所惑也。

讀參同契三卷。

自序云、參同契者、言易以及黃老家言及丹經之說、參合之而無不同符合契也。其說本養生方技之談、而附會於大易以立言、非其情矣。顧人物之生也、氣以成形、理以成性、理氣相與為體、其原皆出於天。理則健順五常之德、氣則陰陽五行之秀、是固有同符也。陰陽之變

合、大易備焉。故凡醫藥、筮擇、青囊、丹竈、雜家小技、無不以易爲宗。雖得麤遺精乎、亦小道可觀矣。粤自漢唐以及於宋初、言易者但知有文王後天卦位、而伏羲畫卦本原爲先天卦位者、則概未之見焉。而此篇所謂乾坤門戶、坎離匡郭、震受朔符、巽居望後、兌以上弦、艮以下弦歸晦、則於伏羲卦位猶考竟見之、是必有所承也。其爲說也、雖主於丹竈、而攝生有道、務於固斂其精神、以順時動息、君子不盡廢焉。若夫國家政治之務、人倫日用之行、彼固未嘗素損、則與異端之廢倫賊道者

固不同科，而其他小數馳騖煩支以爭稱辯，又不如此稱之守約也。是以余于於此書亦未嘗不留意焉，而於此誠有取乎，抑所見固有在矣。故因是錄其全文，而亦或聆爲之說以識所見，謂其言猶是，其讀之則唯其人也。

山海經存九卷。今缺六、七兩卷。

六壬數論二卷。今失。

九宮陽宅二卷。今失。

文集十卷。

詩集六卷。

大風集二卷。

時文六百首。今缺，公岱至新冀，內只存一首。

先生存日，先祖屢請自定詩文集，先生以方著諸書，未暇及此。故今詩文所存，乃未經刪定之本，且間有少年所作，先生已付丙丁，而門人子姪私相傳寫，其稾得留。後生不知，仍復鈔入集者，刪訂之任，猶不能無望於後之君子也。

附易經如話六卷。

自序云：歲乙亥，予僑容湘嶺，程玉書從吾受易。與之言、頗領大略。因請予所著六經詮義、奈予書尚未成就、而請之再三、遂許以異日著全授之。爰手先書此冊授之、顏之曰如話。嗚呼、易豈易言耶、而亦豈容多言耶。聖人言之矣、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學易之道、如斯而已。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易豈易言而亦豈在多言者。經師之言日紛、易學所以愈支離也。然而既已言之、

而又顧之曰如話、夫非已淺、則正以不欲深求、謂體驗存乎其人、第言之如此而已、明已足也果其志在馱成、期於自得、則率吾言而讀之、久之亦旂吾言可不事、無往而不有以見易之微耳。如其但以言求、而欲事此爲系屣資也、則今日經師不少其人、其言之當彌富彌文、且有愈新而可喜者、又不待予言之喇喇也。乾隆乙亥之一陽至日、雙池汪紱識。　按易經如話六卷、行狀、墓表俱未録其目、先祖收藏先生遺書亦無是編。今吾鄉多有抄傳者、故附載於此。湘湖、今浮梁縣屬有此村名、

未知先生客遊即此處否。

二十四年己卯、六十八歲。春、館藍渡。

二月、爲門人余元旭父泉溪先生作行狀。

元旭父名德恬、字懷靜、號泉溪、同縣沱川人。乾隆辛酉舉人、揀選知縣。學行載縣志學林傳、府志儒林傳。元旭字道周、亦載縣志學林傳。其初名宜智、狀中仍初名。

答洪鱗雨書論置閏及北極出地高下。

鱗雨名騰蛟、號壽山、同縣車田人、乾隆庚午舉人。博覽羣籍、著有思問錄、春秋摘抄、婺源埠乘、鄣麓常談、壽山

存草、稽年錄、壽山叢錄等書。載縣志學林傳、府志儒林傳。

夏五月，臥疾藍渡館中。答門人余元遴書。

是年入春以後，先生體氣不康，而猶以未從事於三禮爲憾。先祖寄書，謂三禮浩繁，非可猝竣，而年高神短，正宜頤養保裔，爲道加珍。惟年譜一事，須及早爲之云云。

先生答書云：暑侵撩人，客心孤迥，病中適接雲翰，如獲百朋之珍。科場一事，不惟無意於行，抑且病不能行。但欲俟新秋作歸計，以攝養病軀耳。吾輩居貧守約，久已

安之、夫何待言。第是吾道之孤、鮮可告語、僞有一二同志、則又不獲相聚。意惟是尙友千古、著述自娛、無如血氣漸衰、精神日憊、自舊歲以來、竟未嘗執筆作一正事、而徒以役付雜務、以有用之光陰擲之無用、殊可深惜。三禮之書、久思從事、乃家鮮藏書、無從肆爲考悉。若儀禮經傳通解、鄉曾自友人處借觀一過、及今竟無錢可購、即購之亦難猝得。且老病益侵、而三禮煩多、非數歲不能卒事、是以屢欲提筆、輒復終止。昔朱子惓惓三禮、而終未及成書、後以付之黄勉齋、愚今日則可付何人

也。然而禮經之不復折衷也，豈其中或有天欺。秋間恩準在家，秀書若能過合相晤，甚幸。貴體多恙，所宜自玉。頤養攝生，亦未嘗非學問也。　按，此乃先生與先祖絶筆書也。後六月、八月，先祖兩寄書問安，先生不及作答矣。

六月，病有加，自藍渡歸里。

再答洪晹雨書。

時晹雨寄書，言將蒐集吾婺自朱子以來諸儒論著，勒成一書，又請以清簡公中詮藏板付坊印行。外，復問三

事。一、張程朱三子少嘗學禪、朱子所遇僧名妙喜、果可信否。一、今文尚書二典分合及孔傳所引王云、馬云係誰。一、嘘王二字訓旨大何義。先生答書一千四百餘言。其答朱子所遇之僧是否名妙喜云、其僧之爲妙喜、愚少時於他書亦嘗見之、而今忘其爲何書。然其所得於禪者、則或亦不止得之一人。要之朱子祇自言所會一僧、而不言其名、蓋鄙之爲不足名也。以朱子所鄙爲不足名者、而今人又必求其名以實之、殊可不必也。毛奇齡、李紱等所著之書、皆宜急付之秦火、否則亦宜比之

於褻色淫聲以遠避之、無置案頭、以汚學者心術。其答墟王二字作何訓云、墟王二字、怪僻已甚、即昌大之訓亦屬牽強、搜尋人所罕見以矜博洽、此今日時文大病。此等記載、似并不必留心。荀子云、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别、則日切磋而不舍也。此言可法。竊願鱗雨爲學反諸身心、切己而求之、不勝企望。　按、先生答洪鱗雨書時、已臥疾數月、長篇灑灑、所眷眷者惟是紫陽之正學、三禮之遺經、信所謂仁爲己任、死而後已者也。又言四書、春秋、樂經、

尙欲更有斟酌。天不假年、惜哉。

孫守銓錄。

按、六月初何先生答洪鱗雨書、猶有小兒及穉孫不至、委家學於草莽之語、而行狀言守銓先先生四月殤、應是六月下旬也。

秋七月、子恩謙應鄉試金陵。

先生積學未見之施行、將以屬之哲嗣、雖疾劇孫殤、猶勉命之應試。故世稱先生高尙不欲用世者、皆妄臆也。

八月、門人余元遴來問疾。

先祖七月初慰鳴之喪子書有云、弟仲夏間大病幾危、及今腰痛未愈。月杪又寄先生書有云、即欲造宅慰候、而腰痛未能。近日亟染傷寒、更爲顛僨。嗣又寄書問安有云、玉體未卜近日何似、不勝懸懸懸念未寥、竟不得踵門請安。此八月初十前筆也。及中旬聞先生疾殊劇、乃力疾强步至服寀。時鳴之鄉試未歸、先生見先祖至、甚喜、握手談論、猶以三禮未修爲憾。又諄囑切磋鳴之、且言喪禮稱家有無。先祖與先生族人及諸同學預治喪具。留侍八日而先祖腰疾復作、且計鳴之不日當至、

乃暫辭先生歸。

九月八日乙卯、先生考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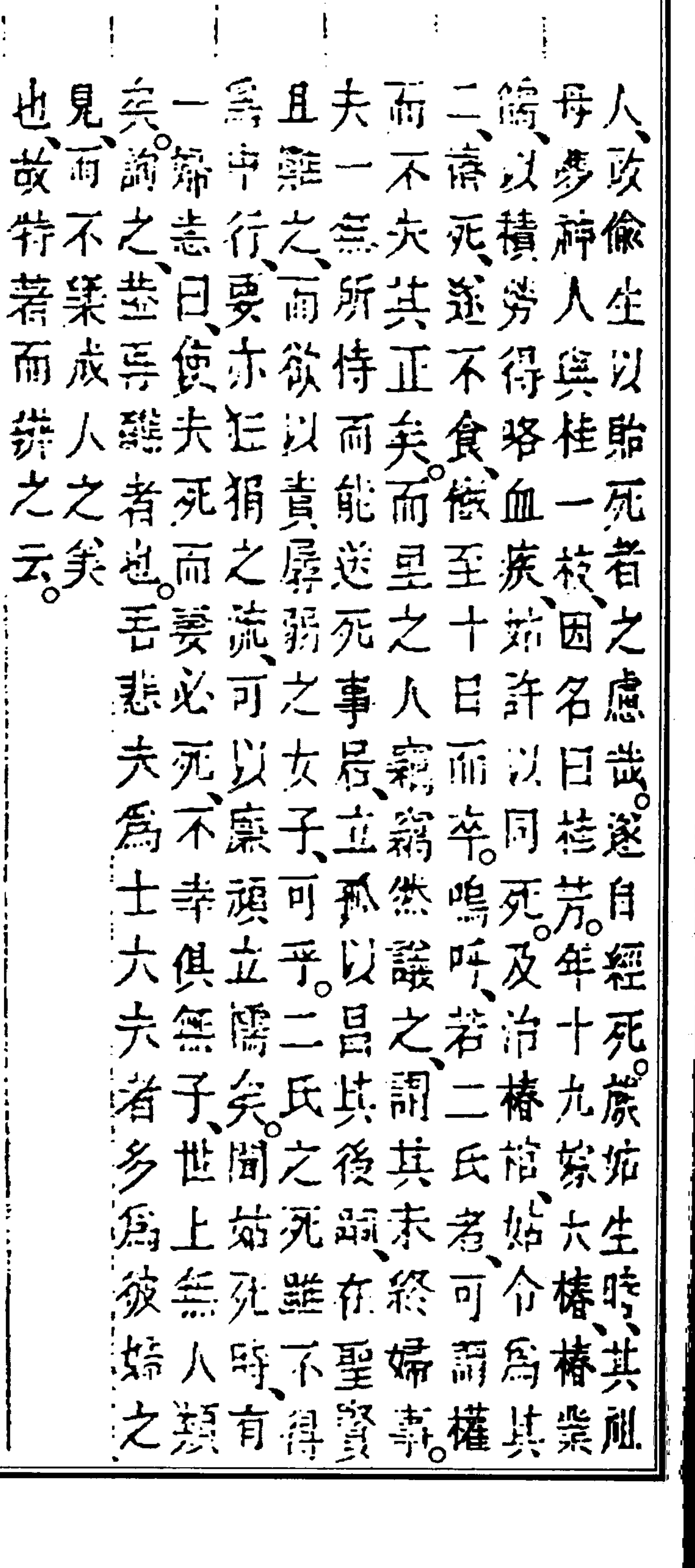
是月先生病轉革、時時顧遺書而嘆曰、著述如此、其竟不傳乎。期鳴之歸甚切。鳴之婦詹氏刲肱肉以療、竟不起、是爲月之八日也。明日鳴之始至自金陵、以不及送父終、哀慟毀傷、至於滅性云。是歲先生六世祖煥祜公墓在高沙者、大樹七十餘株皆枯。

冬十一月、安厝先生柩於里中陽邊山麓。

十二月、先生子思謙以毀病危。二十九日乙巳、妻詹氏先

自經以殉。

嗚之以不及送先生終、痛憾不解。先祖與之書曰、裕後承先、守身爲大節、哀順變、毋過毀傷。先師行狀、務望追記、及早成之。嗚之不能用、病日增劇、粒飲不進。妻詹知必不起、私念期功無人、後事無託、遂先自經以殉。是爲月之二十九日也。先祖文集有二烈婦傳、其略云、二烈婦者、其一爲詹氏、慶源人、適莘源文學汪嗚之。一沱川人、則逮之族姪、適莘源汪大儀。嗚之爲雙池先生哲嗣、體弱多病。己卯季秋、先生歿、孫男守銓先四月殤、嗚之鄉試歸、遲一日、未及送終、哀慟自懟、次年正月卒。前半月、詹氏知病之終不可起也、期功之無人也、無一瓦之覆也、私語鄰婦曰、吾夫死不可起、後事無措、吾惟有死而已。婦勸止之、詹曰、吾舅何人、夫何



人，敢偷生以貽死者之慮哉。遂自經死。歲姤生時，其祖母夢神人與桂一枝，因名曰桂芳。年十九，嫁六椿，椿祟其饋，以積勞得咯血疾，姤許以同死。及治椿喪，姤介爲其二，椿死，遂不食，絕至十日而卒。嗚呼，若二氏者，可謂權而不失其正矣。而里之人竊竊然議之，謂其未終婦事。夫一無所恃而能從死事君，立孤以昌其後，雖在聖賢且難之，而欲以責孱弱之女子，可乎。二氏之死雖不得爲中行，要亦狂狷之流，可以廉頑立懦矣。聞姤死時，有一婦嘆曰，使夫死而妻必死，不幸俱無子，世上無人類矣。詢之，其吾鄰者也。吾悲夫爲士大夫者多爲彼婦之見，而不樂成人之美也，故特著而辨之云。

二十五年庚辰春正月己未，子思謙以毀卒。

嗚之自知不起，先五日馳急足約先祖面訣。先祖至，嗚之已失聲不能言，流涕指遺書付託，以月之十三日卒。

先祖及諸門人經紀其喪。先生遺書、先祖收庋惟謹。嗚

之著述若干、同人倉猝中不及檢、付之一炬、先祖常以

爲憾。

三月、門人余元遴作行狀。

門人余元遴、壻余熊照迎先生配江孺人就養於家。

諸門人亦有佽助、畀以付先祖、爲舉本生殖、爲江孺人

身後計。

二十六年辛巳夏五月、江孺人卒於沱川。

荇年六十有五歲。時先生次女適能昭先叔祖者已前

卒、先祖妣敬養侍疾不懈。後先祖悼亡詩有陸氏非荒愧李桃、不忘恭敬致辭勞之句。自注云、汪雙池師配江氏卒於邃家、內子方娠、能不解帶以侍疾。

冬十一月、江孺人柩歸、段莘與先生合葬陽邊山麓、鳴之夫婦祔其旁。門人余元遴、詹大山、婿余熊照並來視窆。

二十八年癸未、邑人董昌輿錄先生書副本。

昌輿字厚山、號尚友、又號心齋、學行載縣志學林傳。與先祖及洪丈鱗雨爲道義交。鳴之初卒、先祖與族弟道周書有云、師友之變、痛不自勝、遺書雖存我家、倘令我

夢魂驚悸、恐失墜耳。至是乃謀之董丈、倩書人錄副本。及後錄呈朱學使、皆董丈力也。先祖病中嘗有詩寄董洪二君云、壯也不如人、何況遐慮疏。妻孥飢且寒、極小詎怏怏。祇有雙池書、表章未可仗。傳之匪其人、斯文恐將喪。以始以此終、終藉狂瀾障。其後董丈欲悉刊先生書、事已有緒、不幸疾卒未果。

三十一年丙戌、門人余元遴謀獻遺書於婺源令鄭公寅谷、不果。

鄭邑侯浙江仁和人、由明經榜發署婺源篆。時

朝廷開史館、徵天下遺書、先祖謀獻先生書、求轉達大
府、會以他故不果獻。
三十二年丁亥、門人余元遴獻遺書於婺源令言公朝楫、
准送藩司、已而不果。
言邑侯江蘇常熟人、由舉人選授婺源縣。先祖再獻遺
書、其呈詞有云、發性命之蘊奧、我婺則紫陽而後一人。
論行誼之精純、
國朝則當湖以還無兩。著書立說、動關世道民生。大義
微言、皆本躬行心得。人以爲確論。言公方欲申送大憲、

適謁貴溪，攜其書去。及辛卯秋，同邑王頤亭太守廷言刻參讀禮志疑於吳中，并從言公所取遺書，以歸於先祖。

三十七年癸巳，門人佘元遴集閩郡紳士公呈遺書於安徽督學翰林院侍讀學士朱公，督學允錄其書甲　四庫館，以先生從祀紫陽書院，爲文表先生墓。

赤學士諱筠，字竹君，號笥河，大興人，大學士文正公珪之兄也。恭值　四庫館開，詔求天下經明行脩士著作。壬辰，朱公按試徽州，既録

上婺源江愼修先生所著、至是先祖乃首集闔郡紳士以先生書獻、朱公許錄先生書進　呈。而是時復値朱公採公議、以鄕先正補祀紫陽書院、先祖復集諸紳士具呈、求以先生一體配祀、朱公允行、於是先生得偕宋元明十五氏從祀朱子祠堂如禮。又爲文表先生墓、董厚山丈爲刻之石。

五十一年丙午、續修婺源縣志、先生入儒林傳。

婺志人物一門、自明季以從採取從寬、歷屆相沿、至今不能革。而儒林次於朱子世家、視諸傳尤重、自入

國朝,核之必嚴,惟先生與江先生兩賢並峙,此外蓋莫敢望云。

嘉慶十七年壬申,先生入 國史儒林傳。

道光丙申丁酉閒,龍光嘗聞之先友董振文丈、名鴻起,學山丈之子。稱其族姪桂敷筱楂編修,昔曾供職 史館,江汪兩先生儒林傳係阮芸臺太傳所定。太傳素尚漢學,故於江慎修先生著作尤加意表章。先是,編修寄函屬 振文丈鈔録先生諸經詮義等書,并朱笥河學士所作墓表寄京,遞呈 史館。太傳見先生著作專遵朱子,若有不

恒於心者、祇因墓表出自荀河學士手筆、而太傅乃學士弟文正公門生也、因以先生附愼修先生傳後云。今考阮文達公年譜、嘉慶十五年十月、文達官翰林院侍講、自請兼　國史館總輯、輯儒林傳十七年八月簡放漕運總督、將纂辦粗畢之儒林傳稿交付同館。其擬儒林傳序、稱自順治至嘉慶之初、得數十人云云。以此知先生入　國史儒林傳、應在嘉慶十七年也。其後道光乙酉丙戌間修徽州府志、安徽通志、皆入儒林傳。

道光八年戊子，合縣紳士翰林院編修董桂敷等公請祀先生於鄉賢祠，經本學、本縣申詳，本府、布政司加看核轉，經安徽巡撫臣鄧廷楨會同大學士兩江總督臣蔣攸銛、安徽學政臣胡開益合詞題請，奉旨交部議奏。

九年己丑，禮部覆核彙題，稱所請入祀鄉賢之處名實相副，擬准其入祀鄉賢祠，謹題請旨。十二月初十日具題，十二日奉旨依允。

校記

①《四庫全書總目》卷一《退谷文集》條下云黄越（際飛）「所著《四書大全合訂》及選刻制義如《明文商》、《今文商》、《墨卷商》、《考卷商》之類皆盛行一時。」可見譜誤。

②鈎元：當作「鈎玄」。避康熙諱改。

雙池先生年譜卷之四

邑後學余龍光編次

年譜附録

汪雙池先生行狀

嗚呼、先生之没也、六閲月矣。心喪嘲痛、至今不能作一字以寫哀忱、其何以狀先生一生之行實哉。去歲仲冬、曾囑先生子鳴之追成狀略、以存徵信、而鳴之病中復柬云、先人一生辛勤道脈、其藴悉見於書。至閲歷往往不自言、問之亦不甚答、故少年及在閩事

無從查考。擬將以所聞於吾母及能記憶者次爲一冊，屬兄成之，兄嘗不忍辭也。今正初八，嗚之垂危，馳召。比相見已失聲，詢其節略，竟以病故未及成一字。至十三日，又下世矣。嗚呼，以先生之學既未獲顯於時，復殤其孫，夭其嗣，而并湮没其事蹟，悠悠蒼天，何其酷也。顧著述之勤，學問之正，閱其書者自能知之。然一代大儒，後日將採其懿行，傳之儒林，萬一遺佚，無從考核，則聲光闇蕾，豈惟長逝者私憾無窮，後死者與有責焉。敢略記所聞，存什一於千百，俾後人知

仰法焉。先生姓汪氏，諱烜，又名紱，字燦人，雙池其號也。其先出唐越國公華後。十二傳至道安公，以兵馬使鎮婺源，因家焉。十七傳至淑璋公，自語溪遷段莘。又五傳至贈戶部尚書希利公，則先生七世祖也。六世祖煥祖公，明諸生，封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晉贈戶部尚書。高祖諡清簡，諱應蛟，萬歷甲戌科進士，累官戶部尚書，理學經濟，蔚爲儒宗。行實詳志乘、明史，不具述。曾祖元會公，光祿寺署丞。祖斯涵公，府學生，博學多能，諸子百家之書無不洞曉。配江氏，亦讀書通

大義、與斯涵公考訂古籍、閨閣之中如益友焉。考諱士極、字樞北、天才敏妙、工古文詞。子二、長名烒、次即先生也。先生母江太孺人、同縣諸生硤倫公女。生而穎悟、數歲時硤倫公嘗於月下口授大學中庸、盡三夜而經文章句嘿背不遺一字。稍長、益嗜典籍、精通諸經義疏、朱子綱目及典故諸書。至風雲月露之詞、非所好也。清簡公固遺子孫以清白、斯涵公已賃屋而居、數傳家益窶。太孺人于歸後、治女紅以佐饔飧。士極公以貧故不克卒儒業、遨遊湖楚閩越閒、卒無所

退。後乃幕客金陵，歲不通音問。太孺人處之怡然，曰：「貧富命也，何足憂。惟子能讀書成立，則幸事耳。」俟稍長，即令入塾。然資稟稍遲。先生甫能言，善記識，太孺人提抱時，往往舉經書口授之，聽即成誦，類於從師。又恐時師弗能教也，乃自課督。室中置長榻，太孺人坐治針黹，虛其半置書。又設一小几，坐先生於旁，教之誦讀，細爲解釋。句讀必專一，不得左右顧，顧輒夏楚。慈母也，逾嚴師焉。先生天授神奇，復承慈訓嚴切，十歲以前，四子諸經已習熟。成童後，習舉子業，旁及

詩文、亦皆母氏親爲指示、蓋終身未嘗一日從師云。弱冠後、太孺人得瘋疾、飲食於牀笫者數年。先生躬執爨、撫摩湯藥、日夜極勞瘁。自傷窘乏、鮮甘旨、及殁、哀毁骨立。繼乃憂服、省父於金陵、士極公語先生曰、爾來矣、爲吾無歸矣。古人云家徒壁立、吾壁并非己有、如此寂寂、徒爲鄉黨嗤。子速歸、毋久留也。先生請留侍、公曰、予無以自存、爾更溷我耶。且汝性拙、此間亦無置汝處。先生請益力、公繼之以怒、且囑居停勿與飲食、乃亟渴歸。先生少奉母教、未嘗輕出門戶、與

族衆不習、兼之落魄、益無肯爲調護者。兄嫂俱傭於人、身無所託、不得已乃至江西景德鎮、傭瓷畫。景鎮五方雜處、市習澆漓、先生稟規矩、寡言笑、又方居喪、食蔬果、斷酒肉、儕輩羣訕侮之。閒爲詩歌以見志、羣以爲誚己、嫉主者使棄置焉。先生去之樂平、館於石氏。歲餘不合、乃歷萬年、弋陽、上饒、永豐之閒、至福建清流、館於陳總兵樞嶺營中。先生嘗與兄書云、自離桑梓、困苦流離、抱病於接竹、絶糧於萬年、奔走於上饒、幾頓於永豐。當此之時、自以爲無復生理。然某雖

困窮、不肯一日忘學。遇一草一木之奇、必詢之以資博物。見一言一行之善、必存之以備參考。非義之事不敢爲、非義之財不敢取。教於以成其學、兢業以守其身、恐負吾父母之教云。則先生之固窮力學、蚤歲已然矣。未幾、士極公歿於金陵。聞訃慟絕、戴星奔赴、盡以所得館穀營宅兆於鳳臺門外、迎精而返。合衣冠於太孺人之墓。仍赴閩館、益肆力學問、毅然以斯文爲己任。館近書肆、往往借覩、百氏之書無不研究、著述亦日以富、而先生年逾三十矣。先生嘗云、自有

知識以來、未嘗輟書。然三十以前、於經學猶或作或輟。三十以後、盡焚其雜著數百萬言、而一於經。研經則參考衆説、而一衷於朱子。志專一而用力勤、至五十時、覺此理明白坦易、浩然沛然、無復向日艱難之態矣。先生之於四書也、謂朱子集註而後、惟勉齋諸賢躬承師説、有所發明。何王金許陳胡吳史而下、已浸失微言之緒。有明大全之纂、當日君若臣皆失其道、安能得聖賢之旨而決擇於羣賢得失之林。故朱子所非者復載之、或朱子所取者復删焉、或朱子所

嘗言而意旨別屬者，又彼此混附而不能察其言之有因。及姚江、龍谿以後，多以畔傳離經爲事。其號墨守程朱如蔡林顧劉輩，立言亦有陰與註背而不自知者。於是糾繆辨譌，成四書詮義一書。初意只鋤羣穢，不爲講家，又以不愜人心，難以通貫，各章亦略爲挨講，曲折詳明，無所不盡，則或問之遺意也。其論易也，則曰：易言時中之道，聖人寡過之書。在天涵理而著象，在物成象而寓理。故上聖得理而顯象，其次因象而觀理，其次乃即事以求理。得理而顯象，聖人之

作易也。因象而觀理、讀易之方也。即事以求理、卜筮之事也。然焦京流於術數而易之體亡、王何入於虛無而易之用亡。自周子作太極圖說易通、程子作易傳而理明、邵子演先天圖而象著。朱子集諸子之大成、象數宗邵子、義理主周程、於是體用備而時中之義明。乃圖說見毀於象山、易傳受詆於袁樞、邵圖見非於林栗、象占之說、卦變之圖、後世猶多議朱子者、則甚矣、易之難言也。先生八歲時、戲折竹枝排八卦、毋見之、語曰、八卦有斷有連、汝所排皆連畫、妄也。先

缺页

精、不可移易、本義未及收者、則採以附朱義之後。其文義未安、有不可從、而人反從之者、亦稍爲辨析。洋洋灑灑、幾百萬言、非識羲文與緊者不能作、亦不能讀也。尚書則自毋口授時便易之、後有問以古文真僞、禹貢水道者、對未能悉、乃慨然以書爲未易言、而探討益力。自云高祖清節公爲司徒時、式事方殷、講論天下形勢與籍頗詳。曾祖光祿公研於星經、歷史。二者幸有傳言、故羲和諸章及禹貢皆非所難。周誥、殷盤辭聱牙耳、難不在是。二典三謨、九疇洪範、伊周

微言、與大易中庸相表裏、天人之際、性命之原也。而唐虞禪讓、湯武征誅、伊尹營桐、周公避謗、其間非得聖人之心、何以知聖人之處事。不察於性命本原之地、又安足以知聖人之心哉。顧詩、易傳有朱子、而書獨以屬蔡氏、是蔡傳不與朱傳。披閱數過、豁然有得、更爲詮義一編。時雍正癸丑也。書成、族子飛南攜以入京、後卒於京寓、本遂亡失。遂以亟著爲請、先生復託憶成編、大約較舊本損者三之一、益者三之一。自序云、因檢筆硯、重理舊緒、十餘年見聞日廣、觸緒相

發、時有新得。蓋義理猶昔而辨析益加詳矣。至於詩、則深病記醜之徒援爬舊序，矜博鬪、而與朱子爲難。詮義之作、章句訓詁、諷詠涵濡、於國風雅頌之體勢、貞淫正變之原由、無不曲暢旁通、務以發揮朱子之意、而於鳥獸草木之名、亦考据以正其小誤漏遺。蓋先生不言博、而與博未有過之者也。謂春秋一書、大義微辭、聖人獨斷、非徒記載之文。然謂魯史舊文而斟酌其是非以垂法後世然也。謂逐句逐字而改易增損之以爲褒貶非也。如春正書王、河陽書狩、桓正

不王、定元無正、稷成宋亂、澶淵宋災之類、直著譏貶、無勞曲說。其餘不過屬辭比事、是非功罪按事可考、而勸懲已寓乎其中。左氏記事詳明、讀經必以爲案。公穀所述、見聞異辭、難以爲據。然左氏所斷之辭、所發之例、多謬於理而不可從。公穀辭義甚辨、而各以其意揣度聖心、得失亦相半。迄漢唐宋諸儒、各是其是、交相矛盾。胡傳辭氣昌明、然書法泥而太曲、朱子有所不滿。至大全所載宋元之論、多可補胡氏之闕、然亦純雜相參。夫欲通春秋之經、當博綜於傳。傳義

各殊、當衷於一。一無可執、斷之以理。理無定是、衡之以中。中無定體、參之以時。時有不同、揆之於事。聖人之道、時中而已、隨事順理、因時處宜、則春秋之筆削也。是以敢斟酌四傳而去取之、時或斷以己意、甯淺無深、甯直無曲、序事必綜本末、論事必極周詳、疑則甯闕。其所取用不過數家、足以發明經義而止。朱子嘗以春秋爲難言、茲所去取、實宗朱子之意。紫陽可與、當亦不予過譏。即揆之孔子之意、或亦不相牴牾。蓋先生自序云云、而其書之大略可識矣。其讀禮也、

以雲莊集說爲平易純正、然病其或雜引他說、不爲折衷、或隨手摭拾、不順文義、且其閒有擇未精、語未詳者。乃因雲莊之註、蒐輯紹聞、參以己意、裁擇而刪定焉、名曰禮記章句。其所以去取之故、是非之辨、章句所未能悉載者、又倣朱子四書或問之例、著禮記或問以盡其說。最後欲合三禮成編、方成儀禮圖式、疾劇乃止。至冠昏喪祭以及鄉射、士相見、居鄉、居家諸儀、皆取朱子家禮一書、參之儀禮、合宋明諸儒所論異同之不一者、設爲問答、以明禮意、爲大禮或問

六卷。凡家禮之所省而儀禮所存者、輒爲商推而增益之。雖自以爲僭踰、而酌古準今、扶世立教之意、亦綦苦矣。律吕之學、先生尤精。嘗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乃經生家紙上空談、未嘗親執其器。工絲竹者徒守其器、又不能察其所以然。古籍僅存樂記一篇、而律吕氣數皆難悉考。蔡西山綜覽古今諸儒所論、成律吕新書。樂記言理、西山言律。理以律爲歸、律以理爲斷、二書不可不合以參觀。然理寓於聲而律顯於器、器以成聲、聲以合律、則器數又不容以不考。因合

樂記及西山之書而疏通其意、更上採周禮考工、先儒注疏及先賢之論樂者、爲續新書二卷以附於後、名曰樂經律呂通解。又別著樂經或問三卷、於器數尤爲詳核。孝經一書、先生以爲孔子與大學並傳曾子。大學得朱子章句、人人知所共習。孝經雖定爲刊誤、而未及註釋、朱子嘗自惜之。今學者傳誦尚仍石臺、而罕睹刊誤之本、是以今文古文互相詆排。我
朝特命儒臣撰孝經衍義、用朱子所定經文於卷首、衍經不衍傳、並倣真西山大學衍義之例。第衍義以刊

誤爲宗，鄉會命題仍用石臺之舊，草野傳誦，莫適爲主。乃因朱子之本，詳其訓詁，究其指歸，著爲章句，使經傳互相發明。此則先生廣補朱子所未及者。以上著釋四書、易、書、詩、春秋、禮、樂、孝經，數百萬言，縷析條分，洞其蘊奥。宋元以來諸儒之釋經，罕有如是其詳且盡者也。嘗謂理一而已，而與學汨之詞章，汨之故高者入於虚無，下者溺於功利。學者能窮理致知，以探其源，反躬實踐，以知其味，斯邪説不能揺，而榮利不足戀。然理雖一而分則殊，聖賢言各有當，其循序

致精、慮學者未知其梗概而無以識其大體所存、於是彙爲一冊、分門別類、自天人性命之微及夫日用倫常之著、自方寸隱微之地達之經綸斯世之猷、援引考據、而以己意折衷其閒、井井有條、通融貫徹、名曰理學逢源。閱是書而先生所以深造自得者可知矣。其他說理則有讀近思錄、讀困知記、讀問學錄諸書、皆推闡先儒蘊奧而補塞其罅漏。考典則有山海經存、參讀禮志疑、儒先晤語諸集。策略則經濟具焉、戊笈談兵則天時地利與凡古今來戰陣之法具焉、

物詮則統論天地萬物之理氣、詩韻析則詳著音韻之原委。至六壬之發揮、醫林之輯略、九宮陽宅之涉筆、以及讀陰符經、讀參同契、與琴譜、庚房記之成編、或爲應酬之言、或備氣理之趣、不足爲先生重。然出其緒餘、猶足使專家者執以成名、則取多而用宏、不可紀極也。少未出試、然不廢時文。文皆發四子六經之精蘊、而盡萬物之事情、實超正嘉天崇及　國初諸名家之勝。歲壬戌、教授家塾、旅中諸從遊者力請應督學試、先生亦欲爲紫陽山之遊、乃從其請。督學

少宗伯嵇壽公賞其文，謂宜焚香啜茗讀之。人或欣其由此制艤文爲以取名譽，而不知非先生意也。樂府二卷，名大風集。其五七言古及近體絕句多沉雄激宕，雅近少陵。賦、序、解、論、記、牘、箴、銘及雜著之屬，約五六百首，雖體製各殊，而氣體明白曉暢，常以淺易之語寫深湛之思，出之若不經意，而閱者忘理道之艱。蓋由天理爛熟在胷，故投之所向，無不如意，而波瀾體格不足云也。餘如丹青篆刻游藝之事，靡所不能，非先生之所重，故不殫述。其註經及諸書也，不起

藁不編閱諸家之言，裝格直書，每日得數千言。值稍疑難，註脚之中復下註脚，理若繭絲，字若牛毛。書法非其所工，點畫必依正韻，無一筆苟且，而章安句適，行數之高低空白，整齊適均，若經數手稱量比擬而出者，在先生爲著極而通，而書無副本，失則難求，又以不起藁之爲累也。今遺編所存，計四書詮義十五卷，易經詮義十五卷，書經詮義十三卷，詩經詮義十五卷，春秋集傳十六卷，禮記章句十卷，禮記或問四卷，六禮或問六卷，樂經律呂通解五卷，樂經或問三

卷、孝經章句或問二卷、理學逢源十二卷、山海經存九卷、戊笈談兵十卷、讀近思錄一卷、讀困知記二卷、讀問學錄一卷、參讀禮志疑二卷、讀陰符經一卷、讀參同契三卷、策略四卷、詩韻析六卷、物詮八卷、文集六卷、大風集二卷、詩集六卷、儒先晤語二卷、琴譜一卷、醫林輯略探源九卷、六壬數論二卷、九宮陽宅二卷、時文六百首計十四卷、共二百單七卷。然紙數多而字數密、以坊本計之、約六百卷。嗚呼、斯道之傳也、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以來、越千百年程朱繼

出如揭日月而朗中天然純陽之餘一陰已生金谿賢智之過慈湖橫決更甚姚江以蓋世之才不屑拘守繩尺於朱子深加詆訶晚年定論之輯顛倒彌縫援儒入墨我

朝崇儒重道升朱子於十哲之次以示隆禮

御纂諸經以朱義爲準　國初真儒輩出當湖陸先生且從祀孔廟以廣風勵之旨夫當湖所篤信者程朱而當明之士猶或尊爲迂闊所深闢者陸王而隱怪之流猶或拾其唾餘先生憤甚故所著書中辨駁塞拒不

遺餘力，亦欲承先聖昔賢之緒於無窮耳。顧或謂理學得前賢已明，儒者在力行，多言無當，先生著書似繁蕪多事者。是大不然。蓋理雖無形，而道必有器，洪荒之世，風氣未開，語言簡質，然漸趨於文，亦天地自然之理。伏羲畫卦，通德類情，此文字之祖。使至今無文王之象，周公之爻，孔子之贊，人何由知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耶。且孔子之聖，删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亦不廢著述也。有四子五經於前，而異端者流尚挾其術以簧鼓天下。統緒之墜者且千

有餘年、向使無其書、程氏雖賢、又何從而與聞大道、以接一脈之傳哉。朱子著作之富、固不待言。二程有遺書及易、春秋傳、周張則通書、太極圖說、西銘、正蒙爲最著。蓋周程張朱之道、即孔孟曾思之道、上而溯之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繼天立極之道也。乃若直指本心、不立文字、此釋氏之學、而欲執此以訾吾儒、其殆爲異端之續乎。先生著作深恥自炫、多藏巾笥。其讀書也、目力雖敝、而搆思刻苦、一字一句之未妥、思之竟夕、必求融貫而後已。展玩常依次序、一卷未

完、不及他卷、一書求完、不及他書。嘗館休甯藍渡、主人於高閣積書充棟、先生居二年、人未見其登樓檢閱。至援引浩博、又皆自衆籍中來。因悟先生之於書、即朱子所云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者也。夫以先生之資稟、讀書非難、而自成童以後、困苦顛連、道途旅寓、衣食不充、而不廢學則難。然才子數奇、文章憎命、噫古之士不以境遇輟其所好者、亦多有之。或侈談風月、經術空疏、著作雖多、無補世教。而先生所窮經義、得斷簡於衆遺、發新知於卓識、皆天人性命之微言、

民生日用之切務，無一毫爲人徇外之心，則難。又或穎悟絶人，豪傑自命，立言不朽，思駕古人，而别標宗旨，㝵啓爭端。其有斤斤繩尺，是守者，則又徒襲糟粕，不足以發揮精藴。先生則墨守程朱，縱横排宕，而一軌於正。至於天地萬物生成之理，日月星辰出没之方，飛潛動植化育之由，六合九州生産之異，五行生尅制化吉凶消長之故，五聲六律八音正變節奏之道，以及參數方名胎息孕育之源，莫不究極指歸。凡漢唐宋明以來諸儒聚訟紛紛所莫能決者，先生批

卻導竅游刃有餘，耆然以解，豈非尤難之難者哉。孝友性成，事兄如父。歸娶後，迎兄嫂同爨，兄子成童，攜入閩肄業。顧性弗好也，乃使習藝事，藝成與歸。未幾兄歿，嫂及兄子亦物故，先生哭之慟，爲竭力營葬，歲時祭祀弗衰。日給儉約，無故不御酒肉。值荒年米貴，屑豆作糜，忍飢以度朝夕，數日無米者屢有之。傲屋半閒，不蔽風雨，敗壁土銼，細民不能堪，先生處之怡然。有滴貧到老眞吾分，得喪原非爲一身之句。獨念此道之孤，鮮可與語，廢書而歎，時見乎詞。易簀之際，

顧遺書而恰然曰，著述如此，其竟不傳乎。嗚呼，古來聖賢類多困阨，然雖不得大行於時，功名亦必有以自見，顧或時當衰晚，偃蹇宜也。先生則值聖治休明，旁求經學之日，而伏處深山窮谷，不得與稽古之榮，不更可惜哉。先生爲學，隨事體究，不立宗旨。嘗語學者曰，人所以異於物者此心。然莊周逍遥，遊其心於寥廓，釋迦般若，寂其心以自在。是皆以有用之心置之無用之地。蓋心不可不用，而效庸人之役役則傷。心不可不養，而學異説之空虚則廢事理，甚乎

常、奇怪可以不慕。生世有定分、富貴可以不求。惟是盡心於其所當爲與可爲、而不馳心於其所不當爲與不必爲、則此心休休而得其所養。至面壁九年、一旦徹悟、齋心閉門、一日千里、此幻也。嘗染疾昏迷中喃喃囈語、聽之皆經書及三代典禮、無一塵俗邪僻之言、則先生平時之心志清明、不爲客氣所使可知矣。生於康熙三十一年壬申七月九日、卒於乾隆二十四年己卯九月八日、享年六十有八。配江孺人、同縣世業公女、温恭淑慎。方太孺人爲訂婚時、孺人纔

數歲。及先生自金陵歸，客遊閩浙，聲息不通者幾十年。父兄欲再擇壻，孺人以死自誓，乃免。比先生歸娶，時三十二歲，應作三十三。而孺人年二十七矣。墓表作二十八。孺人嘗語遊云，入先生門三十餘年，從未聞一怒言，見一怒色。子四，長三四俱殤。次恩謙，縣學增生，字鳴之。少聰俊，日誦數千言，爲詩文卓然有法度。體弱積勞，因鄉試歸遲一日，不及送先生終，哀慟毀傷，後先生四月卒，年二十有九。女三，長及三俱殤，次適遊從弟熊照。孫守銓，先先生四月殤。媳詹氏於先生病時食

刲股肉以進。後見嗚之病必不起、期功無人、後事無託、先自經死。嗚呼、先生盛德在躬、而身後如是、遠近聞之、莫不痛心流涕、謂天道爲不可解、卽遯叟安能爲之解也。特是天之禍福人也、與世俗異。世之享大名、躋膴仕、子孫衆多者、數傳後如輕塵飄風、漠無蹤響。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諸人、道統流傳、明禋俎豆、百世不遷。昔曹月川昌明道學、史稱爲一朝之冠。二子瑜、琛、廬墓相繼而卒。又吾州陳定宇、吾縣胡雲峯、胡雙湖、今亦無傳。茫茫理數、或未可知、而扶名

教、術聖傳、流芳千載、天理常存、人心不死、先生其必不湮沒矣。遊與先生誼本舊姻、兼承不棄、悼哲人之既萎、恐斯文之久淹、故敢畧爲序次諸書之大畧。其他交人接物、律身行己之大端、與夫一言一行之善、中人所可勉而能者、不復具載。竊恨從遊日淺、秉性蠢愚、未能久炙休光、發其蘊奥、而又病中昏憒、語無倫次。昔潘興嗣誌濂溪之墓、史謂潘其何人、敢誌其墓。遊顧何人、敢狀先生哉。然懿德同好、聞風興起、當世大人君子以正學爲己任、必有表章而昌大之者、

遴益日夕切心翹首而望之云。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三月　日，同縣門人余元遴謹狀。

心喪藁

門人余元遴

汪雙池先生小祥祭文　庚辰九月

嗚呼、天道之無親兮、常與善人。胡先生而若斯兮、獨不知其所因。豈理數之茫茫兮、至今日而不可信。抑別有其萬古兮、而福極不關乎一瞬。惟先生之嶽降兮、踵遺徽於紫陽。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兮、豈屑記覽爲辭章。自遭家之多難兮、極顛沛與流離。罔摘風而沐雨兮、尚惟日之孜孜。初泛濫於百家兮、後乃專研

夫經訓。擴前賢之未發兮、與濂洛而相印。手不停披兮、口不絕吟。雖老至而不倦兮、著作逾乎等身。歎深山以僻處兮、嗟道富而遇窮。闡微言與奧義兮、抱篋衍而長終。雖前聖而固然兮、合乎古必違乎今。然不遇於時兮、而明德必有達人。獨先生之積善兮、乃身殁而遂殃。何冢孫之不育兮、復繼嗣壽命之不長。固吾儒之正誼兮、明道而不計其功。乃報應如是反常兮、俾衆人其誰之從。惡既不可爲兮、善復不可恃。望彼蒼之悠悠兮、乃悵然而若失。撫遺書之具在兮、實

道脈之所憑。恨末學之淺薄兮、雖欲付而無可承。果斯文之未喪兮、應傳道而得徒。當今日而既如斯兮、又未知天意之有無。自哲人之既萎兮、倏已期而小祥。緬音容其如昔兮、惟謦欬之渺茫。當去歲之茲辰兮、惟令子其未歸。嗟覽揆之初度兮、是（日爲鳴之兄誕辰）實賜斷之悲時。慨銜哀之既劇兮、遽相見於黃泉。今同筵而設位兮、匪融洩而如違。惟孺人之無歸兮、賴同儕之是贐。曾古人有成言兮、生於我乎養死於我乎殯。對几筵而愴惻兮、悲道範之云邈。靈魂來而下降兮、

望青楓之蕭蕭。愧薄奠之蘋藻兮、聊以達其哀悰。縱天長與地久兮、又孰知夫恨之無窮。

汪雙池先生七十祭文　辛巳七月

嗚呼、人生七十、俗謂古之所稀。然偏覩今之人兮、固在在而遇之。齊彭殤其不然兮、所貴死有傳於後、而生有益於時。惟先生之嶽降、豈造物之偶然。紹千秋之絕學、得經意於不傳。固晚近之無兩、而亦豈能求多於昔賢。聞大德之得壽、實兼享乎祿名。胡天道之難知兮、其獨酷乎先生。身抑鬱其憔悴以死兮、而哲

嗣。繼歿。竟道脈之無承。雖自古聖賢之俱困阨分。未有若斯之極也。將爲惡者不必凶。爲善者不必吉分。終求其故而不可得也。以先生之德業而猶若斯。後學其何所恃而用力也。自鳴兄之既歿。逆孺人至吾家。頼同儕之飲助。免殘喘以長嗟。乃今年之仲夏。又晚景之西斜。睹靈輀之在室。悲愈劇而痛賒。惟兹月之九日。實先生之誕辰。既不獲及生以上壽。復不能展墓而薦新。潔蘋蘩於我室。齊繐帳以前陳。惟洋洋之靈爽。知固無乎不存。以鳴兄之慧業。匪玉樓之作

記、應地下之修文。思音容而不見、徒飲恨而聲吞。倘冥冥之不棄、其鑒哀忱而嘗苾芬。嗚呼、尚饗。

遣從子奠汪夫子墓 庚辰

生惜黃土瘞斯文、雨冷空山隔暮雲。碧落有光澄夜色、苑東山過朱子祖墓、有五緯流光燭夜臺之句。高樓無語痛離羣。遺書敢負千秋託、先生所著書、嗚之臨危相付。迎養應同一體分。日內將迎師配江孺人至舍敬養。所愧陸庄荒太甚、淚和杯酒寄孤墳。

七月九日雙池夫子七十生辰設奠於家感而賦此

辛巳

嶽降申生豈偶然、千秋大業續殘編。共欽道脈承閩洛、不使身心忝聖賢。片席一生常未暖、遺書此日竟誰傳。茫茫天意真難問、欲寄沉憂到九泉。

前歲開緘識病侵、生埋玉樹復深深。先生一孫前歲季夏殤。已悲憂患能傷老、倘冀秋風送好音。鳴之前秋方赴省闈。開卷幾曾違伏枕、先生病中尚欲從事儀禮及就閱律呂諸書。倚閭長是盼遙岑。遙問先注病劇、望鳴之歸甚切。誰知惡夢成終別、一訣悠悠直到今。先生疾、別之朝得惡夢、半月後遂接訃音。

千里孤兒泣路歧、遲歸一日痛差池。先生歿之次日、鳴之方歸。終

沃有恨真何裨、靈藥無情又不醫。嗚之哀毁成病、愁春正遂不起。

絕紅顔早自決、嫂詹氏見嗚之病不能起、遂先引決。悲塡白髮更難支。

今朝醉酒腸應斷、宿草孤墳可得知。

蕭條宋玉舊多愁、此度神傷不爲秋。吾道非耶胡至

此、先生往矣復何求。千年絕學心誰屬、一代儒林傳

自留。惆悵遺徽零落盡、含毫無處覓尋搜。嗚之病中未及成先

生行狀、遂乃力疾爲之。一生事蹟多無考、略紀所聞及諸書大意而已。

丙戌孟秋往邑爲汪師呈書目冀上史館紓道至

段莘拜師墓有作

幾年未過西州路，此日瞻依痛不禁。自古一家那至此，至今五嶽隱人心。萋萋宿草迷荒徑，黯黯愁雲起夕陰。彷彿典型留仰止，高峯孤聳碧潭深。

著作彬彬集大成，紫陽而後有先生。心胸萬古憑開拓，豪傑於今孰抗衡。功在斯文應不朽，人分餘緒可傳名。流光抔土那能掩，五緯寒芒徹夜明。

大家風範嗣徽音，一室和鳴若鼓琴。江甯人云，自入先生門數十年，未受先生疾言遽色之加。豈料桑榆嗟晚景，翻從桃李駐餘陰。龍文有劍津還合，馬鬣成封草已侵。地下團圓同拔宅，

世間兒子枉如林。

意氣凌雲臨九陵，應從香案謫居來。伯溫未足方家學，向語鳴之，期以九峰、伯溫之事，鳴之猶若有不滿於邵者。昌谷那知是鬼才。死有精靈吟陟屺，鳴之死後，族人夢其作句，有「不斷精魂常陟屺」云云。生多著作痛飛灰。鳴之臨危時，屬予擇其詩文，為存崖略。同人不察，死後盡付一炬，予至今痛之。傷心淚下東山句，獨抱遺經詠七哀。鳴之以師遺書相屬。

生前殉節世應無，子死嚴親婦死夫。鳴之痛父而亡，妻詹氏見鳴之病必不起，先數日自經。身是雪冰腸胃古，氣分光嶽女流扶。他年佳傳遺青史，當日訛言尚道塗。方殉節時，人多譏之。凜凜一

門誰得似、千秋風敎屬吾儒。
至寶何辭泣血明、今朝仰首欲哀鳴。也知顯晦關時數、秪此師傳以死生。瘡疾歷年身有發、黄河底日水能清。孤墳別後何時到、裂竹空山一放聲。
丁亥仲夏爲汪師事往邑道華原宿其故居益遡初識先生於此後先生亦數移居矣撫枕不寐聊復成吟
當年從此識先生、家具頻移屋幾更。今夜空堂還獨宿、照人梁月半牀明。

飄零手澤遜中郎、一髮千鈞冀表揚。但使區區能不負、敢辭辛苦又蹌踉。去歲冒暑往返數百里、爲師呈遺書後事竟寢。
虚堂遥夜黠深沉、耿耿誰憐此夜心。獨有寒螿知客恨、星殘月落伴長吟。

遊華原曲水有感　丁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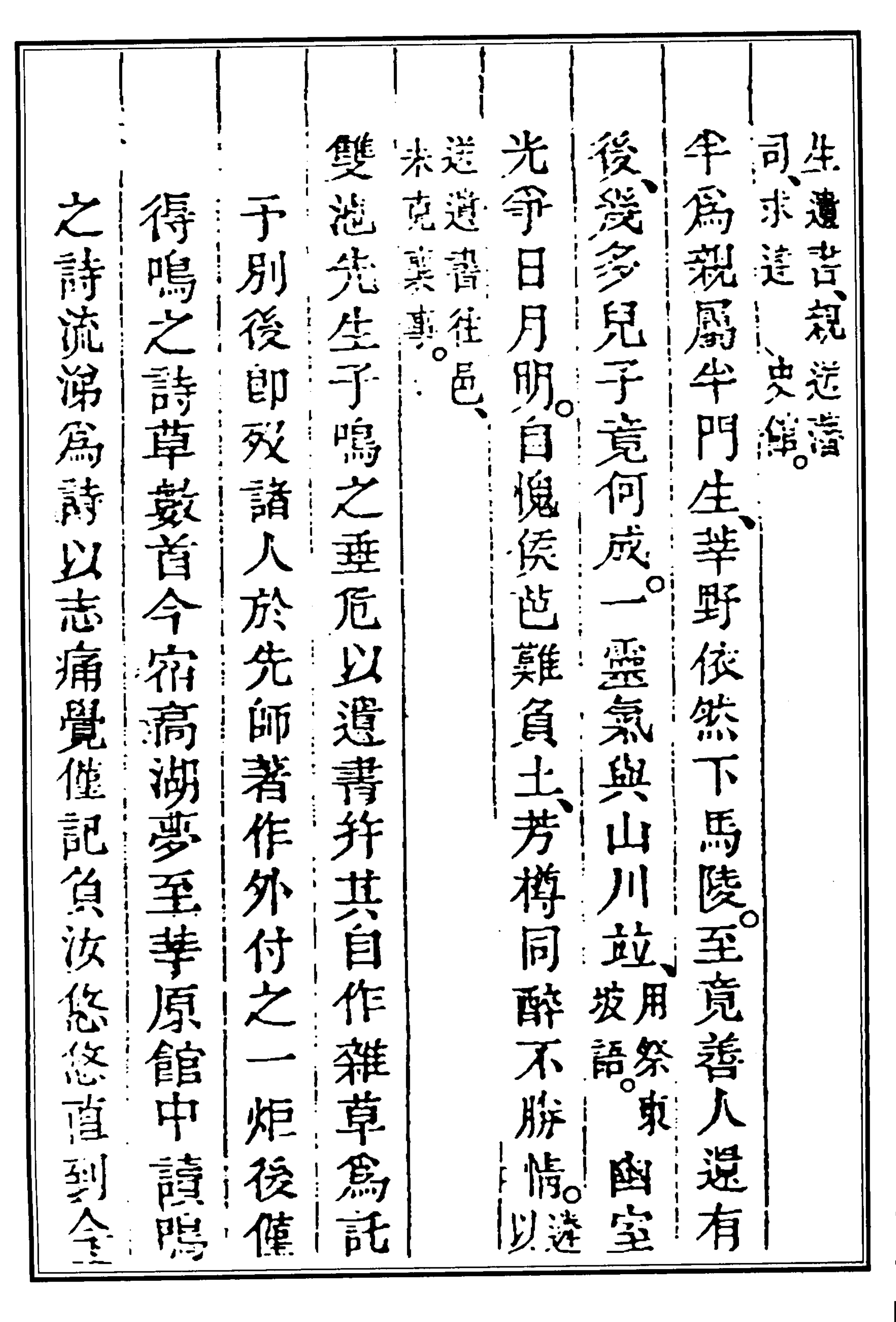
緑草萋萋一徑微、西州路已十年違。重來萬點傷心淚、迸入晴崖作雪飛。昔同鳴之遊此。
大家曾記御籃輿、道韞清才總不如。林下風規幽興遠、三間茅屋十年書。雙池先生母江氏曾遊此、語女曰、恨不於此三間茅屋、十年

讀書耳。

雙池先生墓崩同人斂貲修葺事竣共申一奠飲餞於汪秦璧家感示諸同志　丁亥

宿草離離野徑荒、登臨重事奠椒漿。泫然涕爲今修墓、不朽誰云死便亡。泉路一家成碧血、斯文千古著炎芒。道旁破塚何人問、李志曹蹤總可傷。

天道悠悠詎得知、幾曾賢聖至於斯。故交樹挂流星劍、隴首墳成墮淚碑。佳傳千秋應有史、特豚兩廡豈無時。即今文學神明宰、親歷遺編上有司。近邑侯言公裴濵先



生遺書、親送譜司、求達、史傳。

半爲親屬半門生、華野依然下馬陵。至竟吾人還有後、後多兒子竟何成。一靈氣與山川並、用祭東坡語。幽室光爭日月明。自愧侯芭難負土、芳樽同醉不勝情。遊以送遺書往邑、來竟葬事。

雙池先生子鳴之垂危以遺書幷其自作雜草爲託于別後即歿諸人於先師著作外付之一炬後僅得鳴之詩草數首今宿高湖夢至華原館中讀鳴之詩流涕爲詩以志痛覺僅記負汝悠悠直到今

一語因足成之丙申

負汝悠悠直到今、夢中流涕誦清吟。覺來身在千峯頂、涉莽蕭蕭不可尋。

汪燦人先生誄辭　洪腾蛟

吾婺有老儒曰汪敬堂先生、儒居江甯之上新河。余年十九、就試南闈、輙從之問奇祛惑。敬堂爲言其叔燦人先生學贍而行修、且述其母夫人江氏才賢、以五經口授先生、心甚慕之。未幾先生亦來新河。一日余將謁敬堂、望見市廛中一丈夫癯然而頎、危坐令人鬋髮、問之則先生也。自是遂相失、然意未嘗忘先生。三十後稍知學、益思從先生遊、卒不果。己卯三月、先生門人余道周過余家、遽別去、未及叩其狀問

起居、撰以置問一章、氣朔分齊及極度高下之故相質。先生不鄙其愚、如殷殷啓發。余壽以書謝、又辱報書、言其爲學之概甚悉、且命取所著書覽之、殆非無意於余者也。余時方治春秋、未暇及他書、又留中積疑甚富、欲造先生之廬一一面叩、非旦夕可竟、將期於除月而擬几杖焉。季秋、余至友人董厚山所、嘗語及之、厚山慨然請偕行。且聞先生易、詩、書、春秋、四書、孝經、樂律皆有成書、惟三禮以繁書未備、未能底藁、欲以朱子儀禮通解及通志堂諸書資先生。兩人成

約而歸，而先生不可作矣，可勝悼哉。既踰月，聊隱於心不能釋，乃爲辭以誄之。

死而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道足乎己，有德有言，厥功愈崇。維我孔子，賢於堯舜，矣待時雍。遙遙千載，如相付受，篤生晦翁。洒聖晋道，披雲覩日，六藝折衷。九州萬葉，維桑與梓，乃其大宗。濂齋伯仲，親承化雨，首闢蠶叢。明經蔚起，有若王齋，雙湖雲峯。能其繼者，仲曾靜軒，汪氏最隆。新學既倡，狂瀾淪胥，界草偃風。東林冠冕，皦然不滓，惟清儉公。奏疏萬言，中詮數卷，

其道則同。迄今百年、雲孫紹述、志定一尊。西山歷數、（先生歷學受於尊人嘯嶺先生）宣文經義、家庭融融。中丁巨艱、奔走四方、或爲人傭。稚圭力學、仲壬強記、身困而通。回車歸來、二毛初及、一第難逢。晚益嚴毅、準繩關洛、方外直中。本其自得、發明聖蘊、以覺羣蒙。九經紛綸、成書者七、是謂國工。猶欲賈勇、搜羅經曲①、剖析異同。天不慭遺、遽謝講席、實慢子悰。嗚呼先生、何遇之窮、何道之豐。自古在昔、名山萬世、浮雲太空。勒此貞珉、後有智者、其誰適從。

呈遺書於言邑侯狀　丁亥　　余元遴

爲懇表儒宗以光盛典事。本邑北鄉段莘已故生員汪紱、原名烜，字燦人，號雙池。幼仰儒先、長耽著述。張皇四子、推闡六經。析理如繭絲牛毛，論事若衡平鑑明。發性命之蘊奧，我婺則紫陽而後一人。論行誼之精純、

本朝則當湖以還無兩。著書立說，動關世道民生。大義微言，皆本躬行心得。發前人未發之覆、決羣儒不決之疑。無奈處下居幽、更使傷心不祀。哲人無後、嫠婦

孺隱而不平。卷帙實繁，縱編摩力難脫稾。斯文幸不終晦，千載在此一時。適會纂修，謹陳篇目，并呈行狀，冀達上臺。伏願俯鑒輿情，詳登儒碩，流芳千古，尤爲聖代之光。瞻目九京，少紓士林之痛。報將啣結，望切揄揚。

上稟。

邑侯言公批，

汪雙池書暨狀，候回稟大憲，咨送　史館可也。

呈遺書於朱學院後更請從祀紫陽書院狀 癸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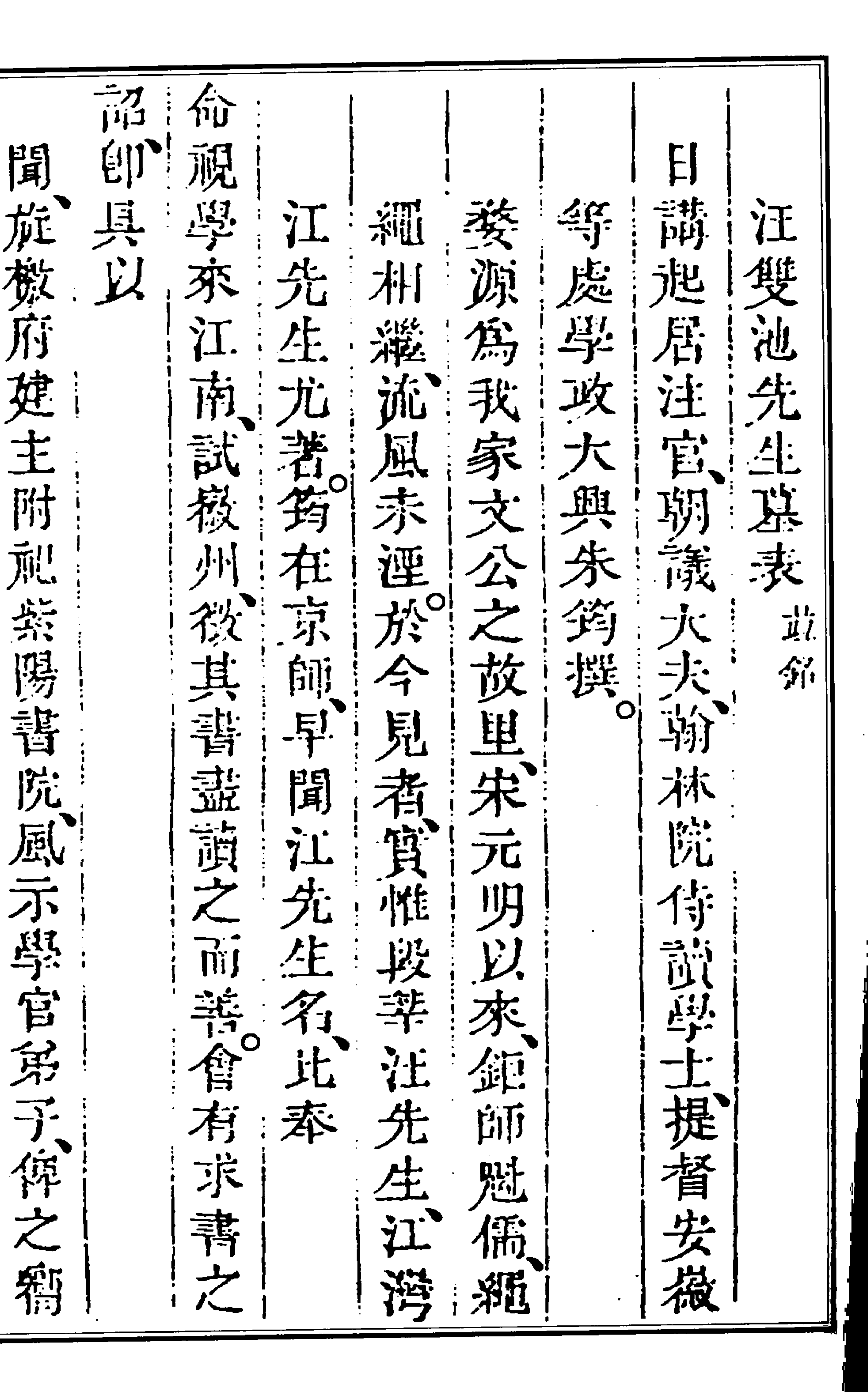
余元遴

具呈治下合屬翰林院修撰黃軒、前任刑部郎中汪承霈、内閣中書王友亮、吳瓌、吳錫齡、前任順德府知府王廷言、進士吳之珩、胡光琦、王佩葵、舉人黃廷傑、汪澎、洪騰蛟、程瑤田、程啓佑、戴錫光、黃思、戴丙南、前任望江縣教諭董大鵬、拔貢生候選教諭吳鶴齡、歲貢生吳書升、余立本、附貢生程光國、副榜程維新、戴炳、廩生汪昌榮、吳昌齡、朱誠業、舒鳴乾、黃鶴、張啓綸、

汪文蘗、曹與宗、汪杰然、余崧、余元遴、張振甲、余翺、生員王懋昭、汪鋼、項嵲、汪超、黄茂、汪廷曜、江鋆、胡匡憲、汪金綸、胡文集、汪上枌、汪龍光、余縣庶、余熊照等呈爲籲恩祔祀以表幽潛事。竊見婺源已故生員汪紱安貧守道、篤志窮經。具馬鄭之宏通、非矜博物。探程朱之奥窔、允切覘躬。著作不止等身、議論絶無剿說。闡天人性命之秘、抉摘深微。極禮樂制度之詳、發揮條暢。不幸遺經獨抱、貞至潛德未彰。兹際憲大宗師文章司命、名教干城、雖幽隱而遐搜、以表彰爲己

任。敍書呈覽，蒙賜褒嘉，許以
上聞，錫之墓表。實寒儒身後之奇遇，爲近世意外之榮施。
感切士林，恩流泉壤。惟是敍生極艱屯，歿無嗣續，碑
雖不漸②有道，鬼幾無異若敖。兹值鄉先正諱日補祀
紫陽，伏冀大宗師准敍配享朱子，俾經明行修之士
不至沉淪，將頑廉懦立之功永垂風厲。斯文幸甚，激
切上呈。
乾隆三十八年八月　　日具。
學憲朱大宗師批，

故儒婺源汪君質，不移操，道堪自樂，業精鄭學，脈衍婺傳，潛德隱耀，高山夙仰。本院方擬上承詔旨，續寫遺書，遠表懿馨，刻畫貞石。值紫陽從祀之議，補與慎齋並列，以享宜。繇主羣曰允哉，釋萊靈胡餒，而伍徽州府即依紳士所請，稽與秩敘，與宋元明十五氏諉吉偕舉，入祀書院如禮。此繳。



汪雙池先生墓表 並銘

日講起居注官、朝議大夫、翰林院侍讀學士、提督安徽等處學政大興朱筠撰。

婺源爲我家文公之故里、宋元明以來、鉅師魁儒、繩繩相繼、流風未湮。於今見者、實惟婺汪先生、江灣江先生尤著。筠在京師、早聞江先生名、比奉

命視學來江南、試徽州、徵其書盡讀之而善。會有求書之

詔、即具以

聞、旋檄府建主附祀紫陽書院、風示學官弟子、俾之稱

學。既癸巳再試徽士，發源學廩膳生余元遴抱持其師汪先生之遺書十餘帙來獻，且言曰：元遴之師敍樂貧守道，著述過身，其書可傳，其行可享，没嗣斬焉，善人將懼。元遴敢弃告待命於下執事。鈞發書卒讀，其善於江先生埒。且聞諸府人汪先生之行視江先生無不及也。於時博議徧舉文公之徒，得十五氏暨汪先生，悉爲之主位十有六，諏以八月二十日迎主入書院，補祀諸儒之次。是日鈞躬蒞將事，諸生畢來，又進諸生分錄其遺書，行上書局，顯厥隱德。府之士

僉曰宜哉。元遜復言曰、先生之鬼其不餒、顧敝家無子孫祀者、先生其卒餒。謹具書專實列上、請刻石表諸墓道、尚識來者。筠曰然、乃文以表之、而召諸生之工隸書者歙閔道隆書文上石。按先生諱烜、其爲諸生之名曰欽、字燦人、小字重生、號雙池、婺源之北鄉段莘里人。四世祖應蛟、故明戶部尚書、謚清簡。曾祖元會、祖斯涵、父士極、母江孺人。自清簡公後再世、業中落、父以貧窶出遊、久之不歸。母賢且知書、先生幼能言、母江即口授四子書、五經、八歲悉成誦。自是讀

書稟母之教、未嘗從師。比弱冠、母病臥累年、先生日夜侍疾。家益貧、十日未嘗過一飽。母沒斂畢、聞父淹滯江甯、先生走爲父泣、勸之歸。父曰、昔人曰家徒四壁、吾壁已屬人、若持吾安歸乎。叱之去、戒主者毋與若食。乃泣而歸。比歸、益無以自活、乃之江西。江西浮梁之景德鎮設官置窰、所在百工食焉、先生畫碗傭其閒。然稱母喪不御酒肉、羣傭以爲笑。時時作苦吟以寫其哀、則交侮而竊之。先生去、之樂平、館石氏。踰年亦去。嘗是時、先生飄泊上饒、萬年、永豐之間、蹤跡

無所定止、輒自廣信緣嶺度仙霞關之閩中。持一襆被鶉衣蓬藟而行、行嶺巘中十餘里、或二十里、逆旅主人不內、則頓宿野廟、乞食以往。過楓嶺、有陳總兵者聞而異之、延爲子師、訓禮甚恭。先生課詩書、間敎之禮射、卒伍爭請爲弟子、後用藝得官以去者有之。既陳總兵去楓嶺、先生授學浦城、浦城爲福建江西浙江之會、三省之士藥德慕化、從者日進。先生聞父卒於江甯、即日奔喪、一慟幾殆、迎精而歸、與母合葬。先生自二十以後著書十餘萬言、旁覽百氏九流之

書。三十後盡燒之。資敏強記、過目在心。自是凡有述作、息游莊坐、振筆直書。博極兩漢六代諸儒疏義、元元本本、而一以宋五子之學爲歸。六經皆有成書、下逮樂律、天文、地輿、陣法、術數、無不究暢、卓然可傳於後。所著尚書詮義十三卷、詩經詮義十五卷、四書詮義十五卷、春秋集傳十六卷、禮記章句十卷、或問四卷、六禮或問六卷、參讀禮志疑二卷、孝經章句一卷、樂經律吕通解五卷、樂經或問三卷、讀陰符經一卷、讀參同契一卷、讀近思録一卷、讀讀書録一卷、儒先

暇語二卷、琴譜一卷，皆鈔及見者。又有易經詮義十五卷、山海經存九卷、理學逢源十二卷、詩韻析六卷、物詮八卷、策略四卷、讀困知記二卷、讀問學錄一卷、醫林集略探源九卷、戊笈談兵若干卷、六壬數論若干卷、大風集四卷、文集六卷、詩集六卷。先生且卒，顧書而歎曰：「著書如此而不傳乎。」元遴謹收錄而藏之於家，至是乃獻。嗚呼，先生非元遴則書亦不傳也。先生平生不爲應試學，然嘗以制義教弟子。年五十餘，諸兄弟強之試，受知於故禮部侍郎爲座師諱嵩壽，

公持其卷歎曰、是當焚香啜茗讀之。自是文詞稍稍稱於人、然竟死無知其學者。先生見客莊坐無俗語、有所質必見端盡其意。遊藝之餘、畫山水、松竹尤工。然精篆書及於篆印、閑自刻一印、其文曰天下多名山、其人安在。家貧、歲饑無米、市豆屑炊之作食、未嘗告人曰、士人輒語人貧、人縱憐我、我可受耶。遘疫作囈語、侍疾者聽之、皆說經也。飲酒累數十杯不醉。接人以和、逮臧獲、惟恐傷之。初、先生聘於江、容閎人、不相聞、江之兄嫂欲改議。江聞、以死誓、乃不敢言。比歸

先生、先生年三十二、應作三十三。江年二十八矣。先生每自外歸、呼江曰某娘。江謹答曰、先生歸矣。江生女、妹余而死、有遺女撫於江、與之臥起。他日先生宿客於書館而入居內、幼女驟曰、豈有男子與婦人同牀者乎。鄰人傳以為語。江嘗語諸弟子曰、吾歸汝師三十餘年、未嘗聞一怒言、見一怒色。然後知先生之居室果克敬以和也。先生以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卒、距先於康熙三十一年七月、年六十有八。子思謙、縣學增生、讀書能文章、應省試歸、後先生歿一日、毀卒。一孫、

先三月殤。思謙妻詹、割肱肉以療舅、竟不能起。思謙將卒、嘆曰、天道如此耶。其臘兌自經以殉。先生從孫文藻、乃與門人詹大山、增余熊照等共謀、卜葬先生於里中陽邊山麓、而子婦附其旁云。系之以銘曰、

先生嘗試於鄉、作詩言、其傷貧也吾分、吾身無得喪。閉升高俯屋曰、屋多人少、孰自直自匡。信乎以仁任己、而古之人頡頏。厥子死而示夢、言來卧虎山、歸打麥城、厥言其③荒唐。毋乃其生其死、如蘇氏所詳、胡父子孫忽焉而五世斬以殃。天乎、鬼之餒兮善人不長。

配食文公兮春秋祀嘗我躬事兮先生享。是訓是詁兮經之光，刻石表墓道兮，此邦之士斐然其不忘。

乾隆三十有八年癸巳秋九月　日　立石。

題請崇祀鄉賢祠疏道光八年

安徽巡撫臣鄧廷楨謹

題爲籲請

題崇祀鄉賢以彰學行事。據安徽布政使司布政使邱鳴泰詳稱，案奉行准禮部咨，議覆山東學政王希曾條奏名宦鄉賢一疏，嗣後凡有呈請入祠者，令各省督撫學政秉公核實確據，每年俱於八月以前彙行

題請，並將事實册結移送臣部查明，照旌表節義之例，於年終彙

題等因。奉

旨依議、欽遵、咨院行司通行各屬、遵照在案。據徽州府知

府馬步蟾詳、據婺源縣知縣朱元理稱、准儒學教諭

于錫晉、代理訓導李鴻牒、稱據闔邑紳士前任翰林

院編修董桂敷、前任宣城縣教諭戴大昌、前任內閣

中書程沮、施彰、洪鈞、前任廣靈縣知縣王根、卽用知

縣江之紀、江文瑋、前署滁州訓導董桂洲、前署五河

縣教諭孫克恭、候補教授董桂科、翰林院五經博士

朱有基、進士吳憲文、舉人余煌、汪松泰、副貢生王士

杰、歲貢生汪森柏、附貢生余汝霖、黄鴻超、徵補監經歷程若金、廩生余應甲、董桂榮、程烈光、汪志璀、生員吳錡材、王正璺、董安、單求谷、汪起鄣、監生汪鼎昇、汪逢甲、汪廷棨、耆民汪鼎炅、汪秉機、汪源藜、汪育仁、抱呈、汪升具呈稱、竊惟立德立言、古崇不朽之業。希賢希聖、代生特立之才。士有自任以千秋、學必求歸於一是。故飭躬勵行、身或外乎榮名而立說著書、道足開夫來哲。既樹儀型於鄉邑、克配先賢。宜光

國典於儒林、俾崇祠祀。已故婺源縣庠生汪紱生有異

質學自夙成。稟母教於童年、謝師資於綺歲。念理學名賢之裔、懷安貧樂道之心。洞秘奥於諸經、深探原本。徧稽求於羣籍、博極搜羅。志行堅貞、天性誠篤。父客遊而侍母、惟志之承。母抱病而累年、繫身之顛。執炊調藥、廢寢忘餐。心勤則蔡順之棄薪、身勤過庾袞之作管。母喪幾毀、頻年而酒肉弗嘗。父旅不歸、請侍而棲遲弗許。匪傷瓜而見怒、爰畫碗以爲脩。至乃糧絕窮途、病羈中野、雖流離之無告、矢肫摯以不渝。遇一草一木而必詢、見一言一行而必察。窮困學固、術

以義成。故入闈授生徒之經、兼誨以藝事。適館隆去人之禮、益厲其操持。迨父歿金陵、自閩趨赴、竭力營葬、迎精以歸。爰暨終喪、仍留閩館、益肆學問、力肩斯文。嘗借閱則默識不遺、文既工則少作悉燬。閉廬精誦、時論比之樂恢。鑽錯推求、學徒稱爲御正。年逾三十、經術益深。旁綜百家之言、疏其得失。折衷考亭之説、得厥指歸。糾謬訂譌、鉤深抉隱。揮毫成帙、撰述等身。理闡六經、抉聖心於往冊。義詮四子、作朱註之功臣。樂律則紹新書、儒言兼參物理。紛綸撢大春之博、

研悅抒廣川之醕。申締暢疑、發明過於庾峻。條分節解、是正軼於義元。他如韻學、兵書、醫林、琴譜、藝遊其趣、術靡不精。不獨文集詩篇足資後學、即至丹青篆刻亦寄性靈。洵爲特異之天才、加以精深之學力。至其啓迪後進、循循有方。模楷人倫、卓卓可法。鄉閭小失、咸畏彥方之知。子弟來遊、悉受安定之教。故曩者學使允諸生之請、曾從祀於紫陽。在同時愼齋並鄉里之賢、每相商於典冊。今江氏已入鄉賢之祀、而汪生未陳請祔之言。輿論缺然、士心惕若。爲此據其實

行、臚厥遺書、謹具三代履歷清冊、並族鄰切結公籲

申請、

題請鄉賢以彰學行、冀同祀典之不遺、庶慰士林之翹仰等情到學、據此、該婺源縣儒學教諭于錫晋、代理訓導李鴻查看得、已故邑庠生汪紱端方孝友、績學儲才。天性肫誠、備諸艱於爲子。經畬黽勉、爾獨志以希賢。義探六籍之精、言準一家之是。著述以紫陽爲的、益疏通而證明。參稽綜藝苑之全、咸縷析而條貫。教人本躬行心得之實、居鄉賴型方訓俗之仁。允爲

特立之醕儒、堪與不祧之祀典。理合加看、取具闔邑紳士及族鄰甘結、加具印結、並備事實清冊、備文牒送查核轉申。再已故邑庠生汪紱言行允協鄉評、人品足爲矜式。子孫並無現任九卿、合併聲明等因到縣。准此、該婺源縣知縣朱元理查看得已故邑庠生汪紱立身端樸、秉質醕良。孝養雙親、艱苦不渝。其至性。博通羣籍、稽求常矢其堅心。本行方志潔之才、爲經師儒林之望。惟年久而論定、實事往而光存。考其學行、洵允稱一鄉之賢。表厥幽潛、甚足配千秋之祀。

今准儒學牒報、據閤邑紳士董桂敷等遵例舉報、卑職復加確訪、輿論咸合、相應取具事實冊結、加具印結、詳候核轉等情到府。據此、該徽州府知府馬步蟾核看得、婺源縣已故庠生汪紱扶植人倫、闡明經籍。孝友敦茲風俗、垂範靡窮。纂修功在聖賢、立言不朽。況復艱辛游歷、至性彌彰。著作深藏、秉心無競。濱濂洛關閩之正脈、成束脩砥礪之醕儒。所爲淑斯人而存作經師、孚眾望而沒膺社祭。俟其在矣、洵堪附羣賢崇報之條。從與享之、端宜縣一邑馨香之祀。茲據

該縣准學牒送事實冊結前來、理合加看、申請核轉等情到司。據此、當卽飭吊該生所著各書去後、茲據該府呈送前來、該本司核看得、婺源縣已故庠生汪紱天性純誠、人倫模楷。幼承获訓、親色養於盤匜、遠侍椿庭、備力勤於存沒。篤行已孚於遐邇、立言一本乎聖賢。經術淹通、義足詮乎四子。藝林博涉、業遂成夫一家。兼之訓俗型方、人畏彥方之識。於以守先待後、學傳閩洛之眞。洵潛德之式彰、應馨香之崇報。茲據該府縣查明、取造事實清冊、加具印結前來、理合

加看同送冊結轉詳鑒核具
題等情到臣。據此該臣看得，婺源故庠生汪紱賦性溫
醇，持躬端謹。萱庭受學，早標穎異之資。芸帙傳經，更
擅淹通之譽。著人倫之模範，孝友克敦。作鄉里之典
型，言行交飭。闡明正道，遠承濂洛之傳。詮發羣書，允
樹膠庠之望。宜崇祀事，用表儒林。茲據安徽布政使
邱鳴泰查明詳請，具
題前來，臣覆核無異，除冊結送部查核外，臣謹會同體
仁閣大學士兩江總督臣蔣攸銛、安徽學政臣胡開

益、合詞具
題、伏乞
皇上聖鑒、勅部議覆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道光八年　月　日
題本年、月　日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

禮部覆題疏

禮部謹

題爲、

題請入祀名宦鄉賢事。禮科抄出四川總督琦善會同

四川學政郭尙先疏稱、　云

云、均請入祀名宦祠。前任

四川總督蔣攸銛會同前任四川學政潘光藻疏稱、

云

云。安徽巡撫鄧廷楨會同大學士兩江總督蔣攸

銛、安徽學政胡開益疏稱、已故婺源縣庠生汪紱賦

性醇良、持躬端謹。又疏稱　云

云、均請入祀鄉賢祠、各

取具事實冊結、合詞具題請
旨。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該 臣 等議得、定例各省
舉報名宦鄉賢、該督撫學政秉公確查、每年八月以
前具題、並將事實冊結送部詳覈、於歲底彙題。又載
各直省舉報名宦鄉賢、應確核事蹟、備名實不能相
副、及僅以入品學問空言譽美者、即行指駁、以昭慎
重各等語。今查各該省送到事實冊內、開前明四川
重慶府同知周作樂、雲南舉人 云
云。又已故廣西梧

州府知府謝凝道云云。又已故山東新城縣知縣歷陞武定府同知劉大紳、雲南進士云云。所有周作楫、謝凝道、劉大紳、趙讚入祀名宦祠之處，均屬名實相副。臣等謹擬准其入祀名宦祠。又已故四川南溪縣歲貢生包寬云云。又已故山東海豐縣巡鹽守備侯肇安、直隸天津縣武舉云云。又已故刑科給事中費振勳、江蘇進士云云。又已故江南來安縣知縣韓夢周、山東進士云云。又已故安徽婺源縣庠生汪敍家貧，侍母病數年，躬自執爨，具湯藥。生平為學，隨時體

察不立宗旨。於書無所不讀，一以朱子爲歸。所著有周易詮義、尚書詮義等書，足爲士林矜式。又前明詩州狗節生員趙炯然云云。又已故雲南宫民縣知縣朱久括、陝西人云云。又已故山東武定府同知劉大紳、雲南進士云云。又已故廣東廣州府知府藍鼎元云云。所有包寬、侯肇安、費振勳、韓夢周、汪紱、趙炯然、朱久括、劉大紳、藍鼎元、題請入祀鄉賢祠之處，均屬名實相副，臣等謹擬准其入祀鄉賢祠。恭候

命下，臣部行文各該督撫、學政遵奉施行。再此本向歸彙

題、合併聲明、下等未敢擅便、謹

題請

旨。

道光九年十二月初十日具

題、十二日奉

旨、依議、欽此。

雙池先生遺書次第刊行錄

乾隆辛卯、同縣漳村王廷言顧亭太守刊參讀禮志疑、車田洪騰蛟麟雨孝廉爲之序。

乾隆壬子、王顧亭太守刊春秋集傳、自爲序。

嘉慶丙子、先生族孫起濆等刊孝經章句、孝經或問。

嘉慶戊寅、翰林院侍讀湖北學政嘉興沈公維鐈鼎甫先生刊讀困知記。

是年、沈公又刊讀近思錄。

是年、沈公又刊儒先晤語、婺源甲村李承端椿田求

部爲後序。

道光丙戌、同縣洪村洪鈞梅坪中翰刊四書詮義。原十五卷，因每卷篇頁太多，析爲三十八卷。少宗伯安徽學政樂平汪公守和巽泉先生爲之序。

道光己丑、先生族孫膏德刊策略。

道光癸巳、洪梅坪中翰刊文集。中丞安徽學政沈鼎甫先生爲之序。按洪氏刻先生文集，其第七卷雜文之前原稾有記十篇，道未刻。

道光戊戌、同縣龍溪俞鍠堯章員外刊理學逢源。少司空沈鼎甫先生爲之序。

道光壬寅、同縣延村金鴻熙道傳脩簡刊詩經說義。

道光己酉、同縣和源單士修佩綸別駕刊醫林纂要探源。

校記

①經曲：當作「經典」。

②漸：當作「慚」。

③其：疑作「甚」。

跋

同治丙寅春、宗兄禰山年丈以所編雙池先生年譜將付剞劂、寄示凡例數則、屬元裁酌。禰山丈之祖筠谿先生爲先生高第弟子、實得先生眞傳、表章遺書、殫竭心力。禰山丈仰承祖志、學有淵源、此年譜之所由輯也。元自弱冠後卽好讀先生之書、竊以爲天地之道亘古常新、聖賢立言闡道亦相與日新而無窮、而要皆有所不得已也。夫論語學庸包涵六合、至矣盡矣、無如爲我兼愛之說起、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

使非孟子辭而闢之，則孔子之道不幾息矣乎。此孟子之不得已也。孟子殁而道不傳，周程張子出，而於是有太極、西銘等書之作，其言又復無餘藴矣。乃四子甫殁，而其門人已有背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不有朱子，則四子之言不幾散失而無傳乎。此朱子之不得已也。朱子表章四書，註述六經，功在斯文，直如大禹之平成天地，而當時禪學霸功已起而與之爲敵。自兹以後，良知之流弊，考據之紛紜，詞章之放蕩，功利之沉痼，先後蠭起，皆欲求勝於紫陽。雖力守宗傳，

塞邪距詖、海內落落數大儒、亦足以迴瀾砥柱、至於窮極萬變、貫通三才、析是非於錙銖杪忽之間、凜閑存於涵養省察之際、鼓動雷霆而陰凝無不破、昭揭日月而幽眇無所藏、浩然之氣粹然之辭、著書二百餘卷、一以發明朱子之學爲事、雖極人生之困厄流離而曾不少挫其志、則不得不推雙池先生爲任重詣極焉。此亦先生之不得已也。嶽山丈曰、雙池先生之於朱子、直如孟子之於孔子。學者苟不求乎先生不得已之心、以上印朱子、孟子不得已之心、安知斯

言之信哉。年譜之輯，誠不可緩也。元鳳虞秩掌，此事乃荒，承嶰山支見屬之意，且慚且感。爰綴鄙言於簡末，亦以誌平昔宗仰之私云爾。是歲二月中旬，邑後學余麗元敬跋。

先文恭公年譜

清・陳鍾珂 編撰
劉　琳 校點
郭　齊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清道光十七年刻本

《先文恭公年譜》十二卷，清陳鍾珂編撰。清道光十七年《培遠堂全集》本。

陳宏謀（一六九六—一七七一），字汝咨，號榕門，謚文恭，廣西臨桂（今廣西桂林）人。雍正元年進士。歷官吏部郎中，浙江道監察御史，揚州知府，江寧、雲南布政使。乾隆中自天津分巡河道擢江蘇按察使，江西、陝西、甘肅、湖北、河南、福建、湖南、江蘇巡撫，兩廣、兩江、湖廣總督，吏部尚書，東閣大學士。乾隆三十六年以疾加太子太傅致仕，尋卒，年七十六。在外三十餘年，歷行省十二，歷任二十一。爲官勤謹幹練，刻苦自勵，所至多有政績，特别在治理水患方面有較大貢獻，爲乾隆所倚重。宏謀也是一位學者，治程朱之學，並將所學用於爲政。著有《大學衍義輯要》、《大學衍義補輯要》、《養正遺規》、《培遠堂偶存稿》等。

此譜爲宏謀子鍾珂所編。鍾珂本爲宏謀兄之子，繼爲宏謀後，十八歲即從宏謀宦游四方，熟知其事蹟。早在宏謀生前，就已將其言行出處，按年輯譜。宏謀卒後，又就所續記完成之（見譜末陳蘭森跋）。此譜記録宏謀一生經歷，尤詳於仕履、政績及「恩遇」，其中引用了大量乾隆「聖諭」。由於宏謀任封疆大吏數十年，其行事多涉及國家或一方政治、經濟與軍事大事，如水利、災荒、採礦、錢法、民變、征准噶爾等；加之此譜所據資料多爲官府與家藏原始檔案，最爲翔實可信，因之此譜對研究清史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不足之處是詳於宦蹟，而略於人品、治學、思想、言論、家庭、交遊等資料，不利於人們對譜主作更加全面的認識。

敘言

康熙庚子、舅氏省庵徐公督學粵西、正笏相隨赴粵。是時今

相國榕門陳公方以名諸生噪聲庠序、偶讀其文、根極理要、而正大純粹、望而知爲有品有學、肅然起敬。未幾、公領解、捷南宮、入詞垣。雍正甲辰、與公邂逅於都門、相得甚驩。不數年、公有守揚之命、相招入署。正笏少承父師之訓、妄有志於建立、而薄植淺才、無所成就。見公孝友篤摯、立心仁恕、

而政事之勤敏、操持之廉潔、刻刻以民生休戚爲念、凡所措置、皆覺實獲我心。既感公國士之知、得公訓廸開心明目、身心受益者不知凡幾、又主人情重、相别爲難、因而到處追趨、不覺三十餘年、而予亦已老且耄矣。公荷

聖主特達之知、膺節鉞者八省、有再至四至者、計十有五任。今入秉鈞衡又三年、壽臻七衮。

皇上錫額賜服、典禮覃皇、天下莫不以爲罕有之榮。

公子蘇園先生曾按年編公行譜、尚未竟、考其

事無鉅細，瞭然在目，猶恐或有掛漏，以巫翁知公深，寄示商榷。竊念公生平苦心實力，古人與稽，未明而起，至更盡燭灺，未嘗離案，稿牘皆手自親裁。與賓朋相晤對，多道古人嘉言懿行，及省身克己之要。有勸公稍息者，則曰：吾一休息，便多廢事，屬員遞相遲緩，小民有不得其所者矣。倘遇地方災祲，必躬自撫恤。每曰：

聖天子愛民如子，身為重臣，可得不仰體耶。迄今宦

京師，日侍

天顏，退食之暇，仍以開編爲樂。志在與人爲善，成人之美。有干以私者，輒峻拒之，益秉性公正如是也。桑梓之誼極篤，故交舊雨，無不致推解之愛。爲地方計久遠，必得當而後已。一身之遇合榮悴，所弗介意也。公惟此不容已於斯民之心，蘊蓄於中，隨處發見，不能自已，無所勉强，總不外於一仁。所以所至之地，童叟皆知親愛，而所去民之思之不置。此編亦美備兼賅矣。嗚呼，官息於宦成，古人所戒。公本應運而生，敭歷中外，揆

文奮武數十年勤劬如一日。今雖位至端揆、而
精勤慎審、不肯一刻懈忽、想見
堯舜君民之心益摯。晚節之香、於茲可信。公方康强
無恙、而事業勳名日新月盛、以酧
高厚者亦正無窮。以後遇年編紀、以抵期頤、正笏雖
老耄、猶將拭目竢之。乾隆丙戌春王正月、崐山
後學葛正笏謹識、時年七十有八。

先文恭公年譜卷一

男鍾珂敬輯

府君姓陳氏，諱宏謀，字汝咨。里有老榕蟠第門，因號榕門。先世系出潁川，籍隸楚南郴州。始祖寶聚公避兵燹，遊粵西，樂臨桂西鄉橫山風土清嘉，遂家焉。四傳至高祖父表恭公，族始繁衍，道素相承，代有厚德。又三傳至先大父贈資政大夫諱公，諱奇玉，尤以積善訓子爲事。配先大母劉太夫人，恭儉仁慈，均載墓志。先大父資

政公於康熙十五年生先伯父封奉政大夫容庵公諱宏誠後連舉三女始誕府君焉。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府君生於臨桂縣西鄉橫山里舍、

時九月十五日午時也。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府君二歲。

是歲病甚置地一宿而甦、里人異之。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府君三歲。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府君四歲。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府君五歲。

始受學於先伯父奉政公。

先伯父奉政公長府君二十歲，府君誕生之年，奉政公已遊泮，時啟館於鄉，府君遂受學。性聰慧，授以書輒成誦。

十一月，叔父封翁怡亭公諱宏議生。

康熙四十年辛巳，府君六歲。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府君七歲。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府君八歲。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府君九歲。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府君十歲。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府君十一歲。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府君十二歲。

先大父資政公見府君善讀書、深鍾愛。議婚屢弗就、同邑處士楊翁家英見而異之、曰：陳氏子氣度端凝、必成大器。遂以長女許字焉、是爲吾母楊太夫人。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府君十三歲。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府君十四歲。

吾母楊太夫人來歸。

先大父望育孫甚切、是歲遂爲府君成婚。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府君十五歲。

四月、不孝鍾珂生。

不孝本生父爲先伯父奉政公也。

康熙五十年辛卯、府君十六歲。

始應童試、不售。

是歲、先伯父奉政公應秋試薦而落解、府君亦

應童試未售。先大父鬱鬱不樂。族人某來慰曰。公長君次君皆必售技也。聞明歲將開
恩科。藥令專心舉業可耳。先大父色喜。乃糶粟數斗。命購國初大家文讀之。府君鍵戶攻苦。遂心制
藝。講求四子書精義。足不踰閾。楊太夫人日送飯一盂。夜則焚香代晷。習以爲常。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府君十七歲。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府君十八歲。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府君十九歲。

從外舅楊靜庵先生學。

楊公諱家脩、品端學醇、從學者甚衆、後任河南寶豐令。府君執贄受業、學日精進。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府君二十歲。

歲試入臨桂縣學。

是歲、府君仍受業楊靜庵先生門。應府縣試俱列前茅。隨受知於督學甦公，列名第四、補邑庠生。與同邑曹公綸、楊公聲夏、周公世英、秦公際仲、楊公丙宣、永寧劉公新翰同會爲文、以道

義相砥礪。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府君二十一歲。

科試一等第五名、補廩膳生。是歲應秋試落解。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府君二十二歲。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府君二十三歲。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府君二十四歲。

時同邑司馬朱暘庵先生龍躍方歸田、望重鄉里、先大父命府君往謁、並請命以字。朱公因字府君曰汝浴、贈以名扇湖潁法帖。

七月，長姊生，後適維揚禮部侍郎謝公溶生，乾隆
十六年以疾卒。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府君二十五歲。

肄業華掌書院。

撫軍高文良公其倬觀風試士，童府君文，贈與
筆墨貢緞，取入華掌書院肄業。山長即朱愓庵
先生。

是歲應秋試落解。

主司得府君卷甚遲，閱而嘉之，將置榜末，[illegible]

主司意微不合，遂置之，曰，留作後科榜首。迨後中式，竟成語讖。

康熙六十年辛丑，府君二十六歲。

授徒於穀巖村。

歲試一等第一名。

督學爲編修崑山徐省庵先生，諱樹屏，復令肄業華學書院。山長爲長洲許子遜先生，諱廷鑅，府君覃心經史，文名益著，與劉公新翰、冷公時彸、胥公錀，篤志同學，試輒前茅。

八月，次妹生。後適全州福建汀州府知府蔣公治

秀子太學生蔣公本廉，乾隆十一年以疾卒。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府君二十七歲。

邑西關舊有西山寺，地頗精潔，府君讀書其中，

與寺僧某相得甚歡。僧常目府君狀似韋馱。後

府君撫江西，僧年已七十餘，來署談夙昔事，矍

鑠如昔。府君爲製衣一襲，題寺額聯以誌勝槩，

今已成大叢林矣。

科試一等第一名。

代鄉民保借官穀。

是歲邑偶歉收、鄉民多乏食、有司借倉穀、例有身家殷實者具結狀。西鄉民數十人約赴縣借穀、官以無人具結狀、不允。日暮將歸、適遇府君於市。府君明日慨然赴縣代借、邑令重府君言、鄉民各得穀以歸、藉存活者數十家。迨明年府君領解後、村民咸曰、去年代任我等借穀、陰騭不小、即應中元矣。復相約如期還穀、毋陳君也。府君自爲秀才時、即有以天下爲己任

之意。每曰、吾生平不肯作自了漢。嘗題書室云、必爲世上不可少之人、必爲世人不能做之事。乃弗虚生。莫作心上過不去之事、莫萌事行不去之心、斯爲無咎。又曰、有工夫讀書、便是造化、將學問濟世方見文章。見者知府君之志遠且大也。仍書長聯懸於廳次。

雍正元年癸卯、府君二十八歲。

禱於銅巖神。

府君以屢試不售、恐辜老親望、聞銅巖舊有神

最靈、於除夕徒步往禱、且請示夢、以卜終身休咎。是夜夢中若有人示以二語曰、人原多道氣、吏本是仙才。後果驗。

授徒於路西邨。

二月、應

恩科鄉試中式第一名。

座主爲四川朱景先先生諱曙蓀、長白德樹村先生諱齡。房考爲廣東林公諱遇春。先是府君肄業書院、與劉公新翰最契、應試同出闈、攜手

請試文。劉公歎服曰、今科解元讓君矣。旁有

而竊笑者。榜發、府君果領解而劉公亦中式十

八名。宴鹿鳴後、劉公以府君貧代籌資斧曰、俟

君聯捷後、予再圖北上也。先大父資政公聞之、

感劉公激昂慷慨。明年、劉公赴公車、先大父乃

貸金以酹其雅。

是秋北上八月應

恩科會試中式第一百八名。

座主爲桐城張文和公諱廷玉、高安朱文端公

諱軾。房考爲鄱陽王公諱傳、奉新甘莊恪公諱汝來。榜後謁座主、謂曰、場題道德齊禮、原與節政刑來、非謂德禮之朝可廢政刑。理原如此、本此成文、可卜異日遠到。府君聞之、益愧不因請題堂額於張文和公、公書培遠二字付之。

殿試三甲第九名、成進士。

時新進士須九卿密舉、方與館選、府君相知少。適諸城王公沛檀以粵藩擢少宰、識府君名遵例密薦、府君不知也。

改翰林院庶吉士。

恭遇

覃恩、府君授階徵仕郎、先大父得

封如府君官、先大母劉太夫人及吾母楊太夫人均得

封孺人。

高座師德楂村先生第。

楂村先生有賢母太夫人、待府君恩誼尤篤。嘗

慰府君曰、使爾父母在都、見子做官、其樂何如。

府君感誌不忘。旋又館長白夔公舒家、夔公後

司臬兩湖，執弟子禮甚謹。

雍正二年甲辰，府君二十九歲。

九月散館，授職檢討。

府君在詞垣，惟以考古習書爲業，應制之作，

詞華古懋，人咸驚爲異才。

雍正三年乙巳，府君三十歲。

充

一統志館纂修官，入直

武英殿。

雍正四年丙午、府君三十一歲。

八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是科得士十餘人前撫軍周人驥、編修張[illegible]、[illegible]守商盤司馬常青、岳令趙凱圖其最著者也。

改授吏部郎中。

上以詞臣壅滯、命掌院揀選若干員分部學習政事、府君在選中。同人有勸府君辭弗就者、相國張文和公聞之曰、陳君才可大用、吾正懼其沉淪詞垣中耳。命府君掌驗封司郎中事、兼理文選、考

功兩司。府君每日赴署詳閲案牘，未竟則携至私寓，燈下䌷閲，務悉其事之端委，故一時無事。同官咸服府君識見如老吏，吏亦無敢恩為奸。

雍正五年丁未，府君三十二歲。

先大父資政公命不孝鍾珂為府君後。

先是府君家居，有日者謂府君得嗣遲，先大父資政公因命不孝隨奉政公至京，爲府君後，不孝年十八矣。

遵
旨奏舉先伯父奉政公。時奉
旨令京外各官不拘子姪親族擇賢能者各舉一人
發効用、府君以奉政公勤苦半生、屢試不第以應
詔。引
見、
上云、人尚去得但過於忠厚耳。奉政公雖未蒙

簡用、然草莽小臣得覲
天顔、一生厚德、悉邀
聖鑒、誌戴不朽。

雍正六年戊申、府君三十三歲。

府君體素孱弱、是冬積勞成疾、久藥不效、一
神昏若脱。同年友劉淸恪公吴龍、周力堂先生
學健同集寓齋、相顧駭愕、私醵金籌身後事。
夕服參桂、疾頓瘳。時相國史文靖公貽直爲
宰、府君入署謁之。公詢病原、聯以左歸丸顧

人曰、陳公幹練才、將來名位不在吾下。後[illegible]

守維揚、值史文靖公攝兩江督篆、奏疏保薦、

知實基於此。

雍正七年己酉、府君三十四歲。

二月、補授浙江道監察御史。

相國張文和公、朱文端公奏令兼理吏部[illegible]

事。

五月、送先伯父奉政公旋粵。

奉政公見府君宦況清苦、不欲久居京師。府君

亦時念兩親家居缺養、又不便遠請假歸。先生

奉政公旋粵、以慰老人倚閭之望。

六月、覆奏請設粵中觀風整俗使。

粵西學使衛公昌績奏、粵民嗜利輕生、健訟妄

作、平日既畏紳衿強橫、有事則藉紳衿曲庇。請

照閩省例設觀風整俗使一員、以整齊而約束

之。奉

旨令傳集粵西在京官員明白回奏。府君隨同編修卿

公悅、侍御蔣公洽秀等奏請照衛漘績所奏、設

立觀風整俗使、以資化導。奉
上諭、爾等紳士乃兆庶之觀瞻、閭閻之坊表。若爾等果
能於忠孝禮讓之道身體力行、以爲衆人之楷模、而
又各教訓其子弟、各規勸其鄉黨、則小民之慕義嚮
風、觀感興起、風俗自日歸於淳厚。若不能端本澄源、
躬先表率、而望乘鐸司教之官家喻戶曉、使之改過
遷善、易俗移風、所謂逐末而忘其本也。爾等各思嘉
惠桑梓、貽福子孫、當於己身自求之。欽此。
疏請胥名考職人員並免令自首、以肖釐

直省貢監考職例得受空銜，本無選用之期，多冒名代考，陋習相沿。蒙
皇上洞悉積弊，
特頒諭旨，准令本人自首，免其治罪，並令代考得官者亦准自首。乃地方有司奉行不善，胥役籍以需索，將歷年考職之人嚴詰、逼令自首，胥吏鄉約逐戶嚴查，地棍讐家挾私訐告，滋事。府君據實疏陳，謂貢監考職不過圖銜榮身，代考諸人已蒙

洞鑒、寬其應得之罪、應懇
特恩、並免令自首、俾吏胥等無所挾持滋擾。惟
　求、於清釐之道、不無稍裨。奏上、
上召府君隨大學士等入
　養心殿
面詢。府君復剴陳始末、
天顔和霽。隨奉
上諭、着該部行文各省曉諭、凡考職人員止得空銜、未
曾得官者、其自行出首與否、聽本人之意。若得官之

人應行自首而隱匿不首者、別經發覺、自有國法。欽

此。大學士等趨出、

上復留詢府君籍貫家世甚詳、

勉以毋自足、毋自是二語。府君叩頭而出。邊遠之

荷

聖明訓勉周詳、敬佩終身、不敢忘也。

七月、充山西鄉試副考官。

時値鄉試、部臣以山西考官請旨簽掣、

上諭大學士張文和公云、前日上條陳之陳宏謀

章山西主考、著他同許王猷去。欽此。府君感

戴、

裝就道、入闈校閲、矢公矢慎。得士劉灼、朱佐、湯

梁文山、張瑜等五十人。

月、試竣回京復

補授江南揚州府知府、仍帶御史銜。

前月揚州府知府缺出、有

部屬應用知府人員內揀選引

院。未及揀選、

府君尙屬能事、故爾特簡越日恭請

蒙

仍帶御史銜、具摺言事。並

大父、先大母年歲、

紵緞貂皮等物。

爾到任後可迎養兩親、令服此看兒子做好官。

詳體恤備至、實人臣之曠遇。

十一月、抵揚州府視事。

揚郡沿江濱海、轄二州五縣、商民雜處、風俗奢

靡胥棍舞弊號稱難治。府君鎮以廉靜、勵以精勤、凡農桑文教之事次第興舉。或有謂太守猶似書生、恐不勝此繁劇。府君私念曰、正惟書生本來面目不可失耳。崑山葛搢書先生向在粵學幕中、欣慕府君文名、遂訂相知至是延之來署、公私交助歷數十年云。

雍正八年庚戌、府君三十五歲。

二月疏陳修造戰船積弊、請令文武協修。

一 江南各標營沙唬、趕繒等船以備操防、例委道

員分派丞倅辦料承修。武員旣無責成、僅令監修驗收、文武不睦、率致需索勒掯、積弊叢生。府君奏請令道員副將協同辦料督修、交收之後、歲令將弁出結、申送督撫查核。如再値修期在船物件雖有朽壞、亦必照冊移交、違者分別叅道治罪。

又、分查揚民積欠。

江南歷年積逋在民者十之二三、官吏侵蝕者十之八九。

皇上特簡大臣徹底清查、又揀本省道府有才守者分司厥任。府君時與其選、計分查揚州一[illegible]辦理煩苛、造册充棟。府君矢公矢愼、挈領提綱、辦理悉得就緒、數月竣事。

六月、疏請停淮商捐輸之項、以崇實政。

淮商向有捐輸一項、前於查審後、司鹽者出於一時美名、飭商捐輸銀由八萬、十二萬至二十四萬兩、又令捐助鹽政公務及鹽道薪水銀各若干萬兩、具奏歸公、作爲節省、年以爲例。當時

據呈題報、並未實貯、迨奉部撥用、始行斂比。其弊滋多、其項仍缺。府君稟之制府、並奏請

勅下所司議定存留捐輸公項、年終按冊稽查、如有盈餘、留作下年支用、庶可免濫派而杜侵那。制府高文良公深重府君、以爲有遠識。未幾奉

旨停商人報捐矣。

疏陳粵西開採銅廠事宜。

粵撫請開銅礦、准令本地民人領採。除抽稅二分外、司事者或定價勒買、大秤兌收。府君謂

抽三之外、悉聽商民自賣廢百貨流通、民生□益。委員祇宜稽查彈壓、不應勒買廠銅也。

八月、疏陳辦理賑卹事宜。

山東河水泛漲、延及江南、維揚被災、窮民待賑孔亟。府君親巡各邑、據實勘報。高郵、寶應與化均得

旨賑濟、其末全災之江都、泰州亦皆分别蠲免。被水災民有於查賑之先携眷外出覓食、嗣聞賑歸來、而賑冊無名、不得復賑、仍屬無以資生。府君奏

請捐給口糧，將此等流民咨送原籍地方，使據文入冊補賑，以免流移疎漏。得

旨交尹繼善、彭維新妥酌辦理。欽此。

增修普濟堂。

維揚舊有普濟堂收育孤貧，歲久費絀，有名無實。府君捐俸濟用，擇本邑善人司其事。

增置縣獄之費。

縣獄眾隘，禁者多瘐斃。府君倡捐增屋，并益田，歲收租息，以補囚糧之缺。

疏濬城河、增置大艦於欽關河。

揚郡居人稠密、城河穢積。府君倡議通濬。後經癸丑、陳君倓中鼎元、堪輿家謂爲城河通暢之應。城南欽關河岸峻水駛、小舟爭渡、往往及溺、府君造巨艦待濟、揚人便之。

奉委辦運洋銅。

時派直省賢能知府辦運洋銅、以備鼓鑄。然每出洋、向多弊累。府君奉委辦運、如期無悞。

迎先大父、先大母就養來揚。

是歲仰遵

恩諭、遣人迎先大父、先大母就養任所。先大父率叔父怡亭公先來，先大母以目疾未至。府君曰、太夫人愛憐季婦、故不肯來耳。復遣人歸迎。先大母始率先叔母趙太安人抵揚。府君曲體親奉、以副

天恩。舉家團聚、感荷曷極。

延王巳山先生主講安定書院。府君公暇時與論學、彙課諸生文、刻繼揚

錄。楊君開鼎、管君一清、程君堉皆當時所得士也。又延郭南江先生至署課子姪。

雍正九年辛亥，府君三十六歲。

正月，丁先大父憂，在任守制。先大父自去冬遘疾，正月小愈，府君以公赴江寧謁制府，急返署，而先大父疾甚，延醫進藥，祈禱無應。至上元日，先大父病遂不起。府君擗踊哭泣，痛不欲生，急請回籍終制。會撫軍尹文端公繼善以要地需人，奏令在任守制，府君力辭

不獲。

附叅、部議降調、免議。

歲試武童、府君爲提調。適有監箭武員舞弊、制

府史文靖公以徇庇照例附叅、部議降調。奉

旨、陳宏謀斷無徇隱之事、必另有别故。令督撫查明覆

奏。府君竟免處分。史文靖公常謂府君曰、我幾

因公事累爾。同京奏舉府君爲知府中出色之

員、府君聞知、益滋愧悚。

四月、補授江南驛鹽道。

府君具摺奏謝

硃批、好竭力勉爲之。恩不可常恃、寵不可永期、少放縱自肆、莫謂朕始終不一也。賴朕不如自倚、凡百對天問已而行、自無有虞之患矣。感恩於今日、朕不取、但能異日不怨望、乃朕之望汝者。敬慎二字時刻不可釋諸懷、誌之。欽此。

奏繳御史銜。

奉

硃批、御史銜可以不必、奏摺自應如舊、但須更密之。欽

此。

六月、署理江寧布政使事。

府君抵鹽道任、適江寧布政使員缺、制府高文良公、撫軍上蔡程公元章委府君署篆。府君潔己率屬、察吏安民、不敢視爲五日京兆也。

八月、疏請禁革捐監浮費、以實倉儲。

安省時照河工例、捐納貢監捐費改收本色交倉之外、向有掛號等項陋規、經前任奏歸盈餘充公。府君以正項之外又復多此浮費、奏請一

概減除、照例止收正項。嚴禁吏胥需索、則捐者

踴躍、倉儲日裕。得

旨、言之督撫。欽此。

疏請差船編聯保甲、以杜奸匪。

各處差船水手卒係臨時僱用、來歷不明、易藏

奸匪。府君以江南驛道設有黄快等船二百餘

隻、奏令編聯保甲、用牌書明頭舵水手姓名籍

貫年貌、互相稽查、不許混招匪徒、於弭盜似有

裨益。其江西、湖廣等省差船一體請令編設、得

旨、交部議。

先文恭公年譜卷二

男鍾珂敬輯

雍正十年壬子、府君三十七歲。

三月、丁先大母艱、仍在任守制。

先大母以先大父先逝、悲痛失明。府君百計勸解、延名醫調治、老目復明、人咸以爲孝思所感。至是先大母病甚、以三月十六日棄世。府君搶地呼天、哀號欲絶。制府尹文端公仍奏請照例在任守制、奉

旨、該督既稱陳宏謀操守清白才具敏幹、署理江寧布

政司印務、實心任事、著照所請、仍留在任守制。欽此。

任交代後、給假料理喪事、畢仍回驛鹽道之任。欽此

府君以苫塊餘生、屢荷

恩施格外、感悚交深、不敢固辭。然披牘視事、益覺哀

無地也。

四月、卸江寧布政使事。

八月、請假回里治喪。

遣叔父怡亭公奉先大父、先大母櫬車先行。十

月，府君抵里營墓土地於本邑樂嘉邨之原。十二月，合葬新阡。府君自筮仕及今，離鄉十載，親族悉來弔問。府君出廉俸所餘，按支派遠近酌爲佽惠，廣

君恩也。

修理本鄉堰工。

鄉之西有堰，向爲鄉人水旱蓄泄之地。舊築以土，春雨漲發，水輒漫溢，鄉人歲出修資。先大父常欲改建石工，未果。至是府君出資砌石築堰，

仍設水口，以便蓄泄，以蘊農田，承先志也。有文勒石紀其事。

雍正十一年癸丑，府君三十八歲。

二月，補授雲南布政使。

府君營葬畢，正擬束裝回江南任，適奉

恩命，即於三月起程，由南寧一路赴滇。

三月，疏陳粤西墾田事宜。

雲貴時有捐墾之例，制府鄂文端公爾泰奏

粤西照行。原議每畝發給工本六錢五分，差

扣還、始報陞科。雍正四年、粤撫金公鉷以地方欺隱、不肯報墾、議令准官生廢員借墾報捐。就前代舊册所開、有荒者指爲額荒、不問現在有無此地、一概督令首報墾荒、每畝給工本一錢二分、抵本人報捐之費。並令本年報熟陞科、永爲額賦。認墾報部者不下千萬餘畝、其實按之舊日土田、並無新增。是原議開墾六年始陞科者、今轉爲報官後卽陞科矣。田地祇仍此數、而賦額暗增、永爲粤人子孫之累。府君時在籍、目

擊其弊，不敢緘默，據實酌陳末議五條。一、給發墾田工本、起科年限仍照舊例。工本既裕、年限既寬、瘠土亦可成熟。一、地方向有老荒、舊荒、半屬無遺。有呈墾者立予踏勘四至確實、給照開墾、以免趨避移換。復因地力之肥瘠、定賦則之高下、庶無輕重偏枯之事。一、報墾之時、即宜勘丈、以絕冒領隱混之弊。一、捐復人員及外省官生原圖速得功名、勢不能親自領墾。若墾田必俟六年陞科後始給實收、恐阻各員上進之心。

應將現在不准折銀報墾之例酌加變通照營田之例每畝六錢捐納即給予實收不患將來報墾不多。一、新報墾田地方官勘明界址給照承墾。倘三月內本戶不行呈墾許他人報墾不得以牧牛公地及有主草場藉詞爭控庶訟端絕而承墾者無所瞻顧得

旨、言之尹繼善酌奪奏聞。欽此。

四月、抵雲南布政司任。

奏定運糧之法。

時滇省軍務未竣、糧運關係緊要。小民背負接運、道遠維艱。府君奏定爲短運、遞運之法、逐站交收、民免遠涉運送、更加踴躍。滇民稱便。

五月、嚴禁徵收公件陋規。

滇省向於交納錢糧之外、別有交納公件名目、相沿已久、近復於公件之外多加火耗雜税錢糧、亦復額外多徵。府君通行嚴禁、謂省得一分、民受一分之益。並刊刻錢糧款項清單、明白曉諭、於新設地方酌定經費、永禁私行派累。

不孝。娶元配王宜人。

疏定夷鄉入籍之例。

邊陲半屬夷鄉，向嚴冒籍之禁。府君以異省遊棍濫竊名器，自應按例嚴禁。若讀書之人願移家夷鄉者，應准與本地之人一體入籍應試，取進之後，不許復回本籍。蓋漢人之秀於夷人之中，有詩書禮樂以破其愚頑，語言文字以化其獷野，不出十年，可以移風易俗。其有恃符滋事者，令有司教官詳究治罪，於邊地文教風俗均

有褌益。奏交部議允行。

六月，詳定賞恤、出師兵練並免身差。

普思元新兵丁土練効力戎行，府君詳請按奮勇等第、受傷重輕登明、陣亡病故，酌加賞恤，以勵急公。土練出兵、過有陣亡病故，其子弟不得照陣亡兵丁頂入名糧，請並免其子弟身差，以示鼓勵。

七月，詳定分別准銷倒斃馬匹事例。

各屬買解軍營馬匹以供馱運，有急公州縣喂

養如法，遇有倒斃，即行買補，家人胥役伺應經年者，亦有喂養不能如法，倒斃不即購買，反得安然撤回者。苦樂不均，易滋覬望。府君詳議倒斃定額，准其分別開銷，自必人人急公，得免賠累。

整理學宮，慎重丁祭。

學宮春秋二祭久已奉行故事，禮文樂律苟簡錯謬。府君通飭各屬整飭宮牆，恪恭祀事，龕位逐加修葺，品肴禮樂悉遵舊制。從此鉅典一新。

嚴禁各屬解糧人役滋擾。

普思等府大軍會進，運糧解役衆多，或混入夷寨，肆行騷擾，或兌減草料，致多派累。府君出示嚴禁，違者嚴拿治罪。

十一月，疏請剥隘移駐遊擊、土富州移駐通判。

雲南剥隘與粤西百色毗鄰，逼近安南，實爲沿邊要地。新開道路發運鉛錫銅觔，爲水陸通衢。向止駐外委一員，帶兵五十名，地廣兵單。府君奏請移駐遊擊，分撥官兵，以資防守。廣南一郡

距富州剥隘山路窵遠，命盜詞訟、相驗踏勘案件，皆赖知府親自審理，往返經旬，殊屬鞭長莫及。並請於土富州適中之地移駐通判，以資佐理。得

旨，言之督臣尹繼善，斟酌具奏。欽此。

委員經理育嬰等堂事宜。

滇省設有育嬰、普濟等堂，及掩骼會，日久墮廢。府君先爲請蓋屋宇，酌定條規，撥置田租銀米，更公捐廉俸，歸入三善會。刊石遵守，委員經理，

永無廢墜。

雍正十二年甲寅、府君三十九歲。

二月、嚴禁壓買官茶。

普洱等府例辦貢茶、官役每短價多買、肆行擾累、最爲民害。府君嚴示查禁、每歲採辦官茶、按照時價公平採買、不許借名多買、短價壓送、滋累夷民。

示禁歲修海口及稅口各差、均不得私役民夫。

滇池歲修海口、歷派民夫、易滋弊竇。府君詳請

動支公費給價僱用、永無派累。民夫承修官役、亦不得勒價短發。並示諭昆陽等四州縣地方、其官員奉差來往、以及各處稅口鹽店坐卡家人、巡防透漏、亦均不許私役民夫。

清釐各屬案卷。

滇省各衙門案卷、或吏典抽匿私賣、或去任官携帶隨往、遇事檢查、輒多散失、吏即藉是作奸舞弊。府君通飭各屬清釐案卷、悉令粘聯成幅、標題鈐印。並將事由造冊、入於交代、以杜抽換

隱匿諸弊。
通查義學、購備經史、分貯各學及書院中。
義學之設、實爲文教所關、風化所係。府君通查
滇省所屬義學、重加清釐、并籌置膏火經費。其
舊有田產者、均令清查、以資膏火、但不許藉此
佔奪民田。明年、復爲次第遠購經史及古文淵
鑒、性理精義等書、以備諸生誦習。又續刊孝經、
小學、綱鑑正史約、大學衍義輯要、四禮初稿、四
禮翼、近思錄、呂子節錄諸書、分置各學并書院

中。檄取各屬有造之士入院肄業，詳定館課，不得專用書藝，兼試古學表策論疏，以廣造就。滇中士子自是蒸蒸向學。

五月，祈禱甘霖。

勸種雜糧，疏濬泉源。

滇省跬步皆山，水田原少，是夏雨澤偶缺，種植愆期。府君檄勸廣種雜糧，雖山坡嶺側皆堪培植。並令地方有司設法疏修泉源，以資灌溉。勸民廣積糞草，以益農田。

詳請酌定資助廢員流寓及旅櫬無力旋里公費。

廢員流寓滇省、以及旅櫬羈棲無力旋里者、情

殊堪憫、除徵員等已有項足敷資助外、至文職

州縣以上、武職守備以上廢員家口、旅櫬無力

回籍者、府君詳請公捐養廉百分之一、以備資

助、詳定規條、永行不廢。

通諭各屬整飭公事。

滇省州縣遠處天末、遇有公事、度閣躭延、相習

成風。府君諄切訓諭、務令整頓精神、治理民事、

常以虚心實意訓勉屬員。有批雲龍徐牧禀云、禀方寸之難昧、則意安得不實、識事理之無窮、則心安得不虚。時以爲名言。聞徐牧刊爲聯語、懸諸書室。

十月、不孝生長男蘭森。

雍正十三年乙卯、府君四十歲。

府君自任滇藩、時以才微任重、雖奮勉供職、深虞隕越。二月、相國張文和公傳奉

諭旨、勉以實心、戒以自滿自足。府君跪讀之下、感悚交

深、隨具摺奏謝。

四月、飭查通省節孝、務令確實舉報、以憑題旌。嚴禁吏胥藉端需索。

立廠煮粥、賑恤元江、他郎諸郡邑夷民。

元江、他郎諸郡邑軍興之後、夏雨偶缺、夷民覓食艱難。府君詳請領銀撥米、立廠煮粥、賑濟兩月。

七月、奏請酌撥常平倉穀作爲社本、以資接濟。

滇省社倉奉文勸捐、多不足額。一屆青黃不接、

夷猓窮民無處借貸，漢奸劣紳乘機盤剝，貽累無窮。府君以各屬常平現貯官穀，奏請酌借數百石作爲社本，仿朱子社倉遺法，春借秋還，輕息接濟。俟積至千石，再撥還原款。因重定社倉規條，通行遵守。

恩賜

聖祖御製文集全部，暨

硃批諭旨十五函。

八月，

世宗憲皇帝龍馭上賓。九月、
遺詔到滇。仰維
世宗憲皇帝宵旰憂勤、整綱飭紀、十三年如一日、愛育
黎庶、剔厲官方、千萬里如目前。忽奉
哀詔、遠邇臣民同切驚悼。府君仰沐
恩施優渥、追維
訓誨殷勤、尤不禁哀號迫至。每日隨督撫兩憲、并率闔
屬文武、朝夕哭臨。
恭逢我

皇上龍飛踐極

覃恩，府君授階通奉大夫。先曾祖父世耀公、先大父

韞璧公皆得

誥贈通奉大夫，如府君官。先曾祖母駱太夫人、先大

母劉太夫人皆

誥贈夫人。吾母楊太夫人亦得

誥封夫人。瞻一子入監讀書，以胞姪鍾瑶承瞻。

十二月，疏定終養回籍，及奉

旨陞授俸滿卓異陞轉離任人員請

封之例。
是時奉
諭旨、凡丁憂回籍守制之員、皆得一體給予封典。府
君因奏請推廣
皇仁、如終養人員離任回籍、與丁憂守制情事相同、
應一例給予封典。至
恩詔前奉
特旨陞授、以及俸滿推陞、卓異題陞各員、雖未到陞
任、皆係有職之員、應一併照前任品級給予封

獎。奏

旨交部議允行。

復調取簾官舊例。

舊例、各省科場於科甲出身之州縣中試其文理優通者、派入內簾分校、嗣經改調鄰省舉人進士入闈分校。府君以調集鄰省舉人進士起送入闈、鄰封相望、難保無親識關通諸弊、奏請仍照舊例、於現任科目出身之州縣同知、通判中、擇其學問優長者調取入闈、往返不過一兩

月。地方果有緊急事件，原可委員代理，不必調取鄰省舉人進士，於掄才大典更昭慎密。得

旨交部議，允行。

十二月，奉到恭請

聖安一摺

宗①憲皇帝

御批，此汝恭請

考聖安之摺，已無及矣，朕展閱不勝悲慟。汝蒙

恩不次擢用，至於藩司大員之職，且蒙

訓諄諄，以自滿自足爲戒，當時刻儆省，奉以終身，自

成大器也。欽此。隨具摺奏謝、又奉

硃批、覽汝奏謝、知道了。惟在實心實政、行與朕看。欽

此。

乾隆元年丙辰、府君四十一歲。

正月、纂大學衍義輯要及衍義補輯要刋成。

示禁彌勒州鹽觔貨物抽稅。

彌勒州向設官店官秤、私抽鹽觔貨物稅錢、小販人等藉此增價病民。府君出示嚴禁、飭將稅秤繳驗查銷。

示禁富戶牙奸囤米高價。時滇省米價偶昂、富戶奸牙將米囤積擡價待糶。府君諭勸有米之家及時平價發糶、商販牙行均不許扃價囤民。

通飭各屬淸查捏報墾荒。滇省開墾、因地方官自顧考成、期於足數、致多捏報不實。府君通飭各屬將歷年捏報田地逐一淸查、其有磽瘠低窪之區並非成熟、及原無實地、止將錢糧攤派、抑勒加賦、並報墾後無人

納糧、而本官自行完納者、實係捏報、卽造具冊結、詳候核轉題請開除。

遍查各屬興修水利。

滇南四面環山、沃壤絶少、雨水稍遲、田地受旱。一遇雨水漲發、山箐之間頃刻成河、不能停蓄。以收水利。府君詳請通飭各屬相度地勢、興修水利、或鑿泉濬河、或築壩開堰、分別工程大小、或勸民修、或動項修、俾無不興之水利、卽無不收之地利矣。

七月再疏密陳粤西借墾報捐之大弊。

畧云、粤西開墾不實、臣前列款陳奏、經督臣尹繼善查實、逐條定議具題。部議以報墾田內如有以荒爲熟、以虚爲實、作速開除、毋得回護。其應如何清查之處、仍令該督撫會議。查此案報出之田、悉照老冊荒額逐戶傳催、令其報墾。現在臨桂各縣及慶遠、鬱林等處捏墾報捐之田不下二十餘萬畝、其實並未墾成一畝。撫臣金鉷以報部之田無着、復藉丈量恐嚇責比、計圖

百姓報出拋隱，以抵捏墾之田，今復令其自行開除，勢必不能。將來惟有通查一番，復取里甲結狀，以實從前之捏冒。況丈量已禁，虛實難查，斷不能徹底清除也。在撫臣意謂各户熟田定有寬餘，可抵新墾，不知此係弓口稍寬之故。粤土瘠薄，有種一年，必空二三年，養其土力，方能再種者，三四畝始抵腴田一畝之利。今若查其寬餘抵作新墾，祇此舊地，重納新糧，實恐民力難支，逋逃不免。愍

恩俯念邊省民窮地薄、
特沛恩綸、將從前捏報捐納及勸比首報之田一體
豁除、亦必再查。如有實在可墾之荒、仍勸民開
種、照例陞科。至廢員官生捏報開墾、短發工本、
冒濫得官、并懇
格外宏仁免究。不敷工本請照冊報老荒舊蕪於原
捐廢員官生及報墾之戶名下各半追賠。庶官
民均無累擾、田賦并歸有着、士民獳獞同沐
皇仁於世世矣。得

旨該部密議具奏。欽此。

奏請停標營開典營運之例、酌置田產收租。

標營舊有生息銀兩、原爲兵丁紅白賞恤。

此項向俱開典營運生息、以職官與商民

殊屬非體。府君奏請將各省營運生息之

田收租、可以永行無弊。所收租穀變價充賞

在因地制宜、使此項生息俱有恒產、將開典營

運一概停撤。得

旨該部密議具奏。欽此。

十月、詳請委員齎銀散賑元江、昭通各郡災民。

是歲雨澤愆期、栽種稍遲、旋當結實之時、連[illegible]風雨、禾穗受傷、元江、昭通二郡被災頗甚。府君立請分委州縣齎銀往賑、務使災民均霑實惠

奏陳地方雨水田禾情形、并籌酌地方應裁應減各項。得

旨、所謂應裁應減之項、必須百姓皆受實惠、而經久無弊、然後爲料理得宜也。若公用不敷、國帑有[illegible]、百姓仍然受累、而徒飽貪官污吏之私橐、則亦

應裁應減之項、不過數年之後、又爲汝等應追應賠之項矣。愼爲之。若百姓均受實惠、雖億萬朕[illegible]惜焉。將此諭與督撫共觀之。欽此。

十二月、奏定州縣積貯、准開耗穀章程。

州縣積貯倉穀、向准每石收耗米三升、以備[illegible]量出入及鼠耗蟲傷。不知何時將此三升均作正額報部、州縣不敢開除。羣視積貯爲畏途、不敢多貯、以期有備無患。府君奏請通行直省[illegible]貯倉穀悉照舊例。所收耗米三升、留給該管[illegible]

按年開銷、三年後耗米減盡、許於正米內每年開除一升。此外如有侵虧、嚴叅治罪、庶官員不以積貯爲累、而倉庾可以多貯矣。交部議。

奏請酌給書吏辦公之資、及簡用考職吏員。

各衙門書吏爲辦公所必需、向無額設工費。如舞弊自宜嚴懲、而奉公亦宜體恤。府君奏請

勅下督撫酌定地方繁簡、給予辦公之資。此外再有作弊需索、即應重處。至五年役滿考職後尋[illegible]需時、半皆衰耄、及發憑驗看、再請扣除、而地方

懸缺已久、不無賠悞。並請令該督撫每歲年終將考選吏員詳加考驗甄別、有年力壯盛、人品端正者、送部銓選。其年力就衰、人品平常者、准給原品休致。如果才能傑出、歷試有效之人、亦准該督撫保舉一二人送部恭候簡用、以示鼓勵。得旨、前奏頭緒太繁、恐行之徒滋繁擾。至役滿考職條、待朕再加酌量。欽此。

乾隆二年丁巳、府君四十二歲。

正月、增訂綱鑑、正史、約刊成分發各學。

增置各郡義塾田產。

府君於各郡陸續增置義塾、選士著可教生童肄業其中。延請名師課讀、分設規條、清理田產、更公捐俸廉若干兩、增恒產若干畝。計開義塾七百餘處、輯義學彙記、以垂永久。後蒙化、景東科甲蔚興。苗猓皆不識字、并令附入義學、俾通文義、後遂有赴考發科者。

調劑滇省銅廠事宜。

滇中五金並產，湯丹、大碌等廠產銅尤盛。時文停辦洋銅，添運滇銅至京，以供鼓鑄。然商民工本不敷，開採不能踴躍，銅產漸微。府君請酌量加給工本，開採得銅，除抽課外，聽商民公平自賣，官不得勒價收買。自是漸開子廠，而銅以日饒。迄今每歲辦解京銅數百萬，並供解京省鑄局銅，動不下數十百萬矣。

八月，請將昆明馬廠租息。

昆明縣老丁田地向爲標營收廠，曾經開墾收

缺页

果有成熟未報之田也。迨今奉文覆查，各[illegible]畝勘丈，愚民承業父祖，止知坵數，不知弓口，懼官勘滋擾，情願照認原數免丈。或丈過而弓口稍寬，官即作爲餘田，以實前數，不復問其土之瘠薄與否。且所謂報捐之廢員官生，俱[illegible]任粤西之員，或現任之親戚子弟幕友人等，[illegible]聞覆丈，彼此圖維，畏罪彌縫。委員又顧忌當[illegible]會勘之督撫，其中周旋遷就，勢所不免。今[illegible]所奏粤西瘠土差煩，難以加賦，實切粤西[illegible][illegible]。

而所云已熟之田、實有此十二萬畝之餘[illegible]未盡確。督臣先曾會請丈量、今又有國賦缺[illegible]不便前報今除之議、勢必仍以原報餘田[illegible]新墾。岀岀窮民、子子孫孫納此新增之糧[illegible]所以恤民瘼而彰國法也。粵地田土瘠薄、遠不及中土、糧賦久[illegible]數萬、難按弓計糧。此邊省實在情形、伏乞特沛恩綸、除已經查係實在新墾成田仍入冊[illegible]。其餘熟田內之新糧概予開除、亦不必再[illegible]

查、以滋煩擾、邊省億萬窮黎永受

覆育深恩無旣矣。得

旨、汝爲粤人、卽汝言盡實而從之、猶敢鄉紳[illegible]鄉紳

政之漸、況未必盡實乎。殊屬冐昧之至、已將[illegible]

部嚴加議處矣。欽此。部議降三級調用。又奉

旨、陳宏謀著來京候旨。欽此。嗣粤撫楊公超曾[illegible]

明新墾實田無多、將提報新糧奏明豁除[illegible]

之廢員官生有已得官者、議追捐費治罪[illegible]

從此粤省窮民世世得免空糧之累、實感

聖主加惠邊方、體恤窮黎之至意云。

遵

旨密保知府漆扶助、王雲錦、徐本僊三員。

先是奉

上諭以道府等官必才幹素著、廉潔自持、方克勝任、令督撫藩臬各舉所知二三員具奏。府君密保

普洱府知府漆扶助、曲靖府知府王雲錦、永昌府知府徐②本僊應

詔。

校記

①宗憲皇帝：「宗」上當脱「世」字。

②「徐」上當脱「府」字。

先文恭公年譜卷三

男鍾珂敬輯

乾隆三年戊午、府君四十三歲。

二月、補授天津分巡河道。

時自滇入都引

見、隨補授天津分巡河道。府君仰荷

特達之知、洊擢藩司。茲以言事不當、蒙

聖主不加嚴斥、復補天津河道、俾得及時自效、感

交深。惟自矢以勇往任事、不敢少療己志、庶幾

稍酬

高厚耳。天津總道專司河務。府君嘗攷古今所言水利諸書、驗之近今情形、多不甚合。每擇駐防經久之河兵、訪求河工利害及水勢起落、何處宜堤、何處宜疏、得其領要、陸續施行。常曰老河兵卽吾師也。每遇汛期、早夜親莅河干、卽海壖僻地人所不常到之處、皆輕騎減從、親爲履勘、目擊情形、因地制宜、不肯以空言了事也。

籌辦河工放淤事宜。

河間、滄州一帶形如釜底，民間田廬全藉隄防護衛，每年費帑無算，且多頂冲險工。府君乘小舟河上往來查勘，平工則議築遥堤、月堤，險工則鑲築縷堤。又得放淤之法，仿而行之。凡汛水異漲，半屬挾沙而行，沿河皆有堤岸，令水由左口入堤，俾水定沙沉，復令水由右口而出。如此數次，窪處悉填塞淤泥，便成高曠之地。其中有縷堤單薄，日就危險，擇水勢順溜之處，加築月堤，借溜放淤，使縷月兩堤融成一片，淤土較新

士吏爲融結。縷堤既厚、即遇掃灣迎溜、亦漸殊流歸泓、而險工反化爲平。至今景滄一帶當年放淤之地悉成沃壤、堤畔則柳樹成林矣。

申明分巡職掌。

畧云、向來巡道一官、州縣皆以爲無關考成、所行檄文多以爲不必奉行。遇有命盜等案、勘初詳後審明完結、並不抄招報道。不知郡邑戶婚田土、賦役農桑、總之布政司者、巡道得而稽核之。竊刼鬭殺、貪酷奸暴、總之按察司者、巡

道得而整飭之。顧名思義、責難諉卸、通飭所屬查明任内批行飭查之件、造冊叙案申覆。凡關命盜大案、既經通詳、則審結之後、亦將緣由報本道查核。

五月、飭查天津、河間兩府義學整飭規條、并酌定應給學租。

增置都中廣西新館。

先是都中舊有廣西會館一所、自前明置於東城外鑾慶衚衕、爲公車及謁選諸公到京棲止

之所。

本朝定鼎之初、爲人佔踞。府君官京時、偕同鄉前輩爭復舊地、且爲之拓充、屢加修建。邇日

聖治覃敷、每年觀光者數倍於昔、地嫌湫隘。至是府君倡議、公同量力捐資、增置會館一所於南[illegible]巷、題其堂曰仁聚、名爲新館、粵人涖止都中、咸有安居之慶。

六月、通查天津、河間二郡河防水利。

署云、天、河二府當運道下流、爲諸河總滙、廬舍

半居窪下。每遇水發民間以水到之遲速定年歲之豐歉。蓋得水之利固利，而免水之害亦利也。方今伏汛已過，秋汛踵臨，飭汛各官往來巡視於水之長落情形、工段險易、堤壩虛實，逐加體察，於保固疏濬、加幫挑挖之法，自各有所見，即據實申覆。本道於霜降後親爲查勘，以定本年歲修工程，庶期杜漸防微，一勞永逸。

七月，飭屬預查應賑災戶。

是歲秋禾被災，欽奉

恩旨賑恤。其中人戶極貧次貧、清查頗難、府君飭令所屬先期登門查記、造具清冊、不可少存畏難之心。向後按冊散給、毫不費力、卽有告爭、亦可持冊折服。或有鬧賑民戶、逼查出示禁止。

飭移滄州義塚公地。

滄州城南舊係義塚公地、府君以向陽之地不宜常爲塟瘞之鄉。州城東北關外均有隙地、現亦塟有多塚、正可勘明立界、作爲義塚。飭州先行勘定、出示曉諭、聽人掩埋、附近居民不許墾

四至內擅自取土開溝。

議定天津育黎堂規條。

天津西關外舊有育黎堂一所，建自康熙年間，施有莊田，以爲留養病黎之用。歷年經管，率多侵漁，以致有名無實。嗣雖重加整頓，復以日久弊生，經費未充，施濟未廣。時紳士牛君光數等捐施月費棉衣，重與堂務，頓有起色。府君以欲使堂無虛設，必先重立規條，費有常經，莫若衆擎易舉，飭令府縣將該堂房間修葺添建，夏需

焚燒藁朮大黃、冬增薑湯草席布被等物。仍延本地誠心好善之士夫堂董理。上可廣

聖王之鴻仁、下以盡撫字之職守。

八月、通飭各屬宣洩積水、以廣種植。

畧云、備查各屬境內之水、俱會聚於低窪之處。泝流測量、各有去路。如青縣、滄州之減水河、各有涵洞。天津南境有南北二閘、數道溝渠可以洩水。大城四十八村之水亦有朱家村等處涵洞。任邱、獻縣亦有可以疏濬之地。其餘靜海

河、肅寧故城、霸州等處積水皆有可以相度宣洩之法。夫汛前之築堤防護者，有備可以無患也。汛後之開堤宣洩者，除害所以興利也。因地相時，相濟爲用。況當異漲之時，早消去一寸，民即得一寸之土田。早退去一日，民得安一日之棲止。高者可望趕種秋麥，低者亦可趕種春麥。誠恐廳汛各員咸以此時已過汛期，各弛防汛，不肯及時經理。通飭詳查積水之區，如有涵洞者，再爲疏濬。無涵洞而水落可以外流者，亦即

開堤宣洩，但不得將渾水擅放偷洩，遺害下流。

九月，檄查各屬監獄人犯，不許違例濫禁，并給棉衣棉褲，以示體恤。

條議修防子牙河事宜。

畧云：子牙河上承滹沱、滏陽及南北二泊，正順廣等府西南一帶諸水，經由河間、獻縣、大城、青縣、靜海五縣，於王家口入淀。一派渾流奔赴，幸兩岸離河甚遠，堤不頂溜，無沖決之虞；水不束沙，無淤淀之患，不與水爭地，而地仍可耕種。惟

此河至獻縣完固口分爲兩支、一歸於淀、一歸運河。上流又有南北二泊爲停蓄之區、水來尚緩。且靜海未建東堤、水口寬暢。雍正四年因慮運河水漲、將完固口阻塞、於南北二泊中挑濬河一道建堤束水、順河直下。靜海又建東堤。上流浩瀚歸淀、水口日淺、是以河間等縣悉受汎溢之患。今逐加相度、惟就現在堤岸設法捍禦、將河身極力疏濬、以資宣洩。事宜[1]六條、一、子牙新河不宜清濁合流、水勢滅而易涸、大城、青縣

可以無悞種麥。一、歸淀水口宜加疏濬，使全河暢流。一、閘留二莊漫口宜就勢開挖支河，以洩尾閭。一、沿河小月堤宜取直另築堤根，不致積水浸灌。一、沿堤宜分別種植柳葦，以備物料、禦風浪。一、河唇溝口均宜堵禦堅固，以免倒灌。一、河堤東西兩岸田賦宜分別豁除。

十一月，通飭各屬整理捕務。

捕盜爲地方要務，聽印巡捕文武各官果肯力奉行，盜賊自應斂跡。府君飭令所屬各[illegible]

條編行保甲實心巡緝不得藉端滋擾。[illegible]
典史等如果實力遵行地方寧謐該府據[illegible]
舉以待超遷否則嚴行揭參。

飭修天河二府草路。

天津、河間地方接壤東省大路多有崎嶇
及積水泥濘之處府君飭令查明修補。其有
民私將小路刨挖專圖車輛到彼勒索扛擡
攴河兵或借欽堤名目需索錢文者並嚴行示
禁。

十二月、詳請委員勘估減河淤淺。

府君以青滄減河二道所以分洩運河水勢，貴在深通寬濶。若稍有淤淺、河身已被積淤侵佔、汛水入閘、無地可容，潰溢難免。去歲雖經挑挖、而河身易淤、非一律重加挑濬、不能宣洩。詳請委員查估加挑、以資利導。

乾隆四年己未、府君四十四歲。

延王巳山先生來署訓課子姪。

二月、飭修運河暗險工程。

運河堤工明險可以一望而知。惟有臨河堤面似覺高厚、而堤後多係土坑車道、勢仍單薄堪虞者、此暗險也。府君通飭確查、如係民工、即令居民先期培築、如係帑工、應於汛前搶築高厚。二三年間即可成一寬平之岸、永奠民居、再無他患。

條議南運河修防事宜。

畧云、南運河自全漳濟運以來、直隸境內時有漫決之患。官堤日被沖刷、復建草壩、草工最易

腐朽、堤工仍險。其無堤之地、居民多築埝壩、不加夯硪、尤易坍卸。汛水一到、在在危險。今相度全河形勢、大抵地勢高阜者宜建遥堤、而不宜建月堤、地勢窪下者又宜建月堤、而不宜建遥堤。義各有取、地各有宜。築月堤以放淤、似險而實平。築遥堤以外衛、似迂而實切。誠經理運河之要務也。應委員飭查、分别緩急、酌定規條、及時興修。一、動欵宜指定也。一、土方宜核實也。一、土方運價宜分别也。一、官民堤宜分别也。一、月

堤更宜堅實也。一、放淤物料宜多備也。一、堤身高寬宜相地收分也。

挑濬滄州青縣減河淤土。

南運河經滄州、青縣地界，開濬減河，所以分洩運河水勢，得免泛溢。年來連遇大水，減河淤阻，仍虞沖漫。府君周察河形，詳請撥項，按段深濬，即以次年爲始。其河中淤土堆築堤後，夯硪堅實，則河道既得深通，兩堤益得堅實。

預修堤地閘工。

捷地石閘洩運河之水，在興濟之上。閘下洪流奔赴，形勢更險。板牆而下，南北兩岸堤頭三十餘丈，堤身單薄。堤外地勢窪下，閘水至此，沖決堪虞。府君詳請增築南北鴈翅草工，衛護堤頭，將閘水送至平流，使可順流而下，實於全河有益。

查修獻縣等四邑河道。

獻縣、河間、青縣、大城四邑村莊界於滹沱、子牙兩河之間，其内地瀝水向藉黑龍港河洩入子

牙新河，出谷家莊出口而歸淀。繼因清渾合流，遂致泥沙停積，河身日淺，四邑村莊瀝水無所歸宿，漫積內地，春禾秋麥不能耕種。府君詳議，將黑龍港與子牙新河挑濬，以利民生。時有議用民力者，查計工段一百七十餘里，責之民力，實難竣事。府君力請動帑，逐段興工，其支河小港自可勸民挑濬。

四月，詳請勘修南運河縴道。

運河有堤之處，縴道本寬，惟無堤河岸，民居櫛

比、河流漸徙、岸土日刷、縴道漸窄。當汛長溜大、
漕艘至彼、挽拽維艱、關係匪輕。即幫建椿埽工
程需帑甚多。府君請將天津、靜海、滄州、交河、吳
橋、東光、南皮諸縣縴道甚窄之處、兩岸民房動
項買拆、以展縴道、以安民居。其大鎮大市商賈
輻輳、民情不願拆移、及岸後並無寬間、或岸後
地面甚窪、河流灣急者、仍酌勘形勢、幫建草工
壩座、於漕運民生兩有裨益。
是月、妹壻謝公溶生來津就姻。

輯刊養正遺規成。

府君以弟子入學宜端蒙養，所謂先入之言爲主，乃輯先儒教童子之言，彙爲二册，名曰養正遺規，至是刊成。

五月，檄飭掩埋津城棺塚。

津城內外多有浮厝之棺，年久雨飄日暴，汎水一至，任其漂蕩。府君檄委佐雜遍行確查，凡淺厝暴露棺塚，有子孫者責令自行遷埜，如力不能遷，及無主義塚，即捐費代瘞之。

十月，弟鍾瑛生。

叔父怡亭公先未得嗣，以十月十九日生弟鍾琛。府君時方巡勘河工，是夜夢得甘雨和風夜夜心之句，因小字姪曰甘。次日，府君亦得弟，喜甚，因命名鍾瑛，小字曰和。

不孝元配王宜人病卒官署。

十二月，宣洩天津、河間二郡積水，並挑河築堤。

天河兩郡如慶雲、鹽山、任邱、獻縣等十七州縣皆有積水。府君逐處履勘，分投疏濬，應動工程

分別官修民修，定議具詳。其中應挑挖河渠者十之七八，應築堤閘者十之二三。凡關係數州縣之經流大河，應行堅築之堤閘，殊難責之民力，自須動帑興工。有止關數村之溝渠，則仍責成民修。再各處大工難以同時並舉，將帑修之大河大堤先爲興修，民修之溝渠小埝陸續挑挖。大綱先舉，細目斯張，經流既通，支派自達。

詳請培修天津海河疊道及西關疊道。

畧云：直省地方諸河滙歸積水之區，被災沿至，

數載。先於汛後通飭府廳、無論官堤民堤、凡可洩水、卽許開放、立限堵築。天津西南一帶地最窪下、西界則有運河漫水、東界則有海河漫水勢難宣洩。查海河西岸自東門外起至鹹水沽、舊有民埝、以禦海河之水、日久坍卸。若仍督此災傷之民、難以重爲培築。惟此地向有疊道、爲商賈往來通衢、本係官商捐築、今漸坍塌。請照建築遥堤之議、動帑二萬餘金、將此疊道培修。其間應開引河七八道、并建立草閘木板、以便

按照潮汛啟閉宣洩。庶運河之水不復西來、海河之水不復東注、則積水可洩、涸土可耕、貧民或有起色。又西關疊道爲通京大路、西關以西、地多窪下、水無去路、舊路淹沒。今南窪之水已漸宣洩、請將西關疊道一律培築、道旁開溝、溝土即可墊道。中設橋梁、既可洩水、復便行人。

酌定牛犁起土及車運之法。

南北運河所在均須幫築堤岸、挑挖河渠、但平地取土、爲力既艱、爲費亦不減。府君嘗考前人

於舊河中挖出大犁頭，卽悟用牛犁土之法。因通飭所屬開取土方、挑濬溝渠，俱應改用牛犁起土，用車拉運。較之用掀用筐，已爲省力。其有不能行大車，亦可用木箱小車，以手推運，較筐擡爲省。計賃牛、僱車、造犁、僱夫，較之計土論方，無所爲損益。然一牛一車之力，可抵十人以上之工，可以稍紓夫力，又可速竣工程，殊爲兩益。

議挑老黄河故道。

畧云：老黄河卽古之鬲津河，由西南而東北，横

亘於山東、直隸之間、本古黄河故道。自黄河南徙、渾流不至、專爲兩省積水歸海之道。雍正十二年、漳河異漲、運河危險、水由鉤盤河會合老黄河以歸海、始有渾流、日漸淤積。山東、直隸兩省互相推諉、挑挖未能深通。查閲此河爲東南半壁入海之經流、自哨馬營而東、由減河而鉤盤、會老黄河入海。通計河身二百八十里、兩岸數十州縣之積水藉此宣洩。淺一尺、地方受一尺之害。應請卽就河心挑挖寬深。全河中間皆

有子河、有坡有槽、兩面積水皆可聽民間多開溝渠、隨時流入子河。既可宣洩積水、而時有清水汕刷、子河亦少停滯之患。並請咨明山東河院、委員勘明、會同挑挖、期於一律深通。及早經理、爲費雖多、尚可弭患未然、再一坐誤、河愈淺而害愈深矣。

乾隆五年庚申、府君四十五歲。

正月、續議青縣、滄州減河善後事宜。

減河尾閭在於岐口、岐口之海河與兩減河啓

閻相隔尚有二三十里，中間一派沮洳，水土惡毒，人跡罕到。府君逐加親勘，岐口海河西南一帶支汊分流，中多阻隔，不能相通。因請從輿濟減河之老堤頭起，經沇家堂、達李連賓家口，將西河頭挑挖寬深，則輿濟減河可以直達海河。撓地減河從船到溝尾閻開溝，即可通於陳河。由陳河而李金溝、而大溝窪、而張彥家溝、而長港，層層挑通，均於李連賓家口西河頭與輿濟減河會合入海。兩閘口設立閘板、閘夫，於八月

以後按期閉閘、則下游消涸、而兩岸積水可以迅消、正可趕種春麥、於運河民田兩有裨益。

三月、疏濬景州、交河、東光漫河及各縣河渠。景州、交河、東光舊有漫河一道、周歷各州縣、因地異名。每遇雨水過多之年、淤阻壅積、田禾受淹。府君委員確勘、議將漫河上下一律挑濬深通、并各邑河渠道渠通估疏濬。計景州一州工程、士民各圖保護田地、皆係田主出夫自行修築。其東光、交河各縣工段、除民修外、仍請動項

通修。
四月、檄催各屬速結命案。
天河兩府屬命案纍纍、未經招報、或兇犯未獲、
率皆遲延。府君開單立限、檄催速審速結、以省
拖累。
補授江蘇按察使。
府君莅任天津河道、感荷
殊恩、實心經理、兩年以來、於河務一切差得領要。時
值大計、制府孫文定公嘉淦、總河顧用方公琮

會題卓薦，隨蒙

恩擢江蘇按察使。五月，赴京請

訓，蒙

聖諭以存心愛民、平情執法。六月，抵蘇州臬司任視

事。江省地廣人稠，萃多暗地指名、撞騙請託之

事，每一案完結、理屈者惟咎營求不善，理直者

羣羨賄託靈通。府君久知其弊，嚴飭示諭，有犯、

立郎指拏究處。

嚴催各屬批查呈詞。

府君初抵江蘇、檢查舊案、前司批查未結未覆之案甚多。因嚴飭各屬、謂控案有批無覆、經年不結、有告催之名、無結案之日、閙胥從需索之端、貽窮民拖累之苦。刁詞得逞、訟棍肆行、皆由於此。開單彙催、勒限清理。

議詳弭盜事宜。

畧云、江蘇地廣戶繁、奸民涸稠、鼠竊頻聞、弋獲無幾。今欲竊案之少、莫若先治可以爲竊之人。而欲人之不爲竊、其上則安置之、使不必爲竊。

其次則約束之，使難於爲竊。又其次乃窮詰而懲創之，使知有犯必懲，不敢再竊。彙議弭盜事宜八則：一曰稽查乞丐，一曰管束驛夫，一曰安置舊賊，一曰嚴禁窩線，一曰核實贓物，一曰認眞追贓，一曰嚴比緝捕，一曰獎賞緝捕，通行各屬遵辦。

詳定文移繁簡。

畧云，江蘇繁劇甲天下，大小案件日積日多。語云，省費不如省吏，省吏不如省事。今就所事之

中、浮泛虛文稍爲刪減、切要字句酌量加增、彙呈十則。一、題招之案有册有詳、上司止須批發長詳。其由司改正、或由憲改正、均可批明轉行。奉到部覆止須將部文行知、無須另發招稿、逐層槇詳。一、咨題外結各案州縣審供自必敘入。其府供相同者可以不敘、縣司審供亦止須敘入犯口供、不必逐敘問語。惟駁詰有關情節者仍行敘入。一、咨案凡府司駁審改擬者、均屬緊要情節、應將駁改情由敘入。蓋具題必須核確

全招、方始繕疏、其無關緊要之文稟、止須節叙、以省繁牘。一、監犯患病有應提禁者、自須通詳、其餘止用驗文通報、不必待批而後醫治也。病痊亦復如此。一、咨題案内有關舉貢職員生監應請叅革、卽於訊供時問明、請上憲叙叅、毋庸批令另查。咨部案件情節已備載原詳、概免批叙妥詳、以省層層另轉。一、各屬辦案遲延、多由官不記憶、書役任意捺緩。嗣後請將承辦書役姓名塡明、遇有遲悞、指名提比。書役承行各有

責成、互相警覺、不敢延擱。一、竊案止須用驗文報明、不必候批。迨至獲犯、仍行詳報、以憑飭審。被竊隨即獲賊、自盡命案、些小賭博、即可審擬詳結、不必兩番詳報。一、州縣自理詞訟向來造報不全、或遲久方報、視同故套。請另定簡明冊發縣、每件止列原被告姓名日月、而事由止列數語、并登明某日審結、不必冗敘。務令用循環印簿逐日登填、按限申送府州。府州於每季將所屬告詞已完未完、彙造簡明冊報司、不必造

入姓名月日事由。上司亦可知州縣事務之繁簡、官員之勤惰。一、驗詳文册均須塡明坐日、案詳內敘入士民呈稟均須註明村莊名目、以便稽核。一、上行之件不必另具遵依結狀。其批行枷責發落者、限十日提到、發落具報、不許捺延、則胥役無從需索、亦所以彰法紀而杜弊端也。彙催所屬審結案件。

府君以江蘇案件殷繁、上行事件屢催不覆、逐件檄催、不勝其煩、立爲彙單行催之法。凡各屬

遁詳及上司批飭行提查審之案，無論有限無限，彙爲一單，止列名目，不載原行，間月一催，勒限審解查覆。既可免官吏先後遺忘之慮，亦可杜書胥操縱緩急之權。有限者關係參處，固宜及早辦理，無限者雖無關參處，實關小民性命，事事以速結爲期，刻刻以民務爲重。此開單彙催之本意也。

八月，疏請嚴禁盜賊誣扳，以安良善。

畧云，盜賊重爲民害，情法均無可寬。獲犯根究、

狡黠者於平時窩夥、不肯實供、藉此誣扳良善及素有嫌隙之人、捕役亦樂藉圖索詐、更有指使誣扳者。有司縱審出實情、而被累者已自不少。請嗣後盜賊遇有誣扳、必究問明確、方始拘拏、隨到隨審。如係誣扳、將盜賊先行懲處。至於是盜是良、即本人口供難以盡信、而其人平日行止、隣里無不真知之理、虛心傳訊、自無遁情。倘有應搜賊贓、即委員前往、以免捕役藉端抄掠。并懇

下直省嚴禁此風庶盗賊知警良善得安得
旨通行直省飭禁。
疏陳積貯未盡事宜。
畧云、積貯有常平倉、社倉均須多貯、以備借糶
接濟。常平有懼盤量折耗、而不敢多貯者、有懼
買補不敷、而不能多貯者。社倉則有捐輸不前、
社本不敷之患。有遠近不均、借還不便之患。又
有社長不得公正殷實之人、而公正殷實者又
懼有賠累需索、不肯充當之患。請將常平倉穀

定例每石帶耗米三升，准留爲每年開銷折耗一升之用。其原無額編耗米者，并准收耗三升。其平糶還倉者，准於買補時多買三升，以備廒折，以免賠墊。又酌定出糶之價，援之市價不甚相懸，厰官米市米可以源源相濟，亦免價賤爭買囤積之弊。社倉本穀須存積至千餘石，方敷接濟，且須分貯各鄉，以便民間借還。有社本無多，及向無社本者，准於常平捐監穀內動撥作爲社本，出借收息，俟積有多餘，仍撥還欵。每年

借還聽從民便。官止司稽查。社長正副必擇殷實公正之人、地方官加以禮貌、免其雜差。并准於加一收息外、另收耗米三升、以資造册紙筆之費。其社息漸多者、詳請獎勵。得

旨交部議。嗣部議以所奏事宜有前已酌議遵行者、應毋庸再議。

飭禁火葬。

蘇郡到處水鄉、葬地甚少。其棺不急葬、日久暴露者甚多、甚有設壇火化、名爲火葬、先經前人

飭禁。府君以日久懈弛，仍踵前習，悖理傷化，莫此爲甚。委員嚴查，先將火化各壇拆毁，如有抗違火化者，嚴拿責處。

清理監獄，并諭禁諸弊。

府君以江省訟獄繁多，人情巧詐不一，有一案而牽涉多人，監内遂多無辜受禁。嚴諭各屬加意矜恤，速審速結，以省羈候。并禁官吏需索監費，非禮凌虐。其有叅案，均須按限速爲審結，不許畏難藉故延挨，以免拖累。

飭禁罪犯留養賄弊

罪犯遇有親老丁單，准其留養，法久弊生，遂有賄求假捏，及屈抑不能上達之弊。府君飭屬，凡遇罪犯有無老親，是否獨子，務訊明確，以定應否請留。不得任其賄囑捏報，亦不得任其阻格遺漏。

飭給解審罪囚衣服。

罪囚向無額設棉衣之項，乾隆二年題准動支罰贖銀兩，製備衣服分給罪囚。府君以州縣漫

無留心及此者、逼飭照例製給每名棉衣絮襖、爲禦寒之具。其司盂人犯、府君捐俸製賞，并廣施薑湯，以示矜恤。

示禁男女捨身入廟。

吳下向來崇尚淫祀，歷經飭禁拆毀，其風已息。至城隍廟、東嶽廟、土地祠，原係崇祀正神，不在禁例。府君查知，愚民多有投身入廟，承充軍皂各役，朔望赴廟點卯。公然塑像兩廊，受人禮拜。復因有后宫夫人之神，婦女亦捨身投廟，作爲

使女。僧道崇取重資焚牒給照。每遇朔望、醮那供役、甚至該班宿壇。以爲敬神、實滋褻越、以爲免災、實取玷辱。凡此惑世愚民之舉、皆爲傷風敗俗之漸、因嚴示禁止、飭將投身執照、所塑生像、速即銷燬。倘仍有私自入廟者、男子則重懲本人、婦女則罪坐夫男。僧道藉此誆騙財物、姑宥已往、嚴戒將來、違者枷示。

示諭審詳各屬案件、隨時懸示、以杜捐撞。

略云、向來審詳案件、候院題咨後發摘妥詳、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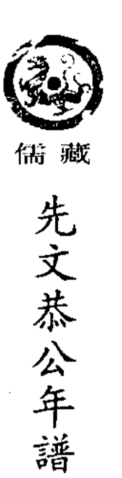
後補批。所以院不即批發司、司亦不即批發州縣。其一切解審詳轉之案、准駁重輕、均無明示。其中遂有打探囑託、抄稿送信、揣摩撞騙、行賄鑽營等弊。不知事犯到官、罪隨情爲重輕、均有一定。宜令明白共曉、不必故示秘密、授胥吏以乘機嚇詐之柄。今一切案件隨到隨審、隨批隨詳。奉憲准於審後亦即批發司詳、可以當下了然。其有關出入弊竇者、每日將准駁輕重之處明白懸示、以免探聽賄囑之弊。

申嚴賭博之禁。

畧云、賭博之禁、功令綦嚴。無知小民犯賭尙易拿獲、惟有紳宦富商倚財藉勢、專事開場、深居邃室、無由往拿。蘇、揚地方更有蠹棍匪徒匿娼誘賭、至鬬蟋蟀鵪鶉、皆在例禁。示諭紳士軍民人等各宜戒勉、痛除積習、力破貪心。世有因賭破家、斷無因賭致富者。世有一賭卽犯、斷無慣賭不犯者也。

校記

①六：疑作「七」。以下實有七條。



先文恭公年譜卷四

男鍾珂敬輯

乾隆六年辛酉、府君四十六歲。

二月、娶壻蔣公本廉來署就姻。

六月、奏陳清理地方積案。

畧云、事關倫紀風化、亟宜加意整飭。於執法之中寓原情之意、化得一二人、即可收一二人之益。得

旨、所見甚正、實力行之。欽此。

奏請纂輯四書。

府君以易、詩、書、禮、春秋均已奉有

欽定善本，請將四書倣周易折衷諸經體例、一體編

輯成書。奉

旨交大學士等議奏。嗣議、現有

日講四書刊刻成書、所請毋庸議。

奏請定停喪不葬條例。

略云、生事死葬、禮之大經。人子送終、比養生爲

尤重。魏晉以降、父母喪不葬者、不得聽求仕進、

所司亦不得申舉。近來士大夫多有久喪不葬，不但庶民爲然。或厝於家，或寄於寺，有至數十年不卽葬者。悖理傷教，莫甚於斯。今欲稽查停喪之法，請先就士大夫銓補會試之日始。凡一切選補各官及會試舉人，俱查明無有停喪不葬者，方准赴選赴補赴試。現任各官呈明上司給假歸葬，如逾限隱匿不報，查出議處。士大夫恪遵功令，從此齊民矜式，人人感發，咸思葬親。並令喪葬悉遵典制，毋營佛事，毋滋浮費，則禮

制不越、葬事易舉。得
旨交大學士等議奏。嗣議、恐胥吏挨查、棍徒訛詐、更
滋紛擾。是嚴以律文、不若動以至性。應恪遵前
奉
諭旨、令地方官實力奉行、多方勸導、俾得及時營葬
可也。
七月、
恩賜
欽定明史一部、

御選唐宋文醇一部。
補授江西布政使。
府君涖任蘇臬、恪遵
聖諭、期於明允。常以小民違忿結訟、輾轉株連、縱有司公平審結、而小民身家已破。抵任以來、清理積案不下數千百件、時檄催所屬速清塵案。又常謂州縣耐一刻之煩勞、百姓受無窮之利賴。雖有司未必人人實心奉行、而一官遵守、則一縣可無寃民。一縣中審明一二事、則一二家已

無寃事。積而漸多，風俗身家，默受其益。至是得

奉

恩命，府君感激

殊遇，踧踖靡寧，隨具摺謝

恩。奉

硃批：又用汝爲巡撫矣。汝不患無才，惟患恃才。其勉

以誠實二字，服膺勿失，則不負朕任使之意矣。欽

此。

九月，奏請撥運滇黔鉛觔，聽各省採買，以資鼓鑄。

署云、滇黔均有鉛廠、產鉛甚旺。前因鉛觔太多、帑本歸欵無期、遂停採辦。今江浙等省現開鼓鑄、所需鉛觔、委員於湖廣地方零星收買、恒虞缺乏。查黔省鉛廠相近有土黃河、現已開通、由土黃河順流而下、達廣西之白色、南寧、直至江楚、一水可通。應行令滇黔兩省將鉛廠照前事例招民開採、抽課之外、給價收買、撥運水次、聽各省委員價買賚回、以供鼓鑄。得

旨交部會議允行。

奏請廣滇省銅廠之利，以惠民生。

畧云：雲南湯丹廠産銅旺盛，歲可辦銅七八百萬觔。除供本省鼓鑄，兼可供運京局及各省鼓鑄之用。若將各廠所産銅觔盡歸官買，不許民運，民間無銅可用，勢必銷燬舊鑄制錢，以圖重利，於錢法甚屬有碍。且民間銅價日昂，銅廠必多偷漏。以臣愚見，除湯丹一廠仍爲官廠，産銅足供鼓鑄外，其餘兩迤已未開各廠，悉照銀錫廠之例，聽商民自備工本，分頭開採。所出之銅

酌收課息餘銅亦聽商民自行運售官給照票稽查。如銅産不旺聽民自止所抽課銅仍供附近錢局之用。客銅既多民間需銅有出即可少燬制錢於錢法大有裨益。得

旨交部密議。

重刊宋司馬文正公傳家全集成。

府君常慕宋司馬文正公孝友性生正直立朝以至誠爲主以不欺爲本。章奏所陳詳明愷切格正君心深求民瘼推賢進能勤勤懇懇嗣購

得全集善本、閱而喜甚、因重加校訂、并輯公年
譜附於卷後、至是刊成。
九月、不孝暨堂弟鍾瑞、鍾理同舉於鄉。
抵江西藩司任視事、隨補授甘肅巡撫。
府君涖江藩任之次日、即聞巡撫甘肅之
命。時新藩未至、仍飭所屬速結詞訟、彙催未完積案。
又江省陋弊、藩司去任、必將任內准理詞訟及
批行審緝之案通飭註銷不辦。府君將任內批
准批行各案造册移交後任接辦、不令寢擱滋

弊。檄文畧云、在任一日、卽當盡一日之心、辦一日之事。各屬祇當論所言之切中與否、不當論本司之去與不去也。

具摺謝

恩、并奏懇

陛見。奉

硃批、又有旨留汝爲本省巡撫矣。此係駕就、不必以來京爲請也。欽此。

調任江西巡撫。

奉

上諭：江西自俞兆岳、岳濬任巡撫以來、軟弱因循、毫無整頓、地方事務日致廢弛。祇因彼地民情淳樸、僅得敷衍無事。前用包括署理巡撫、亦復因仍舊習、是以令回藩司原任。陳宏謀尚有幹材、特加簡用。伊當感激朕恩、深知黽勉、凜前車之戒、實心實力、以吏治民生爲事。况伊現任該省藩司、雖到任未久、地方情形諒必已知梗概。今專任封疆、宜更加淬厲、務令官方民俗漸次改觀、庶不負朕委任

之至意。欽此。

十月、涖江西巡撫任視事。

入武闈主鄉試、取中文武生監兵丁李躍龍等四十四人。

時值鄉試、武闈頭二場業經署撫考較竣事、府君涖任、將合式各生弓馬技勇覆驗、接試內場

拔取如額。

飭禁委員迎送。

畧云、佐貳雜職各有職守、止宜公事差委、非可

私供勞役。江西近來每遇一官到任，爲所屬者必遣佐雜遠迎，曠職悮公，且多勞費，殊爲非體。嗣後不得濫差官員，致曠職守。

不孝繼娶劉宜人。

嚴飭水汛巡查盜匪，并嚴緝竊賊。

府君以江右界連六省，舟楫絡繹，盜賊出沒其間，商旅每多失事。所在有司汛弁不能上緊巡緝，以致盜賊陸地恃有窩家，水次藉有船隻，沿江窺探，肆行偷竊。嚴飭地方文武各官多派員

弁兵役、撥船巡遊、此捕勒緝。水陸無可潛蹤、宵小爲之歛跡。

示勉應試武生。

時值武闈方竣、府君見應試諸生人材多有可取、而弓馬不能嫺熟、文理復多荒謬、因諄示勸勉、此後各宜立志自奮。在家道稍裕者固當潛心練習、以求實得、即別有餘業、而每日餘閒未嘗不可以學習弓馬、講求書史。士苟有志、隨時隨事可學也。人能自立、無人無地非師也。轉瞬

三年、又當進取、行當刮目以待矣。

檄修各屬圩堤、并奏令各縣縣丞加水利銜、專責督修。略云、江右各屬圩堤實關民田要務、向例按田派夫督修、地方官向無承修保固之責、視爲泛常、并不親勘督修。其民力勤惰、出夫多寡、圩堤堅否、無人督率、奸頑佃户每多推諉延挨、即已經派修者、亦不過虚堆浮土、隨修隨傾。是民修仍須官督。但州縣勢難親往各鄉勘修、應請將

各縣縣丞均加水利銜、委令辦理。無縣丞、則專責典史巡檢勘修。歲底完竣、造冊報部。其工程浩大者、請動鹽規充公銀兩給發興修。各該員三年內果能實力督修有效、即列入事實獎薦、以示鼓勵。

查議運鹽事宜。

江西鹽價昂貴、實係商人不能如額運銷、鹽到甚少之故。前撫已咨鹽院嚴飭掣鹽廳按月掣足催運。府君恐商人計在重利、藉口阻風逗遛、

俟省城鹽鈌價高，然後運到，亦未可知。再咨兩淮鹽院，轉飭運使，於掣鹽後差官押運遄行。至江西界内，令鹽道差官押運至省，不許沿途逗遛，於鹽務似有裨益。

堂兄鍾瑶補授山東泉河通判。

先是堂兄鍾瑶承襲廕生，呈請赴東河河工効力，至是題補山東泉河通判。

十一月，曉諭棍徒周建臣惡跡。

新建巨棍周建臣積惡多款，人人切齒，從前所

犯卒皆漏網。府君嚴緝到案，按法究治，曉諭通省知所懲戒。

札諭安撫流民事宜。

時值江南鳳陽水災，彼地民人多有流至九江境內者。府君札令地方有司飭查，實係因災逃亡乏食流民，當此隆冬，未便即令回籍，應照例收留養贍，動支常平倉穀，按口賑恤，俟明春二月報明，咨送回籍。其餘不得濫給。飭屬繪呈輿圖備攷。

各官到任，例須呈送地方輿圖，圖内必將境内村莊市鎮、河渠脉絡、水陸道路一一備載，其東西南北、道里遠近、計里畫方、詳細貼説，方足以資攷鏡，即古人左圖右史之意也。府君以各屬送到輿圖多係草率故套，另訂定式，通飭府縣各按地方繪圖呈送。庶幾地方情形了然心目，即以此覘有司之留心地方與否也。

清查通省社穀。

府君訪聞各屬社穀多係社長人等揑名認借、

並不按期收放，窮民不能接濟。時届晩穀登場，正社穀收倉之候，因令及時盤查，如有穀無倉者，即令議建倉房，以便永貯。若有官役侵蝕，指名詳参究治。

諭屬登覆地方事宜。

府君以巡撫統轄全省，凡吏治民生、人心風俗，皆宜隨事體察，漸次施行。恐幅幀廣闊，耳目難周，逐件行查，不勝繁擾，特分條諮詢。如徵收地丁、糧米、常平、社倉、土田、水利、風俗，以及鄉飲節

孝文風、命盜詞訟案件、流寓棚民、養老育嬰、關隘市鎮、廟宇書院、并紳宦蠹役訟棍諸事、分爲三十二條、均州縣必需查辦之事、據實造冊登覆。既可悉通省地方情形、而各屬之留心民事與否亦即可見。

檄懲訟棍。

府君以江右民風好訟、皆由訟師播弄、借事分肥。及至兩造審明、破家受辱、而訟師逍遥局外。有司向遇查出訟師、率皆從寬完結、罔知懲戒。

飭令上下衙門，凡投遞呈狀，均將做狀之人姓名住址寫明，方准收閱。如有虛捏，即將主唆之人究審。重者按律問以軍流，輕者枷責之外，用鐵牌深鐫訟棍某人，懸掛項頸，點卯三年之後，果能改過自新，詳請起除。

十二月，嚴緝私宰耕牛。

耕牛關係農務緊要，地方偷牛積案皆恃有私宰之戶爲之窩頓。府君訪聞窩宰積棍又恃交結地方坊捕胥役，藉稱開剝病牛，公然無忌，踪

害農家。飭令將私宰人戶按名緝拿嚴究、依律懲治。地方少一宰牛之戶、所全耕牛不少、而竊案亦漸稀少矣。

嚴緝沿江匪船。

江湖港汊船隻借名捕魚放網、沿江肆竊。府君業經飭屬查拿拆毀、兹訪聞豐城縣屈家洲地方尚有兩頭忙等小船、往來湖港、恣意肆竊、飭行沿河之南昌、饒州、南康等府縣再行逐處搜查。如有飛梭兩頭忙等匪船、押令盡行拆毀。地

方各縣仍督率兵役實力巡察。

乾隆七年壬戌、府君四十七歲。

正月、

恩賜

御書福字、暨鹿肉野雞等物。

府君凡值

恩賜食品、必熟而薦之祖考、并分惠僚屬。嗣後歲以爲常。

疏請廣録用賢能之例、以勵人材。

畧曰、爲政首重賢才、用人尤須鼓舞。但缺有繁簡、才有短長。沿邊海疆烟瘴地方有俸滿即陞之例、其餘衝繁各缺、調補之後、與簡缺人員同須循資陞補。且簡缺尚可苟安無事、而繁缺事繁費重、叅罰亦多、轉致有碍陞遷。應請嗣後調繁人員、如或改操、自應題叅。倘更著勞績、自應破格陞用、或量加銜俸、與簡缺人員稍加優異。則各員益知鼓舞、要地更可得人矣。

飭查鹿洞、鵞湖兩書院田租。

鹿洞、鵞湖皆先儒講學名區。府君以近日延師訓課，有名無實，舊有田租，日久侵隱，飭道轉行各府清查經理，幷舊存書籍，查明造册呈核，以憑酌議興舉。

二月，疏請增撥社本分貯接濟。

畧曰：常平、社倉，均關積貯。常平貯之於官，不如社倉貯之民間，聽其就近借還，可以補常平所未及。江西通省社穀多貯在城，其離城遠者不能赴借，即有間貯於鄉者，而穀又分寄社長之

家、不免侵吞之弊。若能於各鄉按都按里多貯社穀，俾農民年年借還，源源生息，永資接濟，實爲有益。現在酌於社穀本少，不敷分借，及並無社穀之處，量撥常平穀石分貯社倉，以爲社本，一體生息，俟另有捐輸，及生息漸多，再行歸還。得

旨：所辦甚屬妥協，知道了。欽此。府君隨酌定社倉規條，設立社長副，秉公經理，以收實效。

疏請推廣滇省廠銅之利，以裨錢法。

畧云、各省錢少價昂、良由銅產未裕、奸民多有銷燬制錢、打造器皿、以圖厚利。現在洋銅販運既艱、價值亦昂。查滇省所開各廠每年產銅不下八九百萬觔、至昭通府屬之永善、鎮雄等處、昔年曾經開採、因地僻山深、食物昂貴、獲利有限、因而停止。方今需銅甚急、應請將未開銅廠仍聽商民出資開採、地方官督率稽查。獲銅照例抽課、其餘聽民運售。滇銅漸裕、各省多得一觔之銅、卽可少燬一觔之錢矣。得

旨交九卿議奏。

示禁宗祠惡習。

畧云、江西民風淳茂、禮教共敦、大小族姓各立公祠、按時致祭。此正禮教所由興、爲他省所罕有。顧其中閒卽有倚恃族大勢衆、打降生事、或構訟爲能、藉用公祖爲訐訟之資。或遇子弟偶有干犯、並不鳴官、輒集衆攢毆斃命、甚非敦本睦族之意。特示飭禁。凡族長宜秉禮度義、爲先。族衆宜興仁講讓、率從惟謹。一門之

善規過，言慈言孝，親親長長，天下可平，非獨闡閈之光也。

禁革贛關積弊。

府君訪聞贛關積弊，印簿並不置放當關，令各商親塡，冀圖侵隱貨船到關，賄通巡查人役，做定艙口，俟關員點查，即可唱報相符，不能察其混漏。客商到關，按船私索錢文，木簰以多報少，以大報小，串漏分肥。並簰商藉稱水大纜斷，衝淌過關，使點查不及。商人稅銀遲延五日十日

始交、而保家書差遂至兜收挪掩。均應飭禁凜遵、違者官參吏處、法在必行。

三月、疏陳瀘溪縣折漕弊累、請卽以折色起解。畧曰、瀘溪縣僻處深山、不通舟楫、額徵漕米二千八百五十餘石、輓運維艱。先經御史王文璿條奏、改徵折色、每石銀六錢、民折官辦。嗣因折價不敷、前撫臣兩次奏請加增、每石八錢。近年米價日昂、八錢原價仍不敷買運、官難獨賠。前撫臣飭令瀘溪縣採辦一半、其餘一半通省有

漕州縣公幫辦運。既非政體、亦非長策。懇卽將瀘溪縣漕米折色徵解、停其採買。在
天庾不過少此二千餘石之米、而瀘邑民免加徵、官免賠累、感沐
殊恩、永永無暨。奉
旨交部密議。

輯豫章書院學約。

豫章書院爲諸生講習之地、時延名師入學。府君爲立學約十則、一曰立志向、一曰明義利、一

曰宜誠敬、一曰敦實行、一曰培仁心、一曰嚴克治、一曰重師友、一曰立課程、一曰讀經史、一曰正文體。并附儀節十條於後、刊刻頒示。間至講堂與諸生共論立身行己之大、文章性命之精、課文親自甲乙。每出一題、必爲題解、原本朱註、反覆闡發。後涖任楚、秦、閩、吳、率皆如此題解彙爲數冊、一時多造就之士。

飭屬留心文檄。

畧云、上下相通、全憑文檄。上司不啻披寸衷

相詰，而屬員實心詳閱者，不過數人。夫爲政在於力行，化民不專恃文誥。卽使文義詳明，猶恐紙上空談，何幷此空言而不留心也。嗣後各宜奮發志氣，打起精神，隨處留心，隨到隨辦。試觀官場中措置乖方，興舉不當，貽將來無窮之害者，率由一時不會經心籌畫所致也。願各屬視民事如己事，以民心爲己心，開懷相示，無怠無欺，庶幾集思廣益，可望濟物利民。

迎先伯父奉政公、先伯母秦太宜人、諸姑來署。

府君性敦友愛，師事先伯父奉政公。自滇中一至公署，不日旋里，祇叔父怡亭公及叔母王太君相隨在署。至是府君以江西距粤一水相通，且違奉政公及諸姑已久，遣人相迎至署。奉政公欣然就道，並偕先伯母秦太宜人及諸姑葉、李、龔，并諸姪甥輩同行。未幾，不孝同弟鍾瑞、鍾理亦自京旋署，天倫聚處。府君公暇，盡出廉俸所蓄，分給無所私，諸姑亦各有所得。延師課姪甥輩，使各向學。

四月、疏陳江西錢法敝壞、嚴拿奸民私鑄圖販治

罪。得

旨、好勉力妥協爲之。欽此。

奏舉山東河道陳公法、湖北荆宜施道居公嘉正、

原任御史李公元直、原任江南鎮江府知府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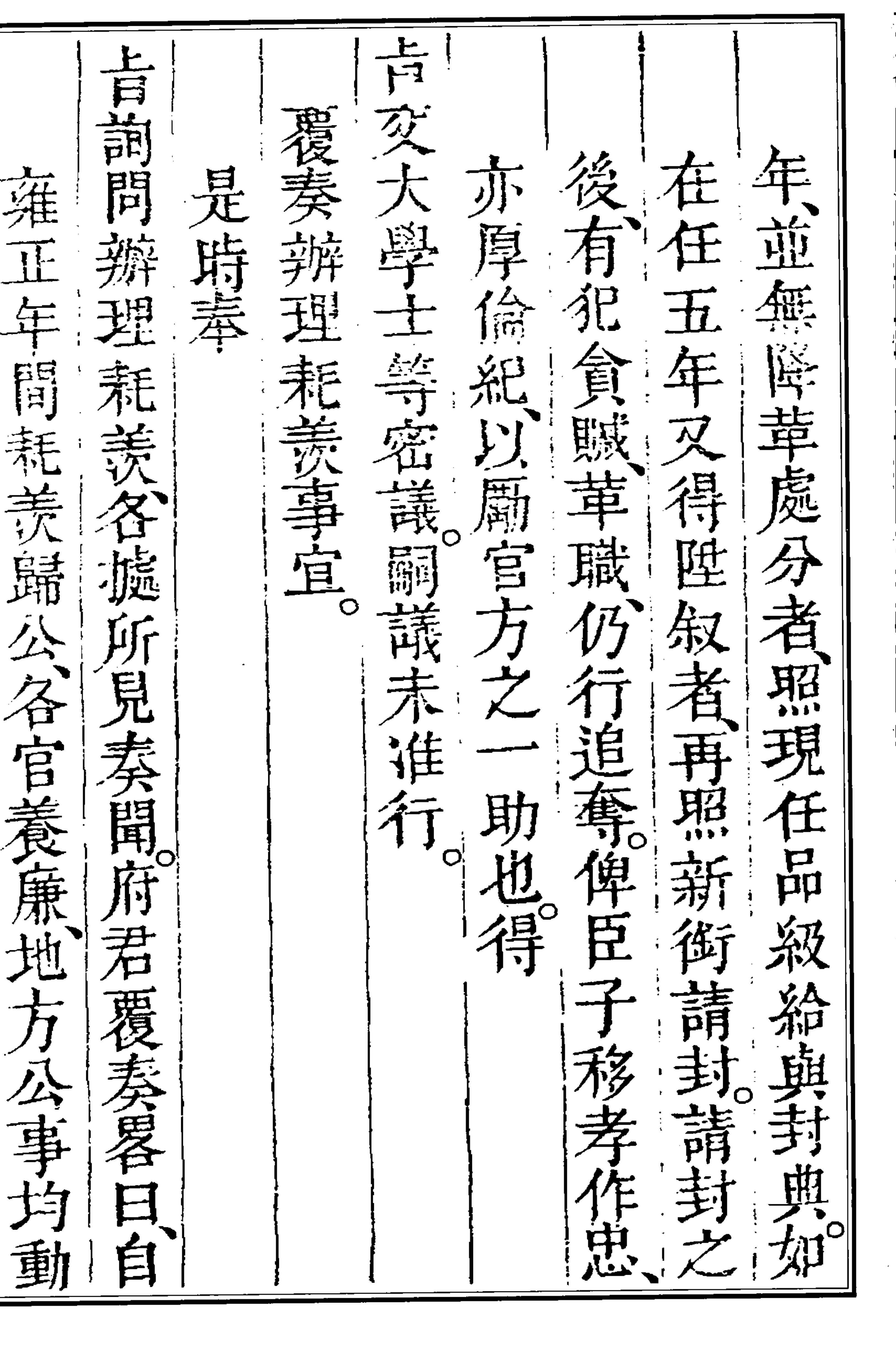
喬林、直隸廣平府知府任宏業、江蘇長洲縣知

縣衛哲治。

府君感激

特達殊知、因仿古大臣以人事君之義、爲是密舉。得

旨、所見甚正、名單留覽。欽此。
䟽請按計官員歷俸久近，酌給
封典，以勵官方。
　署曰、教孝卽以勸忠，理有相因。向例、中外各官
必遇
覃恩，始給封典、現在捐封之例又已停止、有歷官年
久、其父母不得一邀封典者。查會典載、
國初官員三年考滿稱職，皆給與
誥勑。請酌推此例、將現在中外各官計歷俸已滿五



年、並無降革處分者、照現任品級給與封典。如在任五年又得陞敘者、再照新銜請封。請封之後、有犯貪贓革職、仍行追奪。俾臣子移孝作忠、亦厚倫紀、以勵官方之一助也。得

旨交大學士等密議。嗣議未准行。

覆奏辦理耗羨事宜。

是時奉

旨詢問辦理耗羨、各據所見奏聞。府君覆奏畧曰、自雍正年間耗羨歸公、各官養廉、地方公事均動

耗羨辦理，不復派民。至今耗外浮收雜派，嚴禁
盡絕，吏治肅清，小民隱受其福。然臣鰓鰓過慮，
以爲耗羨終不宜等於正項，恐久則易有耗外
加耗之事。惟有責成督撫藩司時加體察，於歸
公之中核其有無冒濫，歸公之外訪其有無私
收。如有公事支動，統於歲底造報，由部察覈
奏。近來民生日窮，總由生齒日繁，錢米均貴，非
由耗羨歸公所致。凡百臣子，惟有於小民資生
之計多方籌畫，寧可留有餘於民，不可操奇贏

於官。以不擾爲安、以不取爲與、使民自養、而不必人人仰給於官。此理之不可易、而責之不容諉者耳。

六月、疏進重刊宋臣司馬光傳家集。得旨、知道了、書留覽。欽此。

諭議宗祠教化、責成族長房長。

江西地方聚族而居、各立宗祠、誠爲美舉。顧族繁人襍、强弱賢愚不一。府君思欲責成族長房長專司約束、官給牌照、假以事權。如族中遇有

不孝不弟、習匪打降、口角爭鬬、族長房長當即敎戒、應勸釋者勸釋、應送官者送官。族内有孝弟節義之事、亦許報官請奬。族長房長奉有官法以司糾察、休戚原自相關、比之異姓鄉約保甲、更便覺察約束。除公族之惡習、即以收公祠之實效、飭府查議稟覆。

七月、疏請借撥京銅以供鼓鑄。

畧曰、江西久未開鑄、大錢小錢以及私鑄之砂板、剪邊相攙行使、價均相等、以致私鑄益多、錢

法日壞。今體察情形，惟有亟開鼓鑄，使錢多則價平，私錢易絕。第鼓鑄以銅觔爲要，業已咨商滇南酌買，誠恐辦運需時。現查滇南每年額解京銅四百萬觔，分作四運解送。乾隆七年四運之銅五十餘萬觔將到九江，懇准郎就近截留江西，先濟鼓鑄急需，作正開銷。至鉛觔買自湖廣，匠役募自蘇州，一面截留銅觔，一面妥籌鼓鑄事宜。開鑄後，制錢日充，私錢可以禁止。剪邊砂板等錢，官給價值收買。將來新舊大小錢可

以兼用、止將現行之小廣錢量爲減價、民不擾
而錢法自可調劑有益。得
旨、有旨向大學士等傾發。欽此。嗣奉
旨准截運京額銅五十餘萬觔於江西省開局鼓鑄。
奏報贛州、吉安、南安、南昌、饒州、九江、南康等府屬
州縣被水偏災。
贛州、吉安、南安等府地方六月內山水驟發、與
國等縣冲沒田廬淹斃人口。南昌、饒州、九江、南
康等府亦以七月後江湖異漲、致沿江濱湖之

新建、南昌等縣低窪田畝均被淹浸、秋收失望。府君飛章奏報、並委員勘查、按丁給賑、分别撫䘏。其水沖石壓不能挑復成田者、請爲豁除。田畝沖損者給與籽種工本、以資補種。並請緩徵本年錢糧。

再諭各屬地方事宜。府君先將地方情形事宜開列三十二條、諮詢各屬、令其逐條登答。嗣據陸續覆到、有能據實囘覆并附條議者、有支吾浮泛全不經心者。地

方官每日所辦之事不外此三十二條，平日於民生既少關切，地方焉有起色。今各員有新經莅任者，有前未留心而此時或有確見者，今將所問各條另行指酌，并發冊式，再令登覆。

飭行道員分巡地方事宜。

江西幅幀遼濶，分設四道，每道所轄三四府不等。府君飭令常川巡查，隨事經理，以輔兩司耳目所不及。并酌定條規飭發查照遵行，以資彈壓，以廣敎化，以除弊害，以勸田工。祇須輕騎減

從嚴禁人役需索州縣餽送。

八月疏請嚴拏隨棚棹包串騙積匪。

府君訪聞學政所到即有匪徒結夥隨棚假冒學政親友內幕哄誘士民包取入學講定謝儀包封畫押仍存士民之手臨時同夥設計將錢包掉換攜銀遠颺士子墮其術中已得入學者誤謂有益其未得者又復隱忍不言大約各省皆然應請

勅下督撫於學政按試之前將此等掉包串騙之弊

指明、遍諭應考生童、識破機關、不肯甘受其愚。姦徒知有法紀、無所施其伎倆、是亦肅清學政之一端也。得

旨、有旨諭部。欽此。

飭製辟疫寸金丹藥、分發染疫各縣。

夏間輿國蛟水大發、蒸爲疫氣、延及他縣。府君因贑縣張令製施丹藥救濟有效、復飭鹽道動支鹽規銀兩、購製辟疫寸金等丹、分發各屬、惠濟災黎。

飭屬清理案犯，速行發落。

府君以單流徒犯發配原有定限，而各屬於奉文後每多藉故遲延，即枷杖人犯已奉上司批准，亦多遲延發落。既無以服人心而彰公道，且無以禁需索而嚴法紀。飭屬務遵定例，將軍流徒犯批到兩月正限內起解，枷責人犯於奉批日即行發落寧家。

稽查收漕各弊。

時值各屬開徵漕糧，各巡道正屆巡查之時，府

君飭令就近查察，如有浮收私放，明加賠扣，多
徵水脚，重價折乾，以及胥役人等藉故留難需
索等弊，嚴拿究治，勿少姑息。
是月，爲先伯父奉政公開尊稱觴。
九月，
恩頒
欽定授時通考全部。
府君以授時通考一書，凡天時地利之宜，稟作
西成之事，與夫倉庾儲積貯，蠶桑收植之方，無不

原本經史參酌古今疏請在江省重爲刊布俾大小各官皆知以勸課農桑爲本實於治理有益得
旨報聞
疏陳買補倉穀之艱請將捐監穀價酌增以廣積貯
府君先經奏云捐監一項以本省士民輸本省倉穀最簡便而有益乃收捐四年而在本省報捐者甚少實由原議捐穀每石作價四錢捐監

每名需穀二百七十石。歷年穀價每石常在五錢上下，今概作四錢折算，加以耗米倉費，較之每名赴京加捐折色，竟多費三四十金，是以士民寧捨本省而遠赴京師及陝西等省報捐也。查四錢之價，原就當日一時之價核定，請嗣後江西收捐監穀，每石酌中定價，以五錢爲率，仍照捐銀數目核計。其有餘之家，或將自有之穀，或就近買穀輸倉，地方每年多捐監生數名，即多數千石之穀。并將江西之監暫停赴部及别

省報捐，則倉穀日積日多，不須買補，自益充裕。得

旨交部議。嗣經部議，以穀價與原定數目不符，應毋庸議。府君至是復以江西常平穀石現准兩廣督臣商撥八萬餘石以備平糶，江南督臣商撥四萬餘石以待賑濟，均屬急需。現存之穀僅止六十餘萬石，外間市鎮米價仍昂，勢難一時買補。仍奏請將捐監穀價照前奏，酌增爲每石五錢，戶部各省暫停收江西之捐，俾本省士民就

近納穀捐監，應於倉儲有濟。得
旨，著照所請行，該部知道。欽此。
疏請修築南昌、新建二邑圩堤以資賑卹。
南昌、新建二縣地勢低窪，所有圩堤歷係民修。
府君以是歲江湖異漲，沖溢圩堤，致成偏災，民
力已屬拮据，奏請官爲修築。或須建壩，或須改
築石工，約計需銀二三萬兩，即於鹽規充公項
内動支。責令附近小民力作，給以工價，即可寓
賑於工。

輯刊教女遺規成。

是月、伯父奉政公、叔父怡亭公及諸姑歸粤。

府君惓惓不忍捨、隨相從送别。

捐建陳氏宗祠。

先人自前明由楚移粤、已歷百有餘年、宗支繁衍、聚族而居。府君歷攷先墓之在粤者、尋其支派、以别親疏。欲修譜牒而未成、與伯父季叔商議、先擇地建宗祠一所於本邨横山之下、合族出力、畚鍤相助、祠成、奉祀祖先昭穆木主。捐置

祠田祭器，每歲春秋二祭，酌定儀注，設立祠正。
本年輪流承值，經理其事。敬宗睦族，一時
稱。又刊家訓十二則并祠規於祠，以示後人。
又憫族人貧乏之者，多置義田若干畝，分給耕種
養贍，不得轉賣，族人德之。
修横山邨往來大路，以利行人。
邨中向係田塍土路，一遇泥濘，不便行走。府君
捐資易石，重修平坦。并三塘至四塘，係往來蘇
橋通衢，地多坎壈窪下，府君悉捐易石路，行人

稱便。

置本邨社倉，以惠鄉人。

府君所到之處，輒勸民間分立社倉，按時糴糶，惠逮閭閻。兹乃仿其意，立社倉於本邨内，捐穀存倉。近村民人及本族貧者，以時借糶，立限還倉。並擇族人之公正醇善而人所畏服者爲社長，經理其事。

十月，疏請寬汛兵攜眷之禁，並免按季抽調，俾得實力防緝。

署云各省水陸通衢按汛設兵晝夜廵緝以安行旅而重地方。但各省汛兵俱准攜帶眷口，惟江省奏准半年更替，按季抽換，不許攜帶家戶。此等兵丁隻身在汛，一分糧餉，又須顧養家口。如有父母，保無私離汛地，時常省覲之事。反覺有名無實。不如准其攜眷在汛，俾無内顧之憂，庶可專心廵防。且在汛日久，路徑熟習，遇有盜賊，不難跟緝，不應頻頻抽換。至勾結匪類與否，亦不在乎抽換之遲速也。應請照直省之例，汛兵

概許儎帶眷口、更替以一年爲期、隨宜抽換。平時責成該管員弁往來汛地、操演鎗箭、於稽查更爲兩便。得
旨交部議。
建築南昌縣羅縧港石工。
南昌縣富倉、安樂兩圩每歲修築、均因贛水倒漾淹漫、以致田禾被災。府君相度形勢、應於羅縧港築立石提一道堵禦、又於上流建埽逅溜、俾水由北流、則富倉、安樂兩圩可以不必加築、

而圩內圩外百餘里良田三萬餘畝及省南城垣皆可永資捍衛。旋經奏明，動發鹽規銀兩興築。乘此寒冬工作，正可寓賑䘏之意，以資被水窮民食力。後堤成，人號爲陳公堤。

建左蠡朱磯口石閘。

江西十三郡之水分爲東西，合注於左蠡朱磯口，以達於江。源廣流狹，當春夏之交，大雨時行，左蠡朱磯口緊束其委，不能驟泄，水多泛溢，廬舍田禾盡付波流。府君發帑，令於濱河一帶相

度高下，建堤百丈，河干湖泊一律鞏固。立石閘一座，旱澇隨時啓閉。蔣常水漲，不能爲災。

獎勵新建善女宋李氏。

雍正七年，府君自揚州迎養先大父，道出江西新建雅窰埡方，風濤忽作，舟中難以安居。欲覓民居暫寓，時已深更，望門投止。有老嫗宋李氏家一燈熒熒，因叩門借宿。宋李氏云，有子捕魚先歸，見狂風大起，官船危險，必來借宿，所以挑燈坐待。遂欣然止宿。其子媳並孫俱出拜見，雞

忝款留、意甚恭謹。次日風勢未息、復留一宿乃行。先大父心感宍李氏好善救濟、子婦亦皆恭謹無倦。當時無以酬答、時以爲言、而居址姓氏未能記憶。府君來撫是邦、屢訪、知爲雅窑之宗李氏、年逾八旬、時已物故、僅存子婦並孫。乃書蓬門善女額以示獎勵、並給宋李氏之子柴六、其弟兄叔姪銀兩布疋、以彰留宿之善。

輯刊養正遺規續編及訓俗遺規成。

時養正、教女、訓俗三種遺規刊竣、併豫章書院

學約、俱刷印分發各屬，共資化導戒勉之意。

十一月，疏陳酌定新錢出易之法。

略云：江西錢少價昂，錢法日敝。先經奏請截留滇銅鼓鑄，所鑄制錢應行定價出易，今請就現費工本核計定價，每銀一兩易錢八百四十文。以此數攙銅銷燬，其價貴於買銅，可無銷錢之弊。其出易之法，奉部議令搭放兵餉，但概行搭餉、散之十三府，在贛南、九、廣等府原用大錢，則不見有益。而在南昌、瑞、臨等府亟需大錢，則爲

數無多，仍無大錢可用，勢必仍用小錢。請於省城撫、鎮、兩標兵餉，每銀百兩搭錢十兩，其餘各營毋庸將錢搭放。所餘鑄錢，酌發省城及原未行使大錢地方，按照工本定價，分局設官稽查，源源出易，則大錢漸可流通，小錢不得昂價。其現用之小廣錢，仍暫准作八折行使，俟大錢充裕，再照通例減至每二小錢作一大錢而止。私鑄之錢定價勒限收買，限外拿獲，從重治罪。得旨：交大學士會同該部密議具奏。欽此。

輯刊從政遺規成、分發各屬。

十二月、飭立廣潤門浮橋。

省城廣潤門外渡口乃東南各鄉及上七郡入省必經之路、向止有民渡小船、攔截勒索、頗滋苦累。此處河面不比章江之濶、流水尚不甚急、府君特令建設浮橋、造舟爲梁、行人稱便。隨有商人許安裕情願捐銀二千兩以爲建橋歲修之費、府君奏明獎勵、人號爲陳公橋。又贛江之生米渡亦郡省孔道、江濶水深、每遇風雨、洲水

相激、巨浪如山、渡者易遭覆溺。府君令設堅穩大船以資濟渡、雖遇疾風無虞也、人又號爲陳公渡云。

飭禁阻米强買惡習。

江西素稱産米之區、其時米價昂貴、府君訪察實由富户聞米價日昂不肯出糶、亦有貧民阻撓富户不許賣穀、或鄉穀不許入城、或沿途攔截客米不許出境。因出示曉諭、有穀之家宜趂此時價貴及早出賣以濟民食。貧民亦不得阻

撓擱截或抗欠由租、或强借勒買。違者查拿重懲。

纂刊呂子節録成。

有明呂新吾先生所著呻吟語、發揮性理、確切物情。府君購得善本、讀而喜之、因節其繁冗、録其精要、加以註語、得書二卷、名曰呂子節録。又輯補遺二卷、刊存家塾。示不孝曰、此作人樣子、每日再三熟玩、治已治人之道畢備於此矣。

先文恭公年譜卷五

男鍾珂敬輯

乾隆八年癸亥、府君四十八歲。

正月、

恩賜

御書福字並鹿肉獐肉野雞等物。

延黃岡靖果園先生來署課子姪、復延長洲張少儀先生課孫。

二月、疏請修築豐城等十六縣城垣。

江西各縣城垣傾圮，前撫奏定分別緩急次第興修。府君查豐城、進賢、萬載、金谿、宜黃、南豐、廣昌、玉山、廣豐、鄱陽、餘干、建昌、湖口、彭澤、大庾、贛縣等十六縣城垣，或近巖疆，或臨鄱湖，或當衝要，急應修整。估計工料需銀七萬六千三百餘兩，請於道庫引費鹽規內動支。當此米價昂貴，民食艱難，正可藉工代賑，俾無業之民得以傭作餬口。得

旨：該部速議具奏。欽此。

疏請將存貯鹽規銀兩借給農民，俟秋成以穀還倉。

江西米價騰貴，民食維艱，急應借給倉穀。而常平各倉經撥運淮揚，及本地賑糶兼施，存穀無幾。府君查有報出鹽規銀一萬餘兩，原令隨時買穀貯節備倉，以供糶賑，近年穀貴，尚未動買。奏請乘此農民拮据之時，將銀借給，以濟春耕，俟秋成後，卽令以穀還倉。現在米價日長，應酌中定價，以銀六錢準穀一石，卽作節備倉買貯

之穀、庶於民食官倉兩有裨益。惟嚴飭所司不許輕平尅扣、將來收穀亦不得浮收滋累。得
旨報聞。
三月、飭拿搶穀之犯宋在一等治罪。
上年江西歉收、米價昂貴、有穀之家彌覺珍惜、思留蓋藏、亦情理之常、未可相强。府君訪聞南昌市汉三賢地方有宋在一等恃强搶借鄉民米穀、袁州府屬之宜春縣地方亦有向有穀之家强搶之犯、飭委員弁分投緝拿。並奏明將首

犯照律治罪，仍枷號遊示城鄉。其附從之犯酌量枷責，以儆刁風。

申嚴保甲之法。

府君以鄉村保甲原以稽查匪類，江右近日搶竊頻聞，總由鄉地保甲既不理阻於先，復不即行稟究，以致釀成大案。飭屬申嚴保甲，俾各實力稽查。如有倡議糾衆借穀，即係强搶之漸，立即會同族長理阻，或報官嚴拿治罪，庶惡風可以稍戢。

飭令保送肄業書院生員。

書院爲樂育人材之地、府君飭令各學、如有立品潛修之士、自宜秉公保送、分於豫章及白鹿洞等書院肄業、庶人材輩出、可以上副

皇上作人雅化。

遵例自陳、保舉通政使雷公鋐、原任大名道陳公法自代。得

旨、照舊供職。欽此。

四月、疏請增爐鼓鑄。

江西新開爐座鼓鑄錢文、部議令搭放兵餉、酌量變通。但舊設六爐、每年所鑄三萬六百餘串仍不敷搭放、應請增設四爐、湊成十爐。鑄錢既多、始可按地方需錢之緩急、定錢文搭餉之多寡、仍留有餘、於急需制錢之處分發兑換、實於兵民交益。得旨、著照所請行。欽此。

嚴禁惡丐。

省屬城市鄉村多有惡丐、名爲練子行。年力精

壯、強橫無賴、到處成羣登門強索、任意喧鬧、實爲地方之害。府君嚴示飭拏、並責罡頭詳查驅逐。

獎勵萬載縣好義士民謝鴻儒等。時米價昂貴、萬載縣士民謝鴻儒、鮑啟仁、徐雲嵯等心存利濟、倡率出米、照市價八折糶賣、賑恤鄉里。府君深爲嘉尚、飭令府縣給匾獎勵。

輯刊在官法戒錄成、分給在官書吏。府君以官吏本屬相須、祇因趨向不同、遂多弊

文骫法。其實是人皆具天良，何地獨無君子。由吏員出身而躋顯秩者亦不乏人，不得以身隸公門，遂可不必取法乎上也。爰輯錄古人轶行及近事之有據者，分爲法戒二卷，以訓士之在官者。至是刊成，分發所屬吏胥。由一二人以及人人，由一二事以及事事，洗發天良，遷善改過，吏治日見肅清矣。

是月，寧化雷翠庭先生來署講學，旋別去。

閏四月，疏請飭禁種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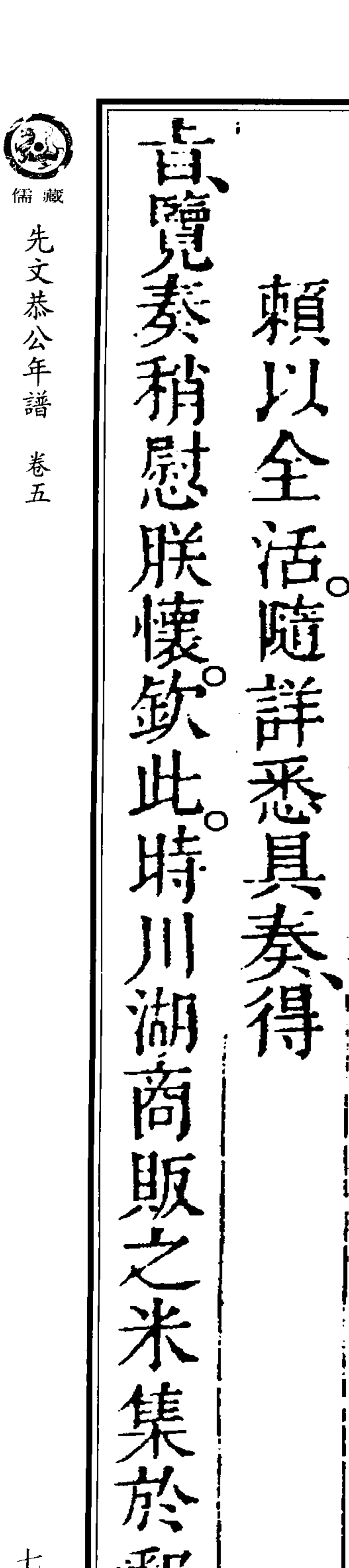
畧云、自古無所謂薯也、有之自明季始。

世宗憲皇帝洞悉薯妨民食、令有司諄切勸諭、不宜種薯。迄今喫薯者日衆、雖有勸諭之文、終無改種之實。需薯既多、薯利日厚、種者遍地皆是、有耗地力、復費民財、應請嚴行飭禁。除城內閒園隙地不能種穀者、仍准種薯外、其城外及各鄉無論山坡平地、概不許種薯。違者責成鄉保拔其薯草入官、勒令改種蔬穀。即自甲子年爲始、令州縣實力巡查。天下少種一頃地之薯、即多種

一項地之穀矣。得
旨，大學士等密議具奏。欽此。嗣經議准通行。
籌支鹽規銀兩借給商民按濟典本。
各屬典商因民間當物買米日多，資本不繼，欲
行停止。府君恐鄉民無處質典，告貸無所，或至
滋事，因籌支鹽規銀三萬兩，照標營生息之例
借給典商接濟，限九、十月繳還歸欵，並令自一
兩以下銀錢兼行，以便民用。
疏陳委員赴楚北江南購米賑糶及煮粥賑濟情

形。

江西米價日貴，民食益艱。府君開倉平糶，並飭屬招徠商販，動支糶價採買接濟。又委員赴湖北、江南採買，借撥四川運楚運蘇各米石來江，以供出糶，民食有資。至上年湖田被淹之窮民多赴食省城、江南廬、鳳等處，饑民亦遠來就食，



府君動支鹽規銀兩，買米煮粥賑濟，數萬窮黎賴以全活。隨詳悉具奏，得

旨：覽奏稍慰朕懷。欽此。時川湖商販之米集於鄱湖

只舟非北風不行、夏令南風甚競、風阻水逆、長江未由塟挽。府君沐浴齋禱、未幾連旬北風、米舟隨至、米價漸平、民心始定。

五月、奏明吉安等府屬被水加厚撫卹情形。永新、宜黄、樂安、瑞金、會昌、廣昌、南豐、清江、新喻、上饒、鉛山、貴溪、萬年等縣因春夏之交雨多水漲、村庄間有沖淹、人口亦有傷損。府君以本年米貴食艱、適又被水、令照例加厚賑卹、並即奏明得。

旨、應如此辦理者。欽此。

祈禱雨澤。

五月下旬、雨水缺乏、天時炎暑、望澤甚殷。府君齋戒、率屬祈禱、隨得甘霖、高下霑足。各屬亦俱報得雨、惟上高、高安兩縣得雨遲遲、高安又有一隅被雹、俱幸不致成災。府君一面奏明、一面委員確勘、照例給資補種晚禾雜糧、並加意撫卹、俾無失所。

七月、

恩賜元宵聯句詩一册。

申嚴勒薦幕賓長隨陋習例禁。

勒薦幕賓長隨久干例禁，府君訪聞江西官場尚不免此陋習。勒薦幕賓之上司不過爲安頓同鄉親友之計，下屬亦以延請上司相知之人、諸事自有關照。至於長隨，見利昧義，尤多藉勢妄爲，營私舞弊，勾通挾制，俱由於此，於吏治民生均有關係。因通行飭禁，務令各屬大破積習，恪遵功令。

八月、疏請釐定俗樂。

畧云、梨園演戲、雖曰俗樂、凡官民吉慶宴會、酬願謝神、往往用之。攷之古本、如所謂琵琶、荆釵等劇、皆取古人忠孝節義之事譜爲歌曲、隱然有勸懲之意。後漸濫觴、所演多男女媟褻之狀、導淫長惡、莫此爲甚。查淫詞小説久奉例禁、今請將梨園一切淫邪戲本概行禁止、犯者照淫詞小説例治罪。其應演戲本、令地方官轉呈禮部釐定、總須汰去淫詞、大彰懲勸、用以轉移風

俗鼓吹休明、不無裨益。得
旨、此等所謂言之近似、而行之實難者也。且我君臣
化民成俗之道、未盡千百分之一、而惟行此一節、
以斲風俗之淳、不亦未乎。欽此。
十月、不孝舉男三辰、至乙丑年病殤。
十一月、
恩賜行圍鹿肉。
　奎定南昌府學應祀鄉賢名宦。
是時改建鄉賢名宦祠、祠中應祀名位俱經題

定本無胥濫府君以近年多有私自刻牌送入者急宜釐正以昭懿好之公飭司轉行將應增應汰者逐一清釐。

是月調補陝西巡撫具摺謝恩並以三年屆滿恭請陛見奉旨俞允。

疏請隨時酌增易錢之數。畧云江西奏准鼓鑄制錢從前定價每兩易錢

八百四十文、原因滇銅價貴未有確數、約畧計算。嗣准滇省將銅價咨明、計本每銀一兩可得錢一千數十文。今小錢市價漸減、若得於原定錢價外再爲增添、則制錢價減、市價自必更減。懇請無論兵餉及兑换、每兩暫作錢八百六十文。俟市錢再賤、則制錢亦即酌增、以增至九百文而止、其盈餘留爲洋銅補價之用。於鼓鑄工本無虧、而小錢價賤、制錢流通、實於民用有益。

得

旨照所請辦理可也。欽此。

恩賜

御製盛京賦一冊、

御製燈夕錫宴聯句詩一冊。

疏請仍留江西本省捐監、以裕倉儲。

江西收捐監穀一年屆滿、府君將有益情形遵

旨覆奏。茲以常平倉穀全賴截漕及監穀、乃得充補十之七八。明年又須平糶、糶後又須速補、專恃採買、風聲所樹、必致市價驟昂。惟有留此捐監、

而更爲酌中定價。現在捐監雖較往年爲多、而尚未及部捐之數、實以原定穀價五錢不敷市價、奏懇每石作價六錢、則捐者必日踴躍。每年平糶之穀、即以監穀補之、以民養民、有備無患。得

旨交部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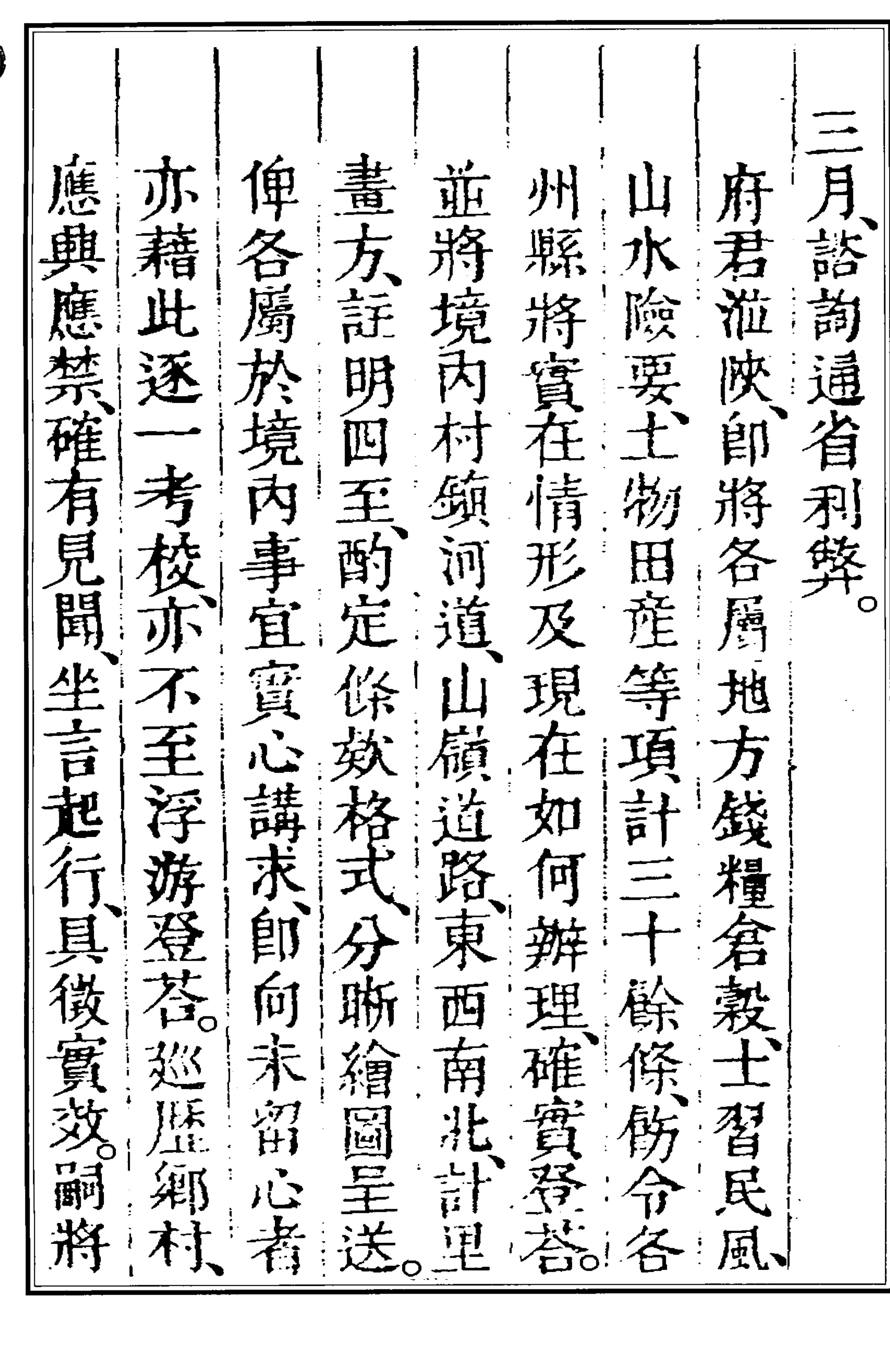
十二月、卸江西巡撫事。

乾隆九年甲子、府君四十九歲。

正月元日、自江西起行赴京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三月、諮詢通省利弊。
府君涖陝、即將各屬地方錢糧倉穀、士習民風、山水險要、土物田產等項計三十餘條、飭令各州縣將實在情形及現在如何辦理、確實登答。並將境內村鎮河道、山嶺道路、東西南北、計里畫方、註明四至、酌定條欵格式、分晰繪圖呈送。俾各屬於境內事宜實心講求、即向未留心者亦藉此逐一考校、亦不至浮游登答。巡歷鄉村、應興應禁、確有見聞、坐言起行、具徵實效。嗣將

辦理緣由具奏，得
旨：實力妥辦之。欽此。
是月，翁鍾瑛殤於途次。
鍾瑛性聰慧，時已六歲，自江西至漢，途次痘殤，
府君聞之慟甚。
四月，奏懇
頒賜江西白鹿洞書院匾額。
府君以白鹿洞爲四大書院之一，房屋漸圮，田
租被侵，任江撫時曾委員清理經畫。茲奏懇

恩賜匾額、鼓舞儒風。尋蒙
御書洙泗心傳額、頒發白鹿洞書院懸掛。府君所到之處、如江西有鹿洞書院、在秦有關中書院、𦐇蘭書院、在楚有江漢書院、嶽麓書院、在吳有紫陽書院、皆延名師主講。暇則與諸生共講程朱之學、及經史書義、娓娓不倦、有課士直解彙刊成集。諸生稱曰、於公容可以觀敬、於公政可以觀仁、於公之議論文章可以知學術淵源之大且深。

飭禁各屬收税苛索。

府君訪聞各屬税口既多留難，而抽收復增於定額，嚴檄飭令道府大員約束家人、書役，不許浮收苛索。委監之佐貳及自收之地方各官，均應洗心滌慮，按則抽收，並飭司稽查稟報。

奏請增貯米石，以備西安省會兵糈。

陝省向經買穀十萬石，貯於糧道倉，預備月給兵糧之需。府君以每歲重加碾放，轉滋折耗，奏請易米存貯，於放給兵糧更爲妥便。再，原貯穀

十萬石、碾米僅得五萬石。省城兵米約需八萬石、更請增買三萬石、以敷一年兵食。

六月、奏請賠修江西羅絲港工程。

府君任江撫時、曾動項建築南昌縣羅絲港石壩、以遏贛水、免其倒漾沖刷、以衛民田、以保城垣。是年春水盛張、因堤南地勢稍下、江水爭趨於此、以致坍塌。奏明情願捐資賠修、以資保護。江民頌之。

步禱雨澤。

時西安望雨甚切，府君親製祝文，虔誠步禱。又遣官赴太白山頂龍湫致禱。七月，甘霖大沛，秋禾有收。

八月，入文闈辦理鄉試監臨事。

九月，堂弟鍾球舉於鄉。

飭議社倉收放事宜。

陝省社倉先以地方官漫無稽查，致多虧缺。前撫奏請嚴定考成，令入交代，自後社倉遂與常平無異，不但社正副不能自由，即州縣亦不能

自主，每遇出借，遞層具詳請示。雖屆青黃不接，百姓難應急需，殊失社倉本意。府君飭屬妥議酌定出存數目，借還定期，請借如何冊報，民欠如何着追，社正副如何遴充，並發冊式，令其逐一登明。其遴選社正副尤在得人，乃能出納公平，借還不爽。至於社倉雖歸於民，官不必侵其權，而一切稽查，官不能辭其責也。

十月，入武闈主鄉試，取中武生李桂等四十五人。

十一月，飭令各營勤練兵卒。

機飭司道認眞會議。

畧云、刑名錢穀、各有專司、而吏治民生、均宜關切。近來陋習、主稿衙門既不相商、會稿者亦不置議、惟照文轉行、全不籌畫。司道務宜和衷共濟、列條切實分行。

十二月、分發養正四種遺規、小學等書於書院、並發在官法戒録給各衙門書吏、以資勸勉感發。

恩賜

御書福字、鹿肉、麅子、野雞各物。

乾隆十年乙丑、府君五十歲。

正月、檄查養蠶事宜。

時通判張文秸條稟種桑養蠶事宜、府君以陝省風土自古最宜蠶桑、止因小民計利、目前未即獲利、遂爾觀望。飭令地方官慮及久遠、因物善導、不必强行滋擾。獲利既多、養種益廣。

飭地方各官巡歷鄉邨、講求興除事宜、以益民生。

畧云、州縣雖曰親民、究不能常見士民。欽奉諭旨、令地方官巡歷鄉邨、實爲化導、力行教養之務。

今將應興之利、應禁之弊二十四條，分列通行。

一曰訓飭士習，一曰敦篤倫常，一曰慎重婚配，

一曰崇尚節儉，一曰開墾荒地，一曰廣行蠶桑，

一曰興修田功，一曰廣植材木，一曰分積社穀，

一曰輸納錢糧，一曰修理橋渡，一曰修葺城堡，

一曰禁止邪術，一曰申飭喪葬，一曰禁止喪戲，

一曰禁止夜戲，一曰嚴查賭博，一曰查拿打降，

一曰嚴禁刁抗，一曰勸息訟端，一曰切戒輕生，

一曰盤詰奸宄，一曰約束軍流，一曰稽查游惰。

以上各條、所望以時講求。各州縣巡歷鄉村、務以此各條與士民講說、再令轉相告誡、曉以利害、次第推廣遵行。於人心風俗、不無裨益。

勸種甘薯、以資生計。

陜省地高水少、民間所植、多係雜糧。府君恭閲欽定授時通考內開載甘薯一種、易種易生、水旱不能受傷、於陜省沙土最宜。因博訪種法、刊刻分布、廣行勸諭、以爲民倡、亦盡地利、資生之端也。

三月、申飭官箴十則。

署云，府州縣官皆以知爲名，謂地方之事，府州縣當無所不知也。百姓稱官曰父母，自稱曰子民，謂民間苦樂，府州縣當無不關切，如一家也。前已將應興應禁各條徧示，使小民知官司之政令，有所遵從，並使官司知民間之利弊，有所措手。如在官衙無一酱講求，下鄉時安能有一酱佈置。遊目四境，了無實際。一曰存實心，一曰堅操持，一曰廣化誨，一曰耐煩勞，一曰察屬吏，一曰殿書役，一曰戒揣摩，一曰禁擾累，一曰

維罔護、一日息忿怒。以上十則、各屬不時省察、

即事返觀。所指病痛、有則亟改、無則加勉。明敏

者持以小心、遲鈍者勤以補拙。行之既久、理得

心安、各屬賢否由此可定。

四月、

恩賜

御製落葉柳絮詩墨刻各二冊。

五月、奏明署員養廉、分别支給。

府君因向來委署各員支給養廉未有一定章

程、請遇試用候補人員及佐貳委署正印、照例全支。督撫互行兼攝、及司護撫印、止支署任一半養廉、其餘充公。兩司道府州縣現任兼署俱照例支一半、其餘充公。如佐雜兼署佐雜、及正印兼攝佐雜、俱照缺半支、得

旨、所議妥、知道了。欽此。

是月、赴鄜州一帶查勘城工。

陝省各屬應修城垣經工部奏准令現駐甘肅查勘城堡邊墻之戶部侍郎三公和就近會同

督撫查勘、分别緩急具奏。至是府君啟程赴廓。

六月、會勘咸陽等二十四州縣城工、分别緩急覆奏。

府君會同侍郎三公和、制府慶公復勘明榆林府、谷、神木、定邊、鄜州、安塞六州縣城垣河工、俱應急修、其餘州縣俟前工完竣次第興修。重大城工、動帑修理、些小工程、官購料物、民出夫工。分别覆奏、事畢旋省。

堂兄鍾瑶陞署河南下北河同知。

七月，奏請緩徵豌豆，以紓民力。

陝省八旗九營歲需喂馬豌豆四萬四千餘石，俱於近省之咸寧等十九州縣屯戶名下徵運。府君以夏收歉薄，請照前例緩七徵三，將道倉並咸陽二縣、潼關縣存豆撥運動借，以備支放。得

旨允行。

給匾獎勵養蠶監生楊屾。

府君設立省局興養蠶利，興平監生楊屾帶領

子弟入局，分手勸助，採取桑秧，到處種植，人多效法。後織成秦綾、秦紬，可以備土物之貢。至是給匾獎勵之。

八月，奏明寶雞、扶風等十二縣低窪地方被水偏災，並辦理賑卹事宜。

七月，汧渭水漲，寶雞、扶風等十二縣地濱兩河，低窪地畝被淹。府君奏明，一面委員確勘，分别借穀接濟，屋傾者給銀修葺，並緩徵錢糧。續經查明成災、不成災、極貧、次貧，照例賑恤。

查拿咸寧、鄠縣、盩厔各縣𡱝子。

時咸寧、鄠縣、盩厔等縣有𡱝子男婦多人，皆山西口音，隨帶馬騾，沿村强索攫搶。府君嚴飭各路查拿。

八月，覆奏前誤薦原任知府王喬林緣由，得旨嚴飭。

嚴禁糧道倉收糧積弊。

道倉收糧，倉役人等任意巧取浮收斛面。或用衣襟兜取様米，或用撮子暗竊餘糧。府君示禁，

收糧務令民自執攩拋散餘糧聽民自收，不得仍前舞弊。並將各屬府縣收糧積弊通行嚴禁。

飭修藍田縣藍橋、商州龍駒寨水陸各道路。

陝省不通水路，惟商州之龍駒寨，自省至此陸行四日，即可登舟，直達襄陽。而險灘林立，止通小舟。陸路則山徑崎嶇，行者苦難。府君捐貲修濬水道，鑿平險灘，陸路由藍田至商州一帶亦飭開修平坦，行人稱便。自此商賈通行，稱爲富庶。

九月、移駐渭南、富平、盩厔三縣丞、以資彈壓。

府君以渭南等縣縣丞同城、別無職掌。渭南有下邽一鎮、爲晉省客商往來大路、居民稠密。富平之美原鎮亦係慶陽、延安之通衢、民俗刁玩、知縣鞭長莫及。奏請將渭南、富平二縣縣丞移駐、實於地方有益。又盩厔縣治遼濶、有祖菴鎮、商民輻輳、逼近南山、道通漢中、同爲繁要、並請將盩厔縣丞移駐、以資彈壓巡緝。

奏請飭令州縣及時採買、以實倉儲。

陝西通省常平倉額貯穀二百七十餘萬石，內有已經足額，尚有多餘者，有未經足額者。府君奏請將不足額之處，以附近州縣有餘之穀撥補，有捐監者即以監穀補額。現在沿邊榆延皆報豐收，應令各州縣動用糶存穀價銀兩，如穀價在五錢者乘時採買，價貴即止，則兵食民糧均可有備。

旨獎勵。

奏明嚴查混貼僞示奸徒，毋庸轉諭紛擾。

時四川巡撫紀公山咨奏成都奸徒混貼僞示、詞語狂悖、且有各省稱王招兵字樣。陝西則稱喻襄王、朱林等因、密寄查照、飭訪。府君恐層層轉諭密查、勢必駭人聽聞、到處紛擾、奏明現在與司道隨處留心密查、不須轉諭各屬、致滋紛擾。得

旨、所見是、應實力行之。欽此。

查拿咸寧縣惡棍王四。

咸寧縣祭塔村惡棍王四、混名四閻王、身充縣

馬市牙、强横奸惡、百姓側目。府君訪聞、飭司査拿、按法究擬、民得安枕。

嚴禁回民牧羊逞兇。

陜省回民性多兇頑、僱人牧羊、尤易滋事。手持繩鞭、驅羊放牧、踐踏田禾、地主理論、輒逞兇相毆。府君嚴加示禁、違者飭拿究懲。並有化誨回回條約通行曉諭。

恩賜行圍鹿肉。

十月、飭纂鄉飲酒禮、敘定儀注、通行遵照。

十一月，弟保合生。至庚午年以痘殤於

續發《綱鑑正史約》於通省書院，俾資講習。

十二月，奏請改發流犯，以靖邊境。

府君以山西、寧武及山東、東昌並順天府應流

三千里之犯，皆發陝省榆林、綏德二府州安置。

人犯衆多，而順天所發三犯竊盜之犯爲尤衆。

此等匪徒聚集日久，實爲邊境隱憂。且直隸至

陝，若由宣化、大同，捷徑直抵榆、綏，尚不及二千

里。奏請將順天擬流各犯另定地發配，不必專

發一處。又在配人犯並請分别情罪重輕、年歲老少、及在配是否安靜、曾否脱逃、定以應否准其回籍、並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之限。如不法生事、加倍治罪。俾各犯有所希冀警懼、亦清理軍流之一法也。得

旨發部議。

恩賜

御書福字並鹿肉麅子野雞等物。

先文恭公年譜卷六

男鍾珂敬輯

乾隆十一年丙寅，府君五十一歲。

正月，清查常平社倉包借派借積弊。

常、社二倉，府君查明前弊，立定規條，飭屬遵行，按時借還，已漸有效。兹復訪聞常平出借之糧，不問道路遠近，按戶按糧派借，路遠及有餘不願借之戶，則央鄉地里長代領代還，路近需借之戶又以派定，不許多借。鄉地里長人等串通

侵肥。因嚴飭各屬立法出借，不得包攬勒派，侵胥滋弊。俾窮民得及時接濟，官糧亦不致無着。社糧仍聽社正副酌借，不得掣肘，如有強借包借，官爲究問。

申禁朝山進香陋習。

府君訪聞陜省西同、商各處皆有朝山進香之事，雖隔省不憚遠行。平時則立會歛銀，至期則集衆遠涉。男婦混雜，夾帶私鹽、牌骰、硝磺、禁物，最爲惡習。因飭令州縣廣爲勸諭盤查，境內少

一夥進香之人，即受一夥之益。如有違禁帶物者，立即拿究。

設立蠶局收買桑繭。

府君前飭各屬倡率買桑養蠶，以廣利賴。士民效法，各知鼓舞。旋設局於省垣舊都司衙門，准令士民等赴局觀看效法。

二月，保舉乾州知州喬光烈暨署同州府知府。

奏明一千兩以下城工毋庸概用民力。

先是奏請興修城工，工程重大者動項興舉，其

一千兩以下之工程各官公捐養廉陸續修理、
未奉准行。嗣經府君會同
欽差勘明、分别議奏、工程重大者仍動項興修、其一
千兩以下工程、所需料物、動支鼓鑄項下餘息
購辦、夫工動用民力。兹更恐日久弊生、請頒
特旨、將一千兩以下城工概不用民力。其工料夫價
總於地方雜項錢糧及充公項下動支、次第修
理。得
旨、照所請行。欽此。

奏明籌辦常社二倉事宜。

略云、陝省常平倉穀共三百三十餘萬石。各處拖欠尚少、惟西、同二府歷欠日多、並有捏冒包侵諸弊。上年設法清理、尚難遽完。幸去秋豐稔、米糧不缺、可以暫停出借、乘此將舊欠清查催追。社穀原有七十餘萬石、因社長副多所掣肘、不能及時利民、是以捐輸無人。自清查後、民間知社倉有益、勸令捐穀一萬餘石。除捐三百石以上者遵例咨部議敘、其數十石以下者地方

官分别給獎，以彰義舉。從此經理得人，斂散如法，源源生息，逐漸加多，亦備荒之一策。得

旨報聞。

三月，示諭各屬勸善懲惡。

時御史恩公奏准將民間易犯條例有關倫常風俗者刊示曉諭，府君遵照分别勸懲各條，核定簡明告示。計勸善三十一條，懲惡四十條。令各縣刊立木板，徧諭城鄉，於巡鄉村時再爲親加誥誡，俾共警省，於人心風俗大有裨益。

遵例自陳、保舉川藩潘敏達公思榘自代、得
旨照舊供職。相國張文和公允隨時任雲貴總督、亦
舉府君自代、考語有品行端方、才識精明、處公
事如家事之稱。

四月、奏明興舉蠶政。

陝省爲豳岐舊地、蠶桑載在風詩。日久漸替、遂
有陝省不宜養蠶之說。府君與制府查訪、除沿
邊寒冷之地難以舉行、其西、同、鳳、漢等府儘可
養蠶。令地方官先植桑秧、聽民領種。於省城設

局買桑養蠶、收繭繅絲、以爲民先、旋織成縑進
呈。至放養山蠶、止寧羌州一處所織繭綢、向有劉公
紬之名、復飭各屬隨宜倣照而行。沔、鄠、略陽等
縣聞風倣效、其利漸興。並即奏明、得
旨、興農桑乃爲政之要務、毋始勤而終怠、勉之、欽此。
檄飭政期官民共曉、上下畫一。
畧云、向來通行事件、由院司道府遞行州縣、止
以發房爲了事。即令出示曉諭、不過示貼衙前
及上司往來經過之地。其長幅告示又不肯摘

敘。惟照上行全欵，無論鄉民識字者少，即識字者亦不耐煩通看，止同掛壁空文。並有上司告示與州縣告示或有互異，亦不考正，以致易行之事，士民疑畏不遵。通飭各屬，凡上司通行有關士民禁令之事務，就原行摘敘，簡明告示徧貼。總期官民共曉，上下畫一。

五月，奏請分設常平倉廒，以便民生。

府君以常平倉穀向貯城中，附近窮民尚可得霑實惠，其離城窵遠者往返維艱，不能遠借，並

有託人代領中飽者。奏請於臨潼等縣分建倉厫，以便民間借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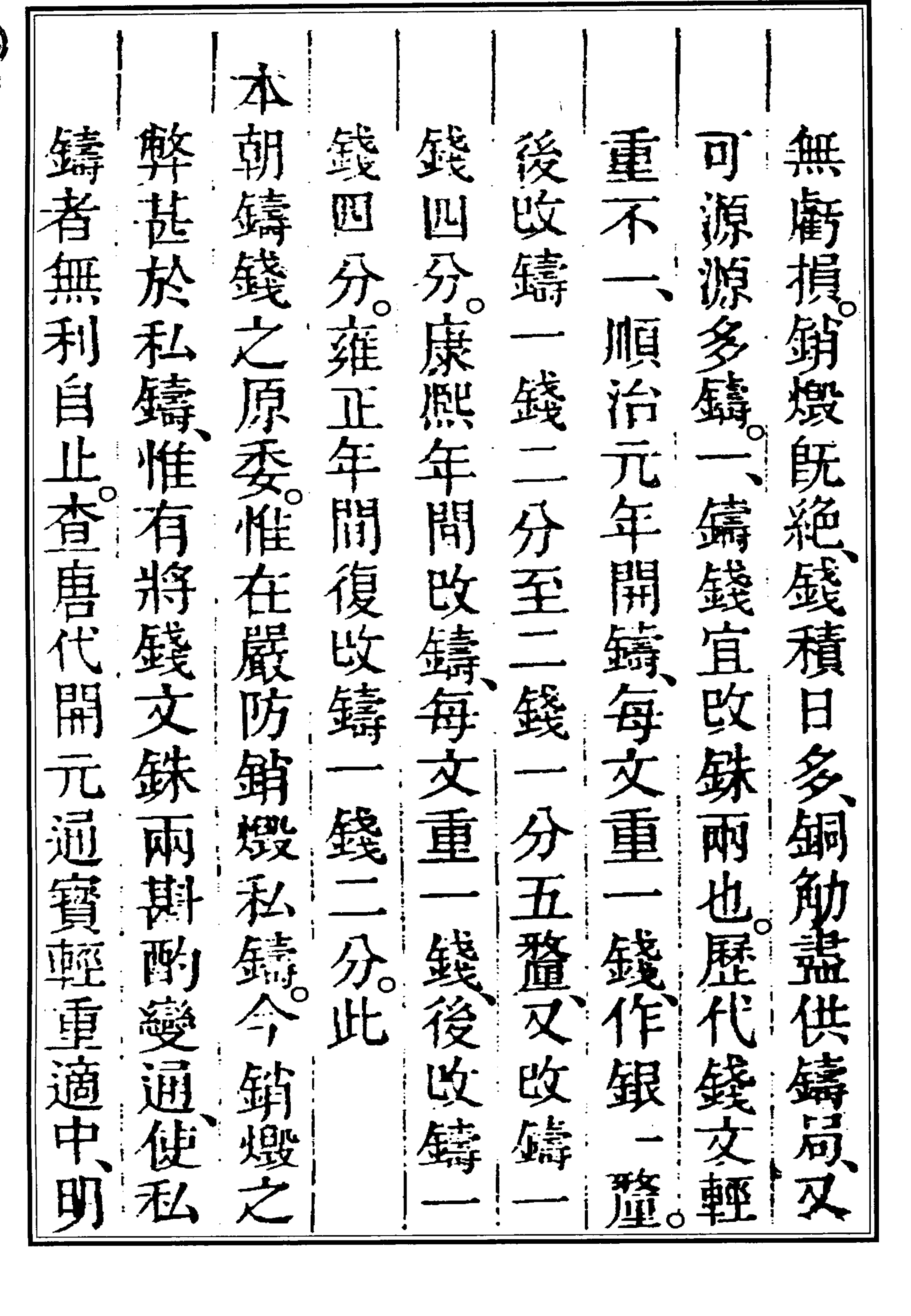
檄示緝拿竊盜九條。

府君以地方盜竊案件，疎防承緝均須按限查叅，而各州縣爲已念重、爲民念輕，平日緝盜安良，心不真切，一有報案，首顧處分，一味推諉，因酌定事宜九條，飭各州縣實力遵辦，地方旣受其益，本身處分亦可永免。

六月，奏陳私燬弊甚，錢價益昂，請變通辦理，以繼

錢法。

畧云、錢法查禁私燬條例已極詳明、而積弊難除、大約由各省舖民每年打造銅器、銷耗無算。請先絶銷燬之根源、使銷燬無利自止。一、在黄銅仍宜禁止也。向來禁止鑄造黄銅器皿、查禁收買、紛擾實多。嗣經仍弛銅禁、以杜擾累。但銅禁一開、銷燬日甚、因時救弊、似宜變通。請仍照舊例禁止打造黄銅器皿、不必禁現在之器用、止禁以後之打造。於民間一無紛擾、於舖戶亦



無虧損。銷燬既絶、錢積日多、銅觔盡供鑄局、又可源源多鑄。一、鑄錢宜改銖兩也。歷代錢文輕重不一、順治元年開鑄、每文重一錢、作銀一釐。後改鑄一錢二分至二錢一分五釐、又改鑄一錢四分。康熙年間改鑄、每文重一錢、後改鑄一錢四分。雍正年間復改鑄一錢二分。此本朝鑄錢之原委。惟在嚴防銷燬私鑄。今銷燬之弊甚於私鑄、惟有將錢文銖兩斟酌變通、使私鑄者無利自止。查唐代開元通寶輕重適中、明

洪武中鑄錢每文亦重一錢。我
朝順治、康熙年間，亦曾鑄重一錢之錢，現在一錢
二分及一錢四分之錢文不免銷燬。請仍改照
順治、康熙年間錢制，每文鑄重一錢，並照順治
年間以一文當銀一釐，則更簡便易行。至舊鑄
之一錢四分、一錢二分之康熙、雍正制錢，應與
新鑄一錢之錢分别酌定，以舊錢若干文當新
錢十文，相權而行。則銷燬既無所利，民間零用
亦無虧矣。得

旨交部會議。嗣議未准行。

勸民撙節、以留有餘。

府君以陜省民風醇樸、節儉居多、惟麥收登場後不知愛惜、任意花費。如踹麯販運、燒鍋發賣、賽會演戲、耗麥最多。出示勸諭士民、趁此豐收、加意撙節、各圖葢藏、將來緩急有備。凡賽會演戲之事儘可節省、如有踹麯燒鍋、拿獲將麯酒入官、客商按例治罪。

七月、奏明拿獲朝邑縣如意邪教。

朝邑縣八里庄有如意邪教張昌、聚衆立堂、又名香火教。男婦混雜、各出錢燒香禮拜。張昌平日復教唆詞訟、滋事妄爲。府君飭縣查拏嚴究、並卽奏明。奉

旨諭令究其是否雲南大乘教一派、具奏。隨查明覆奏、張昌之教傳自直隸宣化。前明有祖師李金榮立教、後傳至山西、陝西、實非從雲、貴、四川而來、亦未與大乘教張保泰等往來勾結。又於西、同等府查有釋祖教李緒唐等、傳自直隸廣平

杜姓、杜姓得之灤州王佛兒。又查有大乘門丁濟順等、傳自山東即墨祖師羅宏蒦、止以施茶爲事、朔望燒香。其大乘之名與雲南大乘教名同實異。已密咨直隸、山東、山西等省查訊、俟覆到另行定擬。復奉

恩旨、被誘入教者寬其旣往、予以自新、遵照立限、令其自首免究。將佛像經卷燬棄、佛堂改作義學、社倉、姓名記檔、以備稽查。如再有犯者、立拏嚴究。得

旨、須實力爲之、不可託之空談也。欽此。

八月、禁葦興安官衙盤踞陋習。

府君訪聞興安有茶園三處、一在紫陽境内、二在州境。前任知州令人入山採茶、利盡歸官。又於漢江石梯舖禁渠漁舟、網取鮮魚售賣獲利。又州境東南深山密箐、民人入山採木燒炭、或割漆鋸板者、俱赴州納租。山爲官佔、百姓苦之。嚴檄飭禁、招民採取。

九月、伯父奉政公自豫來陝。

奉政公就養河南同知官署、距陝密邇、府君遣人迎迓來署、一月而別。
十月、調任江西巡撫、隨具摺奏謝、並請
陛見。奉
旨俞允。
十一月、改調湖北巡撫、即起程赴京
陛見。
十二月、出京、赴湖北新任。
乾隆十二年丁卯、府君五十二歲。

正月朔,抵湖北巡撫任視事。

先是陝督慶公復徵勒瞻對,事多捏飾,懼府君陛見時陳奏,因於府君未到京之先,以府君在陝廢弛公事,徇庇屬員,寬縱盜案等事列款參奏。

上疑信參半,交部議處,照溺職例革職,掌恩留任,並另奉

硃批:「慶復所參汝徇庇屬員之事,汝亦有辯乎?今雖從寬留任,然汝正不宜自滿,諸事去積習而勉誠實也,可。①」欽此。

皇明洞察、訓勉交備、
恩施逾格、曠古未有。府君感激悚懼、據實覆奏、俱荷
聖鑒。
添設漢鎮沿街水桶、以防火患。
通飭各縣及時實力修理堤垸、以防水患。
二月、疏陳湖北改鑄事宜、以維錢法、而惠兵民。
畧云、湖北錢文前因銅觔不敷、改鑄重八分之
小錢、與重一錢二分之大制錢、同價行使。計其
工料、燬大制錢二千、即可鑄小制錢三千、工省

利厚小錢日益充斥、私燬私鑄日多、所關匪細。請照原題改鑄一錢二分之大制錢、庶與各省畫一。更請買用漢口銅觔、增爐鼓鑄。所鑄制錢除搭放兵餉外、其餘於江夏、漢口二縣設局照市價酌減出易、於錢法、兵餉、民用均有裨益。得旨交部議。

恩賜滿洲氏族通譜全部。

三月、奏明清查各州縣吏胥侵蝕錢糧積弊。

府君訪聞各屬於花戶完納錢糧、多不遵定例、

令其自封投櫃、書吏照完數填給串票。而串根底册則有以大改小、抽取侵蝕之弊。奏明通飭責成清查、據實首報、勒限追完。得
旨、是自可嚴其將來、不必究其已往。欽此。
奏明恭華鹽道曹繩柱虧空穀價已完、不應問擬死罪。
恭華鹽道曹繩柱虧空穀價、勒借商銀抵還、尚有未完銀二千三百兩、於恭後全完、自應照勒借例擬流。臬司堅執已見、以爲必應仍照侵盜

例擬死、以致此案不能完結。府君據實奏明、得

旨嘉獎。

清釐監禁人犯。

府君以各屬監犯有不應禁而禁者、有應禁而不禁者、有暫禁而竟至常禁者、地方官難免宽濫疎縱。因酌定冊式、飭屬照式造報。其監獄內外情形、刑具、囚犯事由、入監月日、禁卒更夫、備造入冊。有續收及省釋者、即時開報、以憑於冊內登除、以備查考。旋將情形具奏、得

旨、好。此亦清理之一端。欽此。

四月、清理通省社倉。

湖北通省社穀四十七萬七千餘石、乃以社正副不得其人、或借還不能如期、致有虧欠、或有穀無倉、寄貯社正副之家、未免假公濟私、種種弊習。府君酌發冊式、令各屬據實登塡。並飭各就積弊、將辦理章程議詳、核定條規、刊發遵照。

五月、請申奸拐條例、以正風化。

畧云、罪犯姦淫又復拐逃之犯、敗人家風、拆人

骨肉、倫化攸關、情法難貸。向俱照擬發遣。如誘賣一二三人而牽連三四人、所得之贓止一二兩及數錢不等、悉投遠方、似覺罪浮於情。是以造意誘取與夥同嫁賣者應分首從。自有此例、乃各省辦理奸拐之案、於姦婦起意、有仍以奸夫爲首者、有即以姦婦爲首者。婦女被誘、問擬爲首、奸夫亞犯、反問爲從、殊非例意。請分晰條例通行、庶奸拐之風漸息。得

旨交部議。

嚴禁徵收南漕二糧巧取積弊。

時南漕二糧亚屆開徵、向來各州縣任聽家人書役假公費以濟私慾、浮收斛面、苦累閭閻。府君三令五申、俾各屬共知警惕。

六月、祈禱雨澤。

時各屬缺雨、亢炎已甚、田禾不望澤頗殷。府君虔誠祈禱、又委員赴八分山請水、次日甘霖大沛。

八月、入文闈辦理鄉試監臨事。

九月、

恩賜行圍鹿肉。

劾奏忤逆不孝之鍾祥縣在籍通判高若臯、貢生高若夔、請革提審。高若臯兄弟忤逆不孝、經伊母鄧氏控告、又復逆不到案。府君恭奏請革、并嚴究其中教唆訟棍、以扶倫化而正人心。

十月、入武闈主鄉試、取中武生李開第等二十五人。

奏明拿獲武昌、咸寧二縣交界馬跡嶺積匪吴月

保等治罪。

馬跡嶺、盜藪也、地方險峻、樹木叢茂、最易藏奸。向有吳姓合族而居、幼即習盜、於沿江一帶各州縣肆行盜竊、或聚衆夥搶。積慣爲匪、最爲民害、緝捕頗難。府君訪查得實、飭縣立拿、當獲吳月保、吳家義、吳家里、吳亞敎、吳景若等各犯、訊據供認、行竊計有百餘案。奏請照盜犯免死減等例、發寧古塔等處當差示儆、並將馬跡嶺開通道路、砍伐樹木、另編保甲、責成稽查。得

責，汝等但議其積匪之罪，而未及其抗匿之罪，不足示儆。其爲首者竟當重處，附從者照此可也。欽此。

十一月，奏減漕船四十八隻。

府君以湖北額徵漕米九萬四千餘石，額設漕船二百二十八隻。湖南額徵漕米九萬五千四百餘石，額設漕船一百八十二隻。兩省漕額大率相等，而湖北則多漕船四十六隻，按糧核派，似可裁減漕船四十八隻，即將所餘之耗米、水脚等項加添存運各船，計每船多得銀四十餘

兩、米四十餘石、似於漕政有益。與制府會奏得

旨交部議。嗣議准行。

十二月、調任陝西巡撫。

緣陝省上年秋收歉薄、民食不足、頗多流移、

上心軫念、復有是

命。

恩賜

御書福字並鹿肉野雞。

是月、三妹生。後字廣東高廉道曹公槐子云琛、至

二十二年以病卒。

乾隆十三年戊辰、府君五十三歲。

正月朔、自楚起行、馳驛抵陜撫任視事。

陜省耀州等十六州縣、上年秋收既歉、入冬又復少雪、民心不無惶惶、多有傭工投親就食於外者。府君入陜境、詢知情形、過華嶽廟、即虔誠製文親禱求雪。抵任後、曉諭士民各敦好義、捐輸米穀。地方官借糶兼行、以資接濟。飭民各安故土、安分静守、毋得輕於遠出。陜境士民見府



君至、相率跪迎聚觀、欣欣有喜色。二月、請將耀州等十六州縣乏食貧民賑恤一月。是時借糶兼行、尚不足以資接濟、府君奏請查明實在窮民、懇

恩賞給一月口糧、以待夏麥。並請將上年地丁尾欠一併緩徵。得

旨允行。

步禱雨澤。

時春雨愆期、麥苗苦旱、府君設壇步禱、並委官

赴太白山、華山請水。而雨澤未暢，於是籌接濟之方，並省刑清獄，以召天和。三月，大沛甘霖，麥收有賴。

恩賜御筆敬勝齋法帖十二卷、十三經註疏、廿一史、杜氏通典、詞林典故各全部。

請嚴獨子承祀之例，以重倫紀。畧云：例内弟殺胞兄，有准其存留承祀之條。臣前任湖北巡撫時，具題余延佐毆死胞姊余氏

一案、奉部駁令確查應否承祀等因。查弟殺胞兄、例應斬決。奉
世宗憲皇帝特恩、軫念一死一抵、准其存留奉祀。此法外之仁也。此外遇有服尊長之案、並無承祀之文。如弟殺胞姊、亦查承祀、恐致濫觴。請嗣後除弟毆胞兄等案照例援請承祀、其餘不得援引。果係情有可原、另聲明情節、恭候
欽定。得
旨、所奏是。大學士九卿議奏。欽此。

堂弟鍾理選授直隸魏縣知縣，次年以憂歸。

四月，奉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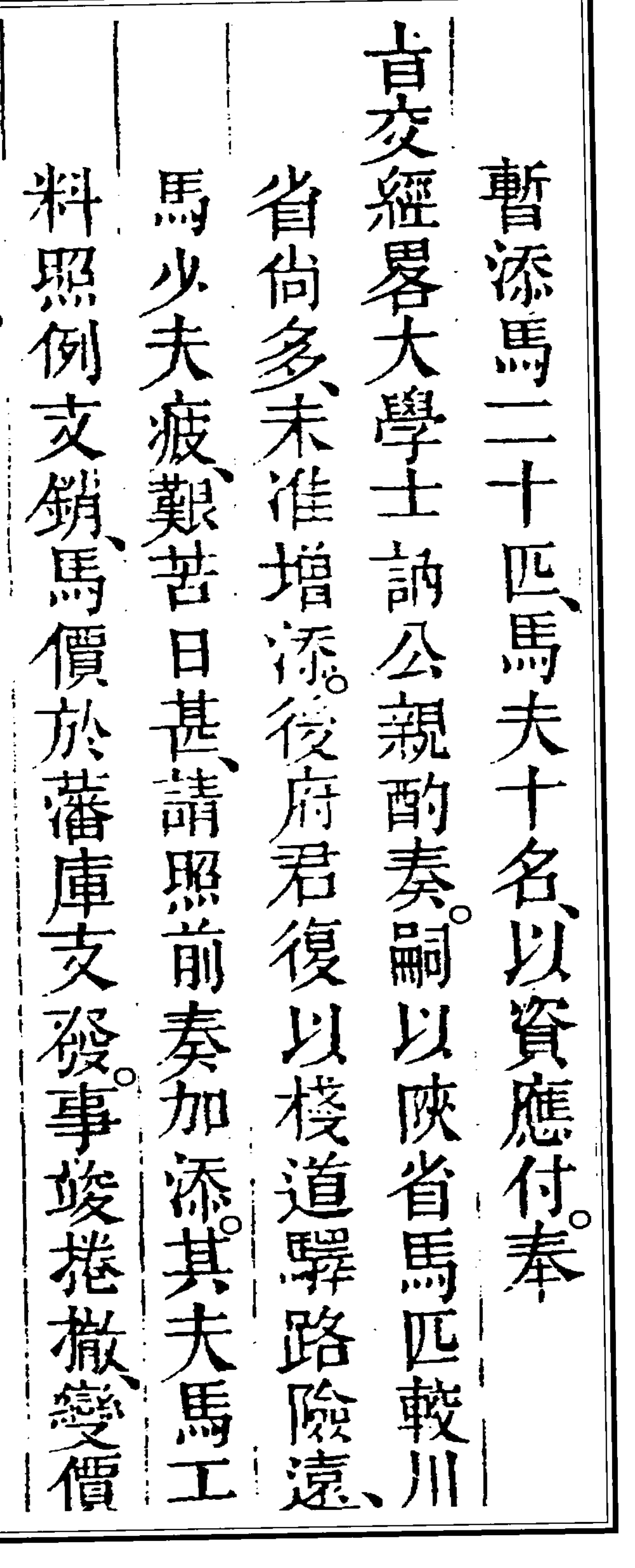
孝賢皇后薨逝哀詔。

府君於

哀詔到日，率文武各官恭接，舉哭臨如禮。

五月，奏請調劑驛遞夫馬，以應兵差。

時大金川土酋不法，大兵進剿，經過陝境，差使絡繹，軍餉相繼。棧道中之寧羌十四州縣驛，每站僅設馬五十餘匹，不敷撥用。府君奏請每站



暫添馬二十匹、馬夫十名、以資應付。奉
旨交經略大學士訥公親酌奏。嗣以陝省馬匹較川省尚多、未准增添。後府君復以棧道驛路險遠、馬少夫疲、艱苦日甚、請照前奏加添。其夫馬工料照例支銷、馬價於藩庫支發。事竣撥撤、變價還款。得
旨准行。

奏陝西、同、鳳、乾府州各屬夏麥被旱偏災情形。

西、同、鳳、乾府州各屬、耀州等二十二州縣冬雪

春雨不敷，夏收甚歉，實被偏災。府君奏懇撫䘏一月口糧，俾得接濟，並請緩徵地丁糧石，以紓民力。

奏請於華陰縣開採黑鉛，以資鼓鑄。

陝省錢少價貴，先經奏准，開爐鼓鑄。府君以黑鉛亦鼓鑄所必需，華陰縣、華陽川地方產有黑鉛，試採有效，奏請招商出資開採，設立礦頭經理官，爲照例二八抽課，以供鼓鑄。得旨交部議。

奏明遵
旨查明歷代帝王陵寢及聖賢忠烈墳墓，酌築圍牆，
設立陵戶，以資保護。
查陝省古帝王后妃各陵寢五十五座，聖賢忠
烈墳墓九十九處，府君奏明通築圍牆，修葺享
殿，設立陵墓戶看守。其陵墓外餘地令民耕種，
充爲陵戶租息，爲修理之資及陵墓各戶工食。
有一墓而兩處互見者，仍兩處防護。
奏陳米穀日昂緣由，敬籌調劑之策。

各處米價日昂，奉

上諭：詢問致貴之由，作何補救等因。府君因陳足食之道，不外開闢地利、備荒之策，不外廣積倉儲。而其中仍資變通推廣，始得實效。如開墾曠土，民慮賠糧，不免疑畏，似應廣事招徠、勸民墾種、減畝免科，俾盡地利。近水州縣設倉貯穀，並准以本色捐納貢監，以米穀完納地丁。再禁蹈麴燒鍋、種蔫，分耗米穀地力。得旨：「候彙議酌行。欽此。」

六月、勸鑿井泉、以資灌漑。

耕田鑿井、農功並重。前院崔公紀於西、同等屬勸民開井三萬二千九百餘口、嗣咸陽等處續勸開井七百餘口、灌漑大得其利。府君飭令各州縣實力奉行、毋强民以所難、毋出差以滋擾、民未有不樂從者。

閏七月、奏明秦地蠶桑之利已著成效。

蠶桑本豳岐所宜、久漸廢弛。府君前在陝時、曾飭各屬實力舉行、設局買桑養蠶、收繭繅絲、覓

匠教習試織、僅織緞子。茲漸能織綾紬、遠近蹁躚從事、織成斗紋紬疋。謹選進呈、以効任土作貢之義。

八月、奏陳西同、鳳乾府州各屬秋禾被災、預籌民食、並安頓出境貧民、以免失所。

西、同、鳳、乾府州各屬、耀州等二十五州縣因秋雨較遲、收成稍歉。府君奏請酌撥各屬溢額倉穀、碾米賑濟、並就近於河南陝州撥穀碾米運陝、以備明春糶濟之需。至被災各屬連值歉收、

窮民多有遠出覓食者，並通飭楡、延等屬豐稔之地，凡有就食災民，隨地安置，毋庸遞送回籍，轉致失所。得

吉嘉奬。

奏明傾運川錢，及時出易，以平市價。

陝省錢價久昂，民用維艱。前督奏准，將川省添鑄之錢運陝搭支兵餉，府丞委員赴川領運。府君以本年夏秋收成連歉，錢價益昂，先經題明，採辦鉛錫鼓鑄。但開鑄需時，計川錢運回，已過

冬季放餉之期、奏請將此錢及時設局、照市價量減出易、歲暮錢價不致再昂、兵民並益。得
旨報聞。

九月、奏明西安八旂三標兵馬米草折價不敷購買緣由。

西安八旂三標兵馬所需米豆草束、向係定價折給。准將軍咨商、本年夏秋連歉、糧草價昂、不敷購買等因。府君查從前有增價支給之案、係出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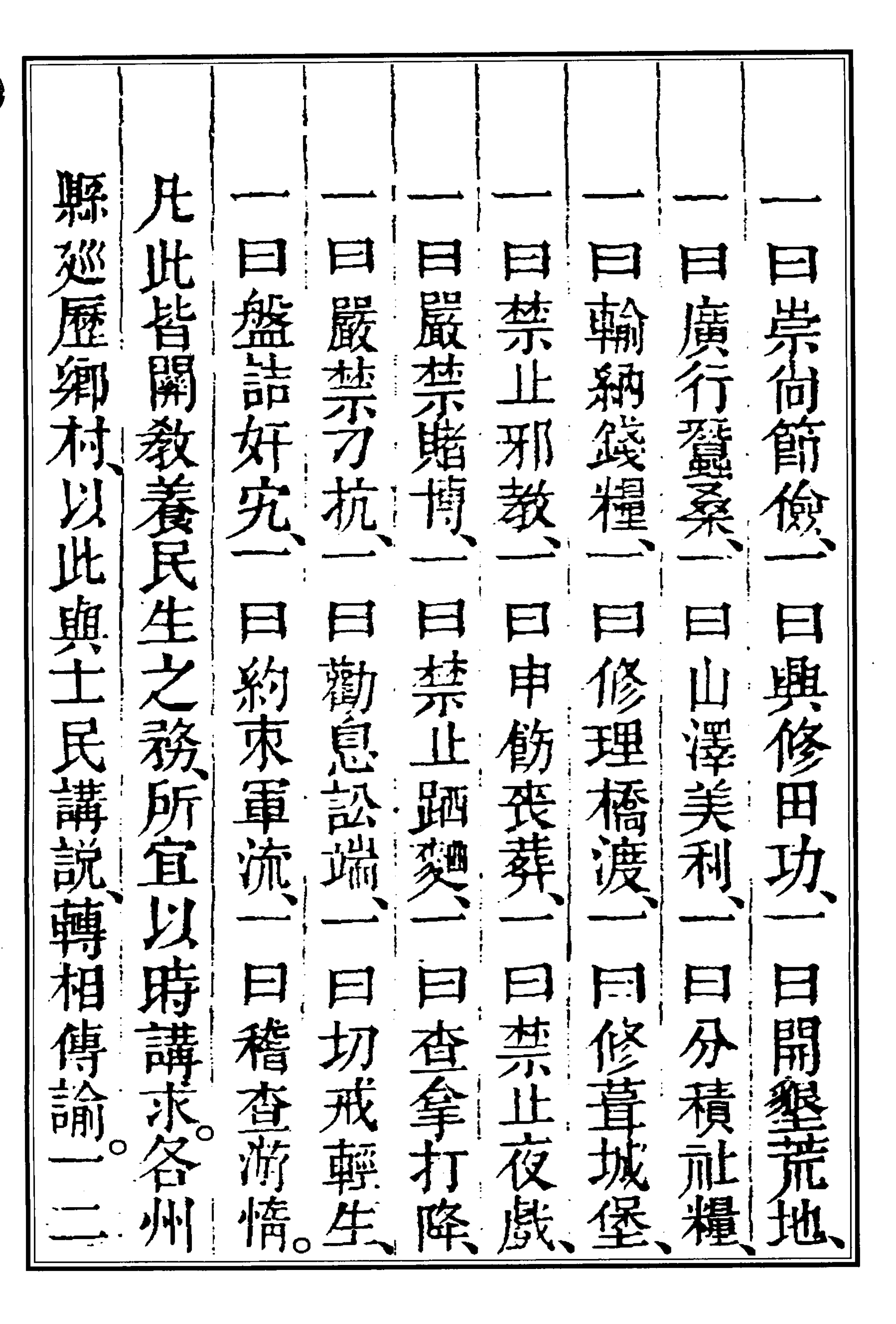
特恩未便援請因遵照據實具奏得
旨着照乾隆二年加增之例減半賞給欽此
奏明陝省倉儲宜加寬裕情形
時奉
諭旨勅將各省貯穀數目悉照康熙雍正年間舊額
陝西現存額穀按照地方大小分別戶口繁簡
酌量分貯既防荒歉兼備須糶府君恐一時遽
行減額固可省採買之煩而不能多緩急之備
奏懇將舊額均貯穀二百七十餘萬石仍貯爲

額。其賑糶米買倉穀已敷定額者、毋庸採買、不敷者通融撥補、或聽其本色捐監徐補、豐年亦可相機買補、價貴即止。庶官民不至以採買爲累也。得

旨、原議大臣議奏。欽此。

再申興除事宜。

府君前任陝撫時、將應興應除事宜刊本分發各屬曉諭。此次再任、復行申諭、仍分二十四條。一曰訓飭士習、一曰敦崇孝友、一曰慎重婚配、


一曰崇尚節儉、一曰興修田功、一曰開墾荒地、
一曰廣行蠶桑、一曰山澤美利、一曰分積社糧、
一曰輸納錢糧、一曰修理橋渡、一曰修葺城堡、
一曰禁止邪教、一曰申飭喪葬、一曰禁止夜戲、
一曰嚴禁賭博、一曰禁止酗酒、一曰查拿打降、
一曰嚴禁刁抗、一曰勸息訟端、一曰切戒輕生、
一曰盤詰奸宄、一曰約束軍流、一曰稽查游惰。
凡此皆關教養民生之務，所宜以時講求。各州
縣巡歷鄉村，以此與士民講說，轉相傳諭，一一

人聽從、則一二人受益。漸次推廣、於小民之身家生計、地方之士習民風、交有裨益。

十月、奏明將碾穀餘米煮粥、以賑貧民。西同、鳳、乾被災地方已得碾米賑濟。府君以西安省城尚多無業窮民、山西鄰近窮民亦多就食於省城者、一入寒冬、未免饑寒交迫。奏明將碾穀餘米於省城四門設廠煮粥給賑、俟東作方興、可以停止。得

旨嘉獎。旋奉

旨加賑貧民。府君親歷巡查，必使貧民各霑實惠。

會奏陝省安設臺站辦理緣由。

此京兵及東三省滿兵進剿大金川，經過陝省，原議酌量道路險易，安設臺站，可行車處預備車輛，不可行車處仍設馬匹。驛馬不敷，調撥營馬，如仍不敷，僱覓騾頭。府君與將軍會議，陝境安臺七處，每臺備馬八百匹。除調撥營驛馬外，尚有不敷，應需僱覓，每臺需車三百輛。自京兆驛至寶雞縣，尚可行車，僱備車輛。自寶雞縣至

四川神宣驛、棧道崎嶇、車不可行、以三騾代一車。騾馬脚價每頭每百里請照蘭州例給銀三錢、並繪臺站道里圖奏呈

御覽。嗣因領兵官須兼程儹行、復於七臺中另安腰站、逐站換馬、以期迅速。府君不時往來棧道查察、並親送兵差入境出境、一無貽悞、均得

旨嘉獎。

堂兄鍾瑶奉委解馬來陝協辦差務。

堂兄鍾瑶官河南、奉豫撫奏委、解馬來陝、並赴

川差委。嗣經起行、即聞大兵凱旋、遂遵照回任。

十二月、奏明拿獲砍傷滿兵兇犯李如棡正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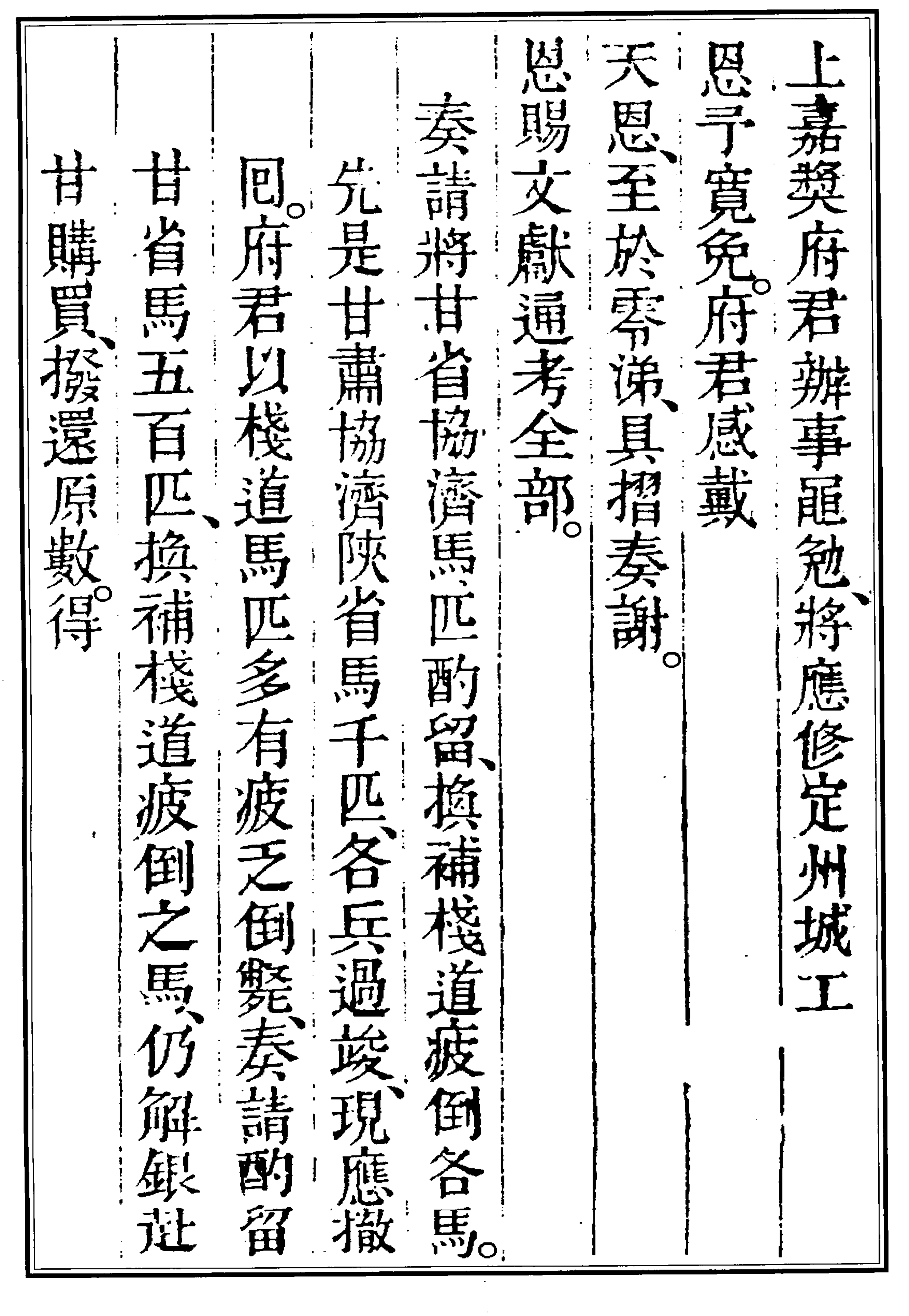
滿兵先後過西安省城、有督標兵李如桐懷挾私忿、用刀砍傷三人。府君督屬拿獲、奏請正法。得

旨交部議敘。府君以兵丁滋事、未能彈壓、方切惶懼、具摺懇辭。得

旨、不必辭。旋蒙

恩予議敘加一級。

恩賜
御書福字並鹿肉等物。
乾隆十四年己巳、府君五十四歲。
正月、
恩免修理定州城工。
府君初任陝撫時、前督慶公以諸事廢弛參奏、
奉
旨責令修理定州城工、以示懲戒。至是征剿大金川
滿兵全數過陝、府君籌調車馬、應付無誤、



上嘉奬府君辦事黽勉、將應修定州城工

恩予寬免。府君感戴

天恩、至於零涕、具摺奏謝。

恩賜文獻通考全部。

奏請將甘省協濟馬匹酌留、換補棧道疲倒各馬。

先是甘肅協濟陝省馬千匹、各兵過竣、現應撤回。府君以棧道馬匹多有疲乏倒斃、奏請酌留甘省馬五百匹、換補棧道疲倒之馬、仍解銀赴甘購買、撥還原數。得

旨允行。
委留原任通判張廷桂、知縣蕭三劍、龔宴照、令[illegible]
四員在陝，以資差遣。得
旨准行。
巡查棧道一帶臺站。
府君行至岐山，適聞大兵即日凱還，隨即旋省。
籌辦京兵凱旋事宜。
大學士傅文忠公恒甫抵四川軍營，即誅渠魁、
克碉卡，軍威大振，賊酋窮蹙乞降。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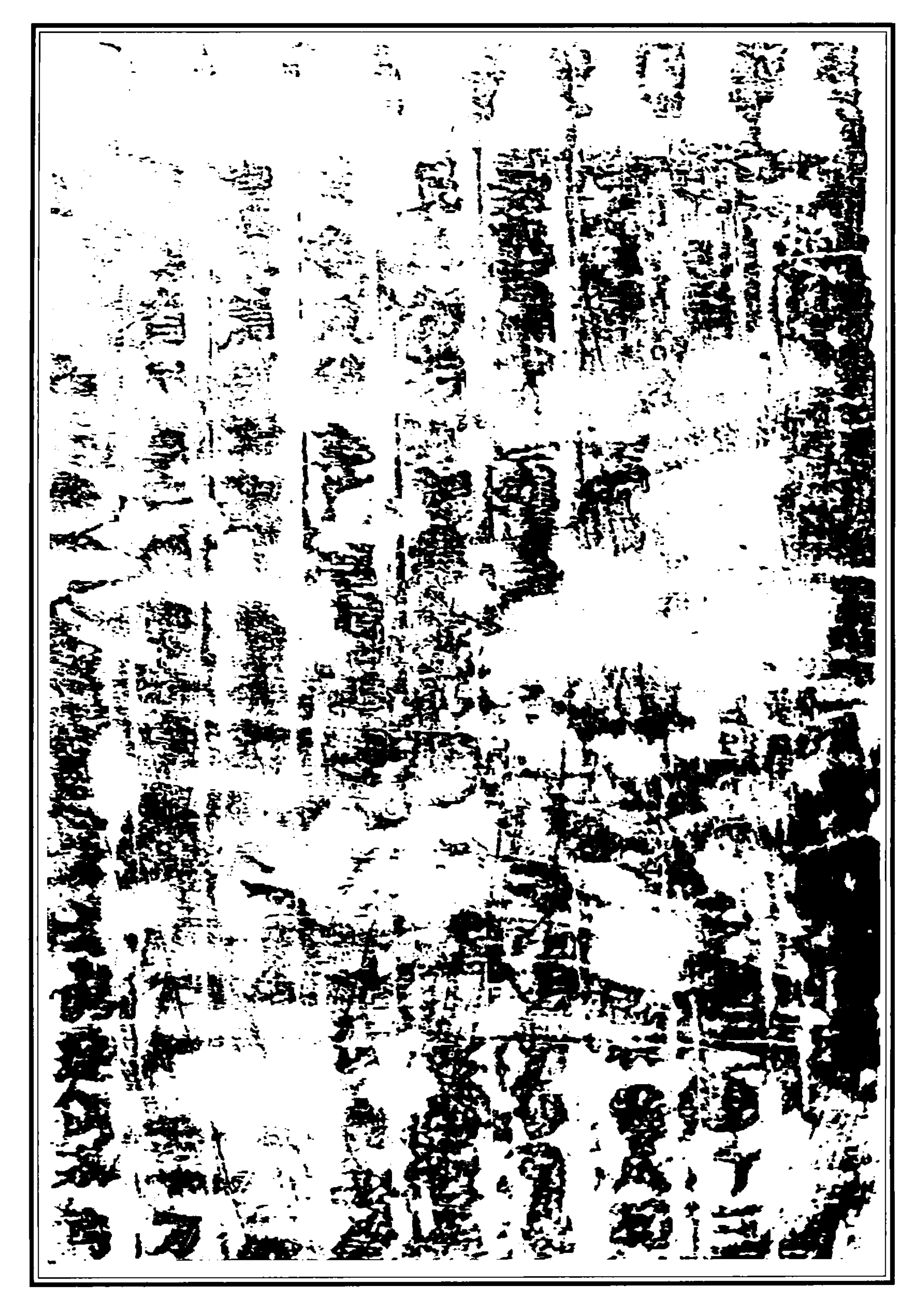
旨允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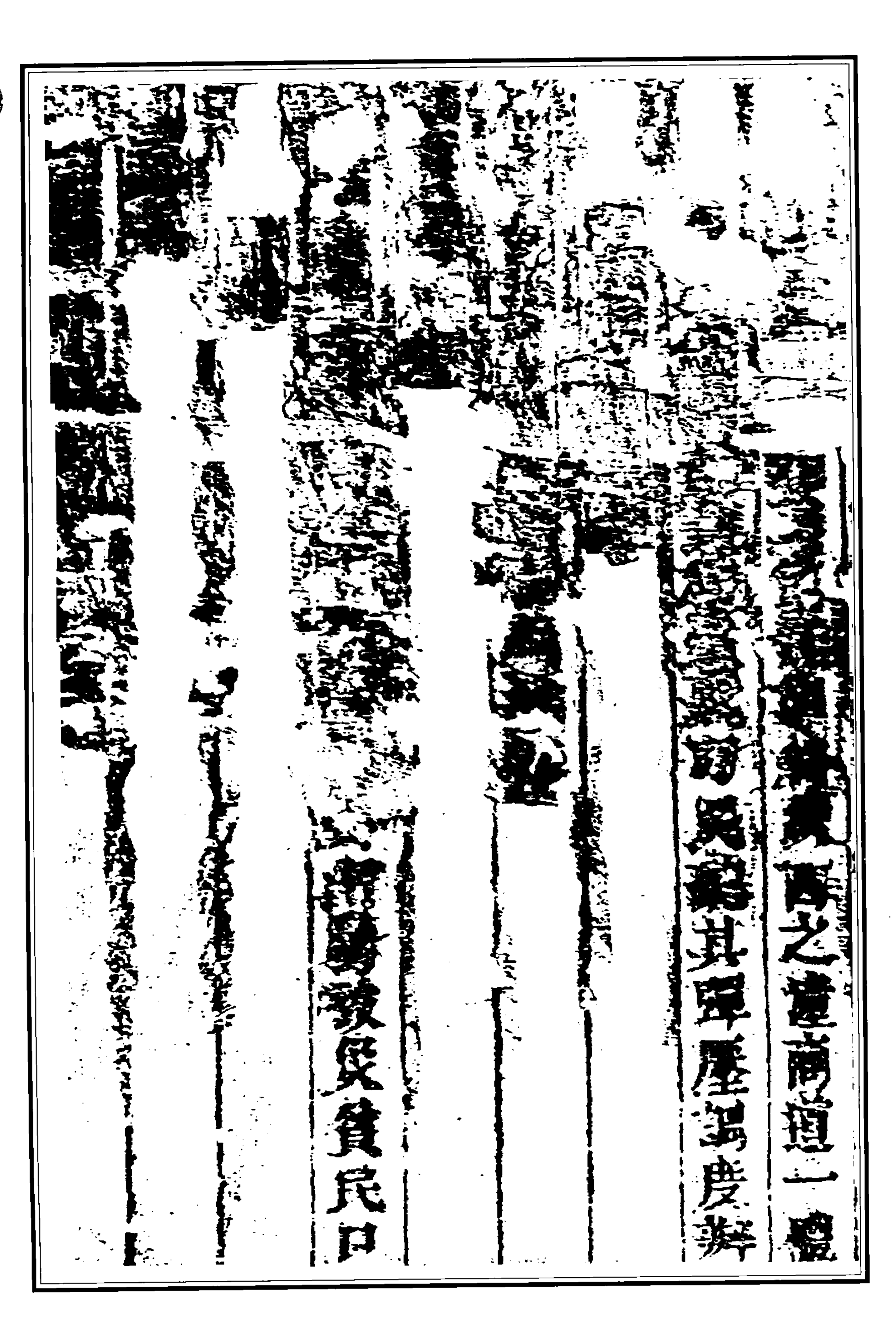
將存傳文忠公遺朝。府君籌辦凱旋事宜、遵照舊辦章程、分站安臺、預備車馬、送兵迅速。棧道內路窄之處、先儘傳文忠公前進、其餘官兵次第起行、兵丁跟役照料行李。有情願步行者、即予折價。得

旨嘉獎允行、並奉

旨、仍往來查察、妥協爲之、欽此。

二月、赴蒲州[illegible]灘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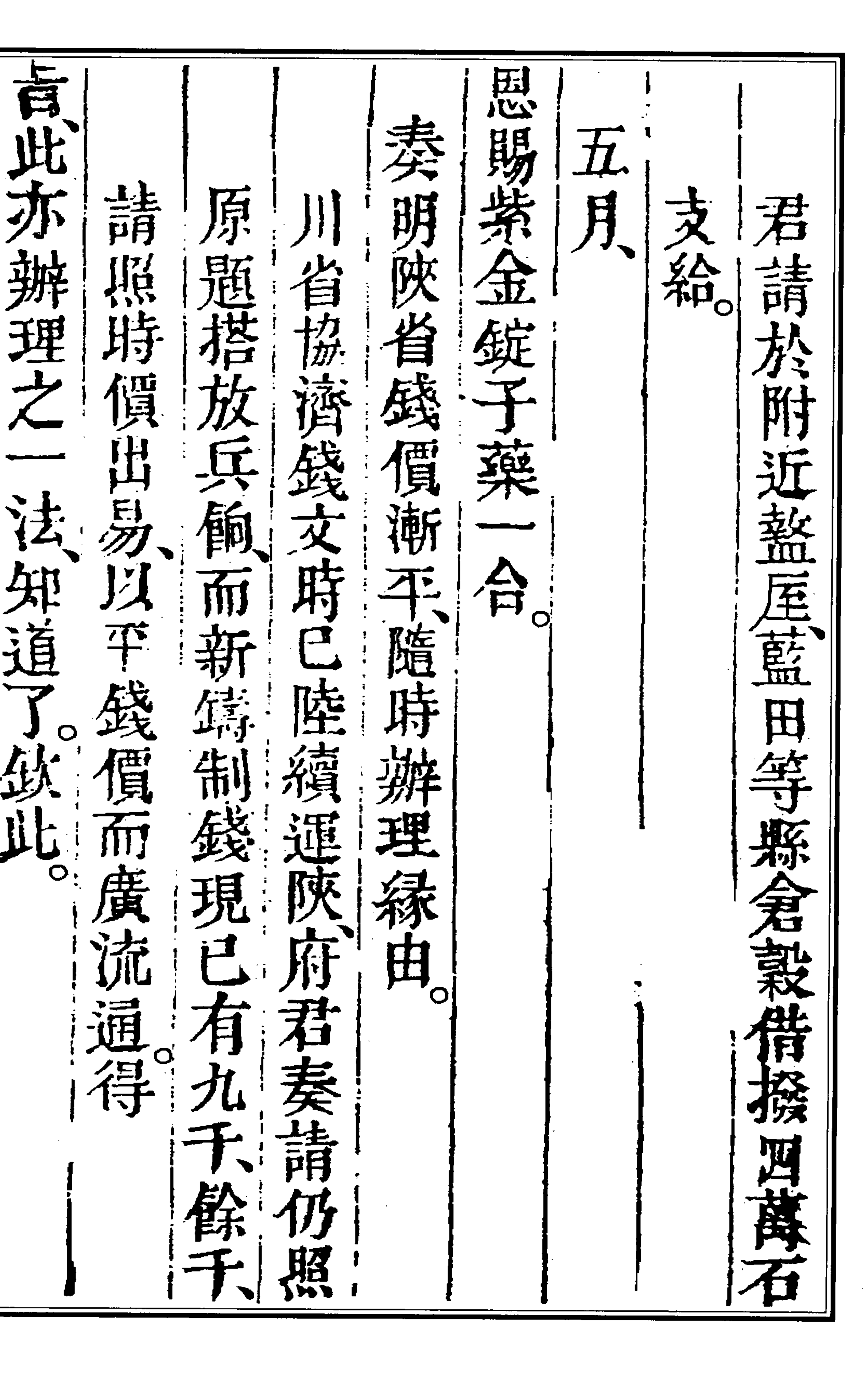




陝省鼓鑄官錢[illegible]發、[illegible]商採辦洋銅。開鑄。府君以外洋辦銅不能迅到，請採買滇銅二十萬觔，運陝，可備接續鼓鑄，免致停爐守候。得

旨報聞。

查興平至褒城一路棧道臺站，旋省具奏請酌借倉糧，以供兵糈。旂營兵糈例於糧道倉將徵收各屬屯更糧米供支，因各屬被災，糧石蠲緩，道倉無米可支。府



君請於附近盩厔、藍田等縣倉穀借撥四萬石支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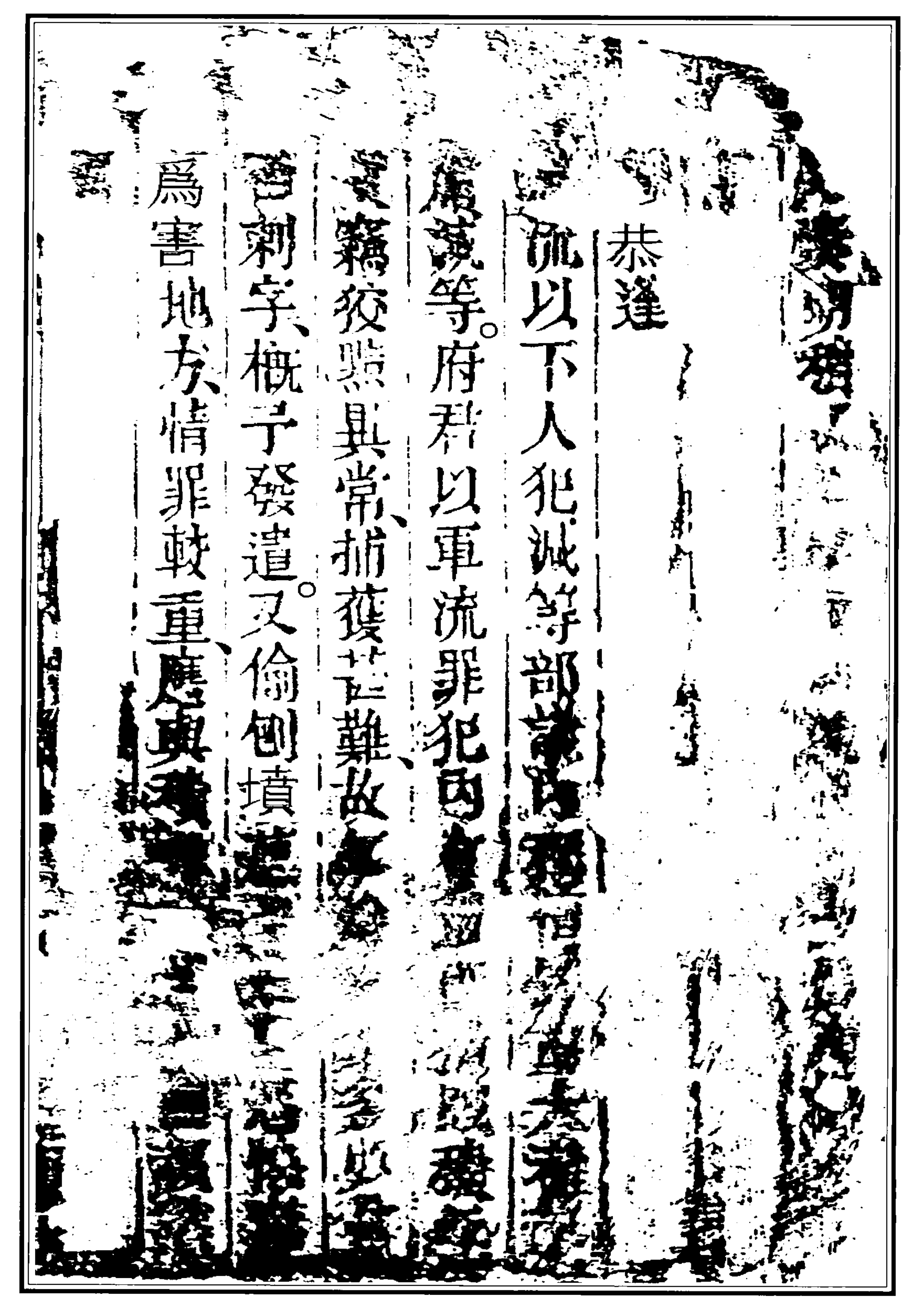
五月、

恩賜紫金錠子藥一合。

奏明陜省錢價漸平、隨時辦理緣由。

川省協濟錢文時已陸續運陜、府君奏請仍照原題搭放兵餉、而新鑄制錢現已有九千餘千、請照時價出易、以平錢價而廣流通。得

旨、此亦辦理之一法、知道了。欽此。



[illegible]

恭逢

[illegible]

流以下人犯誠等部[illegible]

[illegible]議等。府君以軍流罪犯因[illegible]

[illegible]繁狡黠異常，捕獲甚難，故[illegible]

[illegible]剃字，概予發遣。又偷刨墳[illegible]

爲害地方，情罪較重，應與[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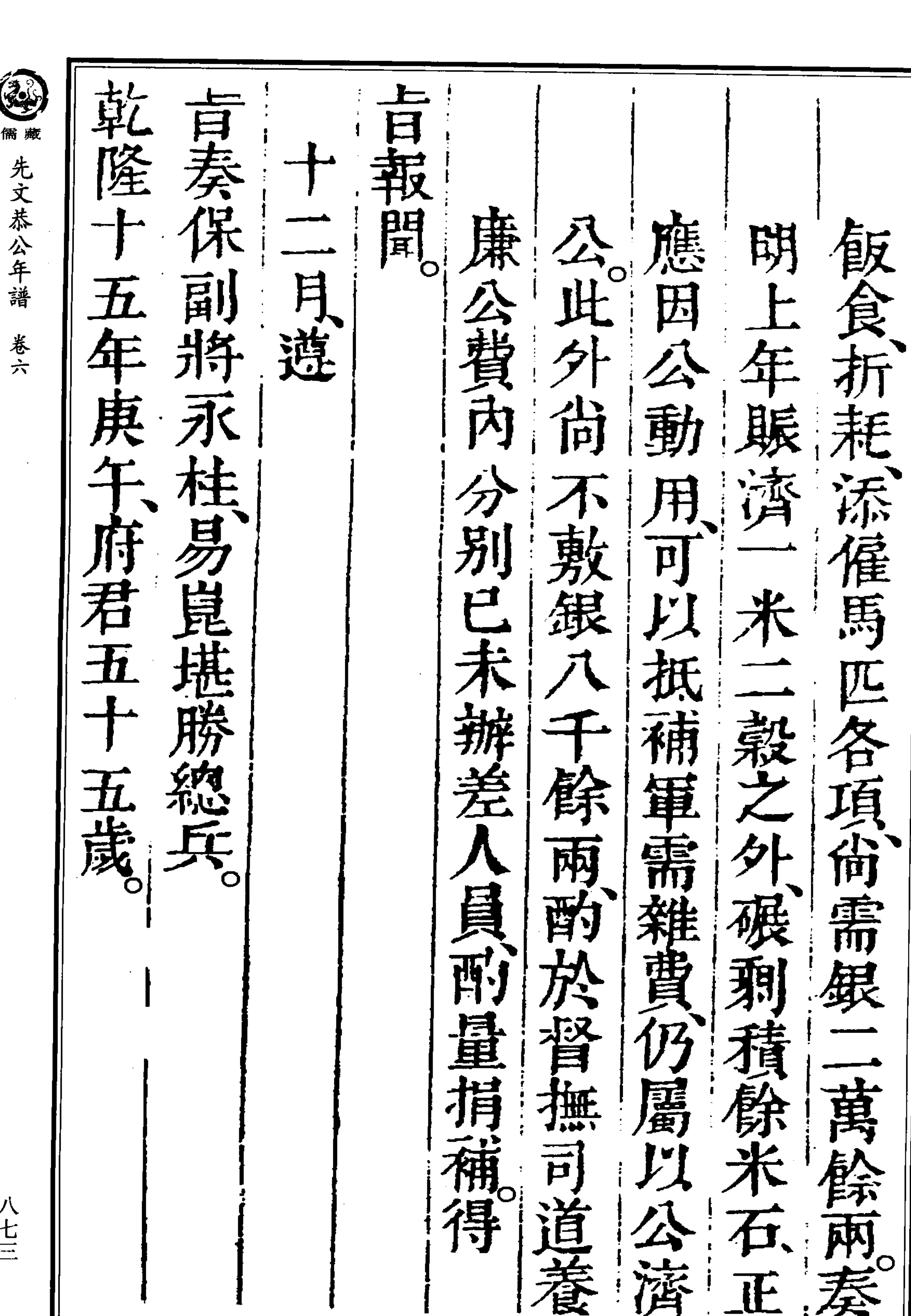


定如在六七錢內者，亦須酌買，如逾七錢外，即暫停止。仍責成道府直隸州實力辦理，如有短價派買浮冒者，分别糾叅，似於積貯有益。得旨交部議。

堂兄鍾瑶署理河南陝州知州。州是年以憂歸。

十月，奏明酌補軍需雜費，核實辦理。

大兵凱旋過陝，撤站，府君將支用各項應准開銷者確核題銷。尚有必不可少而又不便作正開銷者，如沿途修葺橋梁棧道，公館器具，兵丁



飯食、折耗、添僱馬匹各項、尚需銀二萬餘兩。奏
明上年賑濟一米二穀之外、碾剩積餘米石、正
應因公動用、可以抵補軍需雜費、仍屬以公濟
公。此外尚不敷銀八千餘兩、酌於督撫司道養
廉公費內分別已未辦差人員、酌量捐補。得
旨報聞。

十二月、遵
旨奏保副將永桂、易崑堪勝總兵。

乾隆十五年庚午、府君五十五歲。

正月、

恩加兵部右侍郎銜。

遵

旨保舉經明行修之士原任道員陳公法、休致檢討

孫公景烈。

奏覆會議揀調題陞人員。

畧云、大學士、九卿原議、守令歷俸三年方准揀

調、歷俸五年方准題陞、法良意美、毋庸再議。惟

員缺繁要、應先儘年例相符、能勝繁劇者奏請

陛調。現任中果無年例相符之人、始照內閣等衙門原議、將其人其地相需之處奏明。得旨、原議之大臣等議奏。欽此。

先伯母秦太宜人病卒於家。

二月、奏請豁免醴泉縣不能墾種地畝錢糧。醴泉縣龍泉里逼近涇河、人烟寥落、所種地土皆在峻嶺溝坡之下、地勢險仄、屢被水沖石壓。該里地共一百七十餘頃、除尚堪種植者八十五頃外、不堪種植者九十四頃二十七畝零、捌

棘叢生、沙石盤錯、牛力難施、糧無所出、府君奏請豁免。

四月、奏請籌補缺額常平穀石、以實倉儲。略云、榆延等府向聽捐納監生、不分糜穀粟穀、俱准報捐。現在倉穀盈溢、請將咸寧、長安缺額過多之一十五州縣、本籍鄰籍俱准一體報捐監生、或將鄰縣溢穀撥補、務使倉儲均得充裕無缺。得

旨交部議。

五月、

恩賜紫金錠子藥一合。

六月、奏明試採雒南縣銅礦、以裨鼓鑄。

陝省時設局鼓鑄、而銅觔購覓甚難。府君奏明、陝西雒南縣七寶山、仰天池、呂家坡等處試採銅礦、深厚、山場廣濶、堪以招商開採。如果產銅旺盛、勝於遠購、照例抽課、收買供鑄、得

旨、交部議。

七月、奏陳

聖駕南巡、請飭地方官仰承
德意、遵循舊例、撙節預備。
時有
旨、明歲春正
巡幸江浙省方觀俗、甚盛典也。府君以地方官恪恭
籌辦、不免踵事增華、耗費物力、恐孤
德意、密摺陳奏。得
旨、俟臨期自然須發諭旨也。欽此。
恩賜鄭樵通志全部。

八月、入文闈辦理鄉試監臨事。

十月、入武闈主鄉試、取中武生王烈等五十人。

十二月、奏明勘丈八旗馬廠餘地、以杜爭端。西安八旗馬廠坐落與安等縣、每旗廠地額計一百二十頃。自從前請丈後十餘年、原定界址日漸坍卸、沿河亦有漲刷、旗民互爭。府君奏請委員勘丈明白、應歸旗者歸旗、以爲牧馬之地。此外尚有餘地可耕者八十餘頃、給民耕種、以盡地力。得

旨嘉獎。

再申開濬井泉之利。

陝省地土高厚，河深岸遠，難於引灌，濬井引泉之利，實不容已。府君前飭各屬量地開挖，以資灌溉。茲值農隙之時，復申明舊例，飭令查明，勸導開濬，不得始勤終怠。

恩賜

御書福字並鹿肉、狍肉、野雞等物。



校記

①也可：當作「可也」。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38
丛书名=
作者=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
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04
形态项= 881
页数=881
原书定价= 35000.00　全套
读秀号=000007507336
SS号=12365605
ISBN= 978-7-5614-3656-1 / B222.9
分类号=0204030207&sw=81.901475E-3075B2D8+AB7B2BF+82.636783E-30851D642.638914E-307A
主题词=
参考文献格式=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38.成都市：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04.
简介=